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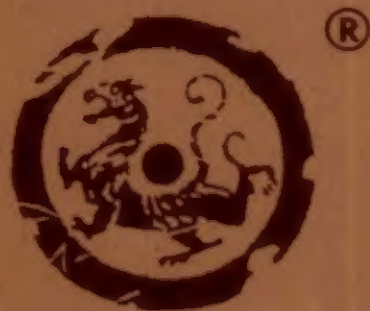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6)



儒藏



B222
30
(96)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尋樂堂日錄續	清·竇克勤 自撰	竇容莊 竇容邃 同編	一		
納蘭性德年譜	張任政 編撰	五九七			
李恕谷先生年譜	清·馮辰 編撰	惲鶴生 修訂	劉調贊 續編	李鐸 重訂	六五一



備藏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十九

朱陽寶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四十一年壬午五十歲。

春正月六日、使赴陵縣糴糧。○十四日、校制藝

功竣。○十七日、輯日錄。○二十一日

各楊士
昭書

客歲九月、手翰至、殷殷虛懷、因瞻遂養。自禮
闈失此大器、腕惜久之。嘗向知己稱董帷之



儲藏

力知其必不畱行。然此特勢分之榮爾。明年
撥魏科、讀中秘書、易如拾芥。此不足位置門
下也。更思吾性分內有道德、充盈民物、繫賴
之實際。今世學者畧是不講、惑之者衆矣。聞
門下鍵戶潛脩、高才卓識、而一歸於聖賢中
正之道、望重中原、久推傑士。因想伊洛淵源
近在吾鄉、肩任斯道。○二十二日沈南季同
以圖千秋定益力也。○二十一日年題于大
人小。○二十六日自二十三日寫京邸
像。○課子圖是日工竣。○二

十九日北直學院楊賓實來晤。

訪課士之道。子謂士習不

端。由上教化不立。教化不立。由於視課文可
以塞責。而不計興廉勵耻之道。是不知端士



習厚風俗之本也。今於校文外寓鄉舉里選之法，訪有孝弟忠信之士，異格相待，豈不爲激勸人心之本乎。如此蓄養，爲國家異日之用，人材輩出，所造不小。至因革損益，酌劑輕重，隨時處之，非可預度也。

二月朔與楊賓實書

畿輔爲天下之觀瞻，學使爲斯文之宗主。以理

學名儒，特膺重任。同朝慶忭，豈爲一人幸哉。爲世道人心幸爾。當此微陽發動，絕學待興之日，正需大君子在世，運本根，處培壅，振士氣，端士習，興孝弟，養廉耻，此爲正人心之要着。於衡文中寓此意，取士定有處，爲真儒出，爲名臣一流起而應我者。不患世無真人品。

患我無真精神、善設施、以鼓舞振興之爾。賜顧詢及芻蕘區區之見、安能助萬一。但時當乾二之占、運繫文明之會。○五日與李鼎珠願効狂瞽、以備採擇爾。書客歲

四月一札、反復千餘言、無非崇正闢邪之苦心。近取之書、遠尋程朱之緒、於王氏惑

世誣民之說、闢之不遺餘力。其中論王氏之

害道者、則曰任心自恣、此四字道出病源、學

者曉此、更不慮其浸入迷途也。邇來功利浸

淫、學術正路難得如此別白。門下肩荷斯道、

深可爲幸。近功自益精進、示下何如。朱陽書

院講習之語、諸同人梓之京師、殊增愧慙。門

下更爲○六日容莊至京。○七日耿子京書

正之。來言書院



興復之事。○門人盧珏書來問人生步趨定有中道何以致力不致有偏倚之患行遠不至有半。○八日內閣詹翰國子監共一處作途之悲。

佛事祈禱病不能至。○九日

陳孟叢姻家至京視其女。○答

姑丈張公虛翁書。莊兒至知道體亨泰想慕之忱得寬旦夕。但一官匏繫未遂名山訂志之樂。所取文字未盡羽翼經傳雖文行對勘不敢起委任之意。然了此一事他事每多悠忽未爲國家抒寸長乃過蒙聖明加俸優視不識臣子將來何以塞責。尚冀教我爲幸也。○答母舅李公長公書。年來幾欲假歸然爲例所限無可去之法只得衙門公事

之餘閉戶課子以了詩書之債。但珠桂維艱、
瞻養爲難。幸君恩浩蕩、卹其貧而培壅之、
每年加俸三十六金、於常祿外又有衙門公
費銀二十四兩、得此日用又覺稍輕。雖一歲
仍自缺乏、然而聖主之體恤爲已厚矣。近
日京中之事大抵如此。子萬爲學之功當益
力也。○各楊太和先生書、遠承賜藥、愛我
深至。手書端楷潤美、可謂學與歲新也。書院
與家君舍弟及子姪輩講論、無踰孝弟忠信、
飲食衣服之常事、而天下之道盡此矣。至正
朔拜聖殿畢、赴講堂賜拜、此過禮不敢當、敬
辭。聞明篤行赴書院肄業、時賜提携、當幸不
孤。○十一日答耿子京書、小兒過貴署、知
爾。○十一日近日起文會、印孝經要旨、家規



自課諸書、公之學校訂日令童子背孝經、種善教、廣傳家學、聞之喜而不寐。又聞書院董良器總其成。王兄照料得法、可喜永久無弊。王兄何處人、何名號、示下爲幸。近思念先生不置、將所賜手札三十餘幅、裱一手卷、以志不忘。內有三札遺失、幸原稿載敬恕堂文集內、錄去乞手書寄下、是卽當日手蹟所存也。敬恕堂文集紀年欲約同志梓行、未知能遂此願否。先生平日臨池、多檢幾幅見賜、畱神畱神。○答盧尹書、睽違日久、回思聚首一堂時、不可多得。然異地同心、知自力也。來札云、朋友所賴者惟一芮正、且文武各遊、津維馨亦食餼甚慰。晤時並致民先所云、致力不至偏倚、行遠不至半途、此無別法、知有偏

倚勿至偏倚、懼至半途、勿至半途可矣。昔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暮日、老者行去矣。程子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程子曰、不能則去可也。此語深思、當自得之。匆匆不暇多及。近得一邵旦平、持守堅定、又得一李鼎珠、崇正闢邪、銳志倡明程朱之學於斯世。二子進道甚勇、虛懷可敬。諸君當爲致之、可幸同志有人也。○十九日、左

足病。○二十四日、使自陵縣運糧來、谷君命侯許君良臣各送糧僱船。○二十七日、足病愈。○大理卿汪涵齋先生來晤、因佛教盛行、



慨嘆久之。○二十八日筮得華之大過。

為佛教盛

行故也。革之初九曰：輦用黄牛之革。言當固守其德，不可有為也。六二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言事當可革，占者猶未可遽革也。○因佛教盛行，草疏千餘言，欲上不能無高堂之慮，及筮又得革。○二十九日先生亦以高堂為慮。爻鬱鬱久之。

三月朔再筮得遯之晉。

占上章與否也。遯之九三日係遯有疾厲。

畜臣妾吉。言宜遯之速而不可係也。九五曰：嘉遯貞吉。言未見可去之時而見幾明決引

身而去全身全節去得恰好。遯之嘉美者也。則知時而遯爲貞，不殆不辱而吉矣。○筮得遯爻，黯然而久之，謂莊邃曰：易之示我至矣，尙有不可去者乎？取疏草焚之，遯意遂决，更其齋曰遯齋，因爲作歌。○遯齋歌：遯之時義大乎其微。天遠於山，山近者希。人何其加靜者？窺機南來，烏鵲日逐而飛。深崖幽澗，白晝掩扉。不喜而闇，不怒而威。爲初之尾，爲上之肥。二執四好，三係何依？得遯之嘉，是日無違。人不我嫌，我善我歸。與時偕行，君子知幾。先時則愆，後時亦非。我行我遯，園蕪蔬稀。退而安鋤，山空露晞。優游盛世，不寒不饑。風雨無愆，仰天巍巍。○三日，客門人明辨書某再赴都，因致料理書院之功少，賢在



此讀書功夫勿作輟相間、繩繩爲之、與日俱新、此片地非終身安居樂業之地乎。所寄時藝稍加潤美、如萬物燥煖、不無焦枯、一經雨露滋澤、則發榮暢遂矣。學問日進之機、不可不知也。二三子弟每向如此說、想不大謬。身逐京塵、夢寐在屏山綠溪間、未識何日得遂返廬之願、想當不遠爾。念念。

○四日

門人徐永宣書來、商

訂之。○六日

答徐永宣書、拙稿災梨、過費清思、再四思惟、益深感愧。所云

或或武曹、必經校選、方可授梓。今思或係舊交、武曹神領已久、兩家皆可就正、就便商酌、無不可也。戊辰歲、曾選拙稿近百首、大約皆應舉之文、幸爲賈人所沉。茲集

存十之一二、倘再經公

手定刪之、其亦可也。

○七日

約刊耿嵩陽先生文集啟

竊惟道待人行、言因德著。幸典型之未墜、知法守之常昭。願藉表章、期無湮晦。茲登封耿逸庵先生嵩靈毓秀、道岸登先。採鄒魯之淵源、學通仁孝之旨。續洛閩之脈絡、教衍敬恕之傳。著作等身、皆開闢而啟鑰。編摩垂訓、允繼往以開來。前刊理學諸書、海內傳流。知誦法更校遺文全部、吾人守奉爲楷模。但藏之名山、蓋貽吾黨。而公之斯世事望同人。茲欲開雕、累牘煥珠璣之彩。敢希助梓、鴻篇增琬琰之光。多寡從心、喜文獻之能徵。惟此日提携爲道、欣姓名之永勒。在他年成君子之美於千秋、美非獨美。廣大儒之傳於萬禩、傳



則俱傳。洵爲絕學之維持、實繫斯文之炳耀。諒先生長者必弘開覺世之心。而同志諸公亦大遂崇儒之願者也。謹啟。

○八日

商刻耿嵩陽先生文集、孟長甫慨任首輸。

子佩表儒崇道之志、因想見雲浦先生家學宛然具在、詩以爲贈。新安那說鄭公鄉祖德君家澤正芳。學脈傳流存獻典、儒宗表著見羹牆。伊川不沒編書苦、嶽色全分遺老光。可喜千秋徵盛事、倡先雅志向嵩陽。○九日 送孟長甫之任連廣卿學正卽席分韻得長字。嵩風繞向洛溪侯、學道十年奮遠揚。銜命階墀瞻主聖、投戈嶺海視臣良。朝警東青天把酒、煙雲動白日呼茶興味長。共報使君春色好、乘時吾

道在

○十一日是痛。○十七日

程魯王書來訂所委纂脩

兩程夫子里居誌之期。

○十九日

耿子京書來具道嵩陽書院畧就條理。

○二十一日衙門告病准兩月之假。○二十

二日

李剛主書來言學重實行不在口耳並偽學害道之弊。

○二十七

日

大人寄所作園聯園亭無足觀但看竹芽適意花木有何趣可藉菜根聞香。○

二十九日

奉吉翰詹衙門滿漢官員寫字一幅真楷行草各盡所長明日送

起居館。勤書一綾幅用楷法。文云治法堯舜是謂至治。學遵孔孟是謂正學。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未嘗外綱常倫紀而別有移風易俗之術。孔孟之傳仁義而已矣。未嘗置詩書易禮而別有脩己治人之方。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治教之統百世不易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此。又指言窮理之要主敬存誠之功以明治教之必由乎此也。檢討臣寶克

○三十日病愈。

夏四月三日 寄家書 佛教盛行我旣得免起亦避之可喜。主見能定不爲異端

所惑此事甚有關係。但舉世波靡，獨力難支。假回當有商確處也。白塔寺有所爲大和尚者，何不商令去之。不能無可如何。若能令去，亦衛道之勇也。○十一日 程

魯玉書

向以兩夫子里誌見委，因原本不

便動移。昨歲雇人抄謄，工方竣而賤恙旋作，

纏連數月，因未報命。俟輯完脫

稿時，先爲請正爾。○孫女出痘。○十一日 請

子博士疏跋

生逢右文之世，親覩

聖天

子崇興正學，旣官宋儒，周程張朱後爲博士

又

賜學達性天額，光懸六祠，真聖學昭明

斯文炳蔚，千載稀覯。一旦躬逢，何其盛也。歲

辛巳，杜侍御之昂以邵子博士請得

俞旨

允行。查有嫡裔諱文學者，授以官，與五子列



同而康節之謂寧得世世奉其祀。予因思之。康節之道與五子同。獨出處顯晦之間與五子異。非異也。道可行則行。可藏則藏。我無容心也。康節玩易而契先天。著皇極經世書。與伏羲卦圖相表裏。而千古之絕學以傳。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乃自傳無名公曰。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斯人有體而無迹。有用而無心者也。又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然則先生心通造化。身具易理。與周程張朱之道並傳。天壤其後人之邀。恩綸亦無少異。可不謂道同而遇亦同者歟。今觀曠典行於千餘年之後。深幸聖朝崇儒重道。超越前代。士之生於其時者。確守濂洛關閩之傳。而窺大易精

微之蘊不啻六子同堂指授其於學也庶無歧趨矣。至其後裔世守官職虔奉祀事益精研天人理數之微循習仁義道德之旨以樹令望以榮祖德又何俟予之多言哉。侍御疏有表章先儒之功用數語跋其後以質之斯世。○十三日衙門具病

呈請假院長准咨代題

告病假回籍呈具呈翰林院檢討寶克

勤呈爲久病一時難痊懇恩咨部代題給假回籍調理事。竊勤素有怔忡之疾每遇病發晝夜不寧痰喘頭暈因致兩腿痛楚寸步難移。於三月二十一日蒙批准假調理今日甚一日廣延醫治皆云氣血兩虛一時不能卽痊。伏乞本院大人咨部代題俾得回籍調理



爲此上呈 院長當卽批准交與典簿。先是
曾託庶常方拱樞轉求掌院准假回籍至是
許之。○十四日 答李剛主書 賤恙雖時愈時
作料亦不至大裂。然而碌碌京
塵不過隨行逐隊深抱尸位之慙不如退而
安鋤猶免曠職之愆也。早欲歸田奈爲當事
者所牽制不克自遂茲盡力請求始得准咨
代題不日卽南歸矣。念某孤陋無聞年來幸
得時賜提携聆誨實多。今又離羣索居未免
鄙吝復生。倘郵寄之便不吝指南永作紳佩
矣。學使楊賓實詢畿輔人物已舉
大名以對想彼悉之久矣。並聞
是夜痘症危急哭號不止思飲
冰不置口。黎明飲之以冰稍安。○二十日衙

○十七日

○二十日衙

門遣官驗病。○二十四日宋牧仲姻伯使來。

先是宋公託劉方齋先生訂婚期者再至是以幣來送婚書。

○二十九日

左中指腫痛。○孫女痘症李德樹鍾聖鐸盡心調治。症雖危險卒能安全。二君調護之力不可沒也。

五月朔

與門人徐永宣書。生於四月十三日業已請假蒙咨允矣。五月內必具

題即可南歸。嗣後德音惠我敝府別駕商嚴陸公處甚便。陸公交善有字斷不致浮沉也。拙稿未知付何家評選寧嚴。○四日陳實齋掌垣來勿濫有不合法者刪去可也。



昭止予之歸甚力曰去者非留者是我當向
院長言撤去假呈勿得吝部予曰疾愈當勉
効馳驅今病軀不任勞萬一王命在身中道
而廢豈不貽笑士林實齋曰果斷不回得力
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因診六脈立方云果
爾決斷處多是肝脈勝也服吾方愈矣何去
爲且學使一席即可相及藉以陶成人材固
素志亦是願欲之可以得行處今人不欲其
治天下大類舍田而不芸者是奈何堅不可
移也予惶恐謝之實以親老布其悃晤多時
而○七日答陳聶恒書 往返手札乘便即
去○爲之片紙隻字皆可何事過徇世
格也破迹爲望拙稿過費清裁兼之龍光不
吝斧削藉此增重轉悔從前深晦之固也僕

四月內請假。五月內必歸里。稿刻竣寄柘城、
勿北發可爾。○答秦龍光書。五月朔接手
教。知近功微密。追踪古人。方今海內著作手
不乏。求其以斯文自任如足下者罕見其匹。
不能不深仰止之慕也。拙稿不堪寓目。肯賜
裁削銘佩不忘。但求指摘寧嚴勿濫。其中煩
冗之篇可刪者甚多。古人有作凡登梨棗者
皆爲世所取。不爲世所棄也。此意質之高明
想當玉我。○十三日。張鏞來受業。顧羽爲介。
於成爾。鏞字東序。三十三歲。江
南無錫。○十六日。福魁來受業。顧羽爲介。魁
太學生。字景辰。十七歲。曠藍旗生。
員。其父德其內號中美兵。○筮得比之師。占
部車駕司員外。虛懷好善。○筮得比之師。占



呈典簿不說堂咨部也。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請假由中心自得吉也。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言請假係光明正大之事，以無心聽之，自得吉也。○

十九日振起至京。○告病文書至是日始咨

部。

許詒孫、楊扶九、福景辰諸子力言之於掌院。悟典簿之繆，痛斥之，即催行文吏部。○

是番請假初，得力於方拱樞庶常、院長韓公慕廬一力主持。既而有典簿之繆，又得力於光祿董公涵、公兵部德公、中美、太國、李子丹崖及許詒孫、楊扶九諸君。向非院長厚以蓄心，諸君力爲維挽，其得去者難矣。區區病軀歸里調攝，不能不心誌大君子之高誼也。

○二十五日

晤德中美兵部。先是中美來視，意甚殷。至是病愈，各拜。所言東

宮豫教之方及選賢

啟沃之要，皆爲切務。

○二十八日

李燾珠書來商學寄

雀研

一方。○二十九日

李丹崖來晤，以詩贈予行。

六月十一日

徐果亭先生以詩贈予行。

○十三日

與同年潘書原

札

吾兄閉戶課子，廿一史手經訂定，求之

迄今不能不以第一流相待。偶向敝門人託

師孟道之，渠少年向學，深爲景慕。有時晉謁

示以指南，想亦與人同善之心也。目今行李

搶攘不及再晤。惟願豎起脊骨，拔出流

俗，以千古名教自任。雖兩地猶同堂爾。○十



五日、出京師。○二十四日、訪陵縣谷君命侯、

畱止之。○三十日、往濟南就醫。

屢辭行不得、聞濟南有新

棲羽士善療痼疾命侯勸往就醫是日往

閏六月二日

行至濟南東關、警慈監巷關帝祠一人野服頽頽言治足疾神

奇予弗敢信向有壅胃症先試其術授藥二十丸當下用酒服之胃頓開許再服二劑全愈因叩其治足之藥許初四日製出取用語良久去其野服之冠露道士冠詢之即來所訪者是也竟於○三日早晚服丸藥各二十丸胃大開能進飲食

○四日

晚取道士治足藥三分臨卧用酒六七鐘送下。午後未服藥時先用所授藥草遍浴其體。至晚服藥後蒙綿被出汗。汗至臍下方開衾露頂。二更後聞聲驚悸左腿不時直伸筋拘攣痛不可忍兩腿汗如雨與益頂時胸膈出大汗者無異。歷三更四更痛愈難當。至五更伸數畧稀微聲呼僕起煮粥湯飲之。口不能開身不能轉氣不能吸惟一意任腿之痛楚而已。至天明方睡。

○五日足輕便如常從者

皆喜治胃疾下積滯如許亦愈。

○初四之夜弗寧初五黎

明始穩睡。日出後中丞王公東侯來顧將命者甚殷持帖良久不能去榻上萬覺難支促



起之、足着地能立。趨而前、更能行、衆皆喜。稍
問、與中丞相會。○初二日、與道士相遇、診視
後、止許以藥三分、療疾除根。予頗疑三十年
之痼疾、屢醫罔效、豈三分藥所能瘳。再求所
以繼之者。彼不許。予疑終未釋。彼云、三分藥
卽愈矣。何用他藥。必不見信。再用黑麵藥六
劑、黑黃麵藥二劑、除疑可也。○六日、中丞邀
遂求兩種藥備之。日爲一服。○七日、觀釣笑泉及白
歷亭、阻雨。○七日、雪書院諸勝。○九日、同
覽珍珠泉。○十一日、服道士黑麵藥六劑完。○十三日、服道士
藥二劑完。○累日舉足輕快、三十年之沉痾
信能驅除矣。憶初與道士相遇、因形陋甚、忽

之。彼言治足疾奇驗不休。初不爲意。後言其師乃秦始皇時人。其形屢變。似人似鬼。不可識。今有同道友朱姓居武夷山。已歷四百餘歲云云。因其言怪誕。愈不之信。又自述二十歲南遊入山。今七十六歲。偶下山作濟人事。事完入山。不復再出。及叩姓名。云張姓。而不言其名。詢其號。笑而不答。再問。云向世人說張道人足矣。叩其術。云我非以此爲貨利者。我醫爾病。是我所能爾。叩我術亦不必然。至舍館。既定。如三日之期。命僕持銅錢三百。往取藥。彼辭其多。強之乃受。始終不問子姓名。惟將法製藥。付僕。更付山草一捆。令汲水三甬。煮大鍋內。先取遍浴。後服藥。僕詢藥與草何物。止言愈病足矣。終不言所以。跡其前後。



荒唐殊甚。然用藥而能除病源，其功何可沒也。予誌其有德於我者，至其荒誕不經，或愚人之術，爾必欲求其用藥何物，醫病何方，卽予至今，仍積疑不解，勿深論可也。○十
 四日 與陵縣門人許三順書 寧靜致遠四字爲誨。○十五日 名谷會則

之書室曰果齋，名谷旭初。○十六日 自陵縣之書室曰裕齋，各書以贈。

起身。命侯欵畱過夏至十五日立秋後始放行。手足情殷，求之迄今不可得矣。○

二十一日 過東昌，祭鄧龍江夫子墓。王子科鄉試主

司也。○別駕張琨，積學好德之士，謙冲篤厚。郊外遠別，意誼不減古人。○二十

三日

過陽穀邑宰蘇涵

○二十七日

過曹州

泥艱於行僕散失至

更餘方聚道中多懼

○二十八日

過定陶同

宰是邑疏渠有三使達於河又旁作引河九

使達於渠以歸於河通衢復築土以便行旅

以故鄰邑屬被水害陶

地極下連年卒不罹災

○二十九日

履水險

甚有懼心

秋七月朔過黃河。○二日仲若斯留止之。

是日

於水申酉間車更涉大水不能出。予乘車輕便先赴邨落遇一生仲姓名箸字若斯者相



見歡甚。如夙交然。亟止之。更呼其族數輩。引牛數隻。逆水挽車而上。眷口未至。大雨如瀉。稍間。車至。其婦子相見。洽歡似知親然。止宿。明日始行。○若斯姻家解惕。若來晤。○

八日抵里。日未暮。抵里門。遇雨。至家。水深尺。阻於庭。少間。拜大人於堂上。大人色溫氣和。鬚雖白。而精神強健。心志喜悅。屢善假歸。勤領其意。益以林泉之志。自決矣。○

贈馮枚卜二首。有序。假歸將及郭。馮君邀於其家。至則况味瀟灑。不減昔年。迴憶已卯餞飲。歡然如昨。故鄉情切。喜見乎辭。口占二絕。聊當傾囊之贈。三年倏忽。轉輕塵。絕勝光陰付故人。此日中林逢笑語。無邊爽氣一時新。幽棲宛似地天寬。綠樹濃陰倍興歡。

酌酒頻頻須盡醉。○九日展墓哭四叔。○十

家鄉那比是長安。○一日容莊容邃。○十九日克讓容恂容。○

赴汴鄉試。○八月十一日自七月初八日以後事煩神強、

遠近來視者悉酬應之罔所失。人皆幸其疾之去也。家

人亦以爲壯勝異常云。○十二日宋牧仲姻

伯使來行納幣禮。○十四日感時氣骨蒸體倦。○十

六日楊太和先生來醫。○二十八日自十四日病後、

診視視食之多寡爲喜憂饋藥不絕。○二十

慮無不周友朋之情益於此而極也。○二十

九日三弟克恭長子容恂本省鄉試中式予

三子容邃中副榜。

恂第十五名、邃十名。主考

南清浦人。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傅公森、鑲白旗滿洲人。恂房師伊陽縣知縣康公其、武陟陝西郃陽人。邃房師魯山縣知縣余公慶祿、湖廣臨湘人。○聞放榜時、撫軍徐公向主考張公云、官卷有魁卷、未知中否。張云、第十五名乃魁才也。及拆卷至徐公、掩卷令度何家。諸公無以應之。徐公云、必寶某子弟。伊家五卷、予備閱之矣。與選者可。三人不得已。二人無疑也。及唱名、係寶客恂。諸公稱快久之。徐公云、必仍有一人與中。至末無矣。副榜



第十又唱實客遠名共嘆徐公相士不爽云。
○場試畢子弟寄來試卷閱之五卷中克讓
文有氣局容恂之文識見閎濶容肅清利容
莊機法純熟容邃多用曲折之筆皆可望其
中式。大人云孰可必乎。曰莊中必矣。次則恂
可。大人曰更有進。曰邃亦能與。今恂邃驗矣。
莊未與也。豈子言未信耶。抑有待耶。莊能精
進。子言或仍信於後爾。讓肅各宜勉之。以爲
後日之驗。○子弟應舉者五人合衆家計之
官卷止三十六人愛我者以爲吾家中式必
強半。子曰安敢謂三十六人中文章無勝我
者乎。若使子弟聞之長其勝心方懼學業日
就頽廢敢以之益其愚而啟其驕乎。要知天
下事不自我主之者是卽不可預設一得必



之想也。○悔中式、遂列副卷、衆賀悔而惜遂。
 予曰、皆可賀也。天道惡盈、官卷三十六人中、
 吾家得與其一、是卽盈矣。况又多一副車、是
 盈而益盈也。方兢兢懼承受之不易、敢有計
 較甲乙之心乎。但使子弟聞斯義也、
 而歛退處此、庶幾不失退讓之風矣。

九月朔

壬午秋八月、悔姪邀鄉薦、遂兒列副
 車、聞報賦此、昨夜西風送好音、鳥

鳴簷外、恰雙臨。人間未信債書債、天上驚傳
 折桂林。兄弟行中、偏就日、衣冠族裏、倖同簪。
 眼前看過、秋雲變、次第山花、幾處森。○又書
 一律爲悔姪遂兒勉之、山浮紫氣、動高歌、
 敢道初孚信、有他文、史深探、終是少、風雲偶
 假不須多。與賢雨露均、霑漑磨世簪、纓、慎、綱

天地一敝廬。何必陶
○十一日 凡鳥 凡鳥

任所適。爾愛爾。同羣我。呼我將伯。蠢負陰陽。

有松柏理造
高樓歌
高樓臨雉

營匠心凡材頗難克。磚砌薄風霜虛。

日、客旬、客筵自未成席。○二十一日、門人余

日客怡客邊身汗如歸○二十一
日甲名

文稿舊有黃夫

列子四書文粹便列子序俞寧世品



無黨序並存之。又增汪武曹張日容秦

龍光徐學人四序文存一百十九篇。○二

十五日

答徐承宣書

遵使至聞太夫人將

僕名謫木以示勿速朽之意此非僕所敢承尊宅世德積累已久廟堂建豎利溥生民壺德厚載澤及親黨以此掇巍科光前緒所謂仁者必有後也僕分校得門下以云鴈文不致掩抑足矣其何力之與有哉求撤位勿嘗掛念僕心始安也四書文稿不堪問世門下必欲災梨且遠致吳門延名家選評其間措置之勞工費之煩皆所不惜數月指授點畫工良序文評語深慙溢美而意誼真摯情見乎詞古人有為人謀者矣恐未必似門下若此此可爲知己信感故人情厚猶覺

涉世俗語也。然永鏤不謬，自不能已爾。收版一百六十八塊，文五十部。武曹日容、龍光三君子大序獎藉逾涯，頓使硃舄增價。先爲我致聲，俟稍撥冗，當作書謝之。佳稿卓然名家，十五部悉領訖。草草以一言志其後，殊覺匆遽，未能暢發蘊底，或改易之可用也。今歲四月間，都門請假，實因賤恙狼狽。六月初八日抵起行，途間阻水，幾至兩月。自七月初八日抵里門，又值淫雨爲害，秋禾盡傷，不審將來作何計較。此時運之常，不足道。惟是進退出處之大，正我輩所宜講求者。今可以愚意明告之。念數年來，以孤陋濫厠史館，嘗懷素餐之懼。况以病軀不任驅策，萬一君命下及，將何以塞責。此不容不急爲陳請，以求安駑鈍。



者也。其中請告之艱，頗費方君委折，始得遂懷。院長昌黎公賢者，不知蹇劣之不足與有爲。諄致其意於拱樞，欲破格厚相期待。此意真可感也。僕不敢冒昧承當，以貽當世。蓋亦自審分量，則然爾。豈謂難進易退者哉。門下英年粹品，掀揭之功，不能不厚望之。僕目今只可憇林泉，以俟知己。乘昌明之運，爲斯世作霖雨，是卽僕之大暢厥志者也。○徐學人進士四書文稿序。士之所重惟學，學焉必不以發揮經傳之言爲徒然。士之有器識者，必崇尚實行，欲力行，豈爲勦襲雷同之說，自誤以誤世。學與行兼，非知道者不能也。庚辰春，值大比之期，予從分校後，得悉當世人物之高下，而寄棄取於語言文字之間。其有範

我馳驅者必因文度德。恍見其人之風規品骨。可以坐言起行。而後從而薦之。主司不然。是詭遇獲禽而已。稍知道者必深鄙之也。三閱日。得一卷。法本荆川理翼考。亭初訝南卷文辭斐亹。不乏何洞悉。道與者之有是也。再思之。豈非體用兼備之士。造物以之。呈其材而期有用於天下國家與。亟薦獲售。獨惜調高絕唱。名反居殿。然文章聲價。或益重云。比撒棘輦轂下。爭傳毘陵徐子學人爲予所得。士是能文而幾乎道者。予心契之。學人來晤。器宇老成。動容周旋。抑抑然未嘗以得諸已者自矜炫。是時年未及壯。予益訝見道何若是之速。反疑少年科第不幸之說。或未盡然也。既而知得之過庭之訓。與畫荻之教者。最



深、自其父副憲公荆山先生以斯世爲任朝野賴嘉謨非一日矣。顧不以寵利華靡逸其子、惟以聖賢第一流爲勗勉。延名師專課誦、立身體道、視天下事莫有先於此者。學人因得擴其識、大其胸、廣羅經史儒先之書、以及先正大家之文、精心探討、諷詠迴環、而不自已。年甫十有五、副憲公捐館舍、母夫人尤熊以誨、令學人攻苦益力、屏他務勿使近、嚴而有則久而靡懈。於是學人問學大就、彬彬乎稱國士矣。不十年間、登賢書、捷南宮、海內好學敦行之士莫不欽學人之詩、之文、自成一家言。予更悉學人之詩、之文、之自成一家言、蓋有以根柢乎道、而實由副憲公母夫人之教、以成就之也。學人旣成進士、梓其文以行。

世世競寶之。得其神理者，知四子書、五經、宋六子之微言大義，不可不日事尋繹，以庶幾乎斯道之體要。卽粗襲其膚殼者，亦知攻舉子業，不能捨震川、昆湖諸大家爲正鵠。是皆學人苦志爲文，儲蓄本原，能得天下心理之同，故文一出而四海從之，如造車合轍，不可易也。予於學人全稿，旣樂得而讀之，尤以爲所施於天下國家之實用在此也。周子不云乎，文所以載道也。道則邇不遺而遠不禦，其於天下國家也何有？學人知道士也，豈以文自文，罄所學以見之施行，或更有取乎哉？予日望之矣。

○二十九日，令

子弟入書院讀書。

冬十月八日大人命勤偕容恂容遂祭祖墓。祭

惟先積善厥後斯昌。一經貽謀世業青箱。所患後人湮晦弗彰。孫與科名祖德用光。既賦鹿鳴篤篤厚遺芳。亦貢成均磨礪欲臧培植悠裕永荷勿忘。諏吉獻祭明德馨香。神其歆只甘旨備嘗。尚饗。○十一日三男容遂婦陳氏卒。○

十四日開弔屏音樂不用。

門以外置布幡門以內置報牌以藍

傘罩其上。子弟問或疑於僭。予曰非僭也。分所應爾。若八月前不得及此矣。至音樂習俗相沿用之已久殊爲非禮。屏去之。或有疑其革俗恐致駭異者。予因列數條於後。示以遺



幼喪之禮宜如此行云。一、葬從死者。死者無官職則以平等人行事。有官職宜以所應有之物陳設位置不以年之長幼爲限。一、佛事不宜作。習俗沿用浮屠已久驟而黜之、人未免指爲簡畧。予於太孺人大事當時已革此不用今亦有人家不用者此爲正道。一、喪禮之誤莫甚於靈前做雜劇今宜禁絕。一、習俗人初死晚間孝子家衆以及有服之親往入神廟焚紙哭出廟門同名曰報廟。沿途鄉人從其後者無筭名曰陪報廟。此後世沿復之義而失焉者也。今於始死之時或廳前招號或孝子往求諸廟中。即使人入廟焚紙以求其生皆無不可但不必張皇爲之沿襲故套視報廟爲必不可已之事也。一



尊卑分誼。死同於生。習俗。人死後。無論伯叔
父母。親戚尊輩。皆哭泣跪拜。如卑幼拜尊長
然。生者所行。既非禮。死者泉下亦難安。今有
族戚之尊來哭者。止當揖。不當拜。若非至親
或鄉黨齒尊者。任行拜禮可也。一。夫婦之
禮。今世不講久矣。習俗。妻死後。夫奠食跪拜。
無異常人。子家夫受婦人兩拜。生時如此行
之。死後如何。夫反拜婦。今有婦人無子而死
者。其夫之姪。宜焚香奠食。跪拜如常儀。夫哭
而不拜。一。家祭不得施之。虞祭前。祭者吉
事也。古人於祭事。一歲數舉。獨遭喪。則不得
爲此。至三月而行。虞祭爲旣葬故也。此爲遭
凶以來之第一祭。名爲祭。則漸趨吉矣。習俗
於初喪時。逢七日或九日。卽行家祭。太無倫

大。今於初喪朝夕哭奠外。或豐隆其物。却不妨。然止名奠食。不得名家祭。升降跪拜之儀。音樂侑食之舉。皆未暇及也。一喪事不得用音樂。喪主哀慟。樂導和樂。哀樂異用。大非倫比。習俗吉凶混雜。施非所宜。有喪之家。門首置鼓。樂以延弔客。自開弔以至發引。皆用之。乖禮殊甚。今開弔止。宜傳鼓送金紙足矣。門前不宜置音樂。至發引。則須用音樂導執事。使前爲送葬故也。反哭亦用音樂。引魂靈使歸爲行虞祭故也。三虞祥禫之祭。則有就位。人哭闔門埋魂帛之節。次亦自不得不用樂。至祭畢。仍撤樂不用。若有賓。則於廳堂禮之。不用樂。以樂爲祭設。非爲賓設也。一來弔唁者。孝子止於喪次中。哀痛稽顙。客出。有



司賓者送之孝子不得離喪次他邑有孝子
 於弔客揖讓於喪次中且離喪次送客者皆
 非禮。一主人未成服以前客不易服。一
 治棺宜堅牢人棺之物不宜用金珠寶器大
 斂小斂之制不必拘可也。一開塋域必先
 祠后土欲妥靈於此不可不禮神以安之也
 祠后土宜求有官職者爲之至題木主用善
 書者書之可矣不必定求有官職也。一刻
 誌石婦人幼年者可不必一俟
 夫葬用之有文相及之可也。○十八日
 從豐以卑幼焚香酌奠跪拜靈
 位前舉家老幼立靈前盡哀。○十九日
 振

起同張公璿擇塋域

張公璿相地河東岸上
 以爲此地富貴不可量

子謂人得安生者之心亦可。○二十一日

無憾不敢藉是爲邀福之舉也。○二十一日
張公璿寫一塋圖上畫三穴正中高處一偏
南偏北相對各一。今所葬者用偏北處謂子
曰葬若用正穴其餘皆不可用。子曰天下事
以理爲主若有正穴卽從中用之何偏用之
爲。曰有立祖之嫌爾。子曰葬以陳氏立祖也
陳氏之夫主容遂也何嫌而不葬此因請於
大人大人以
爲然議遂定。○二十二日
移定正穴公璿所
說也。予所見者事理當然之論也。事理當然
卽行其所宜然。天理地理豈有二耶。存此以
示後。○二十三日大人令振起祠后土祭文
云。



年月日甲子、武科舉人寶振起為葬姪婦陳氏。敢告於后土之神曰：營建宅兆，溪流環山，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牲醴、香紙祇薦於神，尚饗。○行朝祖禮。○二十四日葬陳氏。於卜得大河以東之地葬之。

十一月十三日，商丘宋華金來迎女三女子

歸。○答蔡文炳書。鍾李之事，以大力玉成，彼之功名得全，寬抑得伸，扶名教而崇節義，在此舉矣。僕聞之，深為快心。相別五載，日進一日，聞人似此毅力者，甚少。幸勉旃。○二十六日，與陸公商巖書。兒輩歸述告休之事，驚愕久之。梁苑沐大賢之澤

甚渥。一旦計歸田里，高蹈則得矣。其如蒼生待命何。此際尙望審處，乃善也。近想赴省一晤諸公祖，每爲脚力不便而止。倘至省會，我公祖先生之賢，豈以人微言輕而默焉已哉。目今惟望暫養微病，勿以民社憇諸懷，不勝世道人心之幸。

十二月二日容莊赴許州讀書

訪吳茂慈春秋故也。○陸

公商巖書來言，告休闕進退之義，若大君子不諒首丘之愚，謬加嗜痂之愛，行將進退維谷，重我以罪。○答陸公商巖書，告休之事，方謀再商，忽閱批詳，知已達之當事矣。我公祖先生之賢，其竟遂東山之願耶。某原擬歲內赴省，又因嚴寒不果，如何如何。呼子姪輩



理當以長者自居。父之執友故也。賜舍姪翰
 諭。用侍字。仍覺折節矣。嗣後求存我輩之真
 亦稚挽。○六日。送明辨自書院回毫。○七日。與中丞徐
 之意也。

浩軒先生書。假歸鹿鹿五月矣。亟欲趨省。恭
 有懷欲吐。徒切高山之望爾。嗣君榮發。具欽
 培壅之厚。秋闈撤棘後。主司張寄亭來函。備
 述先生朗鑑如神。書榜時。決寒家子弟獲售。
 既而倖與者二。諸公因水鑑不爽。遂蒙繯絏。
 不棄。念某學業荒殘。子姪輩實係固陋。謬蒙
 先生大人一言褒獎。進見時。且許侍座隅。賜
 以塵誨。深感鼎植。愈策駑鈍。未知○十八日。
 將來於期望盛心。可仰酬一二否。

上閣師京江相公書

自拜別台範迄今七月矣、違函丈之日多、則

出入理道之時亦多。夫子德備調元、功存開聖、及今程朱之正傳、不泯於世者、皆實賴維持之功也。門勤假歸、夙疾時輟、時作一經、荒廢身心、毫無安頓。尚冀時賜提携、策其怠棄、或於斯道畧有窺探、不啻侍側受磨礪也。家君小像、卷頭向許賜題、未知暇時爲之否。倘以鴻篇冠其端、不啻琬琰世守矣。當此聖主右文之日、家無異教、人無異學、自國都以達之間巷、莫不有肄業之地、以勤相砥礪。今茲文教之盛、視昔爲烈。門勤幸生盛世、雖資性愚鈍、頗不欲以暴棄自安。在建朱陽書院於敝邑東門外、來學者亦時時訓解句讀、藉



○與汪涵齋先生書

假歸後伏處草莽聞見孤陋國事罔聞偶閱邸

以了此生平。但此事必須在上者鼓舞作興方可炳蔚千秋。徐先生撫豫二載百度維新薪燠之化有待肇舉。况嵩陽書院雖係耿逸庵先生興復而力爲主持者實中丞王印周閣梅公兩先生先後爲之倡建以故四方之學者雲集荒煙茂草之區頓成絃歌講習之地。豈非非道待人行哉。計今日立廟堂者有與時偕行之樂其放逐長林豐草間者亦惟共學一事庶幾可爲。此不得不瀆陳於夫子之前以冀此事之得行於萬一也。倘於中丞處便中齒芬及之興學造士之舉中土悉沐時雨之化其爲扶聖道而正人心功非渺小矣。

抄見 聖主賜扁額、賜綾幅、時頒殊恩。因思
值文教蔚興之日、正臣子播揚盛德之時。有
嵩陽書院、係登封耿逸庵先生所興復者、規
模大備、中土鉅觀。但其中少 御書懸額、不
足垂青史、示將來爾。先生學紹程朱之緒、諸
有關學校者、旣抗疏恢辟雍之制、有關書院
者、復捐置揚紫陽之鑣、力請崇重先儒、特置
張子博士。凡此類皆經天緯地、閑先待來之
偉績、直以一身萃美、真爲千秋炳耀。獨嵩陽
書院正待表章、用垂不朽。先生立朝丰概、久
在 聖鑒中、不日寵錫迭膺、想訐謨之陳、必
首及此者。倘嵩陽片席得荷大力邀 聖主
御書扁額、並頒賜經書珍藏其中、則山川耀
靈、人文毓秀、先生之崇起儒宗、而開示來學



也。澤流萬代矣。

○與韓襄廬先生書。

天下之文章必歸昌黎。天下之

行誼亦歸昌黎。昌黎公豈直起八代之衰、廉頑立懦、殆將以是而繫天下之望也。勤昔誦先生之文、服膺素矣。及入朝、屢接丰度、直館傾聽教言、但見樂善油油、忠厚藹惻。同館諸公、厭飫至訓。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也。勤患病、罔稱館職、因請告歸。先生弗許。既而庶常方君道其意、猶未遽許。時伏塌疾苦、不能踵門。又以方君痛切陳之。先生具悉其所以然。乃允。其不遽許者、蓋欲加意於勤、而未悉勤之不可與有爲也。勤未知先生愛我之意。方君言之、方君代勤將迫切之情。先生聽之。設不遇先生、知我其誰與。

故今日得安蹇劣以遂其調攝夙疴之願者皆先生之賜也。歸里時醫治不懈疾亦時輟時作既未能霍然無礙又不可閒度歲時無已沉跡朱陽書院中聽子弟呶嚙之聲而已。鄉里中不知勤之不材間有來問業者亦側卧牀褥間解示句讀而已。以此了餘生深慚天所賦予者而卒無一得也。敢一言達之左右敬謝前愛用策惰怠至文章關繫學術氣運亦非渺小勤實固陋不敢論文。有禮闈所得士徐子學人陳子曾起者索敝笥舊稿刊之吳門所載文直野蠶吟爾豈足登大雅之堂哉。恃愛以所刊本上瀆冰鑑求示指南亦因向讀先生之文而有此。也。種種愚悃不能縷陳。

○二十日

與門人程兆鵬



書、共棲京邸、時相過從、所商大抵了當、身心之事、實爲快志。別時蕭條之狀、既不堪觀、別後車行艱於泥塗、風雨交侵、不克自主。歸田一經^②荒廢、百畝榛蕪、加以霖雨害禾、秋稼一空、進少裨益、退無安頓、生近况無一佳者。猶幸二三子肄業不輟、藉以考証得失、或亦彼蒼困以爲亨之意也。濯江、禹臣、扶九各乘時進脩、遠大爲望、並致鄙懷。○二十一日、與門人許穀書、假歸、凡百關切、臨岐更郭外遠勞一謝。歸田後一經百畝、儘可自安、蹇劣。奈霖雨爲災、八口嗷嗷、天時堪懼、人事難齊、正不知身心作何安頓也。門下天才絕識、讀中秘書、能得其奧、將來黼黻皇猷、霖雨斯世、當及見之。此乘時進取之事、門

下優爲、無俟僕之嘒嘒也。但思天下事必根本茂盛而後枝葉暢達。有過人之才識、有超羣之胸槩、而不本之於學、深之以養、不謂事不能前、正恐勇力而前者、或介乎純雜之間也。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爲學之功、亦二精惟一。非精以窮理、則識見不定。非一以制行、則持守不堅。斯二者、古今爲學之大槩也。門下篤志好學、豈肯與時華爭艷、定思與賢聖齊驅。區區管窺、未審可否。拙稿學人刊之。吳門中有大評、未免阿好、寄一部覽之。○

二十二日

容恂赴京會試、先赴郡與陸君誕嘉踐同行之約。○

二十

七日病。○二十九日、容莊自許州讀書歸。○



三十日

庭房聯、無分暗室明庭、常懷惕厲。好對青天白日、討取寬平。○臥室聯

一日寬閑身心皆過、千迴點檢人世爲難。

世事浮雲何有、心源活水難窮。○臥室門

聯、要學焚香勤夜告、先從捫舌誦耄箴。○

除夕三首、愁聞年穀貴、黃鳥易興嘆、世界

滄桑恐、乾坤覆載寬、千思迴、因頓、四壁剩平

安。有力承蒼佑、書聲逐歲殘。吾廬盛幾許、

百計未爲賢。明日常熙若、光華豈闇然。閒軀

消外慮、枵腹了殘年。只此隨時度、勝聞柏酒

傳。多年堅道念、探海仍茫茫。賢聖淵源近、

耕耘歲月長。多貧無夜盜、感病有餘糧。欲策

千秋力、箇

中深味嘗。

是年假歸復理事院。

外孫楊承武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九終

校記

①伏塌：當作「伏榻」。

②一經：當作「一徑」，與下文「百畝」相對應。



館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一九

華樂堂日錄卷二十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四十二年癸未五十一歲。

春正月朔

五鼓勉強起榻拜天地祖先君親各遍減禮。

○邑令以人

來商設練總派守城之事予止之。

年饑人心不寧邑令

欲設立練總矣又欲派紳士守城禦寇以人來詢予曰安用此張皇之舉本無寇而我自



召之、甚不可也。人心不靜、止爲無糧、故爾。若發倉穀以賑、寇自無矣。且練總非練兵之謂、召盜之謂也。聚數千百、無知之人、使之枵腹待斃、彼能不爲盜乎。一日之舉、數世之害也。若之何行之。其人有難色。曰：練總之設、已行之矣。待公一言守城爾。予曰：此一張皇不可爲矣。紳士者、百姓之望也。內城者、四野之倡也。今若不發倉穀、而爲此恐懼之行、盜自內召矣。豈可乎。○予侍大人食。○二日、楊先生至暮方寢。夜強半、腹痛不止。○三日、後腹痛止。○五日、痔漸消。○七日、子弟入書院讀書。○九日、作講堂聯。由是路出、是門、揖讓無非。陳俎豆、升斯堂、入斯。

室中和信

在澤詩書

○作藏書樓聯。藏之名山傳之其

宙識以嘉言從以懿

行屏百家道植綱常

○十三日

張穎先來受業邢元智爲

介穎先字子脫二

十一歲柘城人

○十五

元夕觀燈二首

萬家燃燈猶是燦雲霞

人言未許干戈起

緜有難。春色平分幾樹花

不向金吾問夜

深月華總似日初臨

城中爆

竹聲相送惹得遊人一片心

○二十日

與大

宋公書

節鉞所臨甘霖丕暨數載登赤子

於衽席普天福曜不第南國砥柱已也客歲

遵諭于歸不敢愆期但某舊疾復作新禧缺

候耿耿於懷夢寐難安爾曹玉淵秋部詩文



十一日

邑侯立練總之事得寢喜賦銷萌
幾處得安眠藉箸從來籌未然豈謂

當前藏鼠盜、明知向後變桑田。焦頭爛額功
何有、曲突徙薪火不燃。父老無煩嗟往事、前
軼、蘇軾有李邕、有登耆社、陳曉、之城、幾危、驟驟、擲擲、其黨、不
始艱。祇今闐闐戴堯天。○夜望城樓、憂來
不寐、當艱辛、望斷戍樓盡落塵。官長衙中防
夜盜、更夫城上坐閒人。危牆擊折①虛宵月、古

樹鳴鴉亂曉春。忽憶鑾輿。南。下。日。和。風。應。得。吹。河。濱。○二十。六。日。程。子。爲。人。後。者。便。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謂。父。母。也。予。閱。此。段。與。家。人。講。明。大。義。適。二。女。歸。寧。在。傍。問。之。曰。夫。家。有。叔。父。死。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子。者。其。死。者。亦。可。葬。祖。塋。內。乎。曰。何。不。可。之。有。女。曰。尊。長。力。主。之。葬。於。他。所。不。容。入。祖。塋。內。時。亦。以。宜。葬。塋。內。與。否。問。我。我。以。宜。葬。言。之。卒。莫。之。行。曰。爾。言。是。也。以。大。義。正。之。而。莫。之。行。此。非。爾。所。得。主。也。大。抵。今。世。聖。教。衰。微。人。心。陷。溺。



不惟理是循而惟私是逞。人不幸而至於無子，卽不許葬祖塋內，此忍心害理之爲也。豈有同爲父之所生而生則同食同居，死則殯之異域，以爲無嗣故也。夫葬祖塋者，豈以有嗣與否乎。以有嗣而葬祖塋，是葬之者不以義爲重也；而以無嗣而葬祖塋，是葬之者不以葬祖塋是忘親親之仁也。而幸其無子孫，以爲之爭鬭也，是後世偷薄之行也。有道君子當愛其親以及其子，豈可視兄弟爲路人乎。

○聯云：天理二字爲根本，經史一生潤良田。

○二十七日

自十二月二十七日病至是日精神復舊。

二月九日

右手大指腫痛。

○十三日

復陸公商巖書，榮歸亟探一

確信不得、方擬遣价上候、訂圖晤之期、忽翰
教賁臨、實慰懷思、聞旌旆發於十八日、不覺
黯然消魂、念某一生取友、惟先生三二人而
已、受益弘多、則縷縷難別、勢處睽違、誼切手
足、我懷我情、當復何如、不日策
蹇郡中、躬爲祖餞、先此佈悃。
○十五日、赴

郡送別別駕陸公容遽從。○十六日、阻雨途

中。送別陸商巖別駕途中阻雨二首、乍隔

如蘭夢、難消別恨長。輕風迴雨雪、遠地問

津梁。旌旆牽人意、雲天失雁行。千秋同素志、

有待叩朱陽。朱陽從昔契、尺幅惠慇懃。似

驪珠、教澤醴醑、書每把披春曉、長違黯夕曛。

盟心無間迹、問道自同羣。千里毘陵近、常將

奉德芬。○右手大指愈。○十七日未至郡陸
○阻雨在蘇生莊上。

公已啟行遂兒先至署送別。○十八日閤家

集送別陸公南歸。至郡送別別駕陸公已啟
行矣。追踪得晤二首。林

葱開曉霽攬轡到孤城。岸隔停驂久風多送
馬輕。天涯憑寸絨春色繞前旌。到日携琴去

江南第一程。廿載殷棠愛攀畱梁苑東。離
鵲驂輕裝携老吏濁酒獻邨童。鴻羽天衢潤

蘭心空谷同神駒逢後會。○十九日過微子
卿晤訪狀臧相慰不言中。廟一

去關傾覆淇泉抱苦音。三仁空在昔孤憤到
於今。荒郊存祖祀白馬順天心。惆悵西風下



墓門落照深。

○至家。○二十日拜祝。

萬壽。

各處禮佛。

建醮祈。

聖壽如昨年。邑侯設壇於東關白。

塔寺使來告。予自郡行遇雨病商之邑侯予。

祝。聖壽於關帝廟從便。○族人有一乏嗣者。

仇視其弟姪將田產捨僧寺至葬婦塋域。

不得地欲葬族塋正中之前予止之更勸其。

弟姪令葬祖塋中所應有之穴其弟姪猶疑。

乏嗣未可入祖塋予曰乏嗣不入祖塋此衰。

世之行也同爲一父之子其弟姪忍令無葬。

所乎以入祖塋爲正衆論遂定及其葬。

也命克讓往諭以大義卒如穴次而葬。○二。

十九日。

楊賡臣楊子易陳孟叢張堯璿飲子學箕園中得春字。間來携手至花。



氣倍依人。流水從寒經。啼鶯趁曉春。談傾能入妙。酌淺未爲貧。徙倚屏山下。逢疎更得親。

三月朔 送別趙廣文。春光盈上苑。昨日已投簪。孤性誰阿世。清風夜聽琴。途長

三百里。夢結五更心。相。○**七日** 廣文趙中哲率其子亮品

訂還過我。黃花滿碧岑。○**八日** 園中遊閒半。○

來受業。亮品字敬恭。○**八日** 日心神怡然。○

三十歲遂平庠生。○**八日** 日心神怡然。○

十日 傅作漢來受業。張漢卿爲介。○**十三日** 作漢字朝宗。十八歲陳州人。○**十三日**

樂水亭玩。○**二十二日** 榴香齋詩跋語。榴

上論語。○**二十二日** 香齋孰題。是沙隨表

炎路子自題也。何以斯題。不忌先志也。路子

讀書博古。襟期浩落。嘗抗志千載而上。寓友

善之懷於續蒲堂之西築小齋貯經史其中
額數易未有定蓋自其大父手植三橘於斯
地紅白相間時杖履優遊與物偕隱其名目
屢更矣至是始以橘香題額爲不可易至其
齋者率歌咏以爲傾慕之誠積之歲月詩既
成帙文亦連篇路子於先世之志有光乎爾
君子卽於成先之志有取乎爾蓋先世愛好
惟此卽結賞於此憩形神於此誦讀明道於
此發爲吟唱偕童冠適志於此携賓客往來
於此一嘖一笑恍衣德言一草一木如遇箕
裘睹物興感觸景流連無非此志就謂橘無
香自有題斯名者橘之芳芬不啻蘭之臭黍
稷之馨矣自是嘉蔭繁殖永世滋大誌道德
之貽畱可比棠棣之愛煥廟廊之黼黻允追



三槐之昌。道積厥躬。澤流勿替。予嘉路子名
齋之善。且樂取義之深。且遠也。用以一言。跋
題詩後。○楮香齋贈聯。琴上
無絃傳柳絮。廳前有草引樅香。○二十三日
念脩堂。○二十四日。侯選州同知楊公文朗
讀書。墓誌銘。柘距睢之平
岡。僅二舍。族姓聲相聞。往往姻好相繼。以予
耳。公之名。且久。悉公之行。不啻燭照而數計
焉。春正月。嗣君世培兄弟輩。執所擬公狀。來
乞銘。予弗獲。以不文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
燦。字文朗。姓楊氏。原籍裕州。遷睢之平岡。自
公高祖諱隆始。祖春茂。太學生。父德貞。字完
白。庠生。當時佩其德義。咸推完白公長者。兄
弟五人。完白公舉子三。煌順治丁酉。科武舉。

人煖庠生。公其季也。甫三歲遭寇亂。違失。旣而得聚。長授以書。誦勿忘。就外傳。穎悟過人。所記問者。益熟。復能自得。遊庠後。更與諸名雋。以文事相切劘。同儕皆謝不及。性至孝。前後執父母喪。擗踊哭泣。幾於滅性。葬祭之儀。一準於禮。無少缺憾。並舉兩叔父喪。祖於習見者。謂兩叔之嗣。入祖塋。非宜。公毅然破世俗之見。旣以大義折之。復以至情諭之。族戚悅服。葬如兆域之次。無復異議。撫二兄兩女。視所生倍篤。語其子曰。汝伯父曾言有積金置某所。今可取爲簪珥之費。毫不吝也。故兩女自稟姆訓。逮理嫁之日。皆公獨任之。人謂兄不私其財於女。弟不私其財於子。友愛之道兼得也。姊早寡。育其甥。諸愛備至。禦侮尤



不遺餘力、遠族服親、咸倚賴之。鄉黨間閭、
融融有求、輒施無長少、遠近各愜其願、以去。
晚歲門第益熾、子孫繩繩、森立具有、鵬鵬搏
空之目。嗣君世培訓、鄴教有成、公顧而樂之。
勸學勉善、益力。每閱紫陽綱目之暇、輯古格
言爲講訓、以馬伏波戒子書、呂司寇實政錄、
楊忠愍諭兒說、諸篇皆可守爲持身治家之
法、共錄成一冊、示子孫曰、謹循此、凡刻薄狠
佻之習、以及甘酒嗜博、諸否德、勿或蹈焉。嗚
呼、公之識甚正、其所垂訓、抑亦遠矣。公由郡
庠生入國子監、考授州同知。自生於前崇
禋辰八月二十二日至卒於 皇清康熙壬
午二月十二日、得壽凡六十有三。元配蔣氏、
戊子科舉人蔣公奇蘊女。子四、世培、廩貢生。

彰德府府學訓導。世城廩貢生。候選教諭。世
琦增廣生。其出繼二兄者。世壙太學生。候選
縣丞。孫男八。鐸、鎰、鑠、鈞、錫、錕、銳、錚。孫女九。曾
孫男一。清璽。姻閥詳行狀中。不悉載。今卜於
康熙四十二年某月某日葬於平岡之新阡。
爰系以銘。銘曰。吁嗟乎。公之福。公自求。公
之德。人何尤。孝友大節。邁同儔。奚怪
後賢鵲起。誇前脩。我銘斯兆。公神留。○二十
五日 光祿寺寺丞李公傳。李公諱躍龍。字
禹江。生於前明。由諸生選拔。歷任光祿
寺寺丞。明初鐵木治蘭白統部落歸款。中朝
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賜地三河縣。至孫以軍
功封金吾將軍。賜姓李氏。五世孫以進士官
北鎮撫司掌刑。六世孫學行著聞。三舉京郡



鄉大賓、著有五經合叅會解、史論、私淑集諸書、是爲公父。公讀父書、佐以慷慨明達之行、里中事成倚決焉。人有過、畏官長法、猶緩惟惴惴以公知姓名爲懼。益公在在、以廉隅爲矜惜、令人愛體面、勿自傷。故人卽以體面二字爲公號云。時邊塞多難、經畧熊公遣使以幣聘、辭之。使再至、慨然曰：「國家事非我任、其誰任哉？」苟可報効、瘁吾力也。經畧喜公至、郊迎數十里。凡邊事一一諮畫。公竭謀不遺。居三月、寇氛靖、始歸。楊某號富室、得罪、遺公金求解、正色卻之。旣而廉其冤、密白當事、卒得脫。彼不知也。畿內蝗、公三河莊積穀可支一歲、罄所儲、令捕蝗者得彙歸。人爭趨之、粟傾蝗亦無遺種。邑由是得不害。閩獻肆毒、中原

多陷、舉朝震懾。公憤甚，繕疏陳十事，其中辨朋黨、清學術、任人材、行招撫諸條，皆痛切時弊，指斥無少諱。政府忌之，不以聞。自是焚其稿，鬱鬱成疾。武平伯陳世爵稱夙好，屢來省。一日造榻，言曰：「賊逼京畿，勢迫上，命吾弟世勲援昌平，行事若何？」公趨世勲，行勿緩，且曰：「吾恨卧病，不能同爾捐軀報國。爾相機殺賊，勿負吾言。」世勲卽日出京師，載餉赴昌平。方武平伯省疾時，携僧來，僧去，畱錦囊固封，囑逢危則啟及視之，僧服也。輒命毀曰：「老僧誤我。天下安有禍亂相尋，忍不援手以救哉？」賊至京，聞上失所在，慟哭絕食，加朝服，拖紳，悉焚生平所著書，猶吟「羞有文章畱姓氏，慙無面目對君親」之句。及聞懷宗殉社稷，遂一慟。



而絕。男汝潭、庠生、罵賊死。汝沛、偕妻張氏入井死。汝津、官生、早卒。汝連、壬午科舉人、門革後杜門不出、孝養終身。孫天桂、候選教諭、能力學。論曰：改革之際，忠臣義士在在多有，予於禹江氏不能不三致嘆焉。蓋其時簪纓滿朝，元老碩輔或至尸位。公以一寺丞殫心王室，上封事而沮於奸邪，急救援而厄於危疾，事至無可如何，惟哀號不食，身與國亡，其忠肝義膽可謂明且著矣。又況兩子一婦烈如皎日哉！此等事不能不望於史氏之確採而褒崇之也。

○二十八日 燈下誨子弟多時。

○二十九日、

病。○容遂赴鹿邑借糧。

夏四月朔長女借銀運米入來。○二日病愈。○

侯連公商疏河捐助之舉屬予爲文。予喜有
關民瘼弗辭。○夜作 黃昏有怒事入夜便

絕根喜怒隨人。○三日 廣疏溝渠引 吾郡

至真非我思存。○水患幾冠中州吾邑

受災幾與永夏諸邑相埒。原其由以東南地

勢汗下爲衆水所歸吾邑適當其衝固不能

不爲隣國之壑也。邑每遇患束手無援與其

坐而待困何如殫力溝渠爲一勞永逸之計。

顧人情樂於觀成憚於作始官斯土者不能

不鰥鰥然慮之。邑侯連公以名孝廉來尹茲

地未及週月政理民安百廢俱舉。尤於溝洫

經營不遺餘力。首開桑家口陳家窪諸渠著



有成效。在值靈雨爲災，自秋徂冬，人心汹汹。公覈倉貯，散賑如法，貧者得食，民志以輯。公猶以爲施穀之策可暫不可久，欲圖善後，莫若復脩水利，募民就食，於開洩之事，寓拯救之方，可均受霑溉無筭。會大中丞徐公建牙豫土，清風惠政，上宣朝廷仁恩，下與蒸黎共圖休息，首加意河渠。以公之治績卓然，賢聲懋著，中丞特重之，一以疏濬事相屬。公恤民瘼，不避勞勩，每單騎歷郊原，相度形勢，謂柘區乃汴睢滙聚處也，欲疏下流，宜先通睢柘接界之水，使河勢深廣，脈絡暢達，後可於諸水之已濬者增治之，或有故道可循者，次第開濬之，畢舉而注之大河。此公籌畫之善策也。予按輿圖，柘水發源於黃河，則一其支

流有二。一由大梁之蘭陽逶迤至柘，可引之入亳。一由甯城來者，復潞於柘，亦可引之。渦而達於淮。此其大槩也。至派別流殺，皆不無淤滯之患。擇其急者而導之，如西北承睢水之范家樓、東北承商水之柿黃集、東南達鹿溝之洪恩集、石家橋以及胡襄集之五溝諸處，皆宜併力廣疏。庶上源得通而下流無壅也。公銳意作興，先舉西北之已疏者，濶而深之，而後及於東南。爰倡先捐貲，刻期鳩工。伏念吾邑人士田廬室家，誰不思奠定保安於後？謂肯罹水害而弗勸盛舉乎？今約或輸財，或捐穀，務殫願力，以助公之成功。由是報中丞之命，而上慰聖天子軫恤災窮之至意，當在此舉。卽時紬財匱，艱窘難支，而勉贊成。



謨克底安瀾實吾邑百世之利共享綿長何
憚而不竭歷從事以保乂我民人敢以一言
爲同善○六日讀論語於學箕
之助云○六日園之念脩堂○十日脩祠

堂興工○在客廳○十四日午後柏後亭讀知
者樂水節坐磚上

就勝書字至○十六日痛止至書院講書遂
晚右膝痛○讀書學箕園如故○

楊太和先生○十九日與徐大中丞浩軒公
就園餉子○

書○聞邸抄知善政久達宸聰既天章疊
錫鑒冰檠之操復天語褒崇悉乂安之

畧康侯晝接獨隆今茲不能不爲世道人心
額賀也嗣拜讀大疏敝邑柘城及諸縣荷蒙

恩題得廣額數成人有造均沐鴻陶士林
歡騰感戴二天肅此鳴謝伏念先生覃敷文
教蒸變中土功難罄述矣更有懇恩題請佐
善政之萬一者敢敬陳之嵩嶽下有嵩陽書
院建自五代周本朝繫登封耿逸庵先生
所興復也經公祖父母捐造規模弘廓倘得
御書珍藏其中伊洛耀靈斯文丕有休光
况豫土嶽賁賢聖之跡扁聯遍賜而嵩山舊
有御書嵩高峻極四字題額懸照多年今
幸龍章之耀世易邀宸翰之揮灑萬一
幸嵩駐蹕此處在所必然敢祈先生於
嵩嶽下之嵩陽書院題請御書扁額頒發
經籍以廣聖主右文之治倘蒙俞允早晚
爲之先生過化存神功流萬代矣至某所建



朱陽書院亦希作興培植俎豆千秋當在是舉。昌昧竇陳統祈鑒宥。〇二十七

日麥熟大人赴東莊課農振起赴北莊容遂

赴南莊容莊理家務容肅治田園容伯率容

儀等書院讀書。

謂諸子曰年饑艱於養家大人焦勞不自暇逸往課農田

爲子孫者安忍逸其手足而不分執其事爾輩可停數日誦讀之功爲謀生之計。因命名

司其

〇祠堂告成。〇二十九日

自六日至此日俱在念脩

堂讀論語。

五月六日、病胃。○八日病卧兩日、至晚神爽如常。○九日

夏至、祭先

祖如常。

○十三日

與連邑侯止掘城書、溽暑、恐煩起居、未敢上

候懸念懸念。脩城事設法與築法良意美竊幸雉堞可固、永保無虞。但盛意原爲永固城池計、今包攬工程之人不體台意、止圖射利、反壞人之居室、以爲脩築、此事之有乖善政者也。現今南城脩工、原因有罪之人不忍重處罰之、使任脩城之役、此仁術也。伊因鄉居雇工不便、有城居林劉郝三姓包攬此工、雇夫脩理。彼既得銀、卽宜思還土之良方。乃得銀以爲已有、而輒令創人居宅之土、以覆築城上。目今所創之土、寬有五尺餘、深有一丈



餘矣。緊埃^②城跟處。安能堪此。將來積水浸灌。跟底倒傾。勢所必然。是城上雖脩。而城下成深溝矣。某深爲憂懼。及向彼言。彼三家俱云。奉鈞命如此。是何不體台意之甚也。某聞。令有罪之人脩城。豈令林、劉、郝三家脩城乎。卽三家得銀雇工。此亦無妨。豈令得銀者脩城。而反以壞城乎。卽令取土。不過取傾下之土。至地平而止矣。豈令壞人居宅於緊埃城跟處。掘至寬五尺。深一丈。而築城上乎。大抵此輩圖得利。而又圖省財。故掘人之田宅。而不恤。反借官長之言。以恣其所欲爲。公善政多端。籌畫中夜。若輩何由而窺此等事。不過總其大綱。而責其成功。其纖悉處。安能朝令夕曉。一一示之以所爲。彼不善體之。不重違台

命乎。敢祈立喚林劉郝攬工之三家嚴諭城池之重大。懲戒掘城之恣肆。令取城外之土脩築並於掘深之處填塞。庶可及止也。不然工程尙未告完。掘深不止一丈矣。豈不大可慮哉。再以取土之法陳之。在歲脩城者。先於灘場之土。在城跟堆積者。取以覆築。此土盡則取城外海濠之土。城壕有水則取郭外之土。但運郭外之土。工價稍重。此際惟量罰銀之多寡。以爲認工之重輕。多銀則多認。少銀則少認。或止認脩築之工。而不認運土之勞。或令出買土之價。而不責脩城之事。措置之法。非可執一。總未有掘城跟之民宅。以聽包攬人等之恣行無忌者。彼雖借言官長使令如此。有識者豈肯信之。以平日之善政卜之。



也。如城之外跟基、向有無知小人圖利、目前墾種菜、煙等項、不顧闢土鬆軟、衝流日下、以致歷年土日削少、磚日露多。幸蒙周巡、悉其情狀、立時禁止、至今未敢墾犁、城跟闔邑戴德。夫城之外基、尙慮日就頽壞、而預禁之、矧城之內基、皆土更軟、於磚謂指示掘深、誰信之乎。彼又云、官長詢問、傾土何往、只管深掘、以築此。又彼三家巧於掘人宅基之謬辭也。夫土傾於地、隨傾隨脩、便不能少。若遲久不脩、則經雨流去矣。况東南地勢窪下、昨歲淫雨累月、北有大坑、蓄津能保其土不流失乎。若查有用城跟之土、托坯脩房等事、或直罰脩城、卽折毀房屋、彼亦服罪、不得有怨言。若三家竟掘人居宅深丈餘、取土以實脩築、反

借台諭云云恐非所以體美意成善政也。計自今或出明示禁止近城之家用城跟之土托坏蓋房有不聽者罰使運土或築城此亦圖終之道也。事關城池保護極為重大芻蕘之見謹以上聞惟乞俯賜採擇警示頑民幸甚。○十四日再與邑侯止掘城書

昨竇陳掘城跟丈餘之害無非保護城池以成美政之意使回述台命云原勞附取傾下之土至地平而止并令掘城跟如許深至即差役驗看今未知差人驗看否彼三家依舊掘城脩築詢之堅云奉鈞命掘脩非出私意何目無王法藐視官長壞城害民怙惡不悛一至此極將來城池倒傾誰之愆過公明鑒如神奸頑公然肆其欺蒙毫無忌憚不得

不再爲賣陳乞賜乾斷。事關朝廷城池極。○
爲重大斷不敢隱忍坐視。默默不言已也。○

三十日大人課農歸。

六月九日次男容莊次女生。○十日膝痛。○

十四日

以上日事藥餌自此漸愈不服藥

三十日

王擬山來書云

去歲冬間復至嵩陽書院與同事諸子共爲整頓規模漸備云云

秋七月朔安祖先神主於新建祠堂。○三日

左手

指腫痛

十三日

以後痢瀉痔下痰不能飲食

二十四日



儲藏

就醫於睢州王蔣公爽姻家。

公爽病有江南儀鎮人周藩號

繩庵者醫之有效客莊往視語子疾公爽以爲此高明不可失令莊作字道意至其家就醫遂卽就道。

○二十六日與周繩庵相晤。○二十

七日

早服止痢方以後俱服周藥繩庵診視心細而能審病源尤高明之士。

八月二日

痢及腹痛俱止以後服周理脾方。

○五日

周繩庵來視疾。

時脾畧壯腿足微痛因遍觀足腿肌肉云膝大而近膝之上微細而瘦此其病也因斟酌立方醫之。○與少司農王渠庵先生書讀越風畧知輶軒所至輒以興學爲急務崇整



聖道。培育人材。得之每懷靡及之日。以此問之。將命諸公。孰能有是心。卽有是心。孰能有是力。卽心力具舉。孰能合賢能。道藝而取足。一時之搜羅。古人謂大儒隨地皆可成就人材。正今日倡道東南之謂也。披閱集中所拔之文。有才擅英邁者。有學極淹博者。皆足羽經翼傳。且擷兩浙之芳華。爲清淑之萃聚。詩繼三唐之雄賦。洗六朝之陋作。人之功。信爲文行兼收。華實並茂。使命不辱。孰有大於此者乎。此番登堂。實欲請益。竟日以惻一紀之濶。悰不意彼此各病。未遂所懷。亦無可如何爾。某假歸後。遯跡朱陽書院中。歲月消磨已多。向有訓蒙語。相從之士。竟不肯諒與拙稿。共災梨棗。自反赧然。幸教何如。

○六

日左腿病周繩庵醫之。

黎明腰間筋痛不能轉動。側起右轉左腿

灣筋屈不可伸筋跳肉動痛不可當。急請繩庵診視服藥。

○七日

日服藥

能伸矣。○振起初八日赴

○八日

答門人許穀書門

京會試着价送書寄京。

下以博學鴻材應畱之石渠天祿以儲公輔之選。竟爾同衆外轉。閱邸報不勝駭然。及接兩次手翰止見自反不見怨尤。生讀之而惜。既而且喜。惜生之厚。期門下者一時未遽如所期。更喜門下之自處者無往而不可自得。具此胸襟乾坤可由我旋轉。蒼冥可由我感格。世事浮雲忽然而興。偶忽然而草莽。笠簣忽而圭組。險夷通塞聽之而已。我何有焉。且



門下際此屯厄、未必非玉汝於成之意也。民人社稷、隨地歷鍊、將來上之廟堂、措之海內、由此爾。豈天之薄待我哉、亦在人之厚自植立爾。○答李剛主書。自昨歲出都後、鴻音稀疎、無由取証近功、心竊念之。今歲夏接手教、不啻面聚一堂。足下學問淵淳、爲北方學者所宗、有繼起者、想無得出其右也。某敬慕之餘、妄擬主敬循理四字相贈、爲其體用兼全也。而道力深厚、覺此四字可窺蘊底、更經來教闡明、最詳且悉、益見主敬方能循理、循理愈爲主敬。是一是二。後之學者、想當有味予言、益當仰止高誼也。嗣後不吝金玉、每有心得、舉以示下、受益弘多。四書拙稿、爲敝門人刊之。吳門曾不掩護師短、然而傳之四方。

未免啞然笑矣。知己之前一爲証之何如。○
與門人楊萬程書。門下俊姿高才生於庚
辰禮闈。把讀佳墨。決其爲遠到之士。今果奮
飛天衢。讀書中秘。其遇於今日。猶之遇於三
年以前也。閔郎報不勝額賀。且知與李君沐
黃君大德。邵君衡王君旒同宴曲江。文章定
價。毫髮不爽。於今益信。○與陳實齋太僕書。
斯世斯民。夙所肩任。近想別有建豎。道阻
偶未悉爾。王太史假歸。知先生德門濟美。世
罕儔匹。嗣君蓬瀛。重望公輔。儲材積德。克昌
於今。信之。某媿放廢之軀。不能日親塵誨。受
大君子之磨礪。固德之薄。亦福緣之淺也。家
園野處。日率二三子課業。朱陽書院中。所望
大公祖鼓舞作興。方有起色。中丞先生諸政。



具舉惟捐建書院一事。尙屬有待。俟 巡幸豫土後。便中齒芬及之。縱不能大有興造。或捐建六楹。或三楹。以中丞之命。似亦易爲之。且未必非成美政之萬一也。不審高見以爲如何。

○十日 周繩庵立丸藥。麵藥。方各一。云通經絡。去濕熱。丸藥滋陰健脾之劑。麵藥救急之劑也。○自初六日至此。繩庵日來診視。慮之無弗至。防之無弗周。有言必告。非世俗醫家所得窺其涯涘也。性嗜牡丹。予許以學箕園二十本相贈。繩庵亦直揭其心腹。謂予曰。領此足矣。萬勿以束帛相及也。其古道真可醫俗矣。

○十三日 病日玩古。○十四日 自睢州回。繩庵贈藥十餘劑。面囑服完。卽

將丸藥、麴藥兼服。

○十五日、至家。○十六日

鹿邑令謝春函

來晤時奉委勘柘災來詢申報之故謂漏報不可捏報亦不可。予曰民被災舊矣家家枵腹雖秋成在望猶未滿半收之數非云捏報水之害禾在前懸磬在後仁人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所造普矣。惟君其圖之。○十八日寄祝同年謝春函大令一卮矣。遙勸祝遐年昨夜光披雲漢邊皎潔冰輪逢八月氣氤氳桃實結三千。爲民慈父兼爲母作吏如神半作仙。不是嚶鳴。○十九日贈周繩庵牡丹。關切甚樂。只有頌正當筵。十八本、芍藥四本。○二十一日爲三男容選繼娶余

氏。本邑庠生。○二十二日容遂率新婦拜見

尊長。○二十三日大人率容遂新婦廟見。○

二十四日容遂率婦往拜婦之父母。○二十五日容遂率新婦拜

故婦之父母。○有感。盈田累屋。啟猜嫌。便是同胞仇也。添借貸聲聲。人已惡。防閑夜夜。寇難占。何疑廣受無私積。真服夷齊果。尙廉。筭計人生同瀚海。飄飄一葉幾安恬。○

三十日以後服繩庵所製丸散藥。

九月朔足疾愈。○三日赴書院講書。○十一日聞



上邲豫士令容莊料理迎 駕諸物。○十

九日

在郡陳子萬來晤言易繫卦之旨以未濟終正有深意予謂天地之運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以未濟終惟未濟故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一爻可變爲三百八十四爻推之凡事皆然未濟之時義亘古今無終窮也。○二十日容莊赴亳

製迎 駕諸物。○二十五日

或言學之義甚廣百工技藝各

有學何獨吾儒爲然曰吾儒之學豈百工技藝可比有吾儒之學始可令百工皆有學也

冬十月六日

太學生李君懋功墓誌銘 里有卓犖不羈之才思與隴騁古今藝



林以助鼓篋斯稱芳潤之選已。不則坦直愿
慤之習猶及見先進之遺風。至陋者提躬之
道渺焉無聞。談天稱地自誇富有。夫富有者
以忠信爲根抵。以禮義爲膏腴。以人倫物則
爲灌溉。爲長養。以智術計巧諸穿鑿習見之
私爲刈芟。勿使滋蔓。區區見聞顧多乎哉。以
予觀守方自好之士。不長浮聲。不隨人諾。口
辨無有彩飾。不足跡其概。有似踽踽獨行之
爲者。而叩其中。抱樸含醪。舉人世可欣可好
之事。俱屏却。不一涉之躬。不知者或謂之予
謂若而人。不惟不敢病之。抑當誠心好之已。
在予宦京師。與司空李公論同邑高朗。謹篤
者十數輩。司空公曾不以其親而掩其賢。道
同堂弟懋功之行。以爲執守矩方。倚廊其守

更爲良子。子謂執守良難，卽拘於咫尺而未盡變化之道，其於律身之嚴未之有失。君子猶尙予之矧蹈矩履方，允稱高蹈哉。懋功之爲人，予心識之。時請假歸，方謀卽其所以比撫舍懋功已捐館幾週歲矣。其嗣同琛執行狀來乞子銘，且重以其叔父方孝廉之言。予固樂得而表其歟者，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姓李氏，諱元盛，懋功其字也。誕降後，生母田孺人三月而逝，其父敬雨公相繼不祿。母吳孺人撫君如己出，恩愛備至。稍長，就外傅，其叔父誥贈光祿大夫霖雨公曰：君爲大器，令同司空公屏家事，居城東之別墅，專治舉子業，遂補博士弟子，聲藉甚。及司空成進士，廷對擢一甲第二人，授館職，洊歷卿貳，而君



猶伏芸牕奮然曰是獨不可以身致乎。日夜勤誦讀不少息。學成雄文鴻藻試輒驚人。以增廣生貢太學。人謂掇青紫馳驅皇路宣洩偉抱可操券而得。不期中年後罹危疾者數。自是不復攻舉子業。斯固時會之不偶。非云人事之不齊也。君輟舉業時寄興於酒。賓朋往來間故舊。日益敦厚。貧者禮敬之。富者岸然有所不屑。其古之遺直與。至因心之孝。不藉感於蓼莪。怙之章。有非迄今所可媿者。痛其父早世。事母益殫力。恂恂翼翼。凡可悅心之事。率先意承之。母歿毀骨踰禮。哀感路衢。歲時脩祀事。拜先祠畢。嗚咽流涕。不能已。家人問故。曰。吾少孤。仰觀棖栢。俯視几筵。皆觸悲緒。惟牛而祭。庸愈鷄黍之逮親存乎。

先是慈闈依戀君病中七箸之供不愆於時。一夕夢神語曰汝勿攝人間事矣呼與俱往。君謝曰吾死不足惜奈母老無子奉養何抱母痛哭而醒疾尋瘳司空公聞之曰此一念也神其相之乎。天下有孺慕不衰而彼蒼不佑其身翼其行者當無是理聞君之風可以興矣。君生於前崇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三日卒於皇清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十四日登壽五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同琛庠生曾今卜於四十有二年癸未十二月二日葬於城南之新阡爰爲之銘銘曰嗚呼詭隨者其風耶予惟悵結乎此生質方者其性耶猶幸親覲乎君行人指其質而未文耶質其本也文其名。人議其方而少圓耶方其



義也。圓其情。其斯孝念之專一耶。實令德之用成。我銘斯兆耶。取斯人之真率。無蹈濁世之逢迎。吾見骨脆祿薄者之委於荒榛零露中耶。亦既百累而千盈。吾滋^③必後人之昌大耶。自君之導之。雖沒世而有餘榮。

○八日、聖駕巡視中土

期近、命容莊容、遂治行裝、容肅治家事。

召謂子弟

曰、家範不立、子弟不稟命於父兄、父兄不能管束子弟、日積月累、僭逼成風、甚可慮也。切

宜戒之。

○十二日、自里門起身恭迎 聖駕容

莊從。

癸未冬十月、皇帝西巡、聞經豫土、十有二日、自里門起程迎 駕、廿載君

恩重一官翰墨林。

朝廷勤紫殿，臣子正丹

心。十月嚴星駕兩河，望雨霖行裝方製就，驅

馬走

山岑。○十四日，聞汴城各官俱出署前迎。

聖駕遂自陳畱途中策馬渡河，晚宿黃河北

岸。

是日馳百有二十里。○至汴，守土諸臣赴

相州已三日矣。

遂亟趨渡黃河。

大梁風

雨正勞人。

昨日星輅急募津，擁節從天龍影

度，揚鑣動地虎牙陳。安船絕不驚飛浪，驟馬

猶然逐後塵。早是輿夫隔

○十五日

馳百有

南岸，月明十里遠河濱。

○過衛輝，弔三仁故

止宿衛輝府北二十里。

有木齧其根，枝葉痛已非。荒郊遜元子，



剖心暗山暉。奴招悲風來、艱貞心無違。失此
 安足恃、歲穰誠易饑。所不絕命者、瓜繫亦微
 微。○殷太師比干墓、血灑商原當淚痕、白
 楊風起弔忠魂。當年不惜身爲死、死裂河山
 天地昏。○宜溝驛遇常百子大理張平倩通
 叅訂期彰德侯、駕路遠黃河第幾程、相
 逢溝水逐雲輕。荒煙蔓野層城過、旭日寒風
 雙雁鳴。聖主憂民巡禹甸、老臣呼嶽慶堯
 賡。道傍雜逐除梁者、影入西陽次第行。○
 十六日、至湯陰、知

聖駕方至真定、止宿耿子京學署。

馳百有二
十里。○過

淇縣、不聞籌富教、銜命盡王臣。昔日郊原
 舊、今時驛路新。雕鞍逢上吏、斷壁剩貧民。何

日瘡痍起、憑墟問市人。○遙望太行山、計程而前、頓忘病骸。空天曉氣動、山城逐逐風塵望幸情。孤影時隨明月隱、長河乍傍太行行。輕裘敝服、客絲屨久病、挈壺載竹簾。檢藥兒童常卜夜、於今躍馬戀晨征。○湯陰宿耿子京、廣文齋中。何期講院訂知音、翻藉鱣堂棲一林。半榻清談、牕外月三年幽思夢中吟。嵩雲霞色留丹嶂、襄浦溪流自碧岑。往事追論添近詠、鐸聲徹谷應彈琴。○十九日早發湯陰、至中途旋回。○二十日自湯陰起身赴河南府。○二

十四日、聞有書籍進呈。御覽者、予由衛輝



赴懷慶命容莊渡河取程氏遺書等。

○聞

駕幸晉

遂返衛赴洛。道遇張遽若學使言程氏書宜

進呈。御覽因命容莊渡河取二程全書朱

子語類携之洛。堯文光被爛星辰遠溯尼

山逮洛閩聖學源流崇正派儒官指示見傳

薪慙無寸效陳丹闕幸有遺書獻。紫

○

宸鼓篋携來應計日誰忘堯舜志君民。

二十五日

脩武過范孝廉止宿。玉樹迎初

客中歡酒熱三巡後風驅一夜

○二十六日

寒郊勞仍遠迭策馬向河干。

嵩年族兄止宿。

自清化鎮至陳范邨竹裏

隔犬吠傍溪呼老僧行來崎

嶠路盡歸一殘燈。○晤嵩年族兄、辭官粵海幾經年、好坐朝雲惹暮煙、挾策聊爲息鞍馬、投簪豈便老林泉。書聲特整燕山緒、樽酒都傳北海賢。大駕西巡勞駐蹕、乘閒踏破五龍川。○二十八日 寄門人馬拓武進士 有房

轍馬子拓武病五旬矣、遣其孫來候、具道不自寧之意、作詩以解其鬱。一第謝公車、遲暮老健才、應知劍光發、豈肯埋塵埃。踰河迎鑾駕、循山計徘徊。卧榻已有日、蘭孫將命來。莫恨相見疎、病因道爲培。心攝可勿藥、胸對太行開。從容領佳趣、得句任手裁。優遊蓄大力、鴻業潤八垓。青箱垂不朽、殊勝今日杯。○二十九日 與王緒光總戎



皇家百萬壯猷貅。河朔風高。月滿樓。天倒
 黃流。憑作鎮人。攄丹志。得封侯。鰲簪臚唱文。
 兼武虎。帳戈寒。夜盡秋。綏輯中原。歸帥幕。
 君王巡幸。卜勲酬。○贈崔芳厓太守。孤懸
 山上一燈明。遠徹朱幡瑞。鹿迎。只道桑田遺
 麥秀。誰知襦袴協輿情。家藏萬卷。縹緗富。露
 灑一天木。葉清。姓字曾聞。畱御墨。履聲應上
 五雲橫。○與徐宜庵別駕。太行山下一清
 流。波靜人間。近野鷗。不是乘舟操利涉。如何
 借箸動前籌。人經衛水。光先被雁去。洛陽影
 欲畱。時憶立談。逢道上。○奉餽。聖駕。興公。遇
 還將傾蓋。問千秋。○聞沈閣齋明府河內人。
 縷列實跡上陳。皇帝事西征。筮吉維孟冬。
 重臣擁千騎。分道走邯鄲。衆環叩馬前。一紙

上九重。縣官無追呼，供億頗從容。民肥官已瘠，何如享萬鍾。晉秩有國典，草野敢上壅。從臣持紙去，飛馬望六龍。行在疑奏陳，大器別金鏞。紅日舉頭是，朝氣上遠峯。

十一月朔

晤張汝元同年。昔年與君賦鹿鳴，君文披讀四座驚。一時中原作

者廢，余亦從後竊薄名。二十餘歲風斯衰，滄海桑田須臾更。君去榮瀦棲一枝，我耐樂飢泌水清。布席未久走長安，春官設棘羅羣英。乘時偶看上苑花，拙守頗不工逢迎。告歸聿謀講習地，同調助我君崢嶸。官祿不怯苜蓿薄，亦資營構大厦成。今時君王勤西巡，侍從迎鑾戒晨征。清齋一過續舊好，面目乍見白髮生。君永閉戶勤袂濯，許衡化僧倫教



明。更。有。何。塘。叱。中。使。大。衛。聖。道。賴。千。城。居。近。
 時。復。共。風。月。養。成。木。鷄。爲。國。霖。雨。爲。王。○
 王。緒。光。總。戎。招。飲。朝。廷。勞。問。俗。大。將。重。專。
 城。叔。子。饒。儒。雅。武。侯。識。舊。名。筵。開。歌。遶。樹。坐。
 久。夜。談。兵。鷄。唱。催。○二。日。謁。何。文。定。公。祠。何。
 杯。盡。霜。天。鼓。角。清。○
 文。定。公。祠。貂。璫。竊。大。柄。羣。小。煽。恣。肆。舉。朝。
 無。公。卿。跪。膝。熟。圓。媚。勁。骨。可。截。鐵。不。屈。因。去。
 位。入。廟。瞻。丰。裁。猶。如。驅。魍。魎。剛。大。以。體。立。淵。
 源。探。洙。泗。○編。伊。洛。淵。源。○編。閑。先。待。後。今。
 茲。想。見。高。山。流。水。秉。正。驅。邪。當。日。猶。傳。鐵。
 面。冰。心。○旅。遇。李。青。箱。進。士。曲。江。宴。罷。錦。
 衣。旋。策。馬。逢。君。十。月。天。昔。讀。鴻。文。光。翰。墨。疑。
 禮。闈。擊。箠。今。知。間。氣。應。山。川。心。能。造。德。

武公竹道可新民茂叔蓮拜捧。○三日鄭宗
除書紅日近乘風早着祖生鞭。○三日曾受
業其父率之行禮宗曾字。○四日與樊孝廉
會一十八歲溫縣庠生。○四日有序
子林玉子庚辰禮闈所薦士樊子既不遇子
惜其積學弗顯也謀之楊錫九民部梓其文
以行世癸未冬子迎駕道經單懷樊子來
見叩其中學窺洛閩價珍廊廟千里才當不
鬱鬱久居此也臨岐詩以遺之聊寄故人之
意云爾。○樊心惟向日頗自薦愚誠得子真
無憾求賢尙有榮遺珠空墮淚爲室。○五日
更需楹聞勵青霄志鵬飛九萬程。○五日
飲樊林玉齋頭歸途偶句出門乘興來西
風觸微雲牛車絡馬首衆喧百其羣行人循



周道獨愛步山紋。菜竹念有斐疎德。慙無文。
 潏潏丹水流。九派是所分。倘得探源存。萬壑
 寧紛紜。○清化道上。看山山不盡。畫圖供
 吟詩。未許入世眼。畱共高士知。青青千竿竹。
 涓涓傍水涓。日新悟。○七日。趙勲受業。嵩年
 生理不息。以爲期。○送門人趙子猷歸
 子猷三十九歲。○十一日。武安。遇子丹水
 山西沁水庠生。○傍送子沁水上。沁水風烈烈。丹水遙相望。豈
 作百里遊。徒嗟蕭條况。文章驚海內。孰肯劣
 所向。所向無空濶。托足孰可。○十二日。舍嵩
 量。黼黻爲國華。懷寶以爲尙。○年族
 兄宅。瑞軒新昇。蒞生士秀諸族輩。筵日迭餉
 之。山雲方乍合。握手道寒溫。不厭三更月。

長臨五桂門。丹魚供七箸。柿酒雜
鷄豚。野味厨煙盛。何時獻至尊。○十三日

聞駕幸關中。閱兵太平。天子正當陽。

百二河山符籙長。已重兵屯開細柳。還勞簡

閱繫苞桑。函關乍傍旌旗暖。華嶽全分帳殿

光。父老迎鑒露太液。應呼萬歲拜君王。

○十四日。自陳范邨赴河南府。丁蘭故里終

指天心。汝孝齊生死。親存並古今。神情猶夢

接。面貌豈形尋。縱是頑冥木。幽通亦淚潸。○

郭巨舊址。纔過丁蘭木。又聞郭巨金。人無

十里路。孝並萬年心。食輟增憂色。見啼痛苦

音。悠悠千載下。

○十五日。渡黃河。至河南府。

欲廢蓼莪吟。



容莊同耿收先期至。

自孟津渡黃河、濤勢捲天疾鳥過西循孟豬

復渡河。猶是千里疏禹道。至今不聞瓠子歌。

朝廷東南勤時巡黃淮安流靜鯨波中原

平地蛟龍息。更無怒號百艘多。况近鑾輅

五雲迎棹聲。一呼應重阿。○渡河登岸望洛

中諸山。煙雲踏破鳥飛還。疊嶂丹崖萬仞

山。紫岫看如鳴鳳嶺。黃河渡盡絡駝灣。高天

作鎮聯嵩嶽。峭壁凌空枕陝關。處處峯巒迴

望台。似迎鑾駕待躋攀。○過孟津孟津

會八百天下咸宗周。山川告曾孫。渡河舊諸

侯。侯非曰天子。天命不可畱。救民出水火。爲

匹夫復仇。甲子及庚戌。植根貽來牟。武成豈

耀武。春融暖堯塋。不知脩文心。桃林看歸牛。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在孟津西、經過其地。上聖闢天象、龍馬擁地軸、顯然露道體、有畫不可讀、背上旋毛數、何處認九六、自一而千萬、五數競相逐、生以居其內、成乃各相屬。文字祖萬世、一畫亦已足、繼天以立極、庖犧是所獨。○望北邙山、山色層層印落暉、輕雲隨地上、征衣不知何處鐘聲有、松柏墳頭見亦稀。○叩馬邙、觀兵存生民、叩馬存君臣、無民天下裂、無君綱常泯、存民譬之秋、存君一元春、四序難缺一、兩聖各有真、當時稱義士、後世非聖人、識之者誠妄、義士已得仁、宇宙局變塞、聖人道亨屯、北風不知寒、轍跡過孟津、異哉首。○十六日、赴潼關、耿收視陽山、終古何嶢嶢。○



南府是日歸登封。○新安月夜道行、不爲
路岐引月、偏因裴微凝霜。眼中無了塵垢、心
地淡然。○十七日過陝州、東西分陝處猶
清涼。○剩此民生、兩聖經心畫千

年尙力耕。關憑山作鎮、險以德爲平。周召尋
遺愛、雲深暗石城。○陝州西行深溝中、石
橋溝溝裏見青天、天似削成、山欲連。特爲行
人開曲徑、端憑牧子鑿深泉。關屯虎豹無驅
戰、地扼津梁盡力田。鸞輅西○十八日石橋
來、勤省助、應將樂胥入瑤編。○溝夜
行、峯回盤折上、着意戒征途。步緩猶心仄、
輿艱尙力扶。寒霜穿樹底、冷月掛山隅。不識
函關路、青雲看有無。○過靈寶、賦得東來紫
氣滿函關、騎牛老子駕仙來、縱跡中原紫

氣開陝右。今時疏輦道。函關昔日引蓬萊。凌
空擬近天台路。授說還徵柱下才。獨怪清虛
崇紫府。仍將道德費心裁。○弔關龍逢墓。靈
醢。以諫殺身緊。惟公始不咎。觸龍但咎履
癸。不咎殺公。直咎妹喜。殺公者。往公獨不死。
畱公遺跡折檻繼起。○山行志苦。行行迷
道途。目送雲際外。盡日馬首回。鋪身怪多塏。
驅之不可得。畱之真無奈。望山山轉多。石田
亦已太。關內有雄鎮。荒山爲耕害。所恃皇仁
溥。枯骨潤大賚。○閔鄉與張蘭樵閣學夜談
頓破三年夢。愁雲斷此時。洛陽風急響函
谷。夜題詩。世上渾閒事。人心不易知。傾樽忘
物我。明月寄幽思。○旅夜讀蘭樵先生句。早
發以酒酬之。高唱棲函谷。鷄鳴催曉詩。輕



裝行就道、濁酒且盈卮。景物山川別人。○十
情夢寐知。征塵飛上路、策馬去遲遲。

九日

閔鄉早發、西行喜得覲。天顏日上
高峯、指顧間、不畏風聲吹碧落、全憑酒

力送青山、紆迴盪轉蒼穹盡、俯仰消磨歲
月閒。借問騎牛何處去、白雲望斷古函關。○

二十四

潼關道上、一路迢迢上碧山、衝寒
臘月到潼關。地雄百二雲屏障、河瀉

三千路往還。但得精兵屯虎塞、憑教朝度引
鷁班。巖疆鞏固鳴鸞應、指日天開識聖顏。

○晤中丞徐公於七里店。○二十一日再晤

中丞知 聖駕東來有待、仍回河南府候

駕○二十一日

馬上市口占卽事。西往迎鑿者、曾經占上林。聊將山雉

獻、傍日見葵心。○道上觀曉日、山深疑路

絕、寅餞日方東。斗大擎河嶽、鳥飛驟雨風。懸

輪經地遠、煉火補天空。離照蒼煙處、齊看萬

樹紅。○落日、千巖落照裏、隱約半陰晴。不

識山行路、一○二十三日 奉和 聖製過固

鞭指畫城。○城、心懷唐俗儉、

露灑一天同。沛澤荒陬潤、交歡衆志叢。皇

情仁乃豫、睿藻雅爭雄。遙想 龍顏近、承

恩傍 御輿。○奉和 聖製、帝德三才廣

運、民艱萬里周。防有天無地、不覆一元化。日

舒。○二十四日 硤石驛、驛路掛雲深、參差

長。○石徑尋山空、明野火穴處怪



層陰。唇入蔬羹化。齏糲沙糲任。風寒無燖炙。柿酒任徐斟。○謁曹月川先生祠。學如月川子。可謂有大醇。讀書穿石磚。夙志肩洛閩。森森家中規。夜燭善及親。履矩旣標芳。立言亦精純。通書西銘解。濂關推功臣。有明三百年。儒行多真淳。開先者爲誰。澗池是其人。同時有河東。餘子猶步塵。譬彼雲漢倬。中天燦星辰。皎皎空中月。纖翳驅如鱗。安有障蔽者。斯道至沉淪。岐而爲新會。餘姚道斯泯。不守先王法。鐘鼓何不振。偉哉闢榛手。昌言鼓羣倫。豈直霍蒲教。以此開傳薪。奈何薄校官。侑食翻無因。我欲營數椽。五老同薦蘋。朱陽欲建正學紅學。○謁曹月川先生祠。學如月川子。可謂有大醇。讀書穿石磚。夙志肩洛閩。森森家中規。夜燭善及親。履矩旣標芳。立言亦精純。通書西銘解。濂關推功臣。有明三百年。儒行多真淳。開先者爲誰。澗池是其人。同時有河東。餘子猶步塵。譬彼雲漢倬。中天燦星辰。皎皎空中月。纖翳驅如鱗。安有障蔽者。斯道至沉淪。岐而爲新會。餘姚道斯泯。不守先王法。鐘鼓何不振。偉哉闢榛手。昌言鼓羣倫。豈直霍蒲教。以此開傳薪。奈何薄校官。侑食翻無因。我欲營數椽。五老同薦蘋。

顏垣下題詩表先民。後來踵其武，常願潔祀禋。
○董公遮道說漢王。安在齊。漢王神謀畧，
席捲定大策。進以董公計，子房猶廢百。自前
約三章，爲民已定居。遮道更陳說，識遠聽亦
虛。勇力較仁義，孰失與孰得。綱常存君臣，人
道安可熄。順逆識天心，出師故能成。共討弑
義帝，孰當縞素兵。異哉新安老令收三河士，
人心以此悅王業。以此起喑啞匹夫耳，以此
滅項氏。圖大信有要，經營得其方。豈曰關中
險，據此者爲王。我歷洛陽道，駐馬多感傷。山
深人何處，夕日落道傍。
○二十五日，至河南府王郭五

宗竹素園。○二十六日

宋葑洲庶子奉命
祭告南嶽還京聞



駕幸豫赴洛候迎飲竹素園題壁依韻賦和

星使光南極迎鑾馬首東瞻雲將至洛

呼酒載吟嵩客到催花發林深帶○二十七

日紅耆英追昔社邂逅似相逢

日同張蘭樵閣學宋葑洲庶子宿郭五宗竹

素園夜飲名園車暫息美酒送寒宵野

老芹爲獻新詩蘭自招花香梅欲動爐氣火

先調前席清歌罷餘音尙未遙○題竹素園

絕句開園推有道宗補五作賦信廣平○二

淵葑講易燕公興補蘭扶風亦與名韻

十八日西迎大駕在還寓郭五宗齋中五

宗更以竹素園館之居數日而別

往返洛陽道停車憇此園風霜留馬跡雪月

靜塵喧竹冷亭收日梅開燭送鐙林宗空近

代好客

累迎門。○二十九日

恭紀

聖駕時巡詩有

皇上御極四十有

二年民安物阜海宴河清德盛化神登三成
五天。天下羣稱已安已治宸衷猶厯已竭已
飢。擴從來未闢之版圖四十九藩歸造化溥
亘古難周之惠澤百千萬國慶生成念黃
淮之通流爲運艘所經四駕無遺指授
洞江浙之財賦爲民命攸係六龍不憚省
觀齊魯之偶災雖或見告廟堂之碩畫曲
盡周防固已登方隅於衽席之安措斯世於
雍熙之域矣猶謂晉陽之保障險扼三關秦
地之山河號稱四塞聯氣於薊燕爲指臂錯
形借輦洛作屏藩信爲邊塞之要區詰戎難
弛武備况屬腹心之沃壤察吏乃可安民爰



因農隙之秋。遂舉時巡之典。自晉蒞秦巖
 城。披光於日月。由秦及豫中。土載潤夫山川。
 挾膏雨以飛來。同陽和之曉麗。弘仁疊沛。
 士民望幸。騰懽。渥澤頻加。老稚虔迎。夾
 道斯誠。祿位名壽畢萃。有道之躬。遂致東
 西朔南。普被無方之化者也。臣克勤謬廁清
 班。慙叨優俸。管窺蠡測。莫罄高深之大德。
 就日瞻雲。難酬覆載之鴻慈。趨洛齋心而
 迎駕。喜覲天顏。呼嵩翹首。以歌風詞。忘
 質陋。詩裁十律。葵表寸衷。非云有當。皇猷
 之黼黻。庶幾得附康衢之歌謠。云爾。中和
 民極立。四序轉鴻鈞。聖德天爲合。乾行運
 自神。宸遊非玩物。法駕爲勤民。解慍逢
 今日。山呼萬歲頻。其一。爽氣西來靜。端因

聖主巡。叔虞封葉舊。石室山雲新。猶是唐
風儉。偏多近俗醇。須知蒸變早。過化更存神。
其二。

驚輅。

山連陽曲道。華嶽鎮金天。仙掌迎
龍旂。繞瑞爐。終南吞楚蜀。太液潤桑

田。

大駕從經過。人爭祝萬年。

其三。

天形

儼百二。

細柳肅如山。簡閱龍驤壯。干戈虎旅

閑。投醪騰士氣。

秣馬鎮雄關。赫濯聲靈遍。歡

呼拜。

聖顏。

其四。

丹詔從天下。家分太液

膏。蠲租

皇澤渥。賜復

聖心勞。俗變桑麻

暖。時和弓矢棄。

唐虞巡省後。今此慶殊遭。其

五。

飛旆秦中過。鳴鸞豫土來。衣冠迎
御

道。草木傍春臺。大澤流如雨。歡聲動若雷。

君王巡幸處。赤子盡恩培。

其六。

陝洛天中

地。皇圖禹貢田。蠶桑多藝穀。疏果並烹鮮。



土俗愿淳舊君師政教先道傍深感激齊唱
太平年。其七。瑞靄中州見人瞻紫氣同三

冬盈湛露二室遍春風。盛治河圖契昌符

嵩嶽隆。千家焚頂祝壽域樂寰中。其八。侍

直承優寵真榮翰墨林。賜書傳世寶分饌

受恩深。草野猶欣遇梧桐慶矢音。山芹安

敢獻聊效一蛩吟。其九。謳歌綿鳳曆奎壁

耀龍文。輦過山城暖恩來霄漢分。堯天

瞻北斗舜日奏南薰。擬上無

疆頌千年奉聖君。其十。三十日巡幸

擬應制體秦晉提封護紫宸一時萬井

慶如春。三才並運瞻天子六合同聲頌

聖人德秉乾元符大造仁噓品彙轉鴻鈞嚴

寒黍谷先回律爲有鑾輿重省民。○中州

巡幸擬應制體、湛露重重、沾被深、山陬海
澨動謳吟。放勲授曆、光文德、解慍薰風、奏雅
琴。洛水千條、京國路、嵩雲五色、翠華臨。人呼
萬歲、難酬報、覆幬今知、聖主心。○路君衷
炎、邀予仲冬、過榴香齋、以迎、駕未遂、途中
想念、而作、王事馳驅、夢未安、勞勞豈謂慶
彈冠。西迎、大駕重關、盡東卧、高山白晝、寒
花下、尋盟、噴少句、樽前集友、定交歡、征塵已
負幽清約、莫誤、明年賞牡丹。

十二月朔恭迎

聖駕

同張閣學、常大理、張通叅、王中翰、洛陽城

西恭迎、聖駕、城日照旌旗暖、

東來七百里、迎、駕洛陽、鑾經草木榮、羣臣欣捧日、



天子尙呼名。道左瞻龍袞雲凝護輦行。○二日恭送聖駕。

洛陽城東恭送聖駕羽衛星光撤雲旗

雁影迴朝隨天仗發親見聖顏開顧盼勞

宸問遲迴動睿裁。上臣問是勤跪送道左勤

奏云翰林院檢討良人上京途忘臘月馬首帶

來。○送駕畢卽紆道赴登封弔耿嵩陽先

生。○三日將至登封耿收來迎至卽往耿嵩

陽先生墓中哭奠。肉蔬五簋果五器湯飯各一從嵩陽先生之志也。○

哭嵩陽先生畢進其孫收謂之曰祖德昭聞祖業未墜繼志述事不在後人乎當勉力學

問、勿坐荒歲月、乘時而往、不能不重望也。○
哭耿嵩陽先生墓。隸題。柩行、道經登、輿遺
老。今何在丘原。僅敝廬。風來三徑草。甃在生墓
傍。雲卧一庭書。淚眼青山濕。傷心絳帳虛。爲
看藏卷處。想有問衣裾。○哭墓回。劉仲武叔
續子維邀於其家餉之。○過轅轅關和石上
韻。四圍屏障列高峯。路去洛陽隔幾重。不
向深溝增故壘。平除御道啟新墉。流通漣澗
千層浪。關帶箕嵩百里封。俯視秦槐同漢柏。
山深何處得聞鐘。○夜同多寧堂閱收遺使赴柘書。
收於十一月內使人於柘請予來登。恐聖駕
幸嵩書院無人主持。○四日遊嵩陽書院壘
求至其地便照料也。



石溪題名。

遊嵩陽書院、駢棘、終、側。路舊美煥講壇新。幸爾塵驅座猶

叢開行

勞衆問津。中天思碩果。斯道悵傳薪。書賴藏

空谷。真令憶洛閩。○携仲男容莊遊嵩陽書

院。即同劉仲武栗上枝。耿子韶伯先孚先孝

標。元敬步疊溪上題石。講堂握揖罷。乘興

探原泉。猶認青山徑。深浮翠竹煙。觀雲新得

句。選石舊題川。獨少天民覺。誰爲悟道先。跣

石。鵲陽先生。惜舒遊。疊石鵲陽先生。惜舒遊。疊

候。昔之痕。猶新。覺。然。○五日。自登封起身。

至續莊止宿。

自登封還柘耿子韶伯先孚先孝標元敬送至告成假杜君伯

長寓。酌酒言歡。各致縉綵之懷。書此畱別。

山逢斜路轉。道以坦懷任。蘭氣薰初夢。驪歌

唱曉音。川原鄉俗異，鷄黍故情深。旦夕岐嶺下，歸彈大雅琴。○過門人趙仲儒英，儒家詩以訊之。想勵千年志，心存易得疎。前功當可信，近業更何如。開戶饒山色，窺人有案書。鈞臺風景好，未是戀幽居。○六日題白沙書院。山園屏沙門地人登程氏堂。嵩峯迴日月，潁水繪文章。居近探囊輟，天階豁此方。○耿伯先元敬更遠送禹州西三十里之順店。楊子易具饌爲別，題贈。九十長途日未斜，孤邨覓主更投車。多君厨火薰青壁，愧我霜天走白沙。洛學淵源家作憲，程門聲價國爲華。歸鞭風雨時相憶，講院光芒落筆花。○禹州訪劉蒼沛茂才，兼喜與鍾聖鐸話舊。危微常自檢十



載未爲疎。案影侵梅月。燈花結草廬。君家藏
鄴架。友子卜原居。耐酌談長夜。清風到息車。

○九日病。○十四日

過王家橋。因憶與李貫一茂才相遇之始。賦成

四絕。橋頭憶昔乍逢君。二十年來近德芬。

此日重過回馬地。橋頭驢慣望。期遇。麻。勢。貽。天。

齟齬耐。齟齬耐。還思風雨夜。論文。一。太公

吾道仗干城。相士曾驚骨相精。囑咐諸君盟

締好。登堂猶復憶深情。懷好。尊。子。人。屢。邈。其。家。

蘇。蘇。被。裕。能。繼。二。蘭孫繼志勵三餘。誦讀

無聞夜月虛。誤向盲人曾問道。請。松。舫。執。經。

張。原來家有舊藏書。三。君家難弟更難兄。

驢。並。重。鈴。規。曄。每共離筵送我。行。仍是相關重。

到此。前邨日落暮雲平。四。○止宿李倬昭家。

其姪孟牙新建客廳。謂承母之志而然。其母孀居。孝養終身不衰。子昔有文記之矣。孟牙更求題堂額。子以永錫二字題之。成。○十五其母之孝也。亦所以勉孟牙之孝也。○

日至家。

拜大人於庭。大人喜見顏色。謂曰。兩月離家。歷三千餘里之遠。不以爲疲。

者。精神強壯。故也。但得能此。吾志慰矣。談至

三更。無倦意。○侍讀陳介石先生書來。○門

人張道濂書來。道濂爲子庚辰禮

闈所薦士。至是書來。道求教之意。○二十三

日。

陳子萬民部貽子詩云。守雌伏。樞待知音。將仕猶難。問餅金。不怨不尤。能止足。母驕

母語。任升沉。天機靜裏真消息。世態忙中過隙陰。寄語清脩寶太史。市朝果否勝山林。

○二十六日

答門人蔡文炳書。昨行色匆遽，未遂欵洽之願。來歲擬圖快

遊，末筮能遂初懷否。來札所謂任重致遠，必自節食減慾做起。此亦鞭策近裏之意。由此繩繩不間，減之又減，以至於無，更屬進境，不能不望之也。過許時，人士競傳門下鴻力，能代刺史靖盜息訟，消惡於未然，非寡慾之驗乎。耿嵩陽先生文集，生欲壽梨棗，不能不借同人之力相助。有成約單付茂慈吳兄矣。學校中倘有願從事者，不吝齒芬，想亦成美之志也。○與吳茂慈書。耿先生文集擬於春明開雕，約單寄上，有同志者，並書名字官銜，便登梨也。分金惟吾兄貯之，客取用。○與劉蒼沛書。十載濶懷，一旦得遂，清夜談心的



係樂况。歸途得過訪句、殊無義蘊存之志。我輩相與之真、未爲不可爾。教我爲望外一紙質之聖鐸、刊嵩陽先生文集、約單商之同志、諒不以爲多事、惟足下酌之。○二十

八日

酬陳子萬民部。門閒地僻、少車音、獨有太丘託斷金。投句多君煩問訊、褰躬

敢自聽浮沉。寧心一致能通百、衛道陽剛自化陰。何事彈冠勞貢禹、煙深鶴夢飽山林。

○二十九日病愈。

除日病愈、德舊人慙舊、歲除病幸除。心神寬自主、

手足困能舒。生物回春意、培元認廣居。中和彌宇宙、紅日映茅廬。○書院大門聯、暖日和風瞻樂地、窮經釋傳認先天。○癸未除夕、兩月迎君敬在官、一堂事父博親歡。開



筵纔進南山酒。好畎_{為人}臘_臘朔_朔之_二尉。接歲還承
壽考盤樂事。家門人友瑟倫常。手足氣如蘭。
椿庭得此神爲曠。枕上羲皇夢亦安。○答侍
讀陳介石先生書。賦性拙劣。不敢久瀝清
班。引分歸田。以終調攝。道固應爾。若先生當
代儀型。講筵正資啟沃。蒼生更需霖雨。而顧
爲東山之計。斯世斯民。其何賴哉。願車駕稍
遲。以副朝野之望。鄙見想未爲謬也。某昨歲
假歸。越今一載。形疎神親。然終不如侍側受
磨礪之爲愈也。三冬恭迎。聖駕抵里。方接
手教。盥讀之餘。如親函丈。但不知所著易解
已告成否。伊川先生作易傳。謂一生精力在
此。先生此書成。繼往開來。當亦寓是。願早懸
國門。以牖海內。慎勿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也。朱陽書院向作大記一載書院志一載柘城縣志。山川耀靈人文競秀書院實藉鴻篇不朽矣。遵諭將已刊原稿特檢奉上。尤懇者朱陽之名自先生定之書院之美更祈先生成之。凡敝鄉守土諸公有便宜相商者求不吝齒芬以鼓作興之志。則朱陽片席廣被化雨鴻功當與此地爲終始實荷明德於千秋也。○中丞彭無山先生書來。

是年多病十月以後恭迎 聖駕。

外孫楊宗武投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終

校記

①擊拆：當作「擊柝」。柝，更夫所用木梆。

②埃：當作「挨」。下文同。

③滋：當作「茲」。

④雨爲王：疑衍。



藏 稿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

朱陽實克勤民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遽 全編

四十三年甲申五十二歲。

春正月朔

五鼓拜天地祖先諸神後向東北拜闕然後獻爵堂上拜大人及受家

衆拜各遍而天已曉矣日暖風和萬景初新卽隨大人謁先師孔子廟旋至書院祖祠致祭。日。○大人於祖祠前得一硯命容儀收用中回。



之。元日獲硯詠有序二十韻。人甲申元日子
 大人率子孫入先王父筠峯公祠致祭。旣
 終事間步堦下有石露一線犬人細審之。剝
 其痕似石埋地下欲出者。謂子弟曰得非硯
 方耀土乎。命僕啟視之果然。硯製有古意石
 亦頗潤初不辨何時湮淪。衆玩良久犬人進
 容儀命之曰此硯得之元日更得之先祠吾
 欲貽汝爲風簷之助。汝得此當標幟文壇母
 負居諸時容儀方應童子試在諸子中齒最
 少故有是命。拜祖祠旣歸援筆以紀其事。
 文明昭中天道在堯舜世元日呈光華奇硯
 無闕滯此物沉鬱久想有風雲衛一朝拜先
 祠遂不終幽閉。吾父趨庭前子孫立簷砌召
 呼兒孫來石角怪太銳露尖似脫穎掘地尙

審諦。出土硯一方，果爾石精細。拭之驗其色，形完亦法制。豈擬豐城劍，雷煥留礪礪。衆子叨衣冠，名多列科第。式餐泮水鱗，犬業正刻勵。獨有釋，勿孫方在未冠歲。人謂非樛材，質差比蘭蕙。時譽恐誤汝，敢望發昔桂。庶幾貯此硯，潑墨干雲際。祖命爾德脩，早爲紹衣計。書聲與筆花，毋致薄根蒂。此日獲巨物，鼎彝擬其勢。榮世傳世並，珍重成道藝。○五

日三復，博厚載物之語，不能不神思聖人之德也。蓋不廣博則狹隘，不深厚則淺薄。狹隘所容幾何，淺薄所蓄有限。安能載物。故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六日克讓令前年賑饑之法，確有規模。似本於呂新吾先生者，可知居官有一定之法。日豈惟居官



有法齊家亦然。家有法則父子兄弟間截然
 不亂。否則衆志難齊矣。豈惟齊家治天下亦
 然。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七日燈下
 治天下。仁政者治天下之法也。○八日病
 讓容肅講。○十一日痔消。○與湯
 作文之法。○八日病。○十一日痔消。○與湯
 年來蹉跎歲月。悼道無聞。追典型於既往。幸
 緒論之可傳。登封耿逸庵先生文集向珍案
 頭。今欲付梓。以公海內。不能不藉衆力以成
 計。惟足下碩德重望。可以鼓動一時。况睢陽
 先生與嵩陽同年同學。交稱莫逆。表章之責
 知有同心。今將約單奉上。敢祈商之同志。共
 助梓功。成美千秋。其爲吾
 道之維持尤荷鴻力矣。○二十日元宵後
 五日雨

中張公璿邀飲予學箕園看花予亦冒雨往。
張堯嶠起讓兩弟肅聰姪莊兒並集得來字。
沾衣能不畏却道看花來。眼豁天爲小胸
蟠樹盡開青窺池畔柳紅綻雨中梅好景難
消受。觴期進百回。雨催花氣早酒送雨花
來。雲物峯頭幻湖天樹底開。問心三徑草春
信一枝梅。童冠追隨久壺傾尙未回。公璿
挈壺就學箕園作主看花遇雨再成花雨詩
一首。雨無花不韵花無雨不鮮。仙花招雨
來靈雨助花妍。花雨齊赴春雨花山作緣。花
下雨催酒雨中花入煙。梅花雨綻紅柏雨花
似蓮。雨池從花影花枝飛雨泉。有雨有花夜
有花有雨天。客憐花雨並雨並花自憐。不知
花雨日。觴疊雨花前。何以看花雨無令雨花



眠。喜雨先喜花。花年趁雨年。但勸花雨醉。花雨謝主賢。

○二十一日

弟入書院讀書。○二十四日

張堯嶠如期作主學箕園招飲。

予大人携勤起。讓暨恂。肅莊。遂聰諸孫畢集。公璿他出未與。念不能忘。園因藉主轉輝光。布席亭前。選地良。再暢春遊。初日旭。猶驚雲卧。晚衣涼。招花酒。氣浮林杪。隔岸漁歌送夕陽。獨有張華遲不。○三十日。是月常至朝。將囑雨返驂驕。○三十日。玩古詩。

二月朔

園中逢予作主。大人携予兄弟輩早至。公璿堯嶠日中偕來。無風無雨。

日。招朋好尋春。時乘青帝轉。人以道氣親。忝遊憑花信。花放遇以神。何賓復何主。秩主且。

對賓。不薄五簋餽飽。可忘艱辛。吾父喜開顏。童孫抱在身。三季歸。競。中。好。樂。有。屢。問。屢。誤。應。奔。足。欲。絕。塵。顧。之。而。忘。憂。以。此。娛。老。人。客。亦。堅。然。笑。酌。酒。磔。旅。陳。竹。裏。鳴。聲。急。啾。啾。聽。轉。頻。得。母。喚。我。醒。我。更。安。卹。貧。緩。步。以。當。車。茅。屋。終。有。因。此。園。供。閒。適。歌。吟。抒。性。真。賞。心。三。二。友。稠。興。軼。等。倫。劇。論。晚。不。厭。共。爲。葛。天。民。我。願。訂。後。期。牡。丹。選。良。辰。其。負。好。風。光。巖。壑。待。作。鄰。○三。日。書。院。講。書。後。以。爲。常。○四。日。商。教。子。弟。之。

法。命。客。恂。代。閱。諸。幼。童。文。因。日。昏。耗。故。分。委。子。弟。畧。代。其。勞。至。講。書。課。舉。子。業。仍。親。爲。之。如。徃。例。○八。日。贈。宋。大。中。丞。擁。節。封。疆。事。拊。循。休。



休岳度正垂紳。天開淑氣生申甫。世範鴻標
 仰鳳麟。詩成一代扶衰手。政就千年翊運人。
 主鑒臣心清似水。康侯晝接降殊仁。棠蔭
 森森望若春。南巡課績重名臣。堂褒清德傳
 箴命。官信朗懷錫惠仁。疊受龍章分寵渥。還
 榮虎觀擢才真。中原文獻疑奎聚。黃閣蜚聲
 新。事業。○十日。命容遠赴贛州視三女。○十二

日赴鄆陵。

○十五日。足病。○十九日。

至扶溝。高允恭留止。

之。

○二十日。

門人郝梅友數來視。

○二十一日。

郝梅支引其兄。

天一。來醫。

○二十七日。

自十九日以後至是日。高允恭用情殷厚。梅友更憂。

心謀醫日三
來視理藥餌。○二十八日 自扶溝回梅友
送數里始別。

三月朔至家。○八日 答陳子萬民部書、客
歲迎 駕暮冬歸里讀

所賜佳筴詩各言摯誼令人熱中之念頓覺
冰釋。非知契孰能愛我如是耶。某自謝朝衣
以來丘園之志永矢弗諼矣。然慮志不堅而
行易衰不無人見聖道出見紛華之誚得一
言策勵佩服教良多。勉爲近體一章用酬大誨。
涇涇之守有見於此知已想當於我更進一
籌也。願聞教命屏息俟之。○批昆陽紀程云
黃河九曲源自崑崙此其統會處也。流而爲
江漢淮泗以及千支萬派此又其脈絡分明
處也。統會處源之一分明處流之殊天地間



無體不立、無用不行、道固如是、文亦宜然。讀
昆陽紀程、總按之、可作十一段、細分之、十一
段中、又各有章法、段落、其間起伏、照應、波瀾、
層折、有縱有擒、有案有斷、敘事夾入議論、以
絕大識力行之、其法純得自龍門、不讀史漢、
未許窺其涯涘也。○子岩兄才高學富、聲噪
菴林、司馬公家傳宛然如昨。偶振鐸音、意主
廣教、昆陽之行、寓言曰紀程、非紀程、蓋紀教
也。觀其人手從家庭之孝友、說起、中間重發
高賢以表正學宗派、慨嘆佛力以杜邪說橫
行、詳述五女、使奇節真孝不沒於人間。至關
公、更揭忠義於當年、並誅曹瞞於身後、使天
下萬世知名教之防、不可裂、僭竊之罪、之不
可逃、而因熟悉古今興衰治亂之故、此等學

識直是標出聖門教法。以試之一邑。雖丁太公艱。未竟所施。然其扶維人道之意。已兆於此矣。不知者信以爲紀程。○十三日病愈。○是藐視乎昆陽之行也。

十九日至學箕園。閱子弟課文。○三十日自

九日至此爲子弟治舉子業。

夏四月二日門人陳曾起、聶恒自陝州來視以詩見贈。○十五日容

邃蘇州視女回。○錢塘馮山公景作朱陽書院志。○錢塘馮

山公吳都吳荆山士玉武進徐學人永宣各寄輓亡兒容端詩載悼亡彙稿。○十

六日、葉子魏增突使來投婚、啟聘于四女。○

二十日、足病。○二十七日

是日、諸痛俱止。○代趙曾與邑侯重

脩城樓書。前承寵命、謹依舊跡、具說云云。此不過粗論其概爾。既而細按、元造旁通星躔卦象及諸城樓體勢、方向一一悉心剖之、始知前人創造之精、當後人即欲增損尺寸、而不可得也。某前具說、雖云由舊而已、不能無尺寸之加、則此尺寸之加、即改前轍矣。非由舊也。今更爲說陳之。東南一帶城樓、不止爲文風所關、亦繫官民之相安與否。前之建此樓者、總計縣治、旣已恰好、配合象位、又復勻停、司此土者、那得不遷秩安此土者、那得



不守法。故前任父母有高擢州牧、有內陞京官、而闔邑人心安靜、亦稟國憲、非有挾私妄逞、與他邑惡習相類者。能長如是、斯亦可矣。又何必妄爲增益哉。今將東南城樓、泮池上城樓、合之元造、及星驥、並通體城樓、一概細筭、有斷斷不可增減者。萬一不加詳察、稍爲增減、舊規更或添設新象、其於官星相妨、甚速、亦爲民心易、愿淳而爲刁險之象。民之刁險、害固在民、究之受害者仍在官、亦安肯改舊規模而爲之也。至科目之盛、一由於人之讀書、實由於人之積德。凡人家福履豐懋、子孫昌大、默默中蓋有天鑒其厚德而爲之相之者、非人能使之顯榮、亦非人能使之傾敗。若謂增脩城樓、即可邀科第之隆盛、某固有



難爲必焉者。昔昌黎頌脩滕王閣者曰。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先賢之言。又云。仍舊貫。某上墓前父母之榮。下計閭邑中身心之安。遠念先賢之言。近思昌黎之頌。則脩斯城樓。廣狹高卑。惟一如其舊。無改樣。無添設。廣固不必加一寸。高固不必增半級。至興作之期。則仍如前說焉。某反覆熟思。惟以象之安靜。不動搖者。稱良。上有益於在官之遷擢。下不至變民俗之朴厚。一由其舊。兩受其利。斯爲善之善者矣。再獻愚誠。惟冀採納。○

二十八日。就醫於睢州蔣公奭姻家。○二十

九日。周繩庵來診視。○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五月四日、回柘城。○十六日、足病愈。○十九

日、命容遂赴魯山謁房師余公。韓慶祚、號錫社、湖廣臨湘

人。

○三十日

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六月七日

目病輟業

○九日、容遂自魯山回。○十

日、復葉子巍增奕婚啟。○二十日、周繩庵南

歸過柘來訪、留止之。○二十一日、餽周繩庵

幣、贐不受。

繩庵向療子疾於睢州、有效、每款無長物相酬。繩庵曰、以道義爲交、



貨利豈以之相及。後屢贈以物，毫無所受。止
移牡丹十八種，芍藥四種而已。至是過柘來
訪，取束帛贈之，固辭。○二十二日，送周繩庵歸江南。三
韻。有序。癸未夏。
予疾作，就醫睢陽，得周繩庵先生單心療治，
頓痊。甲申夏，繩庵南歸，過柘，見訪，作詩三十
韻送之。世事頗不耐，一病疆其軀，豈爲心
病縛所患在皮膚。以之解危困，三年艾畜無。
聞君能回生，藥石施良圖。姻家稱奇絕，召我
就藥爐。予期家蔣至公，其家醫治，予因與繩庵
刻。三次過睢陽，快作道義孚。甫交遠塵坐，久
敬真吾徒。始知席簪纓，卓爾大雅儒。儒名重
江南，屬筆追韓蘇。醫世出緒餘，岐黃已深符。
心地皎如雪，道妙藝迥殊。爲予除膏肓，俗法

安得拘。視子形無間。悉心爲診扶。謀方曲而
中。救變神須臾。惠我何以報。方縮方躊躇。君
言傾肝腸。不惟金玉需。但得贈牡丹。錢神皆
可驅。荒園植種種。選之得數株。瓊琚非所擬。
聊以別采荼。返旆肯顧我。請爲賦白駒。疏食
不厭薄。清水煮嫩蒲。徙倚桐陰下。長夜傾一
壺。投紵辭之再。我友叩所須。安敢視友道。趨
利棄如塗。相訂重斷金。始信德不孤。臨岐子
爲贈。繩庵曰。世俗固宜有此。若道誼不爲貨利
之行。其繩以予來。或爲是乎。一切若道誼不爲貨利
多君惟骨鯁。好直不好諛。奚直胸灑灑。無復
有隔膜。我恨相見晚。君亦諒我愚。鮑叔稱知
已。此生諒不渝。悠悠思古人。今人媿青蚨。

○三十日

是月爲子弟
治舉子業



秋七月十六日

赴平岡晤劉方齋先生。○蔡子元書來內有云、無錫張秋紹先

生搜國朝理學先生文集彙訂成編、山右樊先生付梓刊行、因何某來徵家刻。○十

八日

何家。

○二十日

自十六日病痔、至此日畧愈。

○二十五

日

答蔡子元札、並寄家刻數種與張秋紹先生。

○二十八日足病。

○二十九日

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八月十五日

自七月十九日至此、俱檢舊日文稿。

十六日使

入於張秋紹先生。

與張秋紹先生書、壬午請假歸里、因便鴻難覓故

展候稀疎中懷實爲馳慕也。念先生德厚養深學統肩荷海內仰之不啻泰山北斗某恨未能侍教左右撤我朋茅。近日功夫精密想與不息同運畧舉一二示下書紳之佩當永矢也。田簣山先生門人蔡君貽某書云先生與樊先生有本朝理學文字之選命取拙集南寄竊某學淺識下安敢與當世之有道者馳驅蕪林。但先生以道德爲勗勉以鼓舞爲驅策故不棄葑菲爾。謹搜獲家刻數種邑乘一冊呈上並致樊先生肯賜指南深爲吾道慶也。令孫久不讀大章想得之趨庭之訓學益深造拙稿奉寄亦就正之意教我爲望。所選書名目體例若何便中幸爲示之。樊先生繫何處人並名號統求書明庶尺牘往來得



便。高函三諸卜臣顧振
青近功何如並求示。

○十八日

答門人張道濂書

癸未冬迎駕歸里展讀大教韻協宮商遠
賁隆儀光生戶牖喜星芒之燦照瞻珠璣之
遙臨知足下以古處自期信足挽頽風而醫
澆習矣門下以世胄蘊積德行文章並鳴於
時久宜破壁飛去作世霖雨庚辰佳墨養若
木鷄薦而既得復失世有劉蕡不能使之登
第真令汗顏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乃至今猶
困公車豈非大器負荷弘遠必抑之始成之
乎天心厚期徃徃如是想偉抱自信亦
當作如是觀尚勉旃居諸無或負也 ○十

九日

桃丘翁歌爲馬翼公贈儀封之東南
林木通一線中有幽人居種桃千行徧

白號桃丘翁。屏跡遠郡縣。不爲世所縛。安希
彈冠薦架。上盈圖書。步穩寢且燕。清心皎月
輝。輞川頗興美。憶昔侍太公。與嶺苦遭變。萬
里出瘴癘。歸魂整几筵。里門復多故。難平無
手援。翁今已八十。塔前叢桂見。三鳳。嬋河東
登科名。巍擅。或則繡虎才。或則王國彥。蘭香
紛郁郁。是爲報爾善。顧此心怡悅。瑤
島逢深院。奚啻歲三千。桃熟風吹面。○三十
日 是月檢舊稿之功多。

九月三日

賀陸誕嘉之任項城。幾載京華。望紫居一朝銜命拜除書。絲綸事

業傳聲舊鐘鼎。風期命志初。過化先經蘭入。座
予太諱。姚生最稱莫公。與分符更喜雨隨車。方



今知已推鴻抱爲語求賢席正虛。

○四日足病愈。○十九日

張秋紹先生書來內有云夏與山右洪洞范先生道義切磋越三十年於茲昨冬聖駕西巡因進所述明儒理學備考數冊隨以國朝理學備考數傳爲奏合存上並錄而體裁稍分書來囑某哀聚商確某當於此敬致來教十餘種俾弁冕羣哲繼往開來是吾黨公心斯文大幸也尊札中述蔡○二十九日右君語乃誤以范爲樊云云。膝痛。

冬十月六日定書程每夜看綱鑑十張。○八日

足疾愈。

○十八日

破愁集題辭。當此時而留

心問學者甚難其人。馬君居謙苦心爲學，拔出流俗之外，所著破愁集，有特立之見，亦與理道有出入處。昔張橫渠先生識大力弘學，先從博雜中過來，後得范文正中庸一編，始翻然志於道。今馬君非從博雜中畱神歟？從此下一番精審功夫，寧有岐路之悲耶？破愁集沉予案頭十餘年，未得報命。正欲面商此事，爾今將此集寄上書，此數語正之。○十九日

與張秋紹先生

書。向在都門時，接教言，深荷提誨。自壬午一病纏連，請告調攝，歸里後，淪於荒陬，苦無鴻便，致音問稀疎。昨小力於九月既望，自潭府回過蒙先生優渥述之，深爲銘戢。僮僕下



人且得邀長者之厚御。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先生主敬存誠之學，益令人拜服於千里之外矣。所賜二程節錄及范先生履歷備考，刻目俱領悉。蔡君寄字傳謠及讀手教，乃知編書繫范彪西先生也。范先生樂道不仕，其羽可用爲儀。御賜山林雲鶴，深愜人心。秉夷之好，所編覽湯熊二冊體例已悉。倘便寄先生全部，早惠我一讀爲望。范先生爲海內名儒，已巳歲某官京師時，敝年友孫靜紫屢道其賢，因寄詩字通候，其神交者已十有六年，但未識荆爾。古云千里同堂，豈必聚首始云締盟。早晚間當作字以致繼繼，期或不遠也。備考一書，關係繼往開來甚鉅。某以鈍根魯質，雖經大君子時賜提携，偕之大

道然學力疎淺未足比數。有先王父積學苦功。端賴表章者。敢爲先生言之。先王父諱如珠。字帝珍。學者稱筠峯先生。當明之末季。不圖進取。以諸生老。乃確守程朱之緒。講學於家。以俟將來。在當日已有西河夫子之稱。但兵燹後遺集蕩然。所存語錄不及十分之一。見今載明儒言行錄。中州道學編。其托以不朽者。猶幸有此爾。邑乘載人物志有傳。邑人建特祠祀於鄉。又請入孔廟。鄉賢祠。其請祀鄉賢亦經六駁而後定。祇謂以廩生請祀。無從前成例故也。然則古之身肩大道者。豈以爵位之有無爲重哉。可歎也已。敝鄉耿逸庵先生諱介。程朱嫡派。著書流傳於世者甚多。覽備考目。此公不與。豈偶遺耶。抑別有載耶。



倘或漏遺某當搜獲所著書容寄上以便輯錄。惟祈示下爲幸。○二十三日

哭楊太和先生

太和先生歿週歲矣率子弟哭之於其室時柩猶在家也

○二十四日與范彪西先生書

先生望隆山斗學紹程朱

蚤年不仕閉戶潛脩闡經明道之事以身任之所謂述者之功倍於作者某自戊辰己巳官京師時敝同年孫靜菴常以先生之學問品行卓可傳信爲稱還思入企道範矣既而讀廣理學備考一書益信繼賜之功端在今日嗣屢圖策蹇請益每爲冗羈致十餘載之渴思不獲一遂壬午七月假歸歷今又復鹿鹿二年餘矣擬來歲過訪高齋諮叩道要先

以家刻及抄本諸稿呈教。晤時當爲細質。大著理學備考。無錫張秋紹先生以所刻湯熊二冊見示。讀之。知此集爲一代文獻所繫。公之斯世。吾道當慶不孤。所難者表微闡幽。細大不遺。於名之未成者。有以成之。於人所必忽者。不爲忽之。此有美必彰。考兄爲備。如睢州距敝邑柘城僅三舍。湯潛庵先生之道德功業。海內無不知之。而某尤悉知之。獨其嗣君元博某悉知之。初不必望海內之盡知之也。自大集表潛庵先生而以元博附。則元博之真心爲學。以先生而存矣。此等處真令人感激無地也。秋紹手示。備述癸未西巡。特有山林雲鶴之錫。此隆遇稀逢。真爲儒者之光。抑亦斯文之幸也。敝鄉繼伊洛薪傳。有嵩



陽耿逸庵先生諱介者、某二十餘年之心契、
 每讀書於其嵩陽書院、或敬恕堂中、動輒數
 月、稔知學術正當純粹、今世罕有大集當必
 輯錄、倘或偶逸、示我德音、某卽檢搜耿集賁
 上、以便廣存。先大父有語錄行世、倘附表
 章之列、不借垂不朽乎。是否、尙祈裁之。○

二十五日、閩邑紳衿呈請祀七賢五儒於朱

陽書院先儒祠、正學祠中、以先大父筠峯公

與五儒之祀。

呈載朱陽書院志。○聞大中丞

徐公

內召、詩以志喜、兼致攀

卧鄙懷。黃河千里流、澤長綿、以役洛嵩之
 陽。俗頗愿、慙絕飾詐、公撫三載、貽多方。公真

一代推人豪。氣骨嶙峋。志軒昂。家世清白冠。
兩浙起衰八代探筆囊。文字光芒紹藜火。經
國訏謨勤匡勦。開府我豫出。帝京人共指。
識麟鳳祥。果爾寒谷倏回春。補天浴日四維
張。飲冰茹檠已剜瘡。大法小廉民則康。所省
金錢數百萬。藏之民間無張皇。天庾轉運便
近地。通渠順流等汪洋。勞心經營豈告瘁。羣
歌太平耕鑿忘。以此蜚聲達宸聰。綸綍
丕渙嘉賢良。晉秩拔之岳牧班。天語傳來
何煌煌。獨我二天失所恃。仁人安可去我疆。
有位奔走殫智策。愚氓望望起百忙。齊赴轅
門挽公衣。攀公之轅古大梁。百計畱公甦我
困。爭籲九閭頻上章。願膺高爵晉公侯。願表
崇勲銘旂常。願繼麟趾堆象笏。爲夔爲龍佐



君王公不見東人喜見姬公咏九罭信處兮
衮衣繡裳衮衣兮公歸不復無以信宿兮使
我愚者百感之茫茫○二十七日聞邑紳矜呈請以兒

容端建祠於先大父筠峯公祠側崇祀○呈載

祀鄉紀實○二十八日赴汴送徐大中丞行客莊

從○二十九日韓崗晤胡右文刺史○寄懷
胡右文刺史雙龍書戟日

中看恰似遷鶯振羽翰官久真深慈父樂政
平猶得億人歡時逢清夜思揮塵每抱雄文
重講壇酬書鼓隨繼畧百里絃
歌聲早徹頓開胸臆欲盤桓

十一月朔至汴梁晤中丞徐公。高蒼旭止於其家。○

三日。汝寧別駕朱公細來視所言皆整學校之事具關世道人心。○九日

睢州守胡公范按亡兒客端母欺集携去校

梓。○十日。送大中丞徐公郭外十五里。○與李剛主郭十同相晤。剛主言何以

贈言予謂學問之事惟其誠而已矣誠而不息則可要其成矣。○十一日自

汴回。○十五日到家。○十六日。太孺人忌辰與振起各溯

當年遭喪聞信之○二十四日。與計萊邨書會城晤刺



史知台旌返睢。不勝伊人宛在之幸。請益行有日矣。念足下風騷主盟。大著當益流布海寓。爲後學楷模。某自假歸鹿鹿。二載餘。惟食舊德。毫無新狀。所冀同志策我情氣。滌我塵襟。受益爲不淺爾。朱陽書院先儒祠內。請祀歷代大儒。周程程張朱許薛七先生。正學祠內。請祀中州儒者曹月川呂新吾先筠峯公湯潛庵耿逸庵五先生。現今詳請矣。又謬蒙鄉評公舉。亡兒請祀於先大父祠側。現今亦經縣詳轉申矣。刺史據所聞於邑侯者。索亡兒所存母欺集稿。已携署求椽筆。削教命。工災梨。此段曲成。感愧交集。竊念亡子雖自幼頗有爲學之志。但不能無不秀不實之感。蒙賢父母曲爲表揚。更得父之執友以鴻筆正

其譌謬真可爲此子幸。倘並邀一言弁其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竊意刊布流傳則未可也。此意更希達刺史前。○與睢州守胡右文書、足下文獻世家、好善若渴。曩如田贊山先生集、藉表章之不傳爲不朽、一時嘆服盛舉。若上兒偶存片紙、不過管窺之見、曾無與於大道。顧乃不棄葑菲、玉之於成、高厚之誼、感莫能罄。某竊意毋欺集稿、但得肯賜筆削、摘其疵瑕、或更發鴻藻、以冠其端、實爲厚幸。至過蒙災梨、愧何敢承。且恐言之不文、貽笑作者、尚冀有以教我。也。

○二十五日 明爭寺重脩神廟碑記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屏隱怪荒僻之說、不復進、所道者五倫之實行、所率者鄉三物之至德。初不聞



以事神求福之道愚其民。事神求福之術熾而人道於是乎熄矣。然亦有假神之說以立教者。未可謂盡非也。易不云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孔子爲是言。非率天下於杳冥不可知之域。正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說相發明也。後世慮民之不若。乃性假之乎鬼神。以惕其志。可不謂有是道也哉。栢邑之東偏明爭寺。巍然建立良久。王斯祀者。傳氏之族。乃糾鄉里。啟諸妄神之祠宇。而新之。人之惕然於鬼神。之不爲隕越。而樂爲之趨事者。謂神實庇我福。善禍淫。毫髮不爽。吾何爲慳乃財力。弗盡敬共明神之道。爰是輸貲從心。倡先驅。後相應如響。不數月而煥然改觀。無後傾圯之象。人謂是役也。脩德之志不勝。

邀福之志。子獨不以爲然。脩德者存乎我者也。降福者存乎神者也。脩爾德降爾福。神人一理。惟上智能契其微。次卽以神明之不可欺而祇翼之。曰敬神而獲福。其福也與。脩德降福者無差別。是亦先王之所恃以爲教也。豈必視諸神之祠。委於荒烟蔓草間。而不一顧惜。或相顧而走夷然。有所不屑。更或蕩然無復畏忌之心。乃稱無詔於鬼。無惡於志也哉。邑庠生傅子榮。千爲孝廉。功萬之兄。素樂善不倦者。以其事告子。而屬爲文。以鐫諸石。子樂傳氏之以善及人。且樂族衆並里人之共底於善。而未有已也。因舉先王以人道治天下之意。以爲衆輸財力。敬恭神明之舉。誠於神道設教之深心。有合焉。遂書此以報榮。



千並以告鄉之良士勸善而不怠者。○二十六日待銓縣佐劉
 合葬墓誌銘。商丘之墟代有達人亦有厚
 重長者力穡事以貽子姓累家貲至田連阡
 陌號巨室如臨苗人姓偉貨五千萬者而心
 彌謹約不事奢靡現傲里閭其子孫相衍蒙
 庥皆有所藉以益其智初不類蕃盛之族易
 轍怙非不可問鄉人隨從而艷美之稱道之
 勿絕謂有萬石君家風如劉氏者蓋亦其者
 舊之一也。今歲春劉氏子錫履爲其父以葉
 諭子岩葉君之函來乞銘。子發函併讀所撰
 其父狀悉劉氏家世爲吾郡望姓指衆而才
 豐。至次寬君里黨增重之。次寬諱德屋卽子
 岩以書屬子銘者也。君同懷兄弟三人兄太

學生德載弟德至，宰上元，有聲，系出桐柏。自九世祖誠遷歸德，遂家焉。歷傳至曾祖濟，以儒官，丕有休積，貨業繁殖，闢土萬餘畝，陰行善事，郡倚爲重。祖相，文華殿中書舍人。父動，慈谿令。母范，孺人下世，君哀慕之誠，夢寐間形影若相親，時作嬰兒啼，以慰母志。其孝類此。頻遭水患，害耕田，纍纍然不可授，日就蕪。往往稱貸以給口食，猶大窘縮，外而責逋者，且至，產幾中落。君奮然曰：「儒官公以農事長子孫，且庶鄉里人德之舊矣。」苟自今墮先業，其誰與我？遂大書勤儉二字，置之庭，朝夕省觀。勤儉者，農官公以來傳家之要訣也。君思紹祖德，不徒聲相聞，益勵厥行，身親操作，先妻帑僮僕試諸艱勞，勞於課農責園，一切利



用厚生之事。凡晝所經畫。至夜分不少休。日用常度。惟承祭饗賓之需。從豐。其他自奉。衣不重帛。食不兼味。雖垢衣被體。蔬食克腹。至陋極約。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宴如。如是者有年。門以內胥化之。羣役蠕動。俱見奮色。相矜咸踴躍以趨主命。事乃集。又其布素之風安之如一日。不似見豪華綺麗之習。耻已不若。若芒刺在身者。上下內外。一於勤儉家業。因之。寤寤起視。昔之開疆者。庶幾追擬其概云。君既饒裕。慈谿公爲解組。日循溫清之儀。備物召色。養博堂上。歡無何。慈谿公卒。君亦於是年赴脩文之召。其配喬氏。殯內助力。補君所不逮。氏生於名門。有女德。奉其祖。祭議公進璠壺教以佐夫子。痛姑云。亡事舅益加虔。

凡餽醢衣履必躬親之。有代者不願也。及早喪所天。營葬畢。進諸子戒之曰。爾父在。母德宜寬。今以母代父。非嚴不任。於是延師督課。不少假以隙。戚黨難之。請稍縱。不可。諸孤習其家法。以爲常。久森然成立。先是君課子治生。以勤儉爲最。不欲逐時好。類輕俠狀。方之伏波。戒子願效高伯。不願效季良。可相頡頏。家旣克閑。戶終日。謝世事。不與外侮。莫得加。卽有亦不之校。胸次灑灑。似有得者。今氏之教子。服詩書。植良田。令與里中謹厚者相酬酢。遠絕呼盧擲梟。干名犯義者流。倘君而在。趨庭之訓。何以踰茲。蓋亦其體勤儉之教。故能翼子於成也。其所培積厚矣。君以例貢成均。考授邑倅。生於順治癸巳年二月初八日。



寅時卒於康熙壬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未
時享年四十歲。喬氏生於順治壬辰年正月
二十七日巳時卒於康熙癸未年八月二十
九日戌時享年五十二歲。丈夫子三錫履候
選州同知。錫輿錫祉女三。孫男四汝霖汝梅
汝香汝舟。孫女四。今卜期改遷於某年某月
某日合葬於祖塋東北之新阡。爲之銘曰
嶢嶢者石之積耶。用怠弗成。涓涓者流之細
耶。信失奚盈。譬舟涉川耶。匪柁弗行。譬祭用
禴耶。匪侈之名。胡不嚙君之躬耶。以勤以儉
之紹厥聲。孰不賢君之匹耶。曰孝曰慈之善
厥營。我銘斯兆耶。將以質之百世焉。而胡慮
言之過情。

十二月朔、護撫高公啟桂檄行、先所請朱陽書院祀七賢五儒、以見容端建祠於先太父祠側崇祀。○二日、容儀入邑庠。○四日、范彪西先生書來、求耿嵩陽先生全書。○二十九日、分命子弟各執

其事。至晚、祠堂請主出櫝、並設附位。

是年春夏爲子弟治舉子業、秋冬理書院。

外孫宋齊衡授字



仙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終

校記

①郝梅支： 據本條上下文，當作「郝梅友」。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二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四十四年乙酉五十三歲。

春正月朔元旦拜賀之儀依家規行。○十三日左手手中指痛不能屈。○

十四日食指大指並踵痛。○十七日指踵痛甚。○十九日

爲先太孺人誕辰請主於寢室行祭。○二十



三日

指輕右足痛。

二十五日

輕。

有議脩夏姬

塚作遊觀地者止之。

予曰夏姬陳大夫夏御叔之妻也。此女子能殺

御叔弑靈侯戮夏南死洩冶出孔儀喪陳國動晉楚吳師令蠻夷入中國者凡具羞惡之心者未有不恥道之而顧揚之是何心也。且陳去柘百有二十里安得貽穢跡於柘。愚人訛以傳訛君子不惟懲救而惟宣效是導淫也不可乃止。

二十七日

王介

臣來受業王論秀爲介。介臣

二十九日

是月

字靖共四十一歲鹿邑人。

多應酬

之事。

二月三日書院考課諸子。○六日作書與撫

軍趙公河道王公求免協柳。

與大中丞趙公書自節越臨

豫萬象更新遠近聞風盡被春和。正猶大造生物發動長育機不能已。念中州凋敝之區得闔闢因心之大人運過化存神之妙用風移俗易物各得所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躋斯世於春臺仁心福世真慶千載難逢之會也。近者虔讀十七條之禁約仰見釐奸剔弊雷電合德可稱無微不燭矣。再讀諮訪衆議之大示更欽公明虛受謙尊勳光遠佩仁言仁聲之播實沐善政善教之施。某硜硜拙守迫欲驅車叩賀傾請塵誨忽有採薪之憂未能



如願。今以筆代口，上竇清聽。豫省最爲民害者，無如私派一端。十七條之禁約，首日飭官方清廉，卽繼以禁濫派一條。讀至此，不覺仰天泣下，曰：官清廉則濫派絕矣。非我公祖之存心愷惻，敷政明達，不能握爲治之要領而爲是言也。謹仰遵諭訪盛懷，敢推廣禁濫派之意，直抒一得，佐善政之萬一。如今日虞城所請協濟柳稍，是所亟宜豁除者。豫省八府歸德處東方最窪下之地，畿邑柘城尤屬東南極瘠薄之區。國初河水氾濫，止採官柳路柳下埽以禦衝決，未有出柳及於柘城者。自後夫柳偶有協濟，亦一行不再見之事。至康熙十二年，大中丞佟公來撫豫，力爲題請，得免夫柳之協濟，永不派之民間。通省頌德難



罄、柘城被澤尤深。至今學宮勒石、績炳千秋、柘民享太平無事之福且三十餘年矣。昨歲虞城詳請柘城協濟柳稍八千、以築黃堎壩之工。夫協濟者、力有餘而始濟彼也。柘城地瘠民貧、經連年疊罹水災、四境之內焦枯愁嘆、旋繼以山東流亡潛住、往來盜賊竊發、所在多有、人人危懼、家家枵腹。幸而未至逃散者、賴前任大中丞陞大司農徐公力禁私派、有司不得借端爲額外之征、故民雖困阨、尙安土重遷、不肯輕去其鄉也。今虞城詳請者、照三十六年所出柳數協濟。夫三十六年協濟之柳、全屬無用、至今朽爛河干、棄如泥土、徒滋民擾而耗民財、於河務何益。前有協柳一番、不過一時拯急之計、爾非定例、必宜協

濟必宜協濟若干數目也。前柳旣無用，今又重出，民何以堪？且柘城離黃河尙有二百餘里之遠，從無官柳路，柳之蓄將以何物爲協濟？無官柳路，柳而協濟，勢必強之民間，使出銀錢採買。旣取民財，官長私派蠹胥中飽，所必至矣。至運腳之艱苦，民不能支，必有豪棍之包攬，以橫噬其中。其間牛車盤剝交兌，收受諸浩費，將出何項？計柳一束，其無名使費，索銀大約得二三錢不等。若出柳八千，費銀便得二三千金，卽邀鴻恩，減去其半，亦不能不有一二千金之費。縱再邀鴻恩，極減分數，而千餘金之費，更安所少哉？此所謂無故之扳扯拖累，無已也。去歲柘邑人民迫欲膚慙下情，籲求豁免，因憲紀尊嚴，不敢冒瀆。某特



爲道其情狀懇求垂憐偏隅之瘠苦大予窮
黎以更生將虞城所請柘城協濟柳稍八千
之數概行豁除庶殘喘可保驚惶得安世世
銜高厚之恩於無窮矣或愚見可採有裨善
政之萬一希賜俞允民詞始敢上陳此事非
關部件大恩出自鴻裁故敢冒昧竇陳諒不
加罪譴前佟公於撫豫之初卽爲民請命得
免夫柳協濟之害恩流至今我公祖甫下車
而夫柳協濟之說又興正三十年而一變以
待大人之興利而除害者按之氣運則適合
觀之人心尤思戴且昔之施恩者猶煩題請
而始遂今之再造者直可檄行而卽免矣力
不勞而事易舉功倍速而德愈弘倘歸德府
屬之柳東均蒙免除共戴二天矣卽不然而

柘城絕無官柳路柳之瘠瘠先得除此協柳之大患陰德萬代當無踰此某仰體恤民盛心聊陳末議以備採擇惟祈宥我狂瞽曷勝惶悚待命之至。○與河道王公書 啟者虞城詳請敝邑柘城協濟柳稍八千念柘城去黃河尚有二百餘里之遠並無官柳路柳之蓄從何協濟自撫軍佟公疏請蠲除協柳勒石蒙庥垂三十餘年如一日矣雖三十六年暫有協濟之舉亦一見不再見之事其實運柳河干朽爛無用於河無益而於民財徒耗擲數千金於泥沙良可浩嘆今更援此陋舉以希協柳八千束人心大爲驚惶以柘邑被災荒之殘喘何堪再辦且并非部行何得藉爲定例柘邑人民久欲籲陳下情求仁恩諮



免未敢輕賣。某特爲道貧瘡之可憫，無故受
 非分之板累，民力委屬難支，減數亦難辦役。
 敢祈俯鑒貧苦，大發仁慈，將虞城所請柘城
 協濟柳稍八千之數盡行豁除，再由一邑而
 並除歸德所屬之協柳。惟詳請於中丞發帑，
 本縣任其脩築，旣絕科派之弊，又專防禦之
 責，民命得甦，實被鴻恩於萬代矣。倘蒙俞允
 民詞，始敢上達，以求批示遵行。區區管見，仰
 體卹民至意，或亦○八日賀蘇學博擢縣尹
 助善政於萬一也。序今之學校遍
 天下，司講席者求其殫心厥職，上無負國家
 之寄託，下能廣棧樸之雅化者，恒不數數見。
 夫學校之設，在在而是，高居壇坫以召號生
 徒者，儼然人奉爲師表。及考其實，心任事以

敬敷五教爲已任求之方域內卒寥寥不可得其故何歟無他習俗之見未化而言利之心中之也我觀閔庵蘇君之司教席也殆所稱與古爲處而鮮近今之習者乎君秉柏鐸蓋四年矣甫下車雍容講禮進多士而提誨之人疑斯何時也而顧作絃誦事斯足駭矣君謂吾職在是安敢廢遂立法程嚴督課每月朔之次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講藝會文不惜割俸供饌具率以爲常士之服其教者黨庠中喁喁作絃歌聲傳及鄉社遠近子衿爭自砥礪親執經函丈以求論道解惑風教大行君爲多士訓曰世俗之見以納贄爲名而陰行其貨賄之實變芹宮爲利藪視師生爲路人苞苴不絕廉恥道喪而士習因以不古



由是堅守清白之風。凡一切餽出無名者概却不受。唯脩蒲之薄。諸生欲以將之。間擇而取焉。用度不給。往往牽車運家粟以飽人口。柘去陳以道里計。僅百二十里。窮日之力可至。又乏關津之阻。故取便乃爾。不然繼之亦良難矣。前後學使者校士。君嚴一介之操。不苟取子。學使甚重之。每加隆禮。爲士子示矜式。會聖天子崇儒右文。禮闈額廣其半。至鄉貢士。亦因省直之濶狹。溢其數。士生斯時。莫不競自淬勵。以應闢門之典。君謂柘彈丸地。文風實右諸邑。例當陞學育材。以宣上德。意因據呈申請。大中丞以其事達之宗伯。天子下其議。部議僉可。因得陞柘爲中學。每次遊庠者增至十二名。君與有力云。又以其

餘力捐建朱陽書院正學祠、崇祀五儒。人因知統緒及伊洛之鄉，脩明在譽髦之士。凡希志聖道者，皆可循布帛菽粟而饜飫焉。他如揚節孝、興禮讓，一事之美，必成片言之善。皆錄孰非整倫教而挽頽風者。遊其門者，心服陶成之澤於未已。因朝廷特擢爲令，而請予一言爲賀。予辱知交最深，日接其宇，但見外圓內方，與人處渾然無復圭角之可尋。覩丰采者，推爲大器。吾知爲臺省、爲宰衡，當如操券而得矣。君爲宛丘望族，太公積德貽謀，仁遍桑梓。諸昆聯鑣並駕，澤被生民。仲氏綸掌，由邾鄆學博同遷爲令。一時衣冠鼎列，輝耀中原。予固以司教鐸者慶其有霖雨天下之施焉。君行矣，諸君倘因子言而識師道立。



則善人多之。旨乎。是固予樂爲執筆以爲傳
信之文者也。因以答諸君之意而以一邑推
之天下者併爲。○九日祭族嫂李孺人文、
君昆季稱賀云。○抑非耶。孺人之淑德亦孔
章矣。一旦無病而逝。聞者不能不爲之痛悼。
見之者不其憾愴而難當耶。孺人之歸吾兄
也。黽勉同心。家道迄用有成。事繼姑孝。聞
中外。匪一日矣。舅疾作。惶懼莫知所措。佐
吾兄延醫理藥。餌罔效。矢誠心誓之神。求以
身代。疾稍瘳。未盡復聞。太行孫真人祠靈應
如響。不殫效愚婦所爲。一步一叩首。雖流血
不恤也。赴神祠虔禱後。更單衣。縱嚴寒不
着綿絮。如是者三年。以祈神祐。舅自是病漸
起。得免於難。人以爲孝格。

著穹云。四弟幼撫至成人。與吾兄謀鬻竹園二畝爲畢婚。又請於吾兄。盡鎔簪珥使遊庠。上而事叔父。與事舅。同旣卒。不惜已費厚葬之。措置一如葬舅。時嫂婁氏早亡。遺一女。焚焚無所依。孺人多方育之。無異已出。兩妹于歸。粧奩盡由手製。不假於奴僕。誠愛之也。及吾兄秉鐸鄢陵。孺人逾年赴任。所家事一遺仲子理之。凡署中親族之往來。賓朋之燕會。以及課士禮賢之經費。皆由孺人施裁。俾吾兄無缺於儀。克殫厥職。上下安恬。無異議。歲時執女工之勞。裁衣三二襲寄姑。以適寒煖。嗚呼。懿德縷列。真難罄矣。正期享壽百年。作巾幗儀型。何一旦奄然長逝耶。自吾兄司鄢席。勤時視兄於署。得與孺人。道家常事。具見



經書區處各中條理。子姪更屢拜孺人於庭。真孺之性溢於言辭。每別輒挽留之。恒數日始得去。乙酉春正方遣兒往賀新履。忽驚接訃音。按吾兄行狀云。元旦次日及午。友召食。室人猶送出寢門外。至未刻無疾遽卒。嗚呼。此豈可以常理測耶。以孺人之德。千年難得。以孺人之年。五十餘壽。清署閬其無人。吾兄何以忘憂。南北大河相望。諸姪不益墮淚。而牽腸哉。靈輜將返河濱。徬徨聊陳薄奠。鷄絮爲將。靈尙歆。只來格洋洋。心之憾矣。不知所云。此豈辦香之誠。可以將吾之微忱耶。嗚呼哀哉。尙饗。

○十二日 天之高也。地之厚也。人於其中。亦甚渺然。若自視得大。便與天地相參。○功名益世。守之以謙。謙者。

損而又損之道也。不損則道之積也不厚。不
極其損、縱厚於所積、仍有薄於所受、氣象終
是載道不起。卽能載、亦不過載得一半。○祭
李聖裔秀才文。嗚呼、脩短之不齊兮、自古
而已然。天道其茫茫兮、陵谷叠形、其變遷維
我柘之肇基兮、在太昊之世。伊誰氏之區疆
兮、維朱襄之遺我厚土與安田。我邑人之在
古初兮、羣相輯睦之無形。其畛域猶是淳悶
而理兮、田廬室家之相望。夫後先自上世以
及今茲兮、不乏哲人之昭德逮本朝之輝
耀兮、累世繼科第之蟬聯。日仙李之蟠根兮、
膺弘庥而未艾。繁繁枝之競秀兮、獨靈柯之
昂軒。譬築室之崇閎兮、棟隆其有吉。譬雨露
之滋潤兮、維黍其油油而翩翩。君家之得天



賈厚兮、善裕因心之孝友。遠追道德之著經
兮、奚啻標言於三千。雖雄藻之驚人兮、鬱龍
文之在夔。亦旣庠序之蜚聲兮、鴻辭累牘而
連篇。傾肝腸之雪照兮、遇險阻而排難。與息
爭爲里閭之倚賴兮、不憚扶危而拯顛。聞惇
獨鰥寡之聲兮、慨然於懷而弗寧。富厚福澤
之王汝於成兮、多方而惠子姓以萬全。於是
趨庭之森立兮、人指爲荀氏之龍。其養鱗角
於泮水而育成材於辟雍兮、信與河東而並
肩。睹蘭芽之茁兮、就煦日而愈茂。披祥光於
堂兮、行將嗣徽於青蓮。正期福祿之無疆兮、
東海之是盈。何彼蒼之不弔兮、頓匿影於重
泉。豈造物之忌顯燦兮、致大志之未伸。或氣
數之偶值兮、陰陽闔闢之參差錯綜而顛倒

乎萬千。瞻雲色之黯淡兮，去畱其何常。聽野
蛩之亂鳴兮，中心如醉而撫膺其如煎。雜餽
酒而爲獻兮，不知瑤島之佳境是耶，非耶。冀
君之歆之，翔駕中庭而繚繞乎香煙。嗚呼，尙
饗。

○十三日，鹿邑趙邨南居民魏良玉兄弟

三人來求解忿，以孝道示之。

魏良玉兄弟五人，良玉其仲也。

其長兄賓玉，不得志於其父，不能甘。良玉力
解，不可得，引其兄及五弟來告。予以情求和
家之道。予詰其實，謂賓玉曰：「天下有不慈之
父焉，有不孝之子哉？」昔羅仲素曰：「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今爲汝言，任父之失道處，惟孝敬
以處之。久則自感化而爲善矣。其人首肯，良



王卽拜其兄於講堂求聽予之言而敬父各
 欣然而去。○時予至書院講書講至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方舉羅仲素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一語爲學者暢發其義而魏賓玉
 等三人適至求解家庭間父子之爭忿予卽
 舉仲素之言爲賓玉兄弟告之彼各感動奮
 然欲爲惇睦之行。○撫軍趙公諱弘書來言
 未知後日何如也。

倡率司道捐銀買柳將柘寧等六州縣所派

柳束盡行免協檄行。○河道王公諱進書來

言撫憲率同司道共捐銀四百兩發虞邑買

柳脩築其協柳概行停止。〇二十三日日中本縣

三十六處里長鄉約地方爲撫軍免柳事來謝辭之衆不去予使人謂曰此撫軍仁政我何有焉各赴汴叩謝可也衆求見至日暮始散。〇二十五日黑里寺山台寺

心悶寺居民張道。〇二十八日約與撫軍立德政碑單

成等來謝辭之。大中丞趙公撫豫月餘卽倡率司道捐築河

工概免我柘等六州縣協柳仁恩廣暨感戴

二天凡我紳衿理應勒石誌禱永紀鴻功願

與者分金自二錢以至二兩隨力酌出惟希

早賜刻下鐫石始工擬於三。〇三十日是月

月十六日赴祝公謝謹約。爲子

弟理舉
子業。

三月七日。邑人爲亡兒客端建祠於先大父

筠峯公祠西北。○十日

謝大中丞趙公捐免協柳大惠卽以此爲

岡陵之祝賦二十韻

連際昇平慶寶曆朝

陽鳴鳳五百期。宇宙菁英毓人傑。太和充盈

鍾其奇。公秉間氣應川嶽。懋績夙達彤廷知。

帝曰咨豫連江淮。千里控軸汝所治。樸魯

天語猶煌煌。民生外事無遷移。果蓏穀黍

農圃業。稅取機杼亦貿絲。土俗羸瘠安所定。

權衡民命由君師。公建節旄蒞茲土。赤子翹

首懽動眉。敷政方始及兩旬。首豁協柳拯困



儲藏

危。奚啻十萬儲民間。百萬生靈消瘡痍。在者
運。柳棄河溪。胥吏飽肉黔首飢。公倏檄免出
溝中。更且捐俸益乃施。家家焚禱祝公壽。喜
見堯舜之皐夔。雨灑萬國滿阡陌。兩河早被
和風吹。君子有筆勒心版。小人有口道上碑。
不出家傳奠封疆。內復禁禦待漏隨。申甫可
擬。伯仲間勲業鼎盛似者誰。余也欣同呼嵩
儔。手書一圖九如詩。聊以此寄稱觥願。東土
旭日望龍旗。壽國壽世屬宰衡。不日有詔下
丹墀。○幼時大人庭訓勤。每聽受心會其意。
而未能記其善行。茲讀道康齋自記稿。字不
多。設意已周括。始知大人之誨諄諄。不善會
者。卒未能得之也。又讀所著四書待此書於
童穉時。卽習見之。亦未能知立言之簡該。今



細心玩味、有一章止用一語詮盡者。○十一
如此手筆潔淨高古、他人何曾夢到。

日、與撫軍趙公書。

二月十三日、瑤函頒示、深

盡蒙豁免。且不憚倡先捐俸、以甦民困。此等
廣大心田、浩博施濟、真天地生成、父母鞠育
之隆恩。凡有血氣、尊親必然、家家頌禱、人人
尸祝。固風行草偃、速於置郵。亦天理民彝、不
能泯沒故也。獨是擁節豫土、雖近兩月、其中
封印不視事之日、尙有二十餘天。計實在受
事至檄行、免柳之日、纔二十有四日爾。而善
政遠播、不止省民財十萬、何恭寬信敏惠五
德具備、一時暢達、表裏洞徹如此。以此治天
下、人品功業、當在伊傅之列。豈漢唐以下諸

名臣可頡頏哉。萬民霑恩，二天永戴。齊赴轅門，叩頭祇謝。某原擬隨父老後，同泥首階墀。但深仁厚澤，口揚莫罄。業謀勒石，誌弗忘矣。日今運石始工，俟照料鑄石工竣，塌墨刻呈上時，當至會城親投恭謝，並聆清誨也。碑記草創一藁，未能闡揚盛績，敢祈惠示削教，感佩實多。遠迎聖駕，聞康侯晉錫，寵逾三接。爲民請命，躬任馳驅，肅此鳴謝。紱麟初度，德凝天庥，敬祝福壽無疆。使下里常霑雨露，區區一言一卮，極知涓滴無與滄海。但以神明之奉爲升恒之願，倘不以爲物薄而棄之，寸忱銘切矣。○與布政使許公書。國家氣運隆盛，必篤生忠貞直諫之人，以維持世運，福佑蒼生。如我公祖秉川嶽之間氣，備肅乂之



厚德蒞任未及三月。風移俗易。百度維新。整飭官方。羣僚之餽遺悉却。愛養民力。屬邑之科派全除。冰檠之潔。守已瘠而民肥。雷電之合。施利興而弊革。六州縣之柳夫^③立捐。救焚拯溺。數十萬之金錢頓省。近悅遠來。兩河被德。無不翕頌。青天白日。心田仁民。育物事業。中土何幸。而有此千載奇遇也。粵東彭無山中丞。素以天下爲己任者。定相與莫逆。治粵政蹟。倘有遺稿。無論已刻未刻。○與范彪西惠我一讀。是所望爾。別私不具。

先生書

客歲臘之四日。接先生手教。不啻面訂。心期依依於懷。累日忘倦。承惠諸刻。拜領敬謝。讀仁者贈兩世懿範。煥若星日。具欽家學淵源。有自。再展玩。天顏有喜。一

冊其中起風概。

聖主顧問，啟奏詳明，恍見明良喜。

御賜山林雲鶴之額，及先生得進呈所纂備考之書，皆奇遇罕聞，曠世僅見之事。守先待後，吾道大行，默默中自有鑒之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耿逸庵先生集搜獲數種，寄上外，有易解家規家乘，尙藏之家，而寒舍亦有敬恕堂文集紀年抄本一部，目今方欲糾分壽之梨棗，若刊成，並寄載入備考內，真一代之文獻。

鉅典也。

○十二日

祝右文刺史、冀北有偉人，肝膽瑩如雪，家學

溯文範，鴻儀標孤子。同時劉靜脩，洛閩印前哲。愧林繩其武，樂道品誠絕。詩卷盈百帙，宇宙菁英結。刺史繼芳躅，豈第光閭閥。任抒舟楫手，吐氣虹電掣。所重在施澤，繪水流不竭。



賑飢活萬姓。寧爲報恩設。碑遍憚獨聽之。
 而心悅。公餘亦寄咏。大雅信不輟。交遊更所
 好。窮巷有車轍。能識田子方。軼文表斷碣。細
 舐玳瑁。刺鯁予也。泰末契無鄙。我太拙。嘗接
 雙鳳奇。蘭茁森成列。皇路奮翼日。勲名並
 超越。羅珍酌千觴。綺筵映日月。鼎食以爲報。
 曷求轉。○十九日。書院訓諸子各遍。○二十日。病。○
 丹訣。

二十九日。以上皆服藥。虛弱不能飲食。
 日惟擁衾而坐。片時而已。

夏四月四日。觀孔聖家語。○九日。讀家語偶句。
 敷政優優。

爲下賢。登三咸五。豈徒然。太平。○二十五日。
 信是歸羣輔。斬足何曾礙馬蛇。

行而未成歌。儒者通三才以能用於世。不可爲世用。請將從此逝。不必山水閒。何事徒顛顚。藏書連千篇。學校乃所事。朝討而夕究。履之以孝弟。時課園圃業。敢擬小人志。資以適性爾。初不少畱滯。快哉椿庭茂。油然而色霽。雖乏甘旨供。笑語當至味。堂上旣夷悅。亦聽壘簾吹。琴瑟尙靜好。箕裘或不墜。庶幾禮讓間。置此薄門第。吾行媿未成。吾願亦已遂。所冀太和溢。宇宙盈善類。○三十日 是月已矣。五十翁侯之三十歲。○三十日 養病。

閏四月五日病愈。

○六日

至書院講書。

○十四日

與蔣公爽姻家書。忽受驚恐。以賤恙未能趨侯。小兒歸云。遭此不順。胸懷坦適。因想見



盛德積躬處心浩落迥異尋常故受茲介福。不比他人竊思吉人天相理有必然。但造化生物陰陽參錯人之所值不能不有吉凶禍福之不齊不必謂善人不罹凶禍惡人便無吉福也。理可自主造化在我數不能逃我任造化受驚恐者氣數至此不能不有是而家人平安無恙始信天之佑有德者以其理也。惟願釋思君子居易俟命之旨則亦可信心無憂矣。際此不幸中之大幸某益爲爲善者堅自信重自喜也。區區之見尙冀鑒茹。○謂學者曰今人孝弟並言不過口頭語爾其實或有明孝道者而弟道則昧之者衆矣。孟子論弟道以疾行先長徐行後長爲言豈以爲弟道盡此乎。蓋謂卽一跬步間尙有不敢先

乎兄者天下更有何事可先兄者乎。蓋必如是而後爲克盡弟道也。人明此義者鮮矣。不明弟之義卽於孝之義有虧也。○十五日同邑人爲大中丞

趙公立捐免協柳德政碑文以記之。

河南巡撫趙公

捐免協柳德政碑記

聖天子在上統乾綱

御八荒河清海宴重譯來朝方岳重臣導揚

朝廷德意休養生息俾小民享太平無事

之福亦良難矣若擁旄數日卽救焚拯溺與民更始省數十萬金錢藏之間閭使人得蒙業而安斯稱難之難者哉我大中丞趙公以命世之才膺特簡開府豫中豫民翹首望曰公累世勲舊爲世所倚賴今撫兩河吾屬



有天矣。公下車、值歲暮、不及視事。迨春正十有七日、啟篆理機務、諮衆議、申條約、飭清廉、警貪墨、禁濫派、懲河徒、凡興利除害、善政種種。閱二月十有一日、頒示東土、特除我柘六州縣協柳之害。以日計之、任事纔二十有四日、爾而軫我窮黎、霑大惠在旦夕間、一時黃童白叟、焚頂額、賀曰、吾儕小人、不知所報、惟位三台、調和元氣、世世子孫、昌熾作世、甘霖是願。以公節鉞甫臨、而仁恩普泊、人之戴之、浹入骨髓、至稱道之不足、則歌頌之。歌頌之不足、則尸祝之。嘗思古之純臣、以天下爲已、任於民、人有丕造之功、微公其誰歟。方今河工底績、實賴皇上如天之仁、如神之知、屢經指畫、行所無事、以故河伯効靈、黃淮交會、

漕艘歲達京通坐享萬世無疆之利。其時臣
工加意溝渠有惠及蒸黎者亦有一隅偶工
騷動他邑者。在歲虞城之黃堍壩有事脩築
議者謂官柳路柳採可立辦乃當事久已詳
請牽令隸歸德之屬邑均之而柘得協柳之
數八千。夫柘以彈丸瘠區去黃河二百餘里
既非產柳之地復值罹災之餘當此役驚惶
莫措力萬難支。公訪民間疾苦得其狀急止
前任所派者謂一役興未可疲諸州縣使供
已也爰倡率監司諸公捐俸四百金遣送河
干備用。凡永夏睢寧鹿柘無柳之州縣盡將
協數免除。由是派者止擾者寧拖累者息喘
焦困者復甦不啻饑者投之食渴者賜之飲
也。噫公治中原無幾而活人之性命奠人之



室廬不崇朝而化洽。顧至此哉。憶康熙十有二年、撫軍佟公蒞茲土、首題免夫柳如所請民德之、勒石以紀。迄今三十餘歲、不聞派之民間者、皆佟公之賜也。獨三十六年、豪蠹奸胥巧爲腹削中飽之計、復勒協虞工、究竟柳運河岸棄如泥沙、徒耗民財、並斃民命。非部行定例、令某邑協某數、後之好事者安得藉茲陋舉以爲口實。公洞悉無故之扳累而豁除之一、機行間、雨露遍灑、窮簷謳歌、咸由至性。視佟公煩題請、需時月、得惠之緩急更自不同。公之再造德速化神、以致心悅誠服、較昔誠有加矣。六州縣被公不涸之澤、各謀鏤石、垂諸永久。柘邑人士先屬予爲文、以記之。予惟我公以秦關華胄、爲斯世儀型、自

太公勇畧將軍輔翼 王室勲標麟閣海內
荷鴻庇素矣。公伯仲繼起抒名世材猷爲
國家柱石。公與提鎮公宣 上德威封疆鞏
固而掌絲綸陟侍從者且退。食委蛇優遊贊
勲於內。一家多才萬邦爲憲。罄公設施不第
豫土蒙庥雖遍海寓猶是也。不第捐柳布惠
雖整百度統此也。不第敷政之二十有四日
省民財數十萬雖終其身爲鹽梅爲舟楫養
天下之物力培宇宙之民命取諸其夙抱裕
如也。予不文將珥筆而爲公紀後效爲 朝
廷慶得人焉。公諱弘熒號亮公陝西延安人
時各輸銀採柳以甦民困者方伯許公諱嗣
興臬憲高公諱啟桂分守道叅議崔公諱徵
璧管河道僉事王公諱進楫也。柘城縣知縣



連肖先曾經詳請典史陳有佐例得並及之於是爲記

○十九日作勸

善歌

勸善歌

有小序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此八言者凡存心制身處事接物之道悉備於中誠聖人覺世之要旨斯世服行之善物也鄉人偶屬予通諺語作歌爲勸善之助予因敷此八言之義順文成句畧無紀律若出肆市之常談爲里黨之狎聞豈敢謂於興行有小補亦以此答鄉人之意云爾○其一勸孝我作勸善歌勸善先勸孝孝爲天之經上聖安所效天維賦性均衆勉學先覺敢任爾氣質或逞爾智巧何以盡子職悅諭稟古教溫青定省節心志孚言貌舜文法至德曾閔思倣倣明天察地治以此可相較譬

彼涉廣川。勤勤用杞權。到得登岸時。此心能
無倭。况今崇文日。孝經頒學校。試士以爲
式。世奉學與教。誦習屏百家。興行出淤淖。遵
經亦守憲。立身挺不撓。在家爲孝子。顯揚所
願効。在國爲忠臣。文明變虎豹。種穀播而收。
膏田無瘠磽。拓乃性中蘊。乾坤都籠罩。爲仁
本在是。云胡不好樂。俗因妻子衰。更多私錢
鈔。百行以此虧。燎原孰禦爆。人皆親其親。大
順戢桎校。○其二。勸弟。我作勸善歌。勸善
並勸弟。生民共天倫。弟在孝之內。不弟孝已
虧。萬事同瓦碎。古人喻花萼。我擬似瓜蒂。賊
倫豈其性。恭兄古之制。伯氏任吹堦。簾也仲
氏吹。寧可饑而死。孰可軫兄臂。在昔聞王覽。
奉祥格母志。兄嘗與同辛。妻並任娉瘁。又曾



聞庾亮以身當疫癘。出毗於死亡。晝夜親扶侍。亦有楊椿。津六十並。鼎鵲。津惟稟椿命。安知已在位。更有司馬公。異常孚同氣。伯康八十翁。敬與愛交至。凡人敬兄長。覽古能熟思。衣何忍先着。食何忍獨嗜。讓財何私貨。讓居何爭第。弟道自應爾。隅隨亦匪細。烺烺大分嚴。弟婦同此義。夫兄卽其兄。姑尊嫂卽次。兄嫂總一敬。難容橫罵詈。頽俗安足道。他姓託腹契。視兄如路人。逞忿堪流涕。豈知戚日篤。情始疎。能逮安有薄。所敬泛愛能久繼。徐行與疾行。所爭先後際。豈曰我不能。人或撓其勢。爲之善家庭。何必張公藝。盡弟全孝道。倫教範百世。堯桀舜跖分。相從各以類。孝弟法堯舜。道在勉而致。○其三。勸忠。我作勸善

歌勸善並勸忠。忠者爲盡已。誠以爲始終。理自天命來。人物總降衷。物塞勘所推。獨人迫明聰。知之力能守。繼之以擴克。至誠參天地。君子依中庸。愚者却其僞。亦可追賢蹤。古人矢精白。其跡安必同。伊尹推一德。周公曾居東。壽亭攄丹志。武侯純鞠躬。唐家賴汾陽。宋室多溫公。孔門仲子路。朱門蔡季通。患難允如結。那恤世不容。一哉聖賢心。推赤置腹中。景行行思良。切攀援阻高峯。豈無肫誠士。天心滌塵封。暗室逮廣厦。冠裳對疲癯。人地誠紛然。寸念將何從。念念母自欺。生理便不空。舉而措之世。愿何病倥侗。無非四知稟。孰罔三。凡童更哀無告者。嫠也無父窮。扶之鮮遺憾。庶可答顙穹。以此行天下。愧怍其奚叢。忠爲



省身要。曾氏慎獨功。戒欺自求慊。持以振聵
聵。○其四勸信。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信。
信由忠而發。在在合體認。顯而赴網常。微而
却悔吝。夷而學俎豆。險而冒白刃。拂物等面
壁。與曳安能進。君子學入世。每懼矯而震。矯
世行不慤。震世言難訥。豈知愆尤寡。其道在
敬慎。試觀忠信涉出險。豈力振。周道矧如砥。
履之而大順。順理以洽情。無形銷多釁。匪山
號巉巖。匪淵謂廣浚。心理總不隔。以此盡賢
俊。豈第哲士同。上聖繫心印。逆茲寸心施。何
以見堯舜。堯舜憂黎病。瘵視饑饉。執兩以
用中。協和風乃迅。聖無事不實。所以功業峻。
人有信心者。制行益謹恂。弗絕僞妄根。徒自
蓄疑陣。猶豫失大節。細行安足訊。但見世路

岐、磨易卽於磷。譬之掘井者，毋乃棄九朝。是
惟吳順合，文明日以濬。幹事資貞固，改過喜
不怙。知崇而禮卑，德能使身潤。體信以合忠，
吾策千里駿。三復忠信旨，聖教每諄諄。○其
五、勸禮。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禮。禮以堅
德性，威儀復濟濟。其分主於嚴，其用則愷悌。
嘉會合亨德，百禮爰肇啟。孝養致其樂，奉樂
爵用洗。祭祀重報本，烝獻昇祖禰。燕饗儐嘉
客，薦羞雜魴鱉。耆老殷供奉，椒馨洽酒醴。婚
喪及兵刑，闔闔殊門第。異事而同敬，禮總植
根柢。早歲不受繩，終年於何底。蟠胸蕩紀叙，
固骸但潰痍。君子好度數，小人就犴狴。無禮
相鼠刺，讀之痛多泚。吳嬰霸佐爾，君醉端以
後。朝服救解冠，三觴趣就邸。五尺能勝子，徒



以畏國體。至今思其言、禮猶繫堂陛。世有自
好士、秉禮實有弊。恭敬而無失、四海皆兄弟。
貌承非恭敬、無從惡出涕。有禮必有讓、循實
衆安詆。抑搔問煥寒、升降肅拜稽。凡皆從天
制、裂毀嘆拊髀。○其六、勸義。我作勸善歌、
勸善並勸義。義爲事之宜、吾心妙裁制。君臣
父子間、辭受取子際。若非義之精、惡能順其
類。管召不均死、兄弟未命位。建成位既定、安
得釋王魏。齊魯去遲速、曾思取易地。宋齊魏
殊轍、任儲異答幣。伊尹視一介、小者等千駟。
堯舜相授受、大者亦此例。總由是路直、所履
卽所視。居家不體此、犯亂蔑孝弟。居官義不
明、白日走魑魅。士農各有業、無義卽謬戾。商
賈服義少、利市近三倍。義真爲權衡、安別賤

與貴。守之以集務。細大罔所背。準之以平情。遠邇服流輩。物各處以則。中間有調劑。萬類概參差。我以身爲試。肯使納轡轡。吾身頽正氣。義利分公私。辨以直方志。如別淄澠。識更如熟騎驥。始信秋毫察。能齊險夷致。截然而畫一。和順乃爲利。我爲思其人。剛德全未墜。以之善天下。何日共攬轡。○其七。勸廉。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廉。廉者有分辨。一介所必嚴。不取亦不辱。富貴何安恬。自罔恤冒昧。貪得竟無厭。牛苦鮮積芻。燕閒寢崇檐。人生分已定。憂心空如惔。鑿鑿徒喪身。危禍日以沾。豈知廉隅順。義利朗炎炎。側稜兩下分。儼若判直撿。更揭堂廉義。九級峻莫覘。堂高廉遠地。連步安能兼。物平人易忽。日常畏物尖。



礙眼與之狎。磨涅方無嫌。界限一。無苟堂也。
障以簾。如水清。見底影。無隱。洪纖母曰。將欲
取。故以子爲餌。母爲於陵居。大倫致幽潛。柳
下和而介。不以三公淹。子思恥身輕。棄裘絕
濡霑。原憲辭九百。通以周閭閻。辭粟亦已過。
可作貪墨砭。關西却暮夜。河內拒逆閹。古人
如。可作執鞭意。所怵。狷者遠不潔。不屑人共
瞻。胡爲鄉愿。譏媚世。亂其謙。中庸有胡公。摸
稜流以漸。苟欲簠簋飾。辨似口難箝。先自清
其心。甘可受醯鹽。心清砥潔操。礪世非沾沾。
取舍斷自我。寧假神蓍占。○其八勸恥。我
作勸善歌。勸善並勸恥。羞惡人皆有。並涵惻
隱裏。我何以作聖。恥不聖相似。何以徒作狂。
無恥闖茸耳。敬忽嚴其介。幾危別人鬼。一簞

食豆羹、得、失、係、生、死。不、受、嗔、蹠、與、心、清、如、止、
水。夫、何、利、欲、汨、志、以、耳、目、使、或、爲、妻、妾、奉、或、
爲、宮、室、美、種、種、恥、念、銷、存、者、尙、有、幾。鄒、聖、切、
致、訓、是、不、可、以、已。已、此、身、外、物、檢、吾、身、所、恃、
禮、義、爲、大、閑、得、之、心、竊、喜。臨、事、審、非、義、臨、財、
審、非、禮。勿、施、欺、罔、術、害、人、實、害、已。勿、幸、貨、賄、
得、焚、身、象、以、齒。尙、其、察、真、心、欲、惡、保、初、體。無、
爲、所、不、爲、其、所、爲、如、矢。無、欲、所、不、欲、其、所、欲、
皆、是。孰、肯、卽、隱、忍、膝、脆、等、奴、婢。丈、夫、不、受、憐、
節、義、見、窮、士。窮、達、只、任、運、心、更、無、彼、此。豈、以、
前、後、乖、勿、喪、直、到、底。庶、爲、天、所、生、不、至、虧、其、
理。以、此、終、八、言、言、近、無、遠、指。人、苟、欲、希、聖、克、
之、而、已、矣。我、見、愧、凡、陋、無、言、終。○二十五日、
無、紀、藉、以、自、勸、善、誨、我、俟、君、子。



睢州州守胡公諱范刻以見容端母欺集工竣

以刻本見示。○計張都爲以見容端作祠堂

碑記並題母欺集詩四首。○二十七日謝胡州守

刊母欺集書、宇宙內薰蕕不同器、涇渭不同形、物相雜則趨向異、類相別則事業殊、善不善之辨大較然也。足下以文獻世家、聲噪藝林、自文範公肩伊洛之傳、以至今日、世德積累有素、行將大顯家學於當代。某曾有事至睢、登琴堂、見政治平恕、樂易庶民、民德之如依慈母、竊嘆服之、不知其所由來者、固已遠也。敷政之暇、搜羅載籍、褒獎人羣、顯微聞

幽、饑渴是好由乎性生得之家學兩相值矣。自客冬會城相晤以所聞於亾兒公舉請祀之故索覽遺稿當卽以母欺集面諭災黎辭之不克實多惶悚。因思公好善之懷真同覆載雖以荒陋之說一見邀契有出意外者。旣而携歸清署同萊邨芟繁正謬且不吝大序冠其篇端而萊邨亦肯賜佳詩不無溢美及命工就刊書法精良體制悉安。彼循大命實經鴻材工竣遠勞遽使下頒二冊命校字脩補。此段高誼亾兒泉下之感不知若何。某終身之戴真鏤骨難忘也。念某一生取友始得力於孫靜紫同年繼得力於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此外指不多屈。公以冀北名賢暫屈百里睢柘壤地相接因而道義切劘有年種



種不棄諒我愚瞽某亦心佩我公與人爲善曲成不遺之厚德殆所謂兩相信莫相逆也。今又厚及此兒於一言之近正者大爲玉成。惟恐日就湮晦竊思古來忠臣孝子德行文學之選遁跡山林抑鬱不彰者何可勝道。惟賴有表章人倫之責者於窮鄉下士及已沉孤踪凡片善微長表錄無遺在敦行者絀於生前而伸於死後直聽之千百世之知我者而大君子傳造物彰善之心爲名教作主持抑何世道人心之幸也。無他善與善相觸雖生乎其先生乎其後其類一也。此兒自髫年卽知嗜詩書稍長讀洛閩諸書津津不能釋。嘗謂行文筆鈍於科名一途不相及。意惟屏去舉子業結廬屏山之陽探討蒐輯明道進

德爲畢生安身立命之所。是所願爲。亦所能爲也。此甲戌春日。有是語。時聞言。色喜。卽令於所業義經外。再治一經。因並讀詩。不期以賤恙憂悴。至冬十月。遽罹不測。志未就業。未成而已。萎其形於荒煙蔓草之中。某之涼德。不能有是子。深爲可慙。亦以痛學而能成者之真不易有其人也。身後之浮名。更安所計哉。乃沒世十有二年。得逢仁人之鑒賞。刊其遺稿。問世。但母欺一編。不過邨盲之見。曾何與於大道。遽爾鋟版以存。竟似孺子之言。有合乎先生長者樂善之懷。遂並其人之言。而善之也。嗟嗟之語。得附驥益彰。孺子其幸矣哉。鴻慈直等江河於不竭矣。草此佈謝。用誌明德。○答計策邨書 碑記領到。同衆讀之。



煌煌大篇。允稱鉅手。某存歿均感。但媿難承當爾。記內有及先大父行實者。當年爲學。指要得仁人之言。而益彰不能不心焉誌之也。桐江放棹圖。僭題卷端。頗與諸家之意不相謀。蓋有見於學成用世。正可及時利濟。與子陵所處固自不同。子陵爲光武故人。正無妨以節高之爾。在今日憂違之意。竊以爲終敵樂行之意。不過也。未知然否。教我爲幸。止兒荒稿。本不堪觀。得大詠藉傳不朽。銘佩難忘。因佳詩第三首末句。頓起故人之思。未知起元近功若何。便中一訊之。慰我饑渴之望也。

○二十九日

題計萊邨桐江

放棹圖。縱彼孤蹤。山水情牽。吾抗吾志。山水寄焉。先憂而憂。初之屯遭。後樂而樂。履上

其旋亟返爾棹收江湖船。胡付大業垂釣江
邊以質子陵千載孰賢。○是月教子弟治舉
業子。

五月朔

祭誥封奉政大夫高公文、鳴呼維
大造之茫茫兮孰智而孰愚。維人壽

之易促兮能不覽古而憑弔。維往者之不可

追兮日沉波逝之難返。維來者紛觸人之憂

思兮孰是秉間氣而合道。維輝光之炳蔚兮

孰羣而篤生。維志氣之軒昂兮奚啻前乘之

照耀。經百折其不回兮顛沛流離之蚤失乎

毛裏。乃遷河朔以避艱兮家園澤國之漂沒

亦見草昧之天造。孰知挺身其出險兮風浪

之息於無形。遂抒才智之超越兮行無不宜



而有以化人之凶暴。惟賦性之和易兮，春融秋澄之並擅其美。維制行之有常兮，不競不絀之允符而德容之克肖。仁洽三黨之歡兮，恩相愛而義相成。頌起四鄰之聲兮，排難解紛之悉握其至要。迨庭訓之有成兮，長君筮仕乎名邦。信百里之展驥兮，羣空冀北而來人。世之鴻號是以兩作，龔黃兮人安蹇劣而此調繁劇。兩擢司馬兮，人畏洄湧而此優泥淖。何疑中丞之推轂兮，賢聲騰於闕下。雖天子亦知名兮，上擬一歲三遷之光耀。但見綸音之不貲兮，封秩褒賢之優厚。坐享古稀之天年兮，廣施善行之克著乎成效。東土之災難兮，離散者叩門以求活。爰按口以給資兮，還千里之骨肉而施恩非望以重報。

煨券以卹貧之兮。生者被汪洋之厚澤。置義塚於近遠兮。死者安魂魄於九原而含笑。諸大德之光前兮。啟閭閻之門第。致子孫之昌後兮。蘭桂叢森。叠邀非常之寵誥。福則擬喬木之千尋兮。壽則徵康色而耄耄之。是兆胡二豎之爲殃兮。使山頽而失型。嗟塵世之難留兮。閔昊天之不弔。人之聞其風者。尙思遺愛而欷歔。矧余道義之篤厚兮。孰禁夫奔走而來告。聊陳鷄絮之奠兮。極憂心之冲冲。維靈其歆只兮。鑒予寸忱之痛悼。嗚呼哀哉。尙。○二日。胡公右文刊母欺集工竣。子以梓饗。○二日。價償補辭之書來。○讀書學箕園。魏良玉求見。詰其家庭近况。則曰。自前番相見。其兄歸。大脩敦睦之行。今喜而再來。願詳



教之、良玉更欲受業爲弟子。

○三日

魏良玉來受業、邢集生爲介。良玉求字、以

公璞字之。三十一歲、鹿邑人。○良玉受業後、同其兄至書院、予方與學者講周易乾卦、良玉兄弟卽列坐聽講、復以孝弟之道廣示之。良玉詢夫婦有別之義、更言世俗蔑禮之弊、進以古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意、言過日中而去。○九日、與撫軍趙

公書

先生開府豫中、甫及半載、而跋涉東省、兩次恭請聖安、民生國計、時切憂勤、

聖心嘉悅、寵逾三錫、不能不有明良之慶也。捐免協柳仁恩、廣暨萬姓、悅懷前將、輿情畢達之矣。茲闔邑共製豐碑、永勒鴻功、以垂不朽。久經告竣、筮吉、於閏四月望日、豎立於

柘城縣學宮前通衢。至日某偕官紳士庶會集其地，舉手扶植，凡男婦老幼觀者數千百人，咸懽呼踴躍，以爲召公甘棠復見。今日四方之人，榻出墨刻，傳流布散者無數。某媿代作文字不佳，鐫石字樣未能精美，而裝冊亦極尋常，種種難愜於懷。但事以人傳，惟藉先生以千秋不朽之人，作百代垂芳之事，畱此片石，光耀僻壤，俾世世人民永戴弗忘爾。謹將墨榻四部呈上，惟冀電覽銘荷難忘。

○又與撫軍書爲姻家

葉別駕白寬。與撫軍趙公書。原任嚴州府通判葉增奕，淮安府中河通判葉增英，監生葉維秬，被某等誣控一案。增奕與某婚姻至戚，稔知平素凜遵其祖少司馬



諱廷桂公忠孝家傳其事母劉氏恂恂盡孝請告終養通國共知。今其母劉氏以七十八歲老人病故忽被某誣以不孝大罪。某係至親不忍蒙此大冤敢爲增奕等白之。增奕增英之母劉氏乃劉某等之祖姑也。某等克惡與葉氏世守忠厚者原自薰蕕不同以故數十年間劉氏子從未有登葉氏之門者。卽劉氏抱病二載某等何曾登堂一問。今於劉氏身故陡生奸計羣惡橫噬據伊呈詞內云其姑祖母劉氏手足動搖口內呻吟增奕等卽舉棺入殮以此誣人不孝。自古及今縱極逆不孝之人從未聞有此事者。况某等總未到葉氏家何由見舉棺入殮。諸醫生可証某等造此語直兒童之見作夢語欺人爾其能欺

公明並至之大人乎。又據伊呈詞云、伊始祖劉氏孀居撫孤、衣食艱難、借某家田地收租度日。劉氏屢言退還、增奕等恨怨在心、故將母磨折斃命。某等亦人子爾、捏造此詞殺人、計雖狡、亦愚甚矣。念葉氏自司馬公以來、饒有田產、司馬公之子葉元渥、卽葉增奕增英之父也。產業猶在、渥雖早亡、仍屬舊家。葉氏何至衣食不足、借彼田地。此捏詞騙賴、不辨自明。至稱劉氏屢言退還、增奕懷恨、磨折其母、以至斃命、竟荒唐不經、以至此乎。假其母之口以殺其子、何不控於劉氏生存之日、以爲証據、乃假死者之口以坐人不孝之罪。竊恐死者有靈、豈肯與之甘心。但不能起九原而問之、遂任口誣、嘆爾其亦愚矣。且所云磨



折其母以至斃命、更屬傷風敗俗之惡語、其愚更有甚焉。磨折其母之說、聞所未聞。世有繼母磨折其子者矣、從未有親生之子、磨折其親生嫡母者也。總之某等架詞吞產、此其本心。但天下事自有正理、安得枉其詞以害人。幸遇大君子恩扶善良、明燭鬼蜮、於某等初次控呈、卽蒙鈞批、至親莫如母子、豈有以地畝細事而磨折斃命之理。且去年十月、見白紙糊門、至十一月身故、如有不明之處、彼時卽應指告、何故遲至五月方始具呈。事關重大、該生獨不慮審虛反坐乎。其細思之云云。方是時、小人騙詐情懷、一經洞察、如見其肺肝。然伊惡不悛、藐茲法紀、仍復竇控、又蒙鈞批、子無殺母之理、律無磨折之條。某等越

五月方行上控、明係爭地起釁云云。大哉仁人之言、雪人不孝之冤、以維持名教、燭人吞產之隱、以誅鋤奸邪。不惟葉氏頂感高厚、凡具人心者莫不感激泣下、永戴明德也。今再就某等控詞論之。控府則云賠嫁及控憲又改稱借伊地畝。試思賠嫁卽係賠嫁、借地卽係借地、何始云賠嫁、繼改借地。前後自不相照、豈非絕無其事、而隨時起爐竈乎。若是借地、必有年月地段、同人証據。今皆無據、其何退還之有。若是賠嫁、安有伊曾祖賠送粧奩於其女、至某等悖伊曾祖並伊祖父而爭之。是某等不孝之罪、且上通於天、爲國刑所不容、更何得以不孝之罪罪人。卽種種訛詐之術、難逃電雷之鑒。葉氏無辜遭毒、得遇先生



以合德天地合明日月之大人何難照洗沉
 冤。今未知太守申詳若何。惟懇電察情僞。或
 行提親訊。或批詳判奸。爲名教作主。扶大倫
 而出。入湯火之中。爲君子長氣。剪羣兇而正
 彼欺訛之罪。俾葉氏一門存歿之奇冤得伸。
 祖父之世業可保。陰德萬代八郡風行。所關
 世道人心非淺。故敢冒昧竇陳。並非如世俗
 射利關說。甘蹈污行者。在先生自有諒愚誠
 在某不敢不蚤白。癡憐綠葉增奕之子係某
 之壻。故增奕等事親之孝及家世之詳知之
 甚悉。今陳明受誣之由。尙冀採擇於萬一。
 曷勝惶悚翹企之至。○十日寄門人許
 詒孫。時歸縣似詞。分符百里。駕龔黃。纔近
 日邊。出玉堂。驚世文章存大雅。開懷風月見

清光山城小試琴聲暇慈母先籌地力。○十
忙吏治從看由問學逢今侍從擢三長。○十

二日病。○十八日病愈。○二十日
容恂女殤哭之頭眩

暈。

○二十二日
頭眩暈愈。○二十三日與張秋紹

先生書。

昨歲九月內价回展讀手教不啻面訂心期累日忘倦承賜諸刻已拜領

矣嗣於十月望後再寄尺幅至今未見回音
懸望之甚范彪西先生係某舊交今春忽聞
仙遊不勝山頽木壞之感范先生去世吾道
益孤計理學備考一書非成於先生之手而
誰望耶此書內耿嵩陽先生斷不可
缺故范先生諄囑索書統祈畱神。○二十



五日

重脩關聖廟小引 今之崇廟制祀關

聖者遍天下矣。人人知虔奉而不知虔奉之所以然。或云忠結於漢室。或云義昭於桃園。或云秉燭達旦。不墮操於狡計。是其節之大。或云一表辭曹。不屈志於亂賊。是其識之高。兼此四長。尸而祝之。職此之由。予曰。唯唯否否。此四者固卓標千古。要知聖人律已治世。惟其體合天地。用周古今。舉人心世道。默爲運轉。而人不知。此所以崇德報功。以及於無窮。若撫拾一二陳迹。以概生平。烏足以云知聖。至如關聖。卽以四者論之。奚不可崇祀百代者。况扶綱常於無形。維世運於旣衰。信足炳寰區而耀千秋哉。柘邑縣治東南舊有關聖廟。近日漸就傾圯。邑侯連歲時致祭。

每臨其地輒慨然動重整之志。邑人吳子克已從善如流任此事而樂焉。言於子曰：廟貌妥神明，神恭敬國之福也。庶民實多，烏可不謀厥工？語云：經始爲難。子慮其終，何憂乎始？吾邑以淳龐之俗，崇正直之神，衆志踴躍，集事乃易。一奔走間，可告成功，何憚微力？輟乃舉。子嘉吳子之樂善不倦，尤幸遇賢侯之崇正神以嘉惠此土也。因爲一言以告吾鄉之君子，知必惇信明義樂輸貲財以共勦其盛焉。

○二十六日 王珩來受業閣

士美爲介。珩字荆。是月爲子弟

癸二十歲。睢州人。○三十日 理舉業文字。

六月十一日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
之心，恒久而不已也。聖人之

壽。怕久而不已也。○許詒孫、孫穎舒、毛德如
因講怕卦記此。

爲人見容端作祠堂碑記許更有門聯。○二

十九日

送萬雲坡廣文去官歸里。誰將勁
骨覓彈冠。冷署條冰。六月寒。信道不

妨逢世拙。休官儘自得。心安。有轅攀卧。蟬棠

愛着錦輝光。照講壇。暇書。老蟬。留其不得。因製袍

此日奇聞空海內。他年畱作典型看。○送萬

玉舟秋闈應試。晰義年來有德鄰。從看大

力探先民。須知家學嫻詩禮。更道薪傳會洛

閩。三策醇儒逢顓俊。一天濃露肇垂紳。此行

吾道南携去。初戰秋風拔幟新。

○是月爲子弟理舉業文字。



秋七月十一日張秋紹先生書來爲先大父筠

峯公作崇祀鄉賢錄序爲亡兒容端作祠堂

碑記母歎集序。○三十日

是月爲子弟治舉業畢。

八月朔

祭方伯絹庵胡公文。嗚呼天生名世鍾於幽冀風土大淳人留正氣維

公拓懷奇蹤遐寄不受世縛一切吐棄爰溯先哲文範大儒名並楊焦稱五丈夫厥德配廟靜脩何殊林尖片石光映洛圖瓜瓞綿綿科第充塗讓產著義延陵允符雪冤活生高門如干逮信山公昂霄負志屯遭阨運風雅振轡以篤同氣上林遺嗣公才卓犖夙稱大



器起自明經。操刀而試。百里之封。行所無事。香山化梗。海國就治。人懷其仁。莫逃其智。逋賦之風。於斯焉易。嘉乃懋績。擢以秦關。佐郡鴻聲。剔弊除頑。惠流商賈。人盡解顏。以是晉秩。潼商擁節。攄其謨畧。智勇超絕。平涼盜兵。搗其巢穴。餉何鱗集。惟公運轍。飛輓神速。盜斯遄滅。既滅輔臣。更撫華州。一隅騷動。四方多憂。其時主兵。羊祜輕裘。將軍閫外。資公良謀。山河掌上。幕府運籌。寇跡削平。室家咸休。至今歌思。人頌戢柔。秦兵甫罷。楚難未已。庚癸用呼。瘡痍誰起。維公曰賢。當宁是倚。滇黔進討。師行千里。亟需芻糗。轉輸爲恃。殫其勞勩。日無暇晷。供億是充。有如流水。蠶叢無阻。凱歌誌喜。天子褒嘉。曰咨汝可。粵風險

訟明刑弼我公。致明允。釐其偏頗。亦本慈祥。濟以剛果。帝曰俞哉。從欲惟良。南顧雄藩。荆蠻之鄉。汝其子治。綱紀斯張。蒞土未幾。夏醜陸梁。堅拒迫脅。夜縋武昌。亟迎王師。殲此猖狂。大節炳耀。弗祿方長。投間家老。香山遺芳。天性篤孝。我生用彰。痛念一本。在官弗忘。雖我刺史。將其明發。迎養清署。未及數月。卽歸焚掃。歲月恐歇。廬於墓側。神情恍惚。大孝因心。曩型駕越。方倣懿規。山頽安依。琴書猶是。風景頓非。雨殘夜燭。雲黯山暉。我心悲悼。不能奮飛。以問九閭。以牽公衣。睢水人衆。投刺史車。控於上憲。哭愬陳書。千百羣冀。畱潘輿。奈格於例。聞者歛歔。嗟公屏翰。信及豚魚。象賢繼起。治績孔舒。豈牧一州。天下坦



如。文孫繩武、蘭秀競芬。學優仕優，望重人羣。
家寶國華，馳驟風雲。設公而在，佇看銘勲。彼
蒼云何，弗佑斯文。遽奪先覺，俾我罔聞。思之
不得，悲衷如焚。敬陳醴筵，尚歆我芹。嗚呼哀
哉。尚

○二日，爲孫擔峯同年作墓表。內閣中
書舍人

孫擔峯先生墓表。皇清康熙庚辰十一月
八日，吾友孫擔峯先生卒。辛巳春正月，得凶
問。時疾作，卧榻上，不能爲位以哭。輒輾轉床
褥間，大號慘怛，懟彼蒼奪我良友。旣而嗣君
用，以所撰行狀來求予爲文，以碣諸隊上。
慟哉。予於擔峯以同年訂同志，益無歲不有
尺幅相往來也。而今安可得哉。予於麗澤之
助，叙締交之先後，紀其歲月，錄其言行，彙爲

同志譜一書。以擔峯爲首。蓋不忘吾得力處也。而今已矣。擔峯前以思親假歸。色養纔十八日。而太公以無病遽逝。人以其爲承顏之日。皆天曲成孝思之日。今聞七年。擔峯以瘡癢微恙。經十日而逝。前後如出一轍。擔峯生順沒寧。夫復何憾哉。予因其孤。請爲表墓之文。情辭懇摯。而又慟吾道云。孤不能起同志於九泉。而訂千秋也。因以一言鐫諸墓石曰。先生姓孫氏。諱淦。字靜紫。號擔峯。前孝廉。理學徵君公之孫。歲貢。理學廕仙公之子也。其先客城人。後隨徵君公遷其城。遂家焉。自是遊庠鄉貢。皆籍中州。其籍容城。舉科第者。實自六世祖運判公諱臣始。擔峯稟徵君公遺教。契志於濂洛之秘旨。蓋有年矣。早歲穎悟異。



常習見家庭坐作揖讓之容。心竊慕之。奉以爲式。入小學。判穴鼠有青天白日。豈汝肆志妄行之語。或強之拜佛。挺然不屈。早識爲邪妄。稍長。爲水部馬公玉笋所重。又爲中丞郝公雪海指爲鳳雛。譽大起。遭母許孺人喪。年方數歲。坐卧苦塊中。日抱幼弟善摩之。人挹其戚容。嘆不易得。旣而依伯祖五虞公課讀。兼治穡事。披荆棘。歷虎窟。中無悸色。讀書攻苦。有日。徵君公謂舉業德業。非判爲兩途。指示以本原之學。遂大窺幽奧。悟天人合一之理。而不疑於天道運行之妙。益以擔荷斯道。爲己任。因自號曰擔峯。益肩承徵君公之志。不欲視第一等事爲難爲也。以濟上事。奉徵君公北上試。諸艱積勞致疾。比歸。三月伏榻。

上覺萬念俱空、理境呈露、自謂學問長進處、每在險阻百折中也。壬子膺鄉薦、壬戌成進士、官中翰。秩雖卑、天下仰爲麟鳳而敬慕之。一時碩老如魏庸齋、湯潛庵、崔定齋、耿逸庵、諸先生交相引重、而海內文人若顧寧人、錢飲光輩罔不折節讓席。擔峯素志恬退、未幾假歸、得奉椿庭歡。及宅憂、一循古禮、三年屏宿於外、大發先筭、悉心讐校、鬻田付剗、刪以壽世。其時五虞克齋、兩公督課諸子於上、擔峯身導於下、以故家庭間肅肅雝雝、奉教維謹。凡遠近慕其學者、爭延爲師、至則隨才成就、務俾有得。其拔取闡士、皆文行兼懋、不類凡品。其扶維名教、如鹿忠節公、曾孫泓早逝、孀母寡妻、孤子一一翼之、使無失所。又爲楊



氏畢婚嫁爲賀氏陳氏立嗣子諸爲人所倚賴類此更以其學之餘力精通音律謂此道格天地感神人勿視爲曲技小藝殆所謂神而明之者歟性喜遊每耽志於佳山水累日忘倦從崔宮詹祭告長白過廣寧出柳條邊抵烏刺遙望其地嘆爲域外之雄觀是時壬戌試禮闈方竣捷音至人促之歸慨然曰吾不以一日浮名易千古壯遊也東登泰嶽南涉江淮憑弔吳越近循太室而西出函關望華嶽探古蹟如指掌其觸之境而會之心者發爲詩歌無非性情名言卒之前數夕猶戀戀於四子醒書及徵君公近指鹿忠節公說約不能忘云所著書有擔峯詩及諸遊記訂綴言秘旨行世擔峯文集醒書選唐詩通擔

峯真面目。擔峯友聲諸集藏於家。卒年六十有一。遇覃恩封贈父母如其官。配楊孺人。壺德著聞。子用。丙子科舉人。能世其家傳。用榦庠生。省親京師。屢過子論學。尋卒。士論惜之。孫玠郡庠生。歿。其卜葬歲時。子姓婚姻具悉行狀。茲不載。○四日。容莊

女殤。○六日。書院祭先師孔子。回舍卽行秋

分祭先祖禮。祭畢赴睢州止。○七日。奠胡太

翁。緇庵方伯。睢州州守右。○八日。命价回平岡。祝劉方

齋先生。方齋先生懸弧之辰。予行後。知之道中。口占用解先生病體。並與祝楊太夫人句



道上成之。至州疾作，書一扇書箋，遣僕代叩。以前日曾有回平岡之約，今恙作不踐言，故遣祝致意，不嫌禮儀之疎畧也。○壽劉方齋先生、中秋月色較分明，萬里雲煙一氣清。正值添籌盈海屋，恰逢折桂報雲程。時兩公舉先生藜火傳經舊，夢肇江花異彩成。快意參苓都撤去，園山隙地時麟翫時麟。○壽楊太夫人、西池王母雲端下，遠岫仙霞洞府開。玉樹成林收紫氣，瑤階競秀擬蓬萊。無人不道垂芳壺，有子皆賢擢令才。爲報人間丹訣轉，卽今清暑獻新杯。楊太夫人。○十者子申之母也。時子申補光州司訓。○十六日解質斯屏序、葵丘望族解氏有質斯公者，予耳其名久矣。壬午夏予請假歸。

過訪其廬。時公出未及一接。丰采嗣君。惕若周旋之。予見惕若。伯仲森森。玉立或坦懷洞達。或執禮恂謹。一堂之上。雍雍穆穆。意象允追。隆古卽穉。孫翩雅亦嫻敬。讓罔愆於儀。擬之陳太丘。應德星萃聚之占。恍若遇之其家。因美公才分器量。迥超塵表。而積善餘慶。自當受茲介福。予雖未遇。猶之抵掌而談也。閱四載。其姻家仲君若斯。以闔邑製錦。祝公之舉來告。且述邑人屬予之意。欲以一言摘之屏端。予思古之祝君子者。或登堂。或遙拜。或投紵。或贈言。要皆由乎情愫。非徒崇尚虛文。予慕公久。嘗思得挹暉吉。爲交遊光寵。今聞其邑之官紳士庶。祇厥德而登堂稱觥。此近今以來不易邁之盛事。予縱艱於徒步。未能



隨諸君後獻一卮爲壽。固樂以其言爲贈而祝公遐齡者。因撮公生平爲文以質之。吾友仲君並答諸君之意曰。公之壽。其公之德召之乎。從古德之大者無如忠孝。公當窮約抱深沉之智勇。思以其長而效之於國家。至登賢書後。益念念不忘天下矣。會廟堂遴才。公受特達之知。奉簡書往蒞楚之襄陽。先之潔已率下。苞苴悉屏。然後導以直方。果毅之行。使人畏威懷德而不能已。甫下車。懲陳姓之豪縱者。按律以治。自是人服公明。凡以不孝干紀者。聞風膽寒。咸思改轍。及領運京通。常例槩黜。計省金不下數萬餘。雖悍丁侵蝕漕艘。所入之數耗去米數千石。公皆代爲之輸。有勸責償者。公不願也。以爲吾卹民艱。是

卽上報君命。其忠愛之至性過人遠矣。若誠敬所積與仲兄敬承公同心理家以來無日不思彰親之美以遂顯揚之志。迨宦遊得邀恩綸封父母如其官乃喜曰得此庶可仰酬罔極外此復何求哉。以是知在官克殫厥職皆自篤於孺慕者致之豈曰無本輒能如是。他如樂善好施扶危濟急篤本支之愛厚姻婭之誼却非分之財焚千金之券其碩德懿行指不勝屈。予惟畧舉大槩爲致岡陵之頌。亦曰身備三多子若孫繩繩濟濟將來必有起而位三公享萬鍾者。於以迭膺皇家之寵誥綿衍百代之瓜瓞夫孰得量其所至也哉。方今惕若振南國之鐸音當必使蘇湖之教光耀寰區舉異日致君澤民之偉畧試



之講壇。吾知公且優遊杖履。觀德教之行於天下。是亦願養天年之大者。况蘭孫盈庭。爲鵬爲鷗。是食報方新。未艾。是何一非天之壽公也乎。要必積累。亶厚。始能榮寵。存臻。公之壽。天之篤之。吾固知德。

○十九日 夏峯孫以之召之也。夫是爲序。寧來訪。

○二十日 孫以寧遊書院。謁先大父祠。與兄容端祠堂作聯。○大人置酒。偕書院諸子及衆子孫。與以寧傾談盡歡。予謂諸子曰。夏峯先生主持名教五世一堂。家道雍穆。渾然太和。元氣今不可多見矣。令人慨然久之。以寧曰。今在坐三世一堂。道義家範。豈可概求之。近世。昨會城東來時。家人謂有婚姻事。寄書止之。竟勇力而前。早知今日作。

此盛會並可携幼兒偕來也。可見天下事須
勇以行之不然其事之成也鮮矣。予因與諸
子暢發勇字之義而先之以立志更發先難
後獲之旨以先之一字示其微一時極名教
之樂。○二十一日孫以寧歸夏峯。○二十八日三男容

邃本省鄉試中式。第二十四名。主司吏部稽

充人。戶部陝西司主事王公廷獻浙江海寧
人。房師開封府扶溝縣知縣吳公士燾福建
莆田人。○二十九日容邃赴省。○三十日是月理祠堂舉祀之事。



九月八日、客集自省城歸。○十日、邑人致祭於先大父筠峯公祠、立碑於祠之左、爲上見容端送主於新祠、置碑記來祭者千有餘人。祭畢、延賓於家。至期、鄉衆送主於新祠、先陳新祠致祭。禮畢、延客於家、饗之、俱極歡洽。日落始散。○予慚在已之涼德、邀邑人之厚情、祖祠立碑致祭、端兒更請建祠崇祀、立碑於祖側、來祭者千有餘衆、是舉直聞所未聞。予藉紳士、鄉衆之榮我祖先者、以爲繼述之事。藉紳士、鄉衆之榮我後嗣者、以爲貽謀之遠。

感此喜悲交集。雖以寡德受。○十一日。予大
茲厚寵。愈不敢不重自勉也。

人率子孫入祖祠致祭。令容莊抱容端王告

祖禮畢。子弟俱赴新祠祭之。筠峯公祖祠祭

閩邑伸祭。追思學行情。不能抑。榱桷之旁。新

祠附食。爲子孫者。感而生憶。箕裘之業。兢兢

罔墜。虔設几筵。伸茲誠意。尙饗。○亾兒容端

祠祭文。學宗濂閩。造道有成。閩邑請祠。不

能忘情。筮吉良月。遷主新楹。祖祠之側。煥然

光明。合千餘衆。設奠將誠。年雖早世。德有餘

榮。屏山擁後。以妥幽靈。虔設品物。中誠外形。

庶其歆只。斯道云亨。尙饗。○是日至月終日。



有鄉衆來祠堂行。○十五日令容端婦梁氏祭俱延至家饗之。

借孫女入新祠拜祭。○十七日

與豐縣令王體仁同年書

大河間阻頓成寥濶。茲有病故豐縣劉羽翰者乃孝廉劉寅工之子也。今其仲子北川前扶其兄之柩念羽翰遺孤未及數歲難以跋涉北川寄居敝邑未有棲椽蕭條苦况凡百維艱非有大君子破格周濟難以歸里足下古道照人厚德載物知必有極施鼎拂之處。但求常格之外更廣鴻恩急周之舉不嫌踰分招魂而返如同生還更煩紀綱送過河干尤爲厚德中之厚舉。○邑文學王抱瑾先種種統求過費心裁。

生爲仁見容端作母欺集序。○二十五日楊

太和先生文。嗚呼維大造之生人兮果孰是鍾靈而毓奇。維先型之不可觀兮每景懿範而嘆日進之孳孳。予自束髮受書以來旣闇汶乎大道迨遊學四方而後始知書冊之有嚴師。奈予唱之寡和兮無從就人而咨道何先生之虛受兮專心致志之無岐。始而交淺者不必言深旣而相與賞奇以析疑。始而崇二氏者幾至附於吾儒旣而辨類明微別派而分支。始而以仁之無不愛旣而進以義之無不宜而悟冠履之不可以倒施。始而信太極之無不在旣而別心理之有覺與無爲。予言之而先生不以爲妄。先生信之而予益



廣其所推。同道者考業於書院。先生朝而往。暮而歸。疎者三日五日而必至。至則秩秩其儀。習習其業。溫溫其度。煦煦其語。我訂千秋而相証。同人聽提唱而志怡。方其望書院而來也。寬袍長袖。崇冠方履。傍若無人。犬行街市。懷書一卷。目不旁視。步不亂行。見之輒避。誚之者曰。耄耄之年。此胡爲爾。迂之者曰。學以希聖。俟何時爾。先生悄然而悲。亦輟然而喜。悲岐路者。或有岐耶。喜知希者。我貴耶。先生益坦塗而往。無改轍而回。往西南者。得朋耶。回東北而喪朋。而矢志者。不益貞耶。於是大肆力焉。嗜四子之書。體孝經之旨。察性理之微言。採綱目之實際。合少時所業。黃帝岐伯之技。而貫以聖賢經傳之微辭。遂覺學得。

其正不得指之爲仙爲釋以至繩墨之遠離。嗚呼八十歲老人誰能如此哉。若夫家庭盡道真孝真弟真慈門外篤情能上能中能下以及與予交而稱莫逆者固里黨間人共見之不俟予言之瑣瑣也。嗚呼先生往矣。今於歸窆之期予爲舉其爲學之實功追憶而哭之。旣見先生之能成其德復見先生之知予爲不淺。益慟先生歿後而知予者竟寥寥也。安能起九泉而與之講道論業哉。嗚呼先生往矣。爲文以哭之猶不能盡之。再爲素食五器以薦之。几筵體先生素志也。先生其鑒愚衷而嘗之。嗚呼哀哉尙饗。○二十

六日

祭揚太和先生。率子弟俱至。

○二十九日

至楊太和先生柩前。

視葬具。○
是月宴賓。

冬十月朔送葬楊太和先生視葬事畢赴南祖

塋祭墓歸仍赴楊先生靈座盡哀。○二日

送

楊若廣文之任、蘇湖脉絡耐心尋、特擁講壇振鐸音。大力全憑扶直道、鴻裁總藉發高吟。士風淳厚原追古、師席尊嚴更洗今。南國猶然畱械樸、斯文重整一開襟。○亳州李直來。○三日賀張子遊泮序、國家設科取士訪。○三年一舉賓興之典、各擇鄉之秀士、上其名於春官、以應闕門、籲俊之求、制莫降焉、意莫厚焉。學者讀書稽古、伏處草莽、其



進身之階必籍其名於有司、由守令而試之學、使始得與於庠序。是學校者、風化之本原。士子入庠序而鳴於時者、實基國家異日之用、非爲榮名地也。張子又言應學使校試與子姪容儀同遊泮宮。張子差長於儀一二歲、大約皆在弱冠之年。張子登子堂、予喜其循循雅節、有儒者風、心竊異之、以爲英年何德器如是、是不可量矣。一日、鄉衆索予文爲張子賀、且言曰、父吉是士之能文者、安知異日所就不如今日所期。其抱璞含醇、能世其業、入督家務、出則睦閭黨、人以長厚推之。其子儲材膠序、殆非無自。不有文以識之、令德曷昭。子因爲衆告曰、予不諧俗、亦豈戾俗。衆以爲張子可賀、予固不以爲張子之不可賀也。



賀之者曰、張子之世德可傳、予固不以爲張子之世德不可傳也。但古之玉人於成者、不欲爲溢美之辭、以長夸張之習、惟如其人之量而揚揄之。卽進乎其人之分而厚期之、亦不至有言與心違之誚。此古之遺風也。予獨何心、敢以澆漓自處哉。爰奮筆爲文、以賀張子曰、君之文能入彀矣。是可賀矣、而猶有待於一鄉一國入彀之選。君之世德不勝述矣。是可賀矣、而猶有期於希賢希聖令德之求。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胸懷器量、百代而下猶將見之。此豈獨范公宜有是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加意人才、至再至三、旣於學校頒訓飭士子、文復於校官之選授、由部除者、再命督撫大臣課其材。

藝而黜陟之。卽奉命衡文棘闈者，猶必親加考較，始任之。以其事其慎重名器，遴選人材之至意，真爲從古帝王所未有。士生斯時，孰不喁喁向化，砥礪身心之業，以期用之於天下國家。謂張子之文可賀，張子之世德可賀，予固以爲然。謂張子之文更有拔於一鄉一國，爲入彀之選，尤可賀。張子之世德更有進於希賢希聖，使人稱述世德之光昭，尤可賀。衆豈以爲不然哉。予固以是賀張子，知張子必益廓其胸懷，大其器量，不以一善而自已，不以進步而稍懈，是張子之弘其家聲也。夫是予之樂觀其厚自待也。夫。○六

日廣文方純脩

諱金錫

赴祠堂致祭

扁額一代真儒

○

十九日容莊二女生

○客遽赴扶溝謁房師吳公。○輓王東山、槐

長蔭兮伐其枝。北風栗栗原上吹。思君千霄陵空志。歐陽之文蘇子詩。閒居肯一再過我。千秋事業君所知。心思騰超破蒼冥。神驤馳驟風雨隨。家傳縹緗永紹聞。爲世一軀蘊神奇。毛子京華寄予言。知君伯仲相爲師。方藉麗澤爲我益。翻使有淚爲君垂。君胡爲乎赴脩文。江南之行力已疲。扶襯千里渡中流。江濤奔放亦孔悲。乘風力敵怒浪中。志可通神身幾危。爾祖哀爾招九天。蓬萊逍遙白雲期。吁嗟河流有時竭。惟君令名永不歇。吁嗟壠頭變紫泥。惟君孝行無改題。我思君兮何所見。庭之桂兮邦之彥。神駒天涯一奮力。崢嶸



家聲儒風。三十日。是月仍宴賓。

十一月六日

鄉衆胡維範等百四十餘人來祝。盡歡終日。

十三

日病。十五日

萬玉舟携其尊人雲坡並李民先張良御符驤書至。良

御來書內談學力主紫陽攻訐陸王於儒術確有解悟。良御爲以兒容端作祠堂詩內有云垂瞑猶呼翁何必羣食肉。山庵幸未荒有書歸可讀。翁本澹泊人感此就巖岫還山認薪木一一皆如舊。獨有子死孝恰結西河又風義歆師友築室講堂右伐石表幽光俎豆。夫何疾云云讀此一段觸予悲緒不能自已。蓋容端從予宦遊京師屢請假歸屏跡屏



山舊廬以攻千秋之業。此子識卓志堅不欲與流俗爲伍。然有志未遂。今張君之筆能傳之。不覺當年情況宛然。○十六日太孺人忌令予懷此子不置矣。

辰勉赴行禮不能終日。○十九日容莊容遂自鹿邑回。

張體中被騙之銀莊遂曲折清楚。餘銀俱付體中。○二十一日至學箕園。

暫遊。○二十六日率容遂祭墓。祭文與壬午同。○二片時。

十九日偶感風寒嘔吐寒冷作痢。○三十日是月爲子弟理舉業。

十二月七日病愈。○二十四日爲子弟理舉業功畢。○

二十五日

容恂容邃赴京會試。

二十六日

立課程讀書經。

是年爲子弟理舉子業。

孫 紉 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終

校記

①節越：當作「節鉞」。

②羸瘠：當作「羸瘠」。

③柳夫：本卷二月三日《與趙公書》及閏四月十五日《趙公德政碑記》均作「夫柳」，是。按，「夫柳」爲按人頭所徵收之柳束，用以堵塞黃河堤決。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二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三

朱陽竇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客莊 客遽 全編

四十五年丙戌五十四歲。

春正月朔

家庭間論必世後仁之旨因嘆仁不
易言雖以王者有聖人之德又有聖

人之時位綸需一世而後有此彼以薄力淺
智冀倖旦夕之效安能使人心油然而化至
於不知其然而神哉是道也大用之則治天
下小用之則治一家皆不能期效於目前之



近也。○融液遍蒸，舉一世而仁之，是何等純熟。王者必至一世，始能有此。一世者，三十年也。若善人力量，遠不及王者，故遲之又久，必至百年始可能勝殘去殺。百年者，三世也。其德不同，故其致效亦不同。不特爲治隨日用所處，皆因力量之大小，爲得效之大小。○嘗謂心地有大小，故舉止有偏全，而人品因以有高下。以大福田人區區，只管計較那小福田人行事，彼小福田人於那大福田人，原不曾夢見如何責他，使照樣做。責之不已，而無原情，包荒之器，量終亦爲福田之小者而已。安在其爲人之大也。○四日立

程讀書、讀書經、玩律例。○十一日赴府。○十

二日、視冢宰宋公於西陂。西陂、牧仲先生別墅也。○門人徐學

人書來。十三日、回家。○十四日、手指腫痛、病卧不能

起。○十九日、先太孺人誕辰、獻

食行禮、猶未能與。○二十四日、

鄭學思來受業。魏良玉爲介。學思二十六歲、

鹿邑人。○和張疎庵丙戌元夕韻、茫茫大

造浮如夢、勘破人情紙上花。幾欲尋春春共

語、不知春竟在誰家。春來百樣都更舊、舊

守惟思無極翁。仰對蒼天長自問、寰中何處

認春融。○千般適意誠何在、所最關情祇有

書。書債今生債未了、還因山受學心虛。○纔

理琴聲日未斜、驚傳門外寄山茶。○阮清酸、



戲繇禪人韻。宋繇。宰徐烹遍殿堂前樂。便是
 春光到一家。說其春閒對夕曛。新詩讀罷
 引新聞。張華博物才非。○二十六日 余助來
 易。月窟天根任解分。○ 受業其
 叔長人率之行禮。勛字方。○三十日 是月多
 岳。二十五歲。柘城庠生。○ 應酬之
 事。

二月朔 左足痛扶至書院祠堂拜謁。○二日 右足痛。○自
 藥爐晚起待童呼。盛世無名氏。深山有鄙夫。
 門寒忌鬧市。食淡酌清壺。眼底多生意。可能
 領取。○四日 齒痛。○五日 洪洞范彪西先生計
 無。

音至嗣君翔以書來。○六日

黃宗舜、黃宗武來受業。李子萬

爲介。宗舜字協帝，三十一歲。宗武字執競，二

十四歲，俱柘城庠生。○劉環來受業。李子萬

爲介。環字文璧，二十四歲，柘城人。○三子於

書院受業，示以希志聖賢之道，勿同流俗之

爲。○諸王母姚太孺人忌辰，適與春

病俱愈。○七日，分舉祭相值。前一日，率子弟

入祠堂灑掃，不請主於庭，不出主。至是設供

獻二桌，犬人早率家衆行祭，不讀祝，仍及耐

位行九拜禮。祭畢，撤饌焚香，四拜，垂簾如故。

然後請王父母主別室祭之。此偶行之權也。

○十五日，書院正學祠始工。○十七日，募脩



柘、莒、隅之一舍。舊有忠義廟，屹爲方鎮。圯於明，重修者再。雖忠義流馨，足以興感百世，要亦鄉人樂善不倦，出於同然，淳俗概可想矣。丙戌春，趙姓數輩請於予曰：「廟宇以忠義名，肇自前代，內有白衣殿，且就傾待葺久之，苦力不繼，艱厥任意，糾衆圖新，必廣其貲，乃可。倘一言爲勸，是衣之而導以煖，食之而導以飽也。鄉人就德衆矣。」予嘉樂善之志，因援筆而書，以告四方君子，使知仗義施予。雖在無益之事，匹夫匹婦猶有擲金錢不吝者，況飭廟貌，敬恭神明乎？想吾鄉人士必不以予言爲無稽而不之信也。○二十日，以文哭范彪西先生。祭范彪西先生文，嗚呼維哲人之既萎兮，悵

景行之奚從。往者既不可見。來者孰示我。以
至德之形容。閱宇宙之寥濶。兮。山橫雲霧之
重重。曷使予心之夷兮。天開日霽之無翳於
太空。維先生值崇文之世兮。試絕技以超羣。
由五經而登第兮。文見於外。而其中則弘。人
推漢代之仲舒兮。或擬隋季之王通。乃不以
臚仕爲可樂。而甘爲漸達之鴻。閉關著書。藏
名山而有耀。千秋託業。希天人之道於明誠。
備考理學之淵源。廣蒐羅於古今。採識大識
小於當代。別儒家之大宗與小宗。濂閩之遺
緒。迄今其未墜。文獻之猶在。東西朔南之悉
景其儀型。從遊者履滿戶外。近居者更加惠
於哀憫。凡疲癯殘疾之無告。僉曰維持由我。
因助徭賑。粥之疊施。悉曰厚德惟公。是以環



叩首於里閭兮。千餘人之心感而誠服。更立
豐碑於門牆兮。表人世所未有之芳蹤。頌德
者深山窮谷而皆然。推轂者遍今世之名公
與巨卿。雖薦於朝者。徵書之屢下。而辭人
爵者。益挺松柏之秀於大冬。迨聖主之西
巡。陳卷帙而經御覽。維天顏之有喜。山
林雲鶴之錫不啻安宮而尊榮。斯爲儒術之
光昭矣。羨夫在郊之干旌。吁嗟乎。典型之凋
謝兮。厄斯文之昌運。予懷之憾愴兮。俯仰上
下而安能以忘情。予辱先生之知交兮。雖駑
鈍願策其前塗。近復雁魚之通好兮。編摩亦
濫及夫子名。維嗣君之克家兮。信箕裘之永
紹。予方敬慕其人兮。蓋聞造道之有成。惜關
山其多阻兮。未獲陳牲芻於靈輶。亦惟灑西

風之淚兮爲一言以曲寫夫先生。不知能窺
真脩之萬一否。尙其鑒予懷之誠切。因斯道
之云孤而悲鳴。嗚呼哀哉尙饗。○與范肖先
書。今歲二月五日。接訃音。不禁慟悼累日。
念尊翁先生爲當代名儒。景山斗者遍海內。
一旦厭棄塵俗。鬱鬱其將何從耶。及拜讀年
譜。益嘆侍教函丈之無緣。哭之不勝。因爲文
以祭之。恨道遠旣不能伸鷄絮之誠。又茆茆
微言。恐不足達巨公之學術。自顧惟深惶愧。
然亦惟舒悼慟之悃。不計其文之無陋也。惟
希代焚靈座前。以達之九泉。感荷實多。足下
承家學之淵源。振斯文之未墜。夙聞質粹養
深。篤志嗜學。某心儀久矣。接手示。更見繼述
先業至爲懇切。其一段孝思純篤。處溢於毫



楮間真令人敬服百倍。雖羣謀縱肆種種橫逆。然亦因時處之而已。於我何損焉。古人當此。惟益深謹。寧不為先發。惟為後應。爾固無可如何也。耿逸庵先生集六種收存。縷私不盡。

○二十二日

清明日雨不能祭。基遣子弟分祭。

○二十三

日書院講書。黃宗

○二十六日

書院講書。時

至舍。即回家相晤。是日左足痛。

○二十七日

劉方齋先生入祖祠瞻拜。隨赴

書院遊學箕園。久之。大人偕振起。等往。予不能與。○至晚足痛止。

○二十八

日午後赴書院講書。補前日未竟之功。

○二十九日

是月脩輯舊文。

三月三日

至書院講書、因狂簡成章之義、以學貴立志、不可安於小成、爲諸子

最。

○六日、三弟克恭子容、會試中式。

第一

十三名。

○二十三日

三官廟神贊、猗歟神功、屹鎮中土、朱襄之域、爰調

風雨、四序無愆、代天篤祐、廟貌重輝、虔奉作主、淫祀不經、曾何足數、願藉鴻德、福善錫侮、維我蒼黎、是佑是輔、永享太平、焚禱環堵、○

○廟在慈聖集鄉、人求文、因以其作付之。

二十五日

容遽下第歸。

○二十六日

書院講書畢、進鄭學思誨

以道、以此子朴厚故也。

○二十七日

許渭來受業、渭字開文、四十二歲、江

南宜興。○二十九日。是月校輯庠生。○事親庸言。

夏四月朔

謁先師祖祠畢。仍至學箕園校書。後以爲常。

○四日。使赴

京師。

○路衷炎贊。清癯者其貌耶。恬淡者其心耶。勤力於友者。所不恤耶。耽志於

古者。致足欽耶。予僕僕於甯陽者。唯君之言言。唯君之語語耶。其斯洪鐘之待叩。而發予之長吟耶。○瀟齋文集序。知扶溝者。前此有明道程子云。自程子蒞茲土。迄今幾千年。而其蹟不泯。當日講學論道。與士子共漸摩之地。相傳明道書院者。是其後。化民臺則又與民月吉讀法處也。雖代易。而文獻衰落。而是二者。則巍然獨存。且祠內游楊配享。繪



象其傍。當日招定夫職以學事。想參互教條。必秩然可依。法卽不傳。概可想見。龜山以書謁。從受學。當有授受之微旨。吾道南矣。之驗。至三傳紫陽出焉。而益信。夫扶邑片地。一爲大賢仕宦遊歷之所。風斯淳。人斯古。法斯不朽。道待人行。信哉。莆田淪齋吳公來宰是邑。出其家學。施之一隅。慈祥愷惠。及民物。治扶三年。仁風遐暢。境內恬熙。士安於校。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凡疲癯殘疾。憚獨無告之侶。綢繆弗措之俾。各得所。政成矣。採風者可以入告。而受特達之知矣。顧公歉然不自足。每於退食之暇。必勤問學。恒稽古愛民者以爲証。卷帙不能釋諸手。予因是知公之政皆公之學爲之也。及披讀所刊文集。見有闡明仁



孝之作無非敦本根厚風俗之意。或揭忠義大節而表揚之。或宗聖道而重俎豆。或參王朝之制度。紀邦國之風土人物。使後人有所綜核。而得以折衷數千年政教得失之迹。下至尺牘。摛辭振藻。亦極學士馳騁之能。而擅其富有。噫。公之於文也。纚纚洋洋。如海市唇樓。變幻奇出。不可方物。其亦稱文壇之雄矣。究其所由。皆學優始有此。予又知公之文。皆公之學爲之也。雖然。茲集其既往之文也。集中所載。凡有功臣文教者。存十之五六。夫古今之文教。孰有大於孔子自任之文乎。程子繼孔子之統者也。公來治扶適。有程子知扶溝者。在其前。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公也。聞公於明道書院三致意焉。意者斯文之興。其在

茲乎。知公必脩復程子之業、而措之政治、形之篇章、使他日再得讀公將來之文、以幸程子之道相傳於不墜焉者、是當於文乎寄之矣。豈第讀既往之文爲足快心志豁耳目已哉。○瀚齋詩集序、吾友彭無山中丞、莆田孝廉也。初令三河、卽擢諫垣、直聲振天下。邀聖主非常之知、歷臬藩、至開府。其爲人慷慨任重、獨少與可。一日評次其鄉之人物、謂同邑有吳瀚齋其人者、所稱躬行君子、非耶。勵志禔躬、均處於優文、亦自成一家言。往往形感於外、情動於中、而發之爲詩、詩且超出衆家、世罕有比倫者。予因是知公且思讀公詩、而概未之及。乙酉秋、公以知扶溝分校棘闈、矢公矢慎、所得皆知名士、而予男客遽亦



幸出公門。比謁公坐春風中良久歸。携公詩二卷。子盥手讀之。但見烺烺鴻篇。鼓吹風雅。不可以一律名。而囊括萬有。無善不備。理則本之三百篇。凡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有關名教可措之天下國家者。一以和平正大之音宣洩其義蘊。下至鳥獸草木。亦類舉無遺焉。若夫氣骨格局。聲調華彩。一一準諸唐人。如貞觀永徽有虞。魏之倡先。開元有沈宋。蘇張之繼美。嗣有李杜王孟。儲王之盛。於開元天寶間。卽大曆以後。尙有韋李錢劉諸家。振其逸響。在唐雖有初盛中晚之分。然皆卓然名家。獨步一時。集中體制不一。卽之唐人。不期其合而自無不合。所謂仁人之言。其言藹如根深枝茂。體立用弘。以故詩人忠厚悱惻。

之情優柔樂易之教悉彙爲公所獨得之秘亦並爲公所深造之境豈第風雲月露所可擬其萬一哉。讀詩旣竟語兒邃曰彭中丞之言驗矣。中丞與公同邑同爲孝廉同出爲宰爲政仁恕約守同其文與詩有關世道人心同所不同者中丞以令被特召大用於世而公猶滯於製錦未及展驥足爾。然中丞獨重公之爲人吾於治扶傾信之所推服公之詩吾今且發其篋而盡讀之行將執此卷以較之石渠天祿與國史同珥筆而編爲傳信之篇。或聖天子觀風問俗方岳大臣陳詩獻民風而公詩得達於朝寧自必超格晉秩令弘施其道於天下則與中丞之遇合安必其不盡同也。爾小子識之並以驗吾言於



其後爾尙登公堂請公訓暇則舉。○八日報

吾之信吾友以信公者爲公告之。玉來晤。午。○十日足痛不能屈伸時大人赴

間足痛。忍痛而已。○二十八日霸王岡將行來視止呻吟

不能言也。○三十日是月校輯

五月五日病起偶書起過端陽節猶須用

許子開文縣心氣養三年得心平百慮無。彊脩從此進磨鍊耐功夫。○八日與

學使湯西崖同年書。先生負舟楫鴻材抒藝

龍駿烈向由侍從改諫

垣、碩、畫、讜、論、裨、益、國、政、實、多。茲、由、諫、垣、簡、學、使、與、賢、育、才、匡、扶、世、運、非、細。某、以、樗、櫟、庸、流、謬、與、蘭、譜、時、叨、塵、誨、胸、茅、藉、開、猶、記、庚、辰、輓、繫、京、華、病、卧、狼、狽、先、生、不、忘、舊、誼、彌、敦、新、好、尋、就、病、榻、惠、問、再、三。時、大、疏、方、進、積、穀、重、農、之、計、反、覆、披、誦、嘆、爲、紫、陽、復、出。因、謂、公、爲、斯、世、悉、籌、養、道、愚、爲、鄉、曲、稍、存、教、法。他、日、得、志、或、可、相、當。不、謂、今、日、養、教、兩、端、均、爲、先、生、得、志、大、行、之、具、也。傳、云、待、其、人、而、後、行。有、其、人、世、道、人、心、胥、賴、之、矣。附、陳、者、某、假、歸、五、載、鹿、鹿、無、似、惟、於、所、葺、朱、陽、書、院、時、厯、厥、慮、來、學、者、頗、衆。近、年、營、建、之、功、經、公、祖、父、母、先、後、捐、輸、大、勢、規、模、畧、就。惟、有、崇、道、祠、三、楹、三、樂、堂、三、楹、進、德、脩、業、尊、道、弘、毅、四、齋、十、二、楹、動、工、



尙需歲月。今幸逢先生夙昔講作人之治化
 一日擁臯比之師席先覺覺世正在斯時敢
 祈弘啟宗風或獨力倡建或齒芬共成校士
 之暇不忘此舉使某以固陋無聞之夫附驥
 益彰豈非一日之知千秋之慶哉更新校士
 歸德時倘道由敝邑柘城某當奉迎道駕賁
 臨書院闢講壇於中天傳鹿洞之微旨俾多
 士環聽門牆凜遵型範庶家孔孟而戶程朱
 人人從此磨礪實切趨向正路將教澤之光
 流奕禩與天壤同垂不朽未必非斯文在茲
 之一會也。翹首
 敬陳尙希鑒照。○十一日
 送許子開文之里
 見宗工家學曾齋夙望崇喜自今朝得佳士
 全憑向後証微功寒門只有清風到大力能

二首

青編磨礪

探滄海同。講院時逢諸子進，對君人盡識春融。
自從言氏列賢科，南國流風文字多。翰墨芳華標雋品，身名砥柱息狂波。長江進揖青雲氣，綵筆題詩白雪歌。此去道南占彙慶，歸帆勞訊海陵過。秦州張良子
御書並寄諸集寄子○答張良御書。乙酉十一月望日，得接八月朔日手教，披讀依歸草，仰見足下大力深心，古文淵源於熙甫，學術倣法乎紫陽，門庭光大，脈路正真，質之海內講學家，當無以過之。以其所持者正也。今思古文一道，格律甚嚴，然登峯造極，不過稱爲文士而止。竊以爲文足鳴世，斯亦可矣。至學道一事，乃通天徹地，有終身做不到處，固不遺於文，亦初不以文域也。但思從古及今，造物



生一人卽懸此途以待。而人之從事於此者，寥寥無幾。於天地生人之意，大爲背負。良可浩歎。忽得足下力崇正學，深闢邪說，以此問之。南北海，倘有同心者，當無不歛容而敬之也。某質鈍學疎，不足語大道之要。然嘗守先大父筠峯公緒論，不敢於濂洛之旨，大段謬戾。而其中之精義，所未窺者多矣。獨是學有正派，功無岐趨，或稍參意見，或附和成聲，均爲得罪名教。此固素諳一二者。因與學者言，毋以崇尚洛閩爲正宗，非私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一以貫之，由洛閩而溯源流，都是這箇。更安得舍此別討着落也。目擊學術旁雜，甚爲憂懼。亦惟在我力持其正，以盡維挽之道而已。其有同志者，更相招而前，均任昌

明之責久之正路不至榛蕪邪說自易消滅、
此經正無邪慝之微權也。不責之吾黨而責
之誰與。東南一派而後足下肩任之、可
爲吾道慶忭。不知何日握手談心共商斯事、
永訂千秋之好爾。大集章法不苟見道甚爲
明快。間有閒用筆墨者、意欲另作一冊專取
翼道之文精選行世。庶壇坫有光斯文未墜
關繫道脈良非細故。不然閒筆浪墨累千萬
幅收之不勝於人心世道未甚裨益恐非與
天地同垂不朽之義也。鄙見未知是否倘未
當高明所不吝南車之指將來好於佳集有
効區區處也。亡兒祠李君過言足下過聽蒙
慨惠長篇愧何敢承。念此子幼而天性愚魯
長知嗜學於此道頗肯向往幸外物不得而



間之故。書院講習錄多有所記。自課有母欺
 集等書。歿後邑乘列孝子傳。又數年邑人請
 建祠立石。其生平大概並見悼亡彙藁。憶此
 子而在朝夕。不能離膝下。某亦朝夕樂與之
 言。獨惜今有知己而此子長往。不得一侍教
 於有道左右。爲可憾也。讀佳詩益愴然久之。
 附。○十二日夏至。疾未愈。不能升堂獻食。○
 謝。

二十七日。容恂自京旋里。以進士考授內閣中書候補。○

二十九日。是月服藥養病。

六月朔。學院湯公書來。允。○十日。夏峯孫以寧以書爲

先容令王福臻來受學。福臻字芸田三十二歲山西蒲州人。○二十日爲

遷葬二弟振起婦朱氏王氏於新卜塋兆破

土。

新塋破土祭文。新建宅兆溪流環山。維神相幽助我則遷。尙其永護俾無後艱。牲

醴祇薦歆只。

○二十四日大人率子孫以遷

神歡尙饗。

葬告於祠堂遂啟南塋朱氏王氏之殯。告祠

文。

維康熙年月日某官某人茲以仲男婦

朱氏王氏

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虞驚

動先靈

不勝憂懼將以是月二十五日改葬

於北莊三十里許新塋之阡。謹告。○南塋祭



后土文。昔安宅兆二十餘年。神今相幽助
 我則遷爰。北啟行俾無後艱。庶饒祇薦歆只
 神歡。尙饗。○啟南塋朱氏王氏祭文。嗚呼
 昔卜宅兆二十餘年。今改新塋開穴斯遷靈
 魂毋驚永世獲安。導前北
 行以妥新阡。嗚呼尙饗。○二十五日改葬

二弟振起婦朱氏王氏於北莊新塋。○二十

九日是月患瀉病。

秋七月七日

同沈天行至西郊外相遷柩四世祖妣賈太夫人塋域謀脩飭法。

○二十一日作水災呈

呈爲水災異常懇恩轉申以蘇民命以廣

弘仁事。竊照柘城蕞爾微區。渺茲瘠土。窪地
十居七八。靈雨易成。災傷豐年。百無二三。哀
嗷亟待拯救。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雨如注。
經今二十餘晝夜。尙未止息。慘看東南其畝。
誰知此界彼疆。不說溝洫有常。人盡呼天。搶
地。淺者平原。亦有三尺深者。窪下不止丈餘。
俟之忽順。流而來。洩之更無地而去。壞穀漂
黍。以堪痛。旣命斃之難。緩須臾。傾垣毀屋。而
增悲。復鳥散之靡寧。居宇聞者。傷心。見者垂
涕。當此時。秋禾盡殺人。隳柁腹之難存。况近
日天雨仍連。誰當炊烟之不續。且室如懸磬。
於誰稱貸。而保殘生。倘戶繼流。亾曷克按籍。
而徵現賦。斯災誠未有。而手待拯援者也。懇
乞仁明老父臺閣。念天災之疊加。垂憐民命。

之日蹙恩准轉申仁。弘博濟矣。爲此上呈。○二十二日署歸德府

事太守趙公諱光榮。過柘城同紳衿通水災呈

極陳災害。○趙太守遊書院興文教之意勃

然。○太守趙公至書院觀書院志久之欣然。日閱圖已成者蔚然可觀。未建者薄力待

舉。卽作文字發募簿倡開封屬縣三十六處共襄茲舉。當必有濟。時言論慷慨極力任之

而。○二十四日自四月以來。○余長仁等四瀉症至是愈

人來議水災。長仁等議赴省通呈艱於路費。又慮將來查勘使用。予曰水災



成則闔邑均出分金子不辭糾衆之勞。災若不成目今所費予與邑紳公議公出不至累及諸君。日後倘有部差使用約計可得百有餘金子當料衆紳輸金以濟公務。議遂定。

○二十五日

予與王李兩家各輸金給赴省路費。

○二十八日

商丘縣令奉

委來勘水災。

○二十九日

予率容恂容遂同紳衿與商丘令商

申報法。令謂撫軍夏月題報秋禾豐收此必

不具題。予曰具題與否尙俟撫軍。今據實報

災正賢者盡心之時。民望援手相救獨不爲

念耶。令謂具文請命以探撫臺之意方可申

報。予曰請命申報是不論民之災傷止希撫

軍之意指也。民命斃矣。令以自固功名爲詞。



予曰、藩司許公清正廉明、撫綏民命、無已、盍請命焉。以此拂令意。

○三十日

是月雨不止。

八月八日

振起赴京會試。

○三十日

是月雨理家務兼病。

九月四日

聞壻宜陽縣教諭張珏病故、即命容遂赴鹿邑。

○六日病。

○八日

容遂自鹿邑回、急為珏謀立嗣。

○十三日

遂為珏立嗣甫定、遂

作書與鹿令、商扶柩進城事。

○與鹿邑令書、

天下事有就彼應之者、有由此及彼者、有

不欲加惠於彼、實因此而不得不委曲以全

彼者。如今日小壻張我朋之亡、懇求足下為

某而矜卹是也。我朋已領憑矣，忽逝旅舍，驚出意外，痛悼累日。此某就彼應之也。聞足下於初得凶問時，輒潛然出涕，垂問再三。此固篤厚。張氏亦繫悲我朋而垂憫。年家子之微忱，是因此以及彼也。某聞之，鏤骨難忘。但柩未進城，暫停村莊。某恨未能生翼拜懇求賜弘仁，謹遣价代爲泥首。萬祈矜全。痛小女以煢煢病軀，罹茲危禍，見今謀立嗣不定，喪次無主，獨有一未亾人左指右撐，旣門內白晝拋棄，復鄉莊守喪殯宮，將來僕僕道路，主持無人，舉目傷心，吞聲飲恨，曷維其已。某仰天哀號，舊病轉劇，敢求足下憐某之父子性命，相連慨賜仁恩，俯允靈輻入城，竊念某之女乃足下猶子也，倘大發怙恃之慈愛，小女當



刻木焚禱以盡猶子之恩報。此不欲加惠於彼。乃因此而委曲以全彼者也。某不日卽登堂拜晤。以陳下悃。知必鑒原。不加之罪。臨風隕涕。不勝拜懇之至。○與鹿邑令說帖。 蕪州宋中堂諱德宜公。旣薨。題請靈柩進城。奉旨各官俱許。靈柩進城。此定例也。今我朋之喪。暫停鄉莊。荒陋難居。無異露處。種種慘毒。實自小女受之。如何如何。隔河兩重。女眷渡險不便。夜盜竊發。荒村誰爲護援。且鄉縣難以分身。離喪次。顧門內殊爲乖禮。棄城舍守殯宮。卽便壞家。某再四籌維。輾轉榻上。憂病日增。更無別法。可以相全。計惟有懇求大德。宥張氏之愆。過憐同譜之薄。顏俯允靈柩進城舉事。於某翁壻之情。父子之恩。旣爲兼

全而我兩人友朋之義更屬曲盡似於綱常
倫教有所裨益萬望破格矜卹方荷仁人君
子之弘施聞開封郡伯徐公大發憐憫助棺
銀夫役令扶櫬回家徐公與亡者從未謀面
尙蒙如許厚德况亡者生前日戴高厚身後
當不忍坐視委棄草莽中也特書苦衷灑淚
再白○十五日鹿邑令以書來言喪於外者從
大夫耻其暗○十六日容莊自禹州回○再
於定例云○台諭謂喪於外者從無以柩入城之事且言
某所陳爲不遵朝廷定例是何言也此例
在康熙二十三年宋中堂薨經題請奉旨
各官靈柩俱許進城是戊辰以前久已行之



矣。已已遭先太孺人喪，請命吾師太傅諸公，皆謂各衙門無有不洞曉此例者，並非地方官所得而止。以故扶先太孺人柩進城，邑父母不惟不禁，從而盛備儀物，迎柩於道而祭之。嗣後目覩仕宦靈柩進城者甚多，遠方不暇悉指，近就歸郡言之。如鹿邑呂之於胡使君、睢州陳之於湯司空、柘城連之於王上海、寧陵任之於李儀部，無一不令靈柩入城。在諸公孰肯舍一己之功名，背朝廷之禁而爲之。蓋確有所據如此也。凡今所陳者，遵朝廷定例爾，未有不諳定例而妄以責人之暗汶者。惟俯賜垂察，幸甚。

○二十

五日 赴鹿邑爲壻

○二十六日 往壻瑤鄉莊視喪，入哭後

降階爲禮。司賓者止之。遂令子弟奠食。日暮仍返城中。○鹿邑令召食。以靈柩入城之定例。爲彼言之。遂暢。○二十七日。○二十九日。示君臣朋友之義。○二十七日。○二十九日。是月。仍理家務。兼病。

冬十月朔。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連送

扁。

扁字熙朝。重望。

○五日夜讀春秋。

○九日。

王雲卿像贊。

穆乎其容。淵乎其宇。願爲遺民。不願人之榮貴而競取。嘗聞陶唐之故都。有高躅焉。君庶幾可擬之於古。旣內助之明義。復有子之攻苦。跋涉夏峯。以揚厥父。來遊朱陽。不避風雨。



疑難肯質。心細如縷。爲君也幸。
 振芳繩武。其將俟之以燭其羽。○十日 程靜
 贊。渾乎其容如玉之璞。坐觀羣書。胸懷卓
 犖。我聞其人。惟古之學。我思其宇。清篴濯濯。
 ○批壽言百韻。壽詞百韻。程君靜涵廣揚
 古譙朱刺史之所爲作也。件件實列棠愛語。
 語流自真衷。絕不類世之諛辭。連篇托寄南
 山之願。徒炫人聽聞者。予因嘆刺史循良聲
 之播諸輿論。何與此昭合無間。誠令人傾慕
 者久之。而靜涵才富學博。不競風雲月露之
 奇。必表召父杜母之績。亦可知他日立廟堂
 上。抒匡扶手。皆可藉茲鴻藻爲國家鳴盛治
 也。仁風頌言。○十三日 署歸德府趙公過柘
 並垂不磨矣。○來晤。予言黃垆壩派

協柳不應出自柘城。趙公云昨見與趙撫憲所立碑文方知其詳。此項原不繫部催自應豁除。且旨意原云沿河一帶州縣協濟。今柘睢寧鹿原非沿河州縣自不宜派協也。

○十六日

書院講書時右膝微痛。晚坐檢書漏下二鼓痛不止。卽掩卷偃息。

○十七日右膝痛。○二十日令客遽赴河東。

振起數致家書言某屬范刻事。決意走河東。仍與家中子弟携舊集去。因此命遽往。○

二十三日

汪涵齋先生書來謀刻耿嵩陽先生全集。

○二十八日

振起容莊容遽以事客他鄉。家務瑣細蝟集不休。又不欲間衆子弟誦讀之功。以了世局。



因思起莊、遽在舍。予得日夜研窮道要、編摩羣集、甚爲間適。今諸冗畢萃一身、求爲此境不可得已。歷兩月、頓異前途。雖存心不敢作輟、相仍然天行之健、未卽全體無殊、是存亡消長之幾、實在此也。吾爲懼之、吾亟策之、作耽誤書程記。○耽誤書程記、吾之所志、其大於學。學必讀書、書必立程。蓋古正業居學之意。今也予之書程、日就蕪矣。溯厥所由、不能無憾。憶二弟振起、自八月八日赴京會試後、予恐煩老親、於尺布斗粟間、又不欲役諸弟子。姪以妨誦習、因於不可已之瑣務、一親視之。更擇於諸子中、容遽已與計偕、卽稍輟讀、猶可。命佐予勤奔走、遽且日不暇給。初予策晝寢、夜猶燃燭照數行下。逾一旬、不及爲。

就寢時率漏下三鼓。誠不敢再致困憊。耗吾精氣。八月既沒。九月初得壻。珏凶問。卽令遂馳真源。視其家。時容莊滯安陵。未回。克讓容肅容儀。容惇容聰。肄業書院。永日四顧堂上。巖親獨處。更無人供菽水之歡。博顏色之溫。客恂家居。嘗備晨昏定省之禮。予終不謂子職可代。自是不復作呶呶聲。惟日侍大人側。共笑語。備指驅有事至前庭。剝解之。凡土田之播種。學徒之考課。食指賓朋。國賦鄉儀之浩需財用。加以災祲。甬寧閭廬傾蕩。在田在邑。架木築垣之經理。園果圃蔬池蒲之防禦。收貯種種。不怠於慮。兼之長女喪天。彼家不造。予益不能安枕。計日夜之所營畫。無一非有妨輔導讀之時。至此爲問予之書程。其拋荒



更不知其幾萬重也。當起與莊、遽、家庭聚首日。予得以優遊暇適而玩心至道者。亦安知其何故。及今繹思。始知予得肆力於學問。要皆吾弟吾子分已之功。以付之予者。將有爲也。起則立而詢焉。但授以意。唯唯罔有差失。將有言也。莊、遽侍我琴書旁。承命矣。體其方而無違乎志。言之尺寸不爽。左右藉茲周旋。憂患不形。安閒日多。卽欲不探討聖賢之成法。體揮聖賢之大業。將置吾身於何所。此予之日。夙不遑得慰好學之志者。以輔我者衆也。今一弟二子遠阻他鄉。翼助者寡。想望悵結。鬱何能舒。幸入九月。四弟克讓鑒予志切。憫予形瘁。事則分任。行不專成。諸動作間。必升堂。予謦怡聲下氣。一如起之相爲輯柔者。

予謂久此是恭敬之道。卽窺聖人門庭不遠。再益以莊邃旋共矢同心脩身善世兩處優裕。究何慮拋棄書程心德之純。莫子云觀乃朱幾起三致家音言某屬范刻事。決意走河東探訂此局。亦喚家中子弟携舊集去。十月十七日。登得報。遂召邃於真源。二十日趣之行。容莊畱舍。蔚雜叢集。問業爲難。克讓酢應外。驅歷郡邑村墟。棲身疲驟。鞍上隨一癡童。僕僕於寒霜衰草中。無寧暑。子且病縛榻上。不能至庭。蓋自十月十有六日。書院講書歸。夜不耐坐。詰朝卽就藥餌。至今猶未痊也。疴稍去。體榻上擁被。取春秋一書讀之。頗自怡悅。但不似神清氣壯時。有水釋理順之致。然涵養此心。無失初體。尙賴有是。至是爲問子。



之書程其拋荒亦在病中否也。倘振起容遽
遄歸以了俗緣俾予得盡力於編纂之爲並
令克讓容莊同諸子得殫心古訓予之快然
於俯仰間更有何事足望胸中其未能然不
覺時發之躁形之言恨耽誤吾大事因作記。
豈靠書冊度日實不欲自域吾志也。若視爲
畏繁苦思遷焉是謂人之心思智慮不足以
及庶務也。夫庶務不能及更何有於其大者。
非不能也所不願也。千里馬置之駑駘中選
材計值視相埒也。一旦策駑駘不前轉思超
騰橫行者而已絡其首羈其足困於厮養無
復所謂陵厲之氣者是等價於駑駘而已失
之千里馬也。斯。○三十日。是月望前理家務。
則其所不願也。○三十日。望後病夜讀春秋。

十一月三日

偶感家人違理之事夜莊侍舉以爲訓語十六段載劄記。

四日

門人問儒釋之異訓之曰釋氏着落在心字做來做去止成一箇寂滅之局寂

滅則放誕自恣是他下稍吾儒之學就心字

上着落一箇理字卷之退藏於密放之則彌

六合。門人有爲人求作三教堂文者訓之

曰釋道之異端如何與吾儒並駕若以爲儒

者堂則文可作以爲三教堂則援

儒入墨矣吾未能化之忍助之乎。十五日

足痛。○十六日

先太孺人忌辰不能行禮。

○十八日遷葬

四弟克讓婦錢氏於河東新塋。

其告祖祭后土祭仁人文



俱照遷葬朱氏王氏例。

○十九日

訓克讓諸子曰、改遷

無可憑、顯有形勢足誇。若以爲地利有可恃、則夏之鼎、何以遷於殷、殷之鼎、何以遷於周。就顯然著見之勢、而隱積德以赴之、德與福合、天人之感召亦其理也。若恃形勢之合、而侈然自恣、以爲福自我集、大福有引之、而去焉爾。卽幸而得福、不旋踵而禍隨之矣。可不懼哉。因恐懼而勤脩省、君子之所爲善答天也。天理、地理、一而已矣。○二十日、

書院正學祠成。○二十一日、振起自山西回。

○二十六日、手足痛。○二十九日

是月病、讀春秋。

十二月九日容遂自山西回。○十九日再與

學使湯公書。

世言正氣格而難行勢不能不隨流逐波久矣吾輩所論爲世

所迂笑。今先生負大力砥柱中流一洗羣議爲斯道主持。五百名世之期欣逢如旦。宇宙快事定推此等爲絕頂也。按臨歸德期應不遠計汴宋往來必假道敝邑柘城柘之東門外朱陽書院某數年來勉構數椽與學者講習其中實賴公祖父母捐建作興始成規模。幸逢先生以一代偉人主中天壇坫正屬大道昌明之會允爲多士蔚興之秋。倘道經柘城敢祈道駕貴臨書院弘敷教旨開我胸襟滌士陋習世道人心實嘉賴之。往者登封耿



逸庵先生延學使林公講學嵩陽書院學使
 擬講顏淵問仁一章稿先發下至期命生員
 前講一時正學昭朗多士式型今刊在嵩陽
 書院志書炳如星日倘朱陽書院蒙賜啟牖
 更乞作經書講語早爲頒下庶士
 子知所遵依裨益聖道良多矣。○二十四

日爲三男容遠婦陳氏遷葬祀后土新卜塋

文兆域新開維神相幽山水層繞永茲千
 秋依此者佳抑又何求聿神護持清酌薦羞
 冀我來臨魂魄○二十六日答廖六德書
 罔憂伏惟尙饗某方閉戶檢殘
 而同心之言適擲茅舍中心甚慰但不知所
 輯儒林要言一書繫何體例便中示下早讀

爲幸。○陋軒題語。孔聖爲君子訓曰。居之何陋。爲顏子贊曰。在陋不改。陋者境不陋者心。亦視我之自得焉爾矣。王子深源以陋名。軒其爲孔子何陋。與何妨。居陋其爲顏之在陋。與緊豈無樂。深源固有得者。意必取乎爾。余慙陋甚。不堪在陋。敢云何陋。但願尋孔顏樂處。以醫陋。陋軒主人。○二十九日爲遷葬。想尋得孔顏樂處在。

遷婦陳氏告祖祠。祭文與遷葬朱氏王文同。○三十日。

遷陳氏於河東新塋。

是年多病。校輯事親庸言。

孫 緝按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三終



信 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三

校記

①唇樓：據文意，當作「蜃樓」。

②體揮：疑有誤。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四

朱陽實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四十六年丁亥五十五歲。

春正月朔

五鼓拜賀。因體倦減禮。平明未能隨大人往謁神祠。偃息至午後方起坐。

○元旦口占

體倦神不倦。此心

○二日

偶書

帝天通新年。渾無事閒坐。領春風。

化日光風喜欲狂。看來事業等尋常。調和二氣休驚怪。輔助三才任主張。不是山河排



儲藏

位定全憑物我印心良而今討

○四日

壽學使湯

得昇平樂許爾優遊書滿床
西崖同年中土榮分藜火光弘開絳帳造
非常胸蟠二室歸陶鑄手握三才任主張皎
皎冰心推薛子蒸蒸日上氣賴歐陽子
秋事業斯文在慶洽彈冠一進觴
○五日

遣邃兒祝學使

○六日

聞張疎庵大有張思叔勵學之志喜而訊

湯西崖同年

之竟闢蠶叢萬險過周行所履定如何子

忙委耗心思甚一靜全包事業多流水停雲

裁進止服牛乘馬試平頗不愁

○九日

病縛

瀚海難登岸便自浮槎縱涉波

○九日

勘

破人情笑逐波翩然學道用馮河間中繹思
精微久病裏消磨歲月多心到收時知放廢



功將熟日易蹉跎。鈍根利器需藏用。老氏猶
龍定苦何。○病中偶筆。高天厚地蘊微陽。
世界春風吹滿堂。夏禹商湯仍淡漠。秦皇漢
武自鋪張。周圖五性歸中正。箕範九疇徵壽
康。振筆聊書今古事。○十日路零露來受業。
遙遙宇宙幾興亡。○十一日黃天賜來受業。許渭為
鹿邑人。○十一日介。天賜字徵懿。三十三
歲。亳州。○十三日今年。今年扶病難為禮。
庠生。○十三日揖下深深。尚欲強對越神
明。忠信薄。綢繆人世惠恩涼。披衣任手開新
篋。聽漏無心整敝床。荏苒韶光容易過。憑看
春信入梅香。○公餘雜咏序。張君意如之
詩。大約與感於豫土。尤得力於宛丘。其天分

才力既出人頭地，又其宦遊之餘，政熙人洽，凡所觸目，皆怡情暢志，故得之心，應之手，有疊疊不能已於詩之勢。夫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概難強同，詩亦從而異焉。今觀張君之詩，法既流逸，調亦蒼老，不拘拘一格，而諸體皆隱寓筆端。讀竟，因嘆曰：子昔遊宛丘，聞張君以能詩名，恨未見其人。今讀其詩，不啻於宛丘乎遇之。凡詩內一句一字，固儼然傳一智能才藝之張君也。其人其詩，皆可問諸世，因以數語冠諸集端。

○十五日

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連送扁。

扁字澱浦

靈椿。容。遂自汴歸。

○學使湯公書來，再允書院講學。



之請。○十七日、子弟入書院讀書。

○王抒來受業路元

灝為介。抒字虔徽。

二十二歲寧陵人。

○二十二日、各墳塋栽樹。

○劉宸相來受業、黃宗舜為介。

宸相字夢周、二十五歲、商丘人。

○二十六日

徐子石至書院、相晤晚止宿於

○二十七日

家、明日行。子石、邇皇先生子也。

是月輯事親庸言、

兼訂春秋之旨。

二月朔

尹鯤來受業、黃宗舜為介。鯤字化。

○

鵬、三十二歲、鹿邑人、歸德府庠生。

四日

范中選來受業、張穎先為介。中選字右君、二十八歲、鹿邑人。

○九日

王壘王永立來受業。永立之父聖欣率之行禮。壘二十一歲永立二十二歲俱柘城人。

○二十四日赴山西沁水縣寶莊祭祖塋。

仲男容莊從。

大人嘗述王父遺囑合葬四世祖母賈太夫人於寶莊之祖塋。

至是歷世既遠合祔未便大人又時時以回原籍省墓爲示。茲再奉命遂有事西征令容莊從。○柘城早發赴山西寶莊虔祭祖塋。遠溯貽謀啟晉封當年祀志敬鏤胸。兵戈鳥竄遷城社詩禮架殘續祖宗。兩世精誠通沁水。常旣誕畝葬之大志。一枝根蒂隔嵩峯。雖然未履西山夢。想源頭瀨氣鍾。○二十七日考城趙爾孚止宿於其家晤陳



玉立道彼養血氣之功。予曰集義方爲養氣。君既從事於學。胡弗棄其所爲。一軌於正。不幾有歸宿處耶。玉立欲予試渠所學。予曰君所學已知之矣。君自試不慮人之不試也。必欲以予爲口實。則吾安敢。○穀城諸君畱欵。幾載不出門。出門勞周旋。王既肯投轄。客亦願近賢。趙倅俊丰姿。名府名號。州懋績民命。全猶子方脫穎。名號。名止余意纏連。王氏難兄弟。見各鄉。鄉薦屬聯翩。禮闈利兄矛。吾姪亦與焉。同登進士第。與何諸子爭召子庖厨吐青煙。中庭設旨酒。列肴並烹鮮。座上有陳子。豁苗開口好談禪。所宗養血氣。黜舍大概然。彼誇養生術。吾亦課良田。集義而無害。胡弗覓真詮。昔有葵丘會。一時霸術煽。今恐

老莊生如火方及燃。以之蟠其根。後將安可。捐諸君良夜語。舟子招濟川。○陳玉立來札云。犬教從日用行習中做起。真是吾儒嫡傳。但某之主靜自方外來。異日可共證斯道云。云。子謂玉立曰。斯道不必異日共證。當下即可證。如君所言。遇異人授以秘術。今欲以此渡世。誠具一段婆心。但某意不謂然。某質愚不解奧術。君言人行所學。美在其中。某又竊未喻。某所知者。但饑食渴飲。○二十八日。梁冬裘夏扇而已。他何計焉。

守齋

碧若

座上彭州守

韶象

李廣文

名休

見訪

花深良夜會。曾不記詩籌。明月來相照。能

消客裏愁。○與友人談學。

昨日探滄海。

○

今茲涉大河。登先能有幾。舟子恨蹉跎。



二十九日過儀封遊請見書院。

書院邑紳張孝先所建。

三月朔

過陳畱訪馬閑則未遇其弟宜則畱止之。○陳畱廣文王志旦乃上蔡張

仲誠先生壻也予過訪劇談

命二子出見有恂雅之風。

○二日

歷覽許明府所

脩伊尹元聖廟基北傍城處有幡然臺向所

傳樂道橋先覺街等處皆湮沒無存明府獨

銳意重脩方經始邑紳士里民愛其德各送

桃柳等樹植廟傍作遊覽勝局子顧而樂之。

及與明府晤以

作記見委許之。

○三日

至汴梁撫軍汪公來視言派協柳束之弊

求豁撫軍難之日計柘出柳二千束每束銀

七分總計不過一百四十金辦之甚易初無

累民之處。予謂上只有二千束之說，下已有八千束之派。此向日之弊也。循是以往，累安可止。撫軍曰：誠若是，以札見示，自有裁酌。既而詢朱陽書院規模，晤良久始去。○五

日

與連邑侯書。適晤撫軍，柳事粗言其概。撫軍云：柘城等四處合共出柳八千束，柘

纔出二千束，計每束銀七分。柘柳銀一百四

十兩，此外毫無所出，並未有多派里民之說。

無妨於本縣。先為通知，即寓面訂。良久不敢

不達之案下。○大梁懷古，夷門風月舊，驅

馬向西來。鐵塔摩穹頂，梵宮出戰灰。歌猶傳

瓠子煙，半冷平臺民力能存幾。拊循可緩哉。

○十一日

脩武道中遇雨。時久旱，祈禱在陰野樹蔽千峯，灑遍簷簷雨，露濃。



大旱甘霖傾象漢，蘇郊天澤潤提封。兩河赤
 子鴻敷罷，萬畝青田麥秀重。透濕征輶先自
 樂，西風送。○十二日，雨後新晴。武早發，作備。無
 斷暮雲鐘。○邊爽氣縱天開，昨夜風
 生驟雨雷。物得新滋歸兌象，人逢初霽啟豐
 才。山川畫出烟雲意，世界紛同錦繡裁。豁眼
 愁懷消客裏，春風疊疊傍車來。○武陟道中，
 麥油油兮物命活，水潺潺兮渡沁河。風漸
 漸兮客衣寒，過水樂兮商舶多。○宋藝祖卧
 臺，宋家太祖開區宇，此地猶傳有卧臺。五
 代腥羶昏日月，十年血戰掃氛埃。君臣日夜
 無寧處，將士奔馳亦可哀。卧榻誰教容鼯睡，
 遙懷王業尚徘徊。○過武陟，訪杜樹滋學博，
 懸懸阻中道，情牽藕絲長。一朝整行旌，殘

風送夕陽。風帆渡黃河。上岸驅疾電。行行三十里。前到武陟縣。廣文喜延客。厨火備酒漿。僮僕解其意。烹茗頻換嘗。夜半雲黯淡。銀燭何皎徹。把酒吟佳句。一讀一叫絕。大雅日以蕪。騷壇憑仗君。試問白雪唱。屬和曾幾羣。小試杏壇手。斯文未沉淪。征車塞周道。眼看宦遊人。○贈杜樹滋廣文聯。經談馬帳賢階潤。雪立程門吾道尊。○武陟前令三元秦子才。勒上諭六條於黉序。右碑陰復繪圖以勸。勝國同文日。荒城揮舜絃。神君畱片石。頓○十三日過晉山濤故里。讀使憶庭堅。書慨山公。今過山公里。荒原鬱高塚。漠漠衰草裏。後人表其閭。丹碧降降起。竊怪晉多賢。稽阮皆達士。名教果



捍衛國是亦可恃。胡爲尙清談。世事棄如屣。
 吾欲起侍中。問乃何爾爾。○覃懷道中策
 馬。覃懷路。青山此地饒。千邨人到樹。衆阜水
 通橋。雲斷天邊雁。鐘殘寺裏簫。多年撫鞠後。
 耕穫駕先朝。○覃懷書事。清泉茶竹景奇
 尤。險作平原高枕樓。西擁藩垣行嶽盡。南依
 日月汴河流。民間杆軸空輪納。國本苞桑計
 撫柔。偶歷覃懷思底績。蒼茫獨立起殷憂。

○十五日

別閣總戎鮑太守徐別駕閑守府
 於旅舍出覃懷城傷心不忍唱

驪歌。客別眉城曙色多。纔見花明沽社酒。旋
 經柳折送煙波。行岑北望千家竹。沁響東流
 萬里河。車引孤邨逢路轉。聲聲○十六日
 仄險報林阿。○主松年族兄家。○十六日
 水

灌田、俗儉力轉勤。灌田作甘沛。因民之所利、其利乃無外。勞勞農家子、胼胝理溝澮。豈是倖逢年、食報當益大。○石徑、石徑人面少、車傍野樹多。老農不一問、穡事今如何。○軍懷道中偶賦所見、衛軍號愿樸物饒樂豐歲。門引一曲水、漑田可千計。家家幾畝竹、無勞追官稅。老者不惜力、日月肯擲棄。當門劈竹子、外事鮮所繫。以此生理恬、泉貨流不滯。省方以問俗、○十七日始入晉境。行澤州病瘵釋、聖帝。○入山行山路、路行隨山轉。上重複下重、白雲面上捲。清晨入山裏、日午聊具饌。與夫告况瘁、千峯亂人眼。層疊盤石磴、努力日墜西。滿樹叫春鳥、不住聲高低。日暮牛



羊下、投宿照短檠。主人。○十八日○遊友山園。
饒絮語側耳聽啼鶯。

回車處、麟鳳適其郊。犬木傷所栖。千古成

恨事。吾道不復西。賢乃耀國寶。胡爲棄其

珍。鳴犢舜華死。悲風吹河濱。馳驅畢四國。

西來未陳書。河邊風沙起。已回聖人車。車

轍幾千年。猶帶舊日痕。天不阨孔子。留此抵

乾坤。○遊友山園作。江南已數秦。園好奇

妙更見友山園。友山主人方強仕。忽爾解組

樂椿萱。曠懷高寄稱達士。築山置身煙霞裏。

傑地天生待人工。靈心鑿山復濬水。高者樓

閣百尺雄畢者。池沼冷泉風幾處。飛瀑瀉石

澗。引之行地紆西東。陰森參天古松柏。景色

收入綠牕隙。珠簾常掛南山翠。奇葩香覆十

里宅。我來遊此樂不疲。頗與主人與相宜。廻廊曲徑細流覽。回首西山落日遲。主人呼酒招風雨。晴陰變幻迷遠樹。霧屯虎豹蛟龍窟。人世塵封安足數。予也俯視衆山冥。四面都畫園中青。日送煙雲畱不住。一天佳氣凝山亭。半世子作買山志。不知山水布次第。從今亦欲學友山。願傍高風一指示。○澤州衛定遠構園名友山。四方君子來遊者衆。予過其園。定遠止予宿。園在居砦下。四圍皆山。引水鑿石。名花奇樹與巖廊幽徑相爲掩映。予周廻遊覽。樂而忘倦。時同遊者宋居玉、定遠弟韜、公子魯林也。

○十九日友園望晉普山二首。南下太行千里龍朔源。此處一高峯。諸巒聳峙開屏幃。絕似兒孫衛



祖宗。陵空插漢遼天宮。呼吸含元帝座。通萬派千支分晉晉。憑欄望斷紫雲中。○

二十日

蘇橋邨驛古白楊二株。古剎大路旁。入門瞻古樹。白楊障宮殿。雙峙憑

作主。蒼色老虬龍。鐵身十丈五。相詢植何代。老僧不能數。雖非千年物。壽可埒彭祖。培之滋數圍。漢柏堪繼武。法物鬼神護。孰得施丹斧。○和壁上韻。灑血陳書後。載棺憑將一死博生歡。怨尤二字渾無累。險易千般盡可安。花謝芳菲春占早。操全松柏歲經寒。長留清白人間在。絕勝浮名戀作官。○長平弔古。長平坑趙卒。得毋乏借箸。嗟此民命活不勝苦刀鋸。四十萬人血流作丹水。去戰場餘白日。那堪過其處。西山風聲急。遊子且遠馭。

○二十一日

和壁間韻。陽和鋪地透芳華。放眼纔看芍藥花。薄宦天涯無

是處柴門風月與偏除。○旅思三首。田廬引分。今春出仲月離家。匝月餘。雨暗風晴多變幻。滄桑百感頓成虛。想我嚴親樂嗜道。暇呼僮僕園林掃。芬芳三月梅花謝。綽約千株芍藥好。應是提壺秉燭遊。招朋劇語抑何求。兒孫扶持講壇坐。童冠追隨亭榭休。只恐炊烟時觸目。愁糧不但食無肉。所恃庖厨供麥羹。朝朝老婦善調粥。不能携手問吾弟。可得灌園力穡否。力穡逢年百當千。灌園如法三餘九。更博椿庭色笑歡。經營炊爨自般般。人間機械總招侮。戶內纓冠漸使安。兒童不識早型家。祖父憂勞堪自嗟。屢課趨庭章句



子令看三月牡丹花。嗣肱有弟子勤賈。以此
 高堂悅老父。下有子孫能繼者。焦枯面目識
 辛苦。臨行堂上拜嚴親。拜罷男兒列兩行。
 階下森森成次第。堂前灼灼耀光芒。爲召季
 男。吾語爾爾兄。隨我整行李。惟爾家園勤守
 望。畱心灌溉。有經史書院數椽。闢廣宅。年來
 履滿四方客。講堂日照揮春風。濂洛關閩有
 正脈。少長翩翩聯步進。鳳凰巖巖基初似。爾
 能不肯負吾言。藝圃文壇雄列陣。○高平道
 中。山接烟嵐紫氣重。人從樹底見高峯。雲
 橫嶺上迷蒼色。點
 染青天一老松。○二十四日
 其家。○二十七日
 丁亥暮春。予遊晉中。牛君莒
 巖。名錫碧巖。名紀。錫指九。名錫

斯年銘錫喬年銘錫大年銘錫諸昆仲延予
於其舍累日、禮儀周浹、感於其風賦、近體一章贈之、客滯天涯、半苦吟、萬山深處有知音。華筵酒送、開春閣、仙嶂塵揮、聽夜琴。月滿樓頭、花映萼、香來枝上、桂成林。時携杖履、松風外、並踏雲階、俯碧岑。○二十八日遊崇壽寺。○同牛大年、張子悠遊崇壽寺。寺壁有賓陽子題詩、大書濃墨、頗驚神異。詢之老僧、稱爲仙跡。聞今十有二年矣。字畫爲風雨摧殘、幾不可句。細加尋繹、始識全壁。因依韻賦四章。仙家藉筆、指迷津、古壁縱橫猶帶春。太極原來傳掌上、今珍此物是何人。宇宙茫茫學問津、誰知三十六宮春。題畱詩句堪醒世、却說尋常酒道人。開懷灑



墨渡烟津寺裏鐘聲落暮春。壁上龍蛇驚間
 字。祇今空憶寫詩人。幾度東風送遠津。呼
 朋悵望曉天春。從今欲篆。二十九日遊河
 飛仙字。學作羲皇枕上人。○東園。
 ○同牛子碧巖斯年大年張子調元子悠遊
 河東園。相與東園看攜手經山麓。雲深佳
 氣多。中有幽人居。石壘控大河。削壁陵層
 霄。乃在郛邨東。數椽牽白日。人行萬山中。
 高甍俯清溪。草色沒平原。老松盤虬枝。層層
 護名園。煮茗且呼酒。少長盡所歡。倚欄天
 外望。不作人世看。諸君挹勝地。襟山復帶
 河。我欲移片壤。明月結丘阿。捫蘿繞砌遍。
 夕陽蔽山去。松風捲濤急。指爲園遊處。○題
 河東園看河處。山結青天外。名園古樹封。

看河仍舊處、
峭壁掛蒼松。

夏四月二日

與牛氏諸子體
乾輩屢論文。

○五日

再遊河東
園。○同牛

君斯年體乾再遊河東園、初來園徑迷再
來園徑熟。日月爲我留。我招風雲宿。樹上鳥
弄絃。山下草伏鹿。中間河一線。地軸裂其腹。
更倚石作堞。儼然枕大麓。沁流旣在眼。圖似
緯五嶽。大阜松幾行。枝葉正盤曲。上點翠霞
色。俯聽風謖謖。挺榦森碁星。植有二十六。斧
鑿安得逞。雷霆呵樵牧。石版橫根柢。趺坐方
閉目。移時輕風落。日午趣進粥。酒至起歌興。
玉山對王屋。遠指相如祠。藹藹相如祠。建興有祠。人迹
廟瓜瓞續。邇子降廟。建興有主人西下巔。頽瓦伴



樸檄。示我舊亭榭。念載未暇築。昔年沒河央。
 今已良材蓄。所計堂構新。鑿池任架木。他年
 再經此。紅日滿間谷。憑我恣探賞。世事等脫
 輻。攜手夕陽裏。光陰如轉轆。遠看邨童來。晚
 京催。○六日 衛定遠書來邀。○八日 赴衛定
 驅犢。○陵川門人劉堯。○九日 同鄒石瞻學使遊友
 藩迎於道。相晤。○山園。○友山園贈聯
 佳氣全收行嶽盡。春風遠送。○十日 贈計
 沁流來。○又題額。風月萃處。○希深
 華筵催燭急。客至共彈冠。酒助東山興。文
 飛老將壇更深。仍話舊義重。可迴瀾。三月春
 光盡。餘香並襲蘭。○聞希深館於永寧堡誌
 喜兼柬王簡庵。使。縹緗千卷富。文字舊

登壇特設馬融帳。欣彈貢禹冠。山深畱夜月。門迴響飛湍。別業開賢主。楓林藜炤丹。○

十一日

行澤州西路。盤折層層上。林深聽鳥鳴。風雷迴澗壑。樹木劃山城。險道

空天結愁雲。傍日生前途。猶未了。舉目變陰晴。○山行遇雨。夾路雙峯峻。天然鑿怪形。飛雲流水白。遠樹斷天青。石徑防泥滑。山泉抱寺宜。憑探重險盡。野氣覆間町。○山雨不可走。山雨不可走。停車竟誰讓。飛瀑從天下。山頭縱奔放。陰雲嶺東西。飄忽難名狀。黑霧如鬼影。舉足迷所向。鳥聲徹虛谷。怪木幽而長。石徑多參差。我行全無妨。履險似如平。疲者倏能壯。登高放眼看。寄懷一清曠。○十二日。至寶莊門人



張道濂族衆郊迎爲館舍居予。○十三日展

謁遠祖贈大將軍墓卽謁本支遷河南之祖

塋幸四世祖墓尙存碑碣。

宋贈左屯衛大將軍諱璘祖墓在山

西澤州沁水縣寶莊西山之下坐北南向。子

二長早亡次質三班奉職二塚俱在將軍墓

側東南百餘武族人指爲予本支祖墓趨謁

坐西向東諸墓俱埋荒榛最慘第三行中間

一墓坑陷多年未有覆一簣土者四世祖墓

僅餘片土幾與平地無別幸墓前尙存砂石

小碑所刻姓名雖漸就消磨細尋之猶可識

中一行書明故顯考邑庠寶公諱光考字達

孝墓左邊一行書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仲春念六日右下處一行書孝男竇聯芳立。予與容莊審畫旣真俯墓前四拜不禁涕泗滂沱。西上仍有墓三重最西正中墓一前東第二行墓南北列有五再前東第三行墓南北列有三再前東第四行墓南北列有二。南列有碑碣者卽四世祖諱光考墓也。其餘墓前有碑者皆陷地中微露石尖不可索其字矣。日中悵然而歸。○四月十三日謁遠祖贈大將軍麟基。千里謁祖兆托魄西山下地脈斷續間豐草亂荒野灑掃追遠日瞻雲繫乘馬跪告塚頭上孫遷塚土者。○同日謁本支四世祖諱光基。鬱鬱似北邙纍纍者皆是。痛茲荒涼甚抔土僅可指遺碣幸未泯姓名。

悉所以。肅拜哭失聲。起立轉色喜。○十四日伐塋中荆棘。○

十五日赴塋開土。幸三世祖墓存碑。一世二

世祖俱掘墓土得遺碣。行開土禮畢。細尋最

微露出土視之。則碑碣也。上橫書故祖父豆獻五字。案石向內書弘治六年四字。予與客莊及族衆諦視既真。且悲且喜。自一世獻祖而東第二行五墓。南北平列。最北墓掘土得小碣。上層書中字。又橫書故父二字。次層橫書寶公澤三字。又喜不沒二世祖矣。自北而南。間一墓。尙有小碑。姓存名滅。餘三墓無片石可徵。再東第三行墓有三。亦南北等列。最



北一墓原有小碑立墓前。啟石苔視之，中一行書明故顯妣張氏妣張氏三字，偏南行空。北行缺書，邊行北者書嘉靖三十六年仲春，念有六日立十三字，南行半下書孝子寶光先奉祀七字。按譜公澤子尙質字宗商，庠生配張氏子二光先光考。則此墓信爲三世祖無疑矣。最東第四行二墓南北相向，北缺題名，南碑存如故。中勒明故顯考邑庠寶公諱光考字達孝墓十五字，左勒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仲春念六日十四字，右下勒孝男寶聯芳立六字，四世祖墓碣顯然，則北列者定爲四世伯祖諱光先矣。然無的據，不敢妄指云。○四月十五日再赴本支祖塋，於墓土中得一世祖顯遺碣，斬棘露石痕，尋跡自此。



始。掘土得故碣。祖名記孫子。祖土沉、父實、遺碣篆字。
 所記在何代。有明弘治是。中沉、石不沉、有弘治六
 年。四二百十七載。留之以待此。年自明弘治六
 字。四二百十七載。疑有鬼神護。仍藏幽宮裏。康
 二。百。一。十六。年。凡。閱。疑。有。鬼。神。護。仍。藏。幽。宮。裏。
 幾。碎。仍。掩。墓。中。頁。○。同。日。於。墓。土。中。得。二。世
 祖。澤。公。遺。碣。亦。從。芟。荆。榛。隱。隱。逗。石。塊。開
 土。摩。石。面。鉄。畫。毫。不。礙。六。字。篆。其。額。行。篆。額。上
 中。字。下。實。公。橫。行。五。字。篆。幽。闕。頗。久。耐。出。泥。灼。灼。光
 故。父。實。公。澤。五。字。篆。幽。闕。頗。久。耐。出。泥。灼。灼。光
 揭。日。透。石。背。不。再。添。數。行。子。孫。昭。盼。睽。舊。篆。字。
 下。勤。更。增。書。世。○。三。世。祖。質。尚。墓。前。並。得。遺
 系。祭。日。更。增。書。世。○。三。世。祖。質。尚。墓。前。並。得。遺
 碣。尚。不。沒。風。雨。拭。土。索。舊。字。世。運。倏。更。遷
 片。石。存。勿。毀。考。妣。儼。同。穴。妣。書。缺。考。位。正。中。面
 張。氏。雙。行。字。小。字。左。右。書。位。缺。書。下。勒。孝。子。
 名。氏。先。奉。新。禮。七。孝。子。實。永。托。椽。筆。記。○。十。六。日、

命匠役伐石南山爲塋域立碑。

○早晨歷覽塋域謂容莊

日一世二世祖碑沒已久今掘土得顯細加認識幸猶歷溯不泯得非祖宗之積德允厚天故秘藏之以待今日耶。餘墓無可徵驗者則爲天意所不屬矣。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今日之謂也。汝其識之。○十七日率家僕闢草萊除道

塗增墓土。

墓之頽者培之。塌者築之。

○十八日命容莊書

二世三世四世祖墓碣。

書二世祖墓碣世祖寶公諱公澤祖

妣賈氏鄒氏之墓。男二寶尚質尚貫。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夏五月朔河南柘城八



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出舊碣於墓土中、除上原書二行六字外、更鐫字其下、並買磚砌壘舊碑。謹識。○書三世祖墓碣、三世祖邑庠寶公諱尙質、字宗商、祖妣張氏之墓男二、寶光先光考。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五月、柘城七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脩墓。○書四世祖墓碣、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柘城六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十九日、諸墓增壘墳山。將二世祖諱公澤、三世祖諱尙質、四世祖諱光考並二世祖南間一位之墓俱用磚壘碑套。○二十一

日、諸墓培土、四世祖墓砌石基。○圍三丈五尺、用石八十

塊。○二十一日三世祖原碑增書考四世祖

原碑增書妣以附合祔之義。

三世祖諱尙質舊碑止書明故

顯妣張氏妣張氏三字在顯字下南邊傍至北邊傍書考慮缺。今於北邊傍增書考寶公中間書一基字儼爲顯考寶公顯妣張氏墓矣。四世祖舊碑原書明故顯考邑庠寶公諱光考字達孝基孝字去基字中間空三字今於孝字下增書妣賈氏三字儼爲顯考寶公妣賈氏墓有合於同室同穴之義。子祖嘗以賈太祖妣合祔先塋爲念子大人無歲不計返魂魄於沁水之鄉。柰格於歲久而不能行大人嘗爲快快子謂容莊曰舊碑空妣處未



書以待來茲也。今並書妣於一行，似於合葬
 之義為得。舉祖父未竟之志，亦可完全無缺
 憾處。莊增書之，命工鐫出，幽明之意俱極暢
 遂矣。○三世祖基碣，勤於舉祭前數日，令男
 容莊合考龔。尚於妣張氏並書之。萱草朝既
 萎，椿庭暮旋衰。子當執母紼，嚴親白髮垂。營
 葬從初年，鐫字先慈惟。舊碣止鐫顯妣。今復
 增四字。於舊碣面雙行左邊下更譜宗支。下
 祭書世系源流石端列，千年永不墮。○四世
 祖基碣，勤於舉祭前數日，令男容莊合書妣
 氏於考。龔。光正面行中，合葬雖非古，今世
 大概然。孤丘卜壽兆，夜夜明月縣。母養兼父
 訓，就傳勞三遷。派牒中州分，晉疆憶山川。祖
 命既諄諄，燒人及子當。明末亂離，世平宜歸葬賈

太祖先塋。父志同精虔。緣缺子人屢謀歸葬。今小
子歸塋祀考妣石並鐫。考妥百年魂母靈東
來。嗣季札豈昧禮考亭無妨賢。以此當合祔
幽明兩快焉。朔厥鍾祥地脈結雙松前。御屏
聳三台門峙東山巔。水抱層層合千里曲回旋。招魂歸塋域列鼎尚肆筵。○祭期

定撰碑記命工先鐫遠祖及本支一世祖二

石容莊理其事。

沁水寶氏祖塋碑記。吾族在漢唐之世門閥顯燦勲猷

彪炳凡史冊所傳概難罄述。繼此門祚式微相傳由扶風遷沁水後能致家業興盛實自宋仁宗朝居寶莊之祖諱舜者始。祖字廷玉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二長蚤世



次質故任三班奉職葬於大將軍墓側。明嘉靖之季子高祖克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大父筠舉公應舉共城時來省墓手錄大將軍碑銘携去。因是璘祖質祖而降源流備悉。大人道康公嘗奉先大父遺囑時欲回籍舉祀。但爲貧困所阻。後更艱於暮年。今春命勤來至。則肅拜塋域。見璘祖墓豐碑石幢篆字可識。賴吾族履故土者歲時脩飭以故。翁仲亦不沒之荒草間。獨質祖墓未有片石。子謂族衆曰。碑碣無存。後懼湮沒失傳。茲申如在之誠計。惟秩勒貞珉。永垂千祀。是亟衆咸善之。爰筮祭期。命工鑿石鄰邑。引肩力。涉陂河而運於西山之麓。督匠氏磨礱鑲削。工竣舉祀。豎碑於質祖之墓。不禁茲然流涕曰。水

源木本予大父大人積有未竟之志今稍得
遂兩世可以無憾更追溯遠緒悲觸几筵不
能自已嗣後子孫薦馨有不觀墓而動祖功
宗德之思豈人情也哉吾願柩之子若孫繼
述志事永言孝思尤願吾族居沁土者矢敬
信永蒸嘗肅名分聯情誼庶綿綿瓜瓞偉人
輩出不揚先躅卽吾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於
仁人孝子乎篤佑也。是在念祖聿脩者交惕
焉。○竇氏沁水本支祖塋碑記 有明嘉靖
之季予先世由晉遷豫本支葬沁水者一世
祖諱獻二世祖諱公澤三世祖諱尙質四世
祖諱光考世次歷歷可稽至高祖僑寓柘城
逮祖父遊庠遂家焉。大父筠峯公時以省墓
爲予大人言大人謀歸屢矣緣年暮不果來。



今春命勣代脩祀事。因筮吉啟行。以仲男容莊從。至自四月十有二日。詰朝展墓。荒榛滿目。慘惻於中。幸四世祖庠生諱光考字達孝。墓碣可識。折西一墓。發土中石視之。書獻祖名。並弘治六年四字。衆躍然喜。謂晦跡二百一十七年。始獲顯著。得非天故藏之。以待今茲。否則幾何不爲風雨侵蝕。樵牧剝削也耶。自獻祖而東。第二行最北一塚。掘土得碣。書公澤祖名。按譜公澤子尙質。字宗商。庠生。配張氏。子二。光先。光考。於東偏第三行最北一墓。得之。最東第四行二墓。北無徵。南碑勒四世祖名字。記其歲。則嘉靖三十年立。尤爲考証。無訛。本支旣悉。因命役剪棘伐石。磨礧篆額。豎豐碑於一世祖墓側。二世、三世及諸塚。

悉運甃增崇舊碣。四世祖墓更疊石基起碑樓。工始於四月既望至晦日告竣。五月朔舉祀。經營陳設。族衆執事有恪。酌酒奠食。本支惟勤。是將餘墓容莊分薦。焄蒿對越。罔敢愆禮。合同姓異姓與祭者。觥酬交錯。日暮始歸。是役也。吾祖吾父鬱鬱未竟之志。今得次第舉行。向非祖父精誠積久。命誠諄切。勤安得從流溯源若此。尙冀吾子若孫永矢勿忘。於春雨秋霜時。將黍稷之馨。則由本支以追遠祖。孝思無斁。宗祧永賴。雖謂千百世如一日可也。於○二十三日脩四世祖墓成。砌石基是乎記。○二十五日季貞甫諱起。崇○二十五日恒來晤。○二十六日鵲

二世諱質遠祖墓碑成。

時刊列祖墓碑偶遺祭文未載。季貞甫來

晤謂祭文宜簡古以字短義長爲尙。閱予所撰文謂得當宜與碑記並勒以示後。尙數百里來祭缺此文無傳後何由。○**二十七日**韓

做法因以祭文並勒之石。

○**二十七日**

學

山來受業。竇千子爲介。學山字魯望。二十九歲沁水库生。○張忠烈公祠。痛哭長沙計已遲。孤城尙賴有提師。憂危社稷盟山海。禍慘衣冠折幹枝。關塞鼓鼙浮日動。廟堂羽檄禁星馳。可憐碧血流江。○**二十八日**同心端

去。竟是張巡西拜時。

○**二十八日**同心端

登西山。

自中間山下迤邐而上。直達雙松絕頂。遠望四圍皆山。迴抱沁水。自西北

而來繞寶莊之北、轉向東而南、儼如帶拖於前。遠如乾方、榼山、艮方、鬼山、吳方、洞陽山、坤方、藥神山、皆四維環衛。近如卧牛山、御屏山、全拱後背。三台御座、恰對正面。本支始祖脈由雙松東嶺過中峯而南、突起峯密、拖勢而下。大伏近前、再起一大堆、直對始祖塋、相去二百餘步、其形勢如此。○午後與心端盤桓於大將軍及本支墓間、相立碑地勢、暮始歸。

○二十九日、大將軍遠祖墓碑鑄就、樹諱質祖墓前。

五月朔、一世祖墓壘石基成。

圍四丈、用石八十塊。

○本



支祖塋碑記鐫就樹一世祖墓前。○四世祖

碑記鐫就。

竇氏沁水四世祖塋碑記。竇氏
原籍隸沁水自四世祖妣賈太君

於明嘉靖間携子遷柩及子凡六世矣。四世
祖考邑庠生諱光考字達孝積學弗售賣志
歿葬沁水西山下。先是四世叔祖諱光國商
寓柘慮吾高祖齒方少召趨侍飲食教誨之
賈太祖妣爰與偕往無何太祖妣不祿塋葬
柘城西郭外遂家於其地厥後大父回籍謁
基錄舊牒數幅上溯家世自宋慶曆間祖諱
璘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孫繩繩
鵠起閥閱稱盛終宋世逮元明譜系失考惟
予本支載獻祖而下最悉至太祖妣及吾高

祖卜居柘於是沁水祖墓岡有尸祭者明末
兵訐大父嘗囑予大人及伯叔曰太祖妣制
事明敏笄禕遠勝冠弁實造寶氏厥德未可
忘惟是奉柩還故土合祔先塋此吾志也汝
曹其踵成之大人謀歸葬者再商於大司空
湯公謂歷年久遂暫止今春命勤來祭旣至
率僮僕薙蔓荆除道塗運石壘墓基圍週匝
高稱之復增土豐起樹碑於左屆期灌將鳴
咽流涕念祖考妣兩地異穴高祖奉母中州
不獲獻食西土祖謀合葬西土未卽啟行中
州子父篤於孝思且不能不傷於遲暮卽勤
稟訓亦幾經歲月然後得一至鄉井豈生死
離合各有數耶亦豈子孫之享祀或有待耶
予於是慨然悲矣悲夫死生離合信有物焉



以制之。抑且輾然喜矣。喜夫子孫之享祀。卽
遲之四五世。猶得遂也。今知高祖奉母與奉
父。無異。父命來祀。俾祖命合葬。得伸生者致
敬。死者不頓慰耶。合者雖非。離者豈終是耶。
泉下應無形隔之傷。千里實有神聚之慶。此
日之祭。不其偕兩地之精靈爲往來耶。旣終
事。將歸柩。復大人之命。因勒其事於石。○答
季貞甫札。祭文因一言指示。遂勒貞珉。誨
我良多。連日捧誦大章。大抵皆自透解天根
月窟中來。昨更得弟子篇。透發本天之理。雖
太極西銘。不是過也。某院志中雖有其意。而
未暢言其旨。視此何啻小巫大巫之別。敬服
敬服。○郜邨牛。○二日。四世祖墓前樹碑。○
喬年來陪祭。

二世三世祖墓基石基成。

俱圍三丈，共用石一百二十塊。

三日，祭遠祖大將軍及二世長祖次祖墓。基

設饌陳牲，行三獻禮。禮畢，同異姓陪祭者各携榼酒席地列坐。主人用樂劇饗之。歸，延司禮者於家。○代父祭文。維皇清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建五月丙午朔壬子，越祭日甲寅，河南柘城縣裔孫庠生勅封翰林院庶吉士寶大任，率男翰林院檢討克勤、甲子武科舉人振起、柘城庠增生克讓、孫丙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恂、庠生容肅、廩生容莊、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邃、庠生容儀等，曾孫經等，謹以剛鬣柔毛。



香楮庶饑之儀敢昭告於 宋贈左屯衛大將軍寶公太祖暨贈宜春郡太君羅太祖妣早亡長太祖任三班奉職次太祖暨封長樂縣君高太祖妣之墓前日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本則勃勃源則滾滾維祖我庇榮於華衮中土喬綿如田斯壘以覆以翼去鄉難返向憶功德述之慇懇清酒秩肴敬抒微悃這報則邇來臨匪遠茹茲薄薦雲驤欲挽伏惟尙饗○寶莊遠祖贈大將軍瑩置豐碑舉祀賢大將軍墓前天中節屆肇明禋源溯始封俎豆陳宋國將軍膺厚秩漢朝苗裔衍垂紳山河澤永貽田舊黍稷馨香篆字新瓜瓞綿綿承祐遍荒原○四日祭本支一世二世三世草色慶良辰

四世祖墓餘十墓並祭。

予祭本支祖墓設饌陳牲行三獻禮餘十

墓前容莊分獻禮畢同異姓陪祭者各携榼酒列席而坐以樂劇饗賓及延司禮者於家一如昨日。○代父祭文、維皇清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建五月丙午朔壬子越祭日乙卯河南柘城縣八世孫庠生勅封翰林院庶吉士竇大任九世孫翰林院檢討克勤甲子武科舉人振起柘城庠增生克讓十世孫丙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恂庠生容肅廩生容莊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邃庠生容儀等十一世孫經等謹以剛鬚柔毛香楮庶饌之儀敢昭告於明故一世祖竇公諱獻暨祖妣王太君二



世祖諱公澤暨祖妣賈太君、鄒太君、三世
祖邑庠諱尙質字宗商暨祖妣張太君、高
祖邑庠諱光考字達孝暨始遷河南祖妣賈
太君暨衆祖衆祖妣祔位之墓前曰溯厥實
氏肇自扶風繼卜晉疆水抱山重誕生肅穆
翊宋兩宮象笏多庇門第增崇早卜龍眠卧
牛之東本支初祖脈拖雙松號隱君子河汾
王通傳二三世佳氣鬱葱炳蔚其文孝友積
躬高祖博學墳典聘雄濂閩肩荷儒幟標峯
玉樓趨轡賁志屯窮嗟太祖妣畫荻九熊世
所尤難姜女啟封朱襄之野派衍大宗億萬
斯年丕造鴻功蟬聯科第遷土斯豐綿綿其
枝休祥夙鍾先河後海沁栢攸同今茲告奠
祿以教忠豈不教孝拜墓敬恭蘋藻之薦燔

烟融融。案盛既潔、醴齊是供。我考志事並暢
於中。列祖如在合祔。允終陟降。歆只共鑒。微
衷伏惟尚饗。○祭大將軍祖之次日、奉支祖
塋。置二豐碑。舉祀一置。四世祖墓側。昨日
壠頭獻酒。樽今朝猶是。溯崑崙泉臺。應慰謀
遷。祔先王。合葬。四世祖墓。膝下聊完。重本
根。家志。今並觀。先塋。午日香烟盈。鼎飪西山
翠靄。掛松原。牛眠眠秀千枝。托碑勒休光祖
德尊。○諸墓各設祭祔食。根株本一氣。寧
忍二本看。灌薦分兒曹。頗快遠近觀。獨怪一
片石。字滅誰刻。刻二位之墓。碑存五墓。南數間
。計惟力運。甃裹石。固其端。同本支墓。更驚
魂慘目。坎陷幾剝棺。深坑。世祖無有掩土者。行
道亦心惻。覆土痛骨寒。種種未寧。耐理之順。



而安。舉祀咸秩。秩馨香俾神歡。○是日分胙各遍。○五日偕

男容莊遊榼山。

張靜之彥方、寶萬子伯脩各携酒饌同遊。○寶萬子偕其

弟世英、世俊並男思溫令受業率之行禮。世英字千子、三十二歲。世俊字超子、二十九歲。思溫字九一、三十一歲。俱沁水庠生。○張所存來受業寶千子子衡爲介。所存字柏潭、四十六歲。沁水廩生。○六日寶莊祖墓舉祀既終事、喆子伯脩邀子偕仲男容莊遊榼山。時值端陽日、昨日肅祀事、邛友今招遊、恍惚聞嘆息、猶似答陰幽、相携行三里、高下萬木稠、深入不見日、肩輿睡眼休、乍醒畏岩仄、廟笑出山

取。入內暫跌坐。托孔夢姬周。神暢呼僕去。馬
逸還羈留。咎僕僕。且告小人。乏遠猷。尚難驅
驚駘。奚能馴驂騶。予亦轉爲笑。去去陟阿丘。
層疊沿石磴。齊登天外樓。崑嶺踞震方。金天
橫卧牛。雄鎮擁離位。列祖望墳頭。沁水西北
來。蜿蜒盪行舟。一帶繞城郭。派衍太行流。更
歷迴廊遍。頽垣餘鐘球。殿前撫雙松。圍十丈
莫儔。參天聳霜幹。特立標千秋。唐宋故物在
斷碣。文字道勒詩。何人題快讀。滌沉憂。近代
有巨公。腹笥工校讎。謂太史張子、錢監、王若、許
文。司理高諸公。族逸響潤巖谷。鐵畫併銀鉤。
起人高山仰。追蹤思悠悠。纔食青精飯。酒未
傾三甌。冷氣侵薄裳。雨淋風颼颼。山川忽已
沒。何處認九州。俄而諸峯上。依然辨松楸。陰



晴多變化。人生真若浮。造物示生理。眼前皆可求。觀變以察時。寧心消百愁。五日果續命。飲蒲欣添籌。討此一日閒。母乃邀天庥。億念祖德遠。本天是所由。登高與臨深。舉足戒妄投。顧我同遊者。誰弗念聿脩。○七日張彥方歸去。秉燭記肯遺。山靈羞。○張德宋來受業。寶千子為介。德宋字天書。二十七歲。沁水庠生。○贈韓秀才。崑學世說。貽謀遠。那如賢孝門。孫承清。白舊祖惠校。讎煩。朝氣觀行。嶽長流。識沁源。遺書憑爾讀。鄴架。○八日寶莊起文會。至者十三人。張耀乾坤。○芳潛公。張士傑。齊公。張齊政。璇元。王仲謀。哲士。王勲。文承堯。張柏潭。所存。張天書。德宋。張

天惠天貴。張又昭傳煜。張有聲克振。寶千子世英。超子世俊。允一思溫。張彥方。寶萬子。供饌。同張靜之。寶子恒。惠之偕在焉。子旦至。謁湯帝廟畢。命題諸生作文。日暮同歸。○寶莊起文會小引。沁水之東。偏有寶莊。邨者。前代名公巨卿相望不絕。其地之山水靈秀。迥邁他邦。固所稱名勝之要區。人文之淵藪也。子來省墓暇時。三二君子以文事見惠。展閱之。各成一家言。旣而諸君銳志詞壇。各有拔幟。趙城之意。更得張君靜之彥方。以簪纓華胄。肯雅志作人。不以子爲鄙陋。令從事於其後。因筮吉於五月初八日。詰朝同諸君赴湯帝廟。面擬課題。分坐屬文。彥方爲學者供饌。吾族萬子爲子具食。一時人心競奮。文明



蔚興。是役也。上可以應國家賓興之選。次可以抒一己蘊蓄之素。不第文字之英華。於此呈露。卽吾儒立身行己。致君澤民之道。皆可從此講究。而服習之不厭矣。予建朱陽書院於柘城。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此定例也。地有遐邇。道無異同。不知可移其法於此地否。倘不以予言爲不可信。願諸君繩繩無間。互收麗澤之益。予且樂觀德器之成矣。靜之泊水。名孝廉乃先達者。其以文字廸後起者乎。吾族萬子子恒老成夙望。尙從彥方鼓舞之餘。而共勦厥事焉。其助興文教也。功維鉅哉。○張季方賦文會詩書扇見惠。又以書來。具言未能會文之故。○答張季方書。周子云。文所以載道也。文藝末也。道德實

也。今諸君奮志於文，固斯文興起之會，實斯道昌明之機。最可幸者，令叔令兄以積學名儒，主持壇坫，斯道繫賴不淺。雖道駕暫停，揮塵倘某行後，大敷秘旨，俾諸君得荷提携，是固某所心焉企之者。足下家世顯燦，爲紳士楷模舊矣。丕振先德，惠加後學，得母有深意乎。倘及之，不覺其言之妄矣。○王承堯來受業，張柏潭、竇千子爲介。承堯字勲文，十九歲沁水庠生。○王昌基來受業，竇惠之爲介。昌基十三歲，似嚴之孫沁水人。○復祖遺基業，田地失其處，房基同族衆正出舊宅一段，畧存不墜祖業之意。坐落在竇莊村小南門內，南北六步。



東西九步。除東北房路二步半。其地五十一
步。計地二分一厘半。同族衆丈量明白。業歸
原主。任意脩葺。惟門樓舊路兩家出人通行。各立合同存用。

○九日、閱會

文畢、諸君集寓所面商爲文之法。○韓大惠來受業。寶

千子爲介。大惠字碧蘭。四十一歲。沁水廩生。

○與季貞甫札。明早策蹇。不能再親道顏。

然異地同心。尤望時賜提携。昨起文會。竟一
日考業之功。亦事之愜懷者也。有道聞之得

母有喜

色乎。○赴大將軍祖塋。本支祖塋瞻拜告

行。寶莊省墓。經紀其地二十有餘次。一回
一愴然。點點淚痕下。過此去。東土滿眼看。

桑柘。○拜別族人親友。○十日、寶莊起身、族親

郊外送行。○十一日

望沁水縣、環山沁水縣梓里驚邨居。去此在

何年、明議大禮初。中土亶祖蔭、天祿謬校書。請告謀展祀、諏吉盥薦餘。西望平陽道、過此悵舊廬。欲謀棲遲地、恐勞親倚閭。計惟往來間、秣馬膏吾車。此事亦易爾、行李便紆徐。東西信不隔、詎云異庭除。以此豁幽志、焉往不自如。○沁水道中行、車屢渡有是作。路行七十里、溪渡三十重。一回山一折、溪轉抱山容。曲曲循山麓、車頭山與逢。涉水步石上、雲移水上封。潺湲聲未歇、日暮雜寺鐘。○道經沁水縣、念此地爲先人棲止故里、入城周覽。



威賦 故邑荒叢裏。滄桑世已更。全憑河作
 鎮。半倚石爲城。碧壘悲耆社。青箱沒舊楹。一
 經騎馬看。百感悵餘生。○沁水縣。邑人三
 百戶。坐卧白雲中。豈謂彈丸地。不畱太古風。
 ○十六日 寶氏沁水祖塋圖說。寶氏族姓
 贈大將軍諱璘祖始顯於時。嗣是累世簪纓。
 雖適他邦。具荷祖蔭。予自柘來。祭周覽山川。
 見山勢從卧牛而東拖。至松頂分爲五枝。大
 將軍墓中抽脈厚。本支諸墓右落氣疑。旣四
 維拱衛。復沁水迴環。且前案後帳。層疊見奇。
 因命繪圖。用誌形勝。覽斯結構。之不凡。當信
 昌熾之有自云。康熙四十六。○十八日 和同
 年五月。河南裔孫克勤謹識。

就亭民部曲沃雜詩十詠。花不在河陽。乃在曲沃縣。天子召潘岳。爾民勿倦戀。

藉枝棲雲窩。剪荆更澆竹。清風結爲巢。何地非邁軸。繼以就亭。明月何皎皎。纔過

三五夜。不少客携酒。獨我樂長夏。五明堂

勝。土人指高峯。云是中條山。馬行偏不到

日盡馬啼間。仲條。諸侯畏晉疆。所冀以德

撫。胡爲虎祁作。輒使畔茲土。廟。十年家

斯堂。勞勞神明宰。民也忘其勞。曰我怙恃在

堂。母。乘耶豈爲史。讎訂舒三長。風翻斑管

就曠才屬中郎。杞。乘就亭。裁。風雅具別眼

得失爭千古。不有真識者。斯道棄如土。辭詩

集。就亭。相國畱故宅。置酒待月明。泥飲共

陶陶薰風解山城。備子文。清飲公宅。其。城



二十里碑篆潘公字。橋以潘公名。公去更誰
嗣。潘公橋○出曲沃縣。我往平陽去。北出曲

沃門。曲沃絕山險。平陽起山根。行時已過
午。日曝不可存。倏爾黑雲下。夕陽氣欲吞。○

十九日

蒙城鎮早發。平行無險處。重疊趁
高低。紅日浮林麓。青雲入澗谿。年來

琴劍冷。老去道途迷。莫訝前邨遠。東風送馬
蹄。○我來觀堯都歌。我來觀堯都家。家戴

堯天。堯天不可見。見之墾石田。昔日我耕鑿。

今日耕鑿偏。昔日歌何有。今日慶安眠。蒲版

協帝華。安邑賡虞絃。總兩代而論。廣運始備

宣。當年德何忘。帝治非名牽。後世感何至。帝

治良可傳。吁嗟哉。古今猶是此民情。胡爲忘

與感之交生。不有當日忘。孰是追義黃。不有

後日感豈曰無遺憾。忘耶感耶動流覽此地
曾經入坎窞。康熙三十二年地大震傾覆民舍無算。吁嗟哉民

之愿兮王之璞至今稍稍經彫琢。○堯廟、

伊耆邁古帝欽明開後王巍巍天惟則安所

與頡頏。後世欽廟貌當日已莫揚遙望雲覆

處荒郊烟微茫。○望平陽樹密間桑榆遙

稱古帝都。民風果何有天德欲名無地樸仍

謠禱山稀盡力勛。膏田驅犢易不待闢荒蕪。

○二十一日至平陽府。○二十五日蒲台縣
病瀉痢。同年李

讓木來晤洪洞范彪西先生令嗣璘適至、
言及彪西先生去世泗淚滂沱至不能語。○

二十六日

喜晤張端辰翰林辭象曾共藜
光夜讀書東西幾載賦離居襄山



路杳雲中斷。汾水流長。夢裏虛。乍遇平安。驚
訊問。傾談世局。概稀疎。我安拙劣。君清守。風
月年來可自如。○范肖先。璘同其父彪。西先
生弟子。范梅臣。爾梅。吳仲佩。從先來晤。梅臣
問。朱陸薛王之異。子曰。朱薛平正。確當。萬世
無弊。其他騁才用意者。學之百弊叢生。君子
所以求爲可久之道也。向寓登封。與耿逸庵
先生遊山。先生指太室與少室。問奚取。予謂
太室氣象凝重。不露是非。可。否。人遊覽焉。而
莫窮其所蘊藏也。少室氣骨嶙峋。鋒芒特露。
人徘徊其下。不能不起卓越之思也。然不能
窮其蘊者。循級而登。層層近巔。絕無傾覆之
患。起人卓越之思者。視之一蹴可至。及攀躋
其上。着足不謹。傾跌不可復起矣。予當日與

逸庵先生論山如此。逸庵先生以爲善於論學。今移之以論朱陸薛王正復如是。○

二十九日 瀉轉劇未能行。

六月朔

吳仲佩來晤爲其父求題額贈德隆主善四字。○三日天根

塵俗卑解安足論。所貴賢士達天根。天根月窟吾自貴。世好牽繫蕩其原。君不見舜華今朝生。今夕謝其榮。朝生夕謝榮悴何嘗有。那如閑閑守十畝。十畝之田老山上。嘗理素琴到白頭。世上寵辱不得加。風雷呼吸乾坤家。吁嗟乎。士能到此時。始知吾自有師資。吾求吾師將安之。不在乎山之巔。不在乎水之湄。求之萬物皆備內。萬物有耦獨無對。無對尊



莫同自得。獨稱雄。

○四日至洪洞師曠邨祭范彪西

先生。

過洪洞祭范彪西先生。斯文提唱。煽宗風。濂洛今推羽翼功。共說五經空冀

北。誰知千里哭河東。虔伸蘋藻香烟緲。遍閱縹緲架業雄。此日書堂追道範。應知泉下許

同心。○五日遊希賢書院。

題希賢書院。先生建。家購藏書。開講堂。

人從函丈挹休光。雲煙天半開。牕入歌詠階。

前逐韻長。汾水清流環繞座。婁山紫氣盡含

陽。欣看丹艧輝先室。丰範猶傳弟子行。

○

遊書院者。虎西先生令嗣肖先其姓。羽豐羽飛及高弟石膚寸。任亦莘。借在。

晤洪洞令陳具言范彪西先生請入鄉賢事。

○弔豫讓祠。豫讓殺趙襄，始終不忘主。委質懷二心，難拜此祠宇。不然智伯豈能禮國士，何故抵死報仇苦未已。止緣君臣分誼重，反面事讎亂賊子。豫子大節垂清簡，只爲成就一箇是。○六日晤霍州守孔商范彪西先生鄉

賢事。

贈孔州守。鄴土棠陰舊，霍峯再陟巔。蒲鞭懸夜月，花樹見青天。晝永調馴鶴，

烟飛奏雅絃。

才名真不負，快意聽鶯遷。○行

次霍州。

碍目山廻疊，路通一線危。遙天蒼

樹斷，隙地紫芝移。

覓井逢鄰少，呼風

落日遲。

形勞神亦倦，馬上送殘詩。○七日

晉人鑿土洞，以居作歌。

穴古風淒淒，居似

不容肩。

洞外無塵煙，洞中有餘眠。何以資橐



體子婦無貨遷。其不溝壑填。世味能勿牽。將
 欲叩其然。或恐別有天。○羅田喬秀才止宿。
 縣。漸。山深何處宿。煙火兩三。○八日。指迷
 家。茅屋畱人住。門前亦種花。○途。
 行路忘訊問。一言指迷途。慨然肯使人。善類
 喜引扶。氣運蒸鬱久。始餘此良夫。豈謂人獨
 厚。雪腸傾妻孥。○雨中登羅田西嶺。雨中
 早行山路遲。左顧右盼近山脊。泥滑寸步防
 傾跌。恨不毛羽生兩腋。輿夫呼聲併力艱。從
 者齊擁扶。危迫一步一歇汗。浹流但見面上
 顏色赤。我欲停車苦未得。下車亦難倍踈踏。
 兒方在後控馬勒。勒絕馬墜甚恐嚇。縛馬不
 勝。幸挺身靴底滑下。如飛翮。雖則僵立未傾
 倒。一時相顧驚魂魄。再行數步愈險絕。輿懸

空崖路僅尺。逢轉盤屈費心力。俯視千仞似地坼。亟命役來扶我下。庶得安步免跼蹐。履到平坦日已午。回首重嶺千樹隔。始覺手足氣安定。無災無害多寶獲。願告世人山行苦。逢雨停車。

最上策。

○九日

過張家川西嶺、入山回頭望山傍雲際落。重重擁

案起誰復辨脈絡。遙知雲霧蒸下定有深壑。清晨人力健迎風能解縛。負者引道遠懽然免寂寞。○望隰州城、平陽四五日始得到隰州。日暮萬山紫。人行最上頭。○與

隰州守錢蔗山同年話別。○十日

題錢蔗山泛海圖

獨抒舟楫手寫作泛海圖。志在探奧區事豈畢蓬壺。君才如龍橫一世同宴曲江挹光霽。



卓犖胸懷吸廣淵。制品睢州稱高弟。一時朋
儕推宗工。公卿倒屣詞壇雄。別後碌碌二十
載。昔仕炎方。今河東。炎方政成章。十上大吏
薦剡剡。異狀。天子曰。俞能其職。賜衣晉秩。
備寵貺。河東更復甘棠施。我來道路聞口碑。
登堂示我舊卷軸。烟雲縹緲一何奇。噫嘻。君
生不偶降甫申。藉手洪濤拯斯民。但願海不
揚波。佐聖治。汝作甘霖俾我悠悠得爲太平
人。

○商范彪西先生鄉賢事。蕉山慨許轉請

太守。○十一日。辭蕉山行。因錢蕉山刺史厚

德歎。刺史治行冠寰區。璽書龍縑褒巨儒。
我今來遊邀顧盼。旨酒嘉餽出清厨。輕擲黃

金無棄舊、乘黃贈我亦孔厚。所炙虎骨療我疾、兒子茶果懷滿袖。可憐古人風微、到於今人那似古人心。於君猶復想古處、日照西山徹窳陰。君不見今之高官厚爵者、轟轟烈烈騎壯馬、厭薄布衣貧賤交。范叔綈袍贈者寡、似君厚德風斯超。超超風不趨下如水瀉。

○十二日、至永和。○十三日、足病。○贈王大令、略、輪、林、

軸、爲、翩翩染翰並西京、藜火曾同照夜明。

海嶽風高推絕世、水壺神朗徹荒城。飛鳧小

試龔黃手、渡楫元齊伊傅名。聖

主於今優侍從、懸知清禁聽新聲。○十四日

蓮花別墅詩、有序。王來庵先生由詞臣出

宰永和、未及期月、政理民恬、暇則開亭種蓮、



與士庶講道課業其中。丁亥夏予來遊病足
未能往遣莊兒周覽其盛歸述幽况洞豁胸
懷喜賦一律用紀佳勝。彈丸何自發光華
爲有儒臣敷政遐。玉署無妨辭種藥山城更
是好栽花。心清林鳥催詩興水碧池蓮愛
日斜。獨闢亭臺巖壑潤甘棠稱說惠風賒。○
十五 永和遺俗永和遺俗人愿良其地
荒瘠隸平陽。乏木架屋山作牆鑿土
爲穴身斯藏。我偶來此觀其常恍見淳樸開
自唐。面目黎黑外難望其中淵塞透肝腸。農
夫有二採山桑下山趨走來忙忙。至我車前
跪道傍逢官叩首意徬徨。時行山路雨濕裳
適到野邨劉台莊。父老迎畱進壺漿辭之里
老自下鄉。前道催役送高岡五里一代不須

商。如此引途及關廂。方出山險。免波浪。使君
王來魔。來晤語其詳。懽然大笑。氣軒昂。予美
舊俗新甘棠。嘆爲治行。駕龔黃。昔之于于俗
號臧於今。可想古義皇。乍看山城。枳棘荒熟
思彈丸。亦封疆。今之愛人誰其倡。坐是學道
力未強。不爲密網根株傷。便苦嚴刑剗肉瘡。
總多利昏紛攘攘。或逞霸術安能王。使君聲
價重。廟廊石渠聯步司文章。天子圖治宵
未遑。試爾操刀爲國光。撫綏因民示周行。休
息寧人謀稻粱。亦進髦士育黨庠。皎皎操潔
峻風霜。譬之挈領衣振揚。再譬舉網提其綱。
一法不漏百維張。仁風和洽惠日長。舊俗不
驚庶事康。耳目漸摩倫叙昌。恬安山谷看朝
陽。栽蓮種竹任徜徉。宰割天下如此方。○隰



州暮景山行。噴雲吐霧，恣怪詭山鬼洞穴。
黑陰裏上山，不識山路徑下山，擊腿攪石子。
摩肩赤腳走山，夫籃輿橫驅疾如駛。譬之鷹
隼，整健翮再譬射甲貫直矢。下臨深壑數百
尺，路窄泥滑，磷如紙。幾回盤轉幾回問，炯炯
瞳子窺崖底。頭熱面赤心方悸，蕭蕭馬鳴亦
怕死。我生不受世局縛，胡爲至此取壯趾。無
奈犬牙相錯形，一山不斷一山起。日落地近
偏不到，烟火。○十七日。化樂鎮山水暴發，阻
人家隔幾里。○行。水是天。一生駕
空排山下。玄冥司冬令，胡爲乘炎夏。羈足茅
店劣，却食母進鮓。步出門外看，飛濤奔鐵馬。
東南天漢洩，流影星斗瀉。澎湃鳴不息，誰當
一怒者。浮槎去良難，竊懷治河賈。縱使舟楫

通詎挽雨師灑。順下水之性。橫溢者尙寡。所以農家子。耰鋤安田野。我本羈旅人。棲跡暫可假。西北黑雲起。呼僕掃土厦。鞍轡置其所。謹避暴雨打。出門靠諸物。諸僕半俗雅。所冀勿損壞。不肯太拋捨。我坐轎子裏。爾物毀裂瓦。時聞報扇落。屢次作聾啞。今日問汝僕。扇可有幾把。○黑龍關和壁上韻四首、西來汾水鎮雄關。茅店結成趁浦灣。突起高樓延上客。開門早喜對南山。日影搏空落遠關。輕棲岸上柳深灣。夜來不見池龍黑。白晝惟聞豹隱山。○到暮燃燈且閉關。人心重險砌成灣。消磨世局邨醪好。掃却紅塵上碧山。○人依天際舊重關。山脈一興水一灣。○十九洞口驂停宵近水。雲天雁去曉吟山。○十九



曰宿趙曲已卧僕携家書至喜而成詩○趙
 曲接家報决志東歸先遣僕與沈君天行
 訂期赴寶莊同相祖塋僕携家信來上書
 平安字兩手擎緘封拆之讀再四首報大人
 康次縷書家事事亦無多書大者書校試本
 月之朔吉學使頒牌示念六集諸生督催頗
 疾亟學使稱廉明會湯字公講右千里特遣使莊
 仲男名可兼程返庶占前牙利朱陽啟書院
 學使更加意聞由宋祖汝講學於其地倘有
 空谷音興文是其始文興道亦俱如形影不
 離得此挽波流昌明在仁義諸子勤課誦整
 頓真在遂容男名其間事瑣瑣不暇述其次
 所冀車早回無或稍延遲再書儀名二弟儀子
 舉子添丁荷天賜國家戶口繁版圖不勝記

豈需一丁男助稅而國治。非曰國有禪庶幾
家增驥。曾未聞聲音安知必遠致。起二弟名
也。心維良孫謀。亶能詒。細流達江河。梁棟起
木釋。更書沈先生衍麟山人字天五月十有二
騎馬到郃邨。事竣西策。轡寶莊相祖兆代理
畢。友誼嗟哉。古道式讀此。轉涕泗。予回埃。故
土寧肯我遐棄。遂遣僕持書。郃邨迎車。駟念
我烈祖澤。後人受其庇。適邁吾友良。一時風
雲萃。千百載。篤祐妙有巧安置。今春來祭時
安暇起旁思。不思而遇奇。天人恰相值。予也
佩先生光祖以裕嗣。覽書頻燃燭。喜而不能
寐。明朝整旆旌。招風吹珮璫。飄然而遠颺。行
程計已遂。東西均快心。述似出。○垣曲令遺
故智。今夜坦坦眠。汾水流如駛。



使來迎。

禮辭嚴。○赴垣曲而滯旅寓、惡陰而好陽、天道之不遷、貴剛而賤

柔、人道之當然。淋雨阻行、旅子也。滯河邊、門

低、不容車、屋窄架數椽、腥穢來不定、進粥勉

為餐、不必選饌具、但思燒片檀、經夜雨、不息

舉頭見荒山、花縣方百里、儼若隔遠天、詩句

沉吟、久愁。

懷都為捐。

○二十三日、至垣曲。○二十四日

詒孫作興。○二十六日、垣曲起身。

詒孫率閩諸生來見。

○二十七日、垣曲起身。

錢。○垣曲庠生石膚寸雲、根從學范彪西、先

生前在洪洞相晤。至是冒雨送別、宿邵原、關

同寓談學。○雖石秀才二絕、名雲。

陣、嶺雲間、百里遙看王屋山。

難回首。毫都何處。是人猶送客。邵原關。風

雨迴環。起暮煙。談經半夜。晰先天。君身擔荷

斯文。任儘遺兒孫。萬。○二十七日。石膚寸再

頃田。耕其加學。行。○二十七日。冒雨送至

東陽河。岸山水暴發。不能渡。遇秦姓引至山

莊。暫棲。視居處。既定。然後告別。○又贈石秀

才二絕。邵原關到一空塵。又指東陽去。輕

餽里。十遠渡津。送客情深。長似水。如君那復

讓汪倫。望洋怒浪。自天翻。歷轉荒郊。到北

邨。家邨名。秦雨裏。扳車陵險。過慙慙。更道有蘭

孫。膚寸令。○二十八日。秦家莊作。水咽鳴

使用之前。○二十八日。不休。山莊停行。旌有

食不敢飽。有燈翻怪明。雨細浸土膏。風惡雜

樹聲。孤房令人畏。解瓦自頽甍。床褥不住手。



掃除土橫生。夜深閉無門。昏黑愈多驚。僮僕
 五六人。寢地當門橫。芒刺遍身體。何處聞漏
 更。所望鷄唱早。
 ○二十九日、秦姓諸人送予
 庶以破愁城。

過東陽河。秦家莊謝主人。主人秦姓。情太
 殷。無有出其右。掃榻以居。子經夜
 餘三晝。麥飯迭爲進。日每食者又。予慙坐饕
 殮。僕畜另結構。更復有子姓鄒朝。携酒致款
 候。謂卯纍纍若。聊以口遷就。月晦日告別。矜
 張集老幼。叮嚀送河東。母惟爾。妄謬。豈知鍾
 實繁。其族亦仁厚。來者十輩衆。懽然競奔走。
 聯步肩擁車。深水兼徐驟。一時車馬濟。爭先
 何曾後。主人眼。看去行跡始不畱。子視舊室
 廬。朝雲發遠岫。感此仁里美。人俱慶方穀。與

之同井居。患難諒肯救。時向衆力言。生聚十年富。汝旣還朴真。天胡不篤佑。嗟世詐僞者。敗俗以長寇。○過太行。王屋峯頭問道頻。依山傍樹似前因。不知此處追仙跡。却道人間十丈塵。○望天壇。天壇夢想等高山。嵩頂曾躋雲漢間。獨有天壇偏不到。一番相近又空還。○過峯門。翠嶂雙開護遠邨。驅車又道過峯門。太行東顧重山盡。一線盤空到濟源。○虎嶺。嶺以虎得名。赫然勢可畏。虎窟知多少。嶺際能遮未。不見虎嘯風。但見雲通氣。我吸嶺上雲。當道虎嘷歛。

秋七月二日。至陳范邨病。

主松年族兄家。

○三日。令客



莊赴寶莊與沈天行相祖塋。○七日自陳范

邨起身。

膝痛掖起勉行。晚至武陟杜樹滋畱止之。

○八日渡黃河。

○十二日

晚至姻家蔣公爽莊乘月夜登車行至馮枚卜處少息黎明進城途

中涼爽不受暑氣之侵出門近五月此景未嘗有也。

○十三日山西祭

祖墓回至家。○十四日

有應酬之煩。

○十五日早

辰祭四世祖妣賈太君墓告自山西寶莊合

葬回日中隨大人祭城南祖塋。○十八日左

膝病。○二十三日、客莊自實莊理墓歸。○張

張克振受業、實千子爲介。士傑字齊公、四十
二歲。克振字有聲、四十歲。俱沁水廩生。○實
莊諸生寄來六月初二十六日、
七月初二十六日會文求批閱。○二十六日

答張疎庵書、葬母大事也、聞哀禮備至、孝
思無遺、且兄弟間重天倫而輕財貨、此等制
行、皆古人高蹤。竊意爲學大根本、大源頭不
過在此中講究得透、踐履得實、便是正當宗
派。卽先儒靜坐之說、亦不過打點地步、好
做此事、非謂外此更有一段靜坐話說也。○

二十七日 是月在外在
家體多勞倦。

八月七日病漸愈。十三日

學院湯公歲試取容莊一等一

名。

○十四日命容莊投請湯公書院講學啟。

請學院湯公朱陽書院講學啟、伏以瑞映圖書、世界春風披講座、輝騰奎壁、中天淑氣覆詞壇、斯文待此日而興、風雲畢萃、至道由大人以造、雨露均霑、轡攬風清、彈冠喜溢、恭惟先生台臺倡道兩河、起衰八代、宣三才之蘊、經天緯地以成能、揆六藝之芳、灼古通今而著訓、飛十行之大示、指天誓日、導斯人以天理、民彝、渙一紙之清言、翼傳尊經、溯其學於商盤、周誥、簡賢特由宸斷、視學遂畀中州、念豫士昔罹寇氛、髦士謀生之不暇、奚暇



儲藏

治禮。自國朝弘敷文教，芹宮習射之維勤，更勤治書。但河洛之宗傳，二程既往，如澠池如懷孟，雖號支聯派合，而魯鄒之成法，兩漢以來，曰州序曰黨庠，還虞韻歇風微。往者復四院之嵩陽，壇坫堪追學校。今茲構數椽於澌水，室廬亦架縹緗。資衆力而集成，爰題額朱陽書院。欣朋來之自建，詎聞聲魯邑絃歌。實以巨公雅好作人，遂從盲者誤爲問道。恭遇先生儒宗浙派，座擁皐比。旣躬膺文獻之傳，旋任重開承之寄。矢拔孤寒之子，薛河津先德行而後文章。徐頴肄習之條，陳臨海宿宮牆而示冠祭。文字黜浮崇雅，開陳法度指韓歐。身心去僞存誠，檢飭樞機歸傳註。稟君命播師命，樵牧咸知白日青天。甄棘材培



梓材鬼神亦怕。冰心鐵面。爲國紛儲梁棟。逢人徧植椒蘭。若某駑鈍鮮能。缶盈易竭。雖託同燃藜火。敢云能步車塵。第昔探江海之渺茫。幸勺水時分一滴。故今挹水壺之清潔。向雪門。勉立片時。宰是土者。同傾心蒞學之。魯侯久矣。樞趨泮水。業是地者。早誠服分齋之。胡教候焉。快被春風。向請命而抒懷。蒙矜愚而慨諾。茲爲筮吉。用敢迎旌。伏願寵賁輶軒。風生咳唾。掃講堂而布席。濂洛關閩。求標大義於方新。慶縫掖之得師。詩書易禮。聽聞微言於未墜。施誨裁鴻章。數則鐸聲警聵。可曉講明仁義。未爲難發。蒙開絳帳。一圍衣鉢。存真方知體認。天人爲有事。將過化關。人心世道光風透。被門庭而傳薪。紹鹿洞鵝湖。犬

業昭垂宇宙矣。臨啟曷勝雀躍顙望之至。○
與學院湯公札。冰鑑衡材。輿論翕頌。大治
陶鑄。造世福民。真可額賀也。書院多士。引領
塵誨。請函肅投。伏冀寵臨。曷勝榮藉。書院講
書生員立講堂前。供講案。命講畢。撤講案。各
退。與視學講書之例相同。敢祈弘敷教澤。不
拘四書五經。擬講義一章。早付去手。某同多
士。誦習。以便臨期擇人宣講。實被牖迪矣。

○十六日、學院湯公回啟。允至書院講學。啟

書院

○十七日

學院湯公駐旌。胡襄集。子携

志。

弟振起姪容恂。男容遂往視。

至則懽然握手道故情殷。公來視子。即寓。○
飲淡酒。論文不倦。別後至家。漏下四鼓矣。



十八日、學院湯公至朱陽書院講學。

日中至、及日暮

始行。湯公喜多士雲集、講書畢、進多士誨之曰、諸生、今有肄業之所、亦知聖教之所重者、何在乎。其大節第一要全、盡人道。今思立品制行、孰有踰於忠孝廉節。此處不尋聖賢之階級、便是錯過一生。第二要識讀書之法。四子之書、人知誦法矣。五經垂世立教、孔孟程朱、不過傳此精義。若於此不能窮徹、終是無本之學。次而諸史與五經相爲輔翼、能剖析源流、不徒文爲有本、卽出而應當世之事、自是胸有獨見、可以應務不窮。若作文從此流露、豈不與歸胡金陳並駕齊驅。爾諸生讀書書院、文行並進、務求處爲真儒、出爲名臣、異

日樹植正自不淺。尙其體之勿怠。予謂學政一席、造就中土者、從前多有、總未有如公今日造士之甚者也。處已以潔清、苞苴自絕、勸士以孝弟、風俗日新。讀書令窮經史、爲文務遵傳註、且以左國遷固示其古法、以歸胡金陳繩以近習、此皆種種有關世道、有造人心。某與多士幸得聞此、可云發蒙振聵、敢不書佩終身。但此彈丸地、何幸得沐君子之教澤、不知將來可能副大教否。尙求條教頒示、方有遵守。公曰：三代而下、爲講學造士之事甚少。今書院設帳多士薰習日久、不慮人材不出。先河後海、起於微小而極於遠大、是在講生勇往、倣去自成、大觀紹四大書院之舊、當在是也。○擬講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止。



章書言君子教澤之廣也。君子秉道以教天下，矢大公無我之懷，盡明哲畢達之用，公明並至，曲成無遺。人沐陶鑄，共坐春風，但見君子之教一，而其所以爲教者，竭畢生之精神，施多術之誨迪，法蓋有五焉。其一，有時雨之化之教。耕田者播殖之功已到，但需雨露之滋潤。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神速而遍及於物。君子施教，有一等天資高學力到的人，一旦得涵濡浸漬之善法，便成極至之品。詣就如時雨之化生萬物者然。此是上一等教法。其次有成德之教。涵養雖或未克，而天資純粹，心術正大，則謂之德。君子節其過，引其不及，以成就之。其次有達財之教。德行雖或未裕，而天資明敏，才能優長，則謂之材。君子簪

其偏、使歸於正、以疏達之。又有一等教法、隨問而答、以解其惑者、此是天資學力俱少、不足、以名德材、而但藉言語爲誘掖、此又其次也。更有所處之遠近、先後不一、而仰慕君子之教、竊取之以善治其身者、此聞風而起、無非教澤之所及也。五者合而論之、雖人品不同、時地亦異、要惟君子有此五者、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而天下無棄人矣。故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今思君子主持文教、凡風俗人心學術道統、總視轉移、乃君子體上天生人之心、天日自矢、一肝胆爲之披露也。敷大君成物之仁、條誠肫切、一澤惠爲之旁流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故人服其心、服善誘之無私。人感其德、感



成美之恰當。此乘權得位之大人造世運而維學脈也。多士尙其敬而體之以無負君子之教矣乎。○書院講書畢，湯公訓勉多士良久。予商書院肄業有佳士，可申報姓名。公曰：此何不可？書院人材由吾成就。若知其人之學問進退，可施誘掖之法，是亦教誨之道也。予曰：惟公心迹如一，且憐才若渴，始肯爲此言。否則避嫌之不暇，顧令達其姓名乎？○公自書院辭去，予送西郊五里餘。公謂今日之舉實快予心。遍歷南北所至之地，從未見其有是。但書院乃司教者之責，以家居爲此實代予勞爾。異日當擬講義發來，集諸生會講，不能不有厚望焉。既而曰：書院關係人心風俗，從前開府諸公具操轉移世道之權，惜不

暇及此。予今來遊書院，乃吾事，非汝事也。我當徐次爲之，另有設置處爾。○竇子子寄紀錄彙編一書。○十九日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藏之書院。聖天子建中和之

極，文命敷于四海，海內司文衡者率由宸斷，簡侍從之臣，畀厥任。翰林改諫議湯公，天子累嘉績，特命分校禮闈。甫撤棘旋，命視學中州。兩河士子手加額，謂文運肇興，必得鉅儒作之師，始丕造於時。微公其誰與公承。命蒞茲土，首頒誓辭，榜之通衢，立科條，定學規，示鄒魯之津梁，期與士子相漸摩。及視事，嚴苞苴之禁，矢冰檠之操，一意甄拔，積學之士，所在人不敢干之以私。校藝文，夜以繼日，雖積勞罔恤。文體釐正，一歸大雅，以



故鄴下羣懷、嵩邨汴許之區、凡爲公所取士、皆一時名流、而草茅孤寒、均霑雨露、風教大行、嘆爲未有。歲丁亥秋、校士宋郡、凡成人小子、被釣陶者、翕頌清風、惠澤之聲、視河朔三郡、及伊洛諸士、毫不異也。事竣、徂汝南、駐旌柘城。八月十有八日、講學朱陽書院、紳士鱗集。予大人攜予兄弟子姪輩追隨其後。公始至、延入先謁至聖孔子殿、次詣講堂、週覽齋舍、登藏書樓、瞻眺久之。顧邑令曰：「士子藏脩、有地提唱宗風、惟司此土者是賴。」輸力振德、不在茲乎。令敬諾。隨入講堂、司講者進講。君子教者五章既畢、公色喜、命坐諸生、逡巡罔敢承。公諭曰：「他所循例講學論道、重師弟、例非所拘。皆坐。」公進而教之。日多、士肄習、莫厭。

居亦知聖教所重者何在。其大者第一要全盡人道。今思立品制行、無踰忠孝廉節。此處不循聖人之階級、何由覩聖人之堂奧。如此豈不錯過一生。第二要識讀書之法。四子之書、人知誦法矣。五經垂世立教、孔孟程朱不過傳此。若不能窮徹其中精義、便是無本之學。次諸史與五經相爲表裏、能剖析源流、不徒文辭有根據、且學識超邁、出而任天下國家之事、胸有獨見、可以應務不窮。卽作文從此流露、亦是絕頂技業。試觀朱子無意爲文、而形之篇章、若江河之決沛然、莫之能禦。此豈有他道、祇是天理爛熟於胸中、由根本而達之枝葉、自節節貫通去也。爾諸生讀書、書院務期文行並進、處爲真儒、出爲名臣、異



日之所樹植、正自難量、尙其體之勿怠。諸生聞命、登堂再拜、各退而錄其語、爲勒石計。自是大道昌明、恍覺洙泗之淵源、洛閩之統緒、悉在片言指授中。學者逢此、抑何幸歟。尙從此競奮爲聖賢之學、有離羣出衆之想、是不甘與流俗爲伍、其學爲能進矣。憶昔程太中公命二子從周子受學、茂叔指掌與語、兩程歸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尙多士有能體公指掌之誨而進而尙溯聖道之傳者乎。是必益研經書之奧而得所統宗、更可爲學者望其成矣。不均在人、之自勉乎哉。公行予送西郊外、公握手語曰、書院啟牖、責在吾、非汝責、行將謀作起法翼之成。噫、公爲聖天子誕敷文教、意優渥矣。豈惟朱陽片席藉

垂不朽、抑亦斯世斯民同資扶翼者也。公諱
右曾、號西厓、仁和人。予於講學之次日、秉燭
紀其事、以俟之將來。○二十六日、作墓脩卧牛山始封

祖墓文。

先是七月間、山西寶莊祭祖墓既返、途次旋合容莊回、移本支四世祖新

置墓碑。莊追思贈大將軍祖所自出、約族人
萬子千子、心端子恒、梅邨輩同往謁墓。莊感
荒涼、謀脩飭法。先輸金爲倡。至是族衆以書
來、求予作墓文。○墓脩宋贈右領衛大將軍
始祖墓引、吾族自宋贈左屯衛大將軍祖
肇基寶莊、後世子孫履土而安、支衍派繁、歷
五六百年、重鎮屹然、人推望族、孰非先世明
德庇我雲仍。勤本支祖遷柩百有餘歲、今年



夏父命來脩祀事。因携仲男容莊執是役。旣竣返柩。途次思四世祖新置墓碑。尙非其所。命莊回再相基。董其事。莊至移碑。復憶大將軍祖所自出。遂邀族衆循西山之麓。深入林木。薿薿之境。見有孤墳。位於荒原。榛莽克塞。蹊徑窅然。基土剝削。減高就平。半雜於狐兔往來之窟。幾至不可識。且迤東衝頂水。涵久則懼浸灌爲害。莊與族衆謀舉脩整法。衆屬勤以一言爲勸。莊來罄述。勤心怡久之。念吾祖贈大將軍。以女肅穆貴。膺厚秩。凡子孫脩蒸嘗勤裸將者。皆得匍匐墓前。而其所自出。不及備禮。似爲憾事。勤觀大將軍祖墓。載宋崇寧間學士李公銑所撰碑銘云。君諱璘。字廷玉。澤之端氏人也。實故韓燕國翊德保順

勲惠肅穆夫人之皇考也。考諱勲，故贈右領衛大將軍、妣呂氏，故贈建安郡太君云云。今貞珉永勒，奕世不泯。後之人考其封爵，隆以獻饗，因流溯源，詎非盛舉。茲追尋宅兆，聯族脩飭，尊祖敬宗，無踰於此。勲願輸資，是先更願族中貧富者協力共舉，無忘所自，以之上慰列祖誠敬之歡心，下啟子孫追崇之孝志，不在是與。願吾族勇力行之，勤將觀厥成焉。

○與受業族人千子書。小兒歸柩，備述吾族有道者，歷覽大將軍祖所自出之太祖之墓，慨然動脩飭之思。因屬愚爲文，以料其事。此愚志也，抑何敢辭。今擬一墓引，並脩墳分金，一同寄上，惟收存之，以圖肇舉。吾族幸有人矣，亦太祖在天之靈默有以啟牖之也。憶



仲夏祭墓之餘，同人以文事相質，謬爲不揣，輒盡言無隱。雖衷懷可告，奈固陋不足相長。何嗣後有聲齊公，各虛懷受學，因不敢自外。文加丹黃，實意商確。竊見諸君斐然成章，條理能貫，又得靜之指示中肯，有裨問學，愚衷益爲曠然。諸君勉力精進，庶相得益彰也。彙編一書，已收貯藏書樓中，有光架笥，幸甚。湯公至書院，會講多士雲集，施誨殷切，作興非常。可方鹿洞之盛。初二講學，十六會文。此書院舊例，更重以學使之命，且商拔生童肄業之美材者，申報姓名，曲爲成就。此千載一時，不謂於中土遇之。想知已聞此，亦爲斯文額賀也。會文四本，收閱大約本質皆善。但施之場屋中，仍宜淬厲爾。○三十日

閱書院從前學者所作文。○是月理書院事。

九月二日朱陽書院講學。

○謂諸生日書院之設所以待賢者

正當鼓舞勸勵以爲震動。但因宦遊在外以致荒廢日久。迨歸田復理舊業。又以歲歉穀貴不暇謀此。所以講學會文虛此歲月。今幸學使湯公書院敷教。人人自新。乘此時不急爲奮勉。後悔何及。茲故集多士析疑辨難。復初二講學。十六會文之舉。在諸君有一番講論。未免有一番歛束。在予亦藉諸君一番提撕。另啟一番新機。是兩相得之道也。但諸君里居遠近不等。更貧富互異。此中區處頗費經營。亦難得聚晤一堂。時警朝夕。但人人有



不自安自畫之志。各從性偏難下手處下手。在在有天理二字存於胸中。以之立品。以之制行。以之作文。應試不慮不到絕頂處也。如是雖散居四方。猶同堂爾。○擬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此章夫子言君子用力於仁而純其心也。君子爲仁。有大段功夫。又有細密功夫。大段功夫是在緊要關頭上着力。細密功夫又是由此而至於極微之地。亦不敢怠。故求仁之君子。必取舍明而存養密。始無負乎其名也。取舍何以要明。吾人立身行己之大端。最要砥礪名節。操守堅定。不爲境遇所奪。可號爲卓然自立之士。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欲之則思處之矣。君子何嘗不處。只看富貴因何而來。好定棲止。若是脩天

爵而人爵從之、何妨安處其中。身愈富貴、心愈恬適、豈必惡此而逃、爲矯世不近情之舉。但不以其道而至、或依權勢取富、或因奔競致貴、種種榮寵、皆是壞盡天理、始得有此。此豈可宴然而處、毫無愧怍。君子所以於富貴之來、必加審度、其有不以其道得者、斷斷不處也。不處、非道之富貴、則貧賤矣。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君子閱世如流水、處事如剪刀、何曾有依戀、不斷、中立回惑之意。一說富貴、便有兩路審擇。一說貧賤、止有一路安居。倘在我者、言行不檢、德業不脩、以致困阨、是我所自召之貧賤、思所以去之可也。若是學至而萎頓、草莽卒致饑餓、不克德高而謗議日加、至於身名肥遯、此乃適然之遭、是謂不以



其道而得之者。不應得貧而貧、不應得賤而賤。在天置之無心在我安於所遇。世境何爲擾擾求自解脫。性體固自坦坦無所繫累。君子於此亦第安之而已。初不因人所同惡而思有以去之也。審富貴安貧賤是乃所謂仁也。君子之名由此成矣。不然貪富貴厭貧賤便是去仁。更何以名爲君子。此取舍所宜明也。存養何以要密。人之大節旣無虧矣。不是說如此便了。又要存之又存密之益密。使此心常在天理上方可謂純心於仁。若於富貴貧賤能明取舍而未加存養之功。猶恐矯持於大概而違仁於暫時者有之。君子之不去仁也。不但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能主張得定。卽推之終食之頃亦不違仁焉。千古者斯

須之積也。終食無違。功至此。幾幾乎純熟矣。然猶恐遇倉皇之時。不能自持。值艱危之境。弗克自主。是尚非極至之詣。君子之不去仁也。不但於終食之間。無違乎仁。卽極之造次顛沛。亦必於是焉。凡人到急遽苟且之時。其爲我所不及防者多矣。此時必於是焉。從容暇豫之時。可知也。人當顛沛流離之際。其喪所守者衆矣。此際必於是焉。安常處順之際。可知也。合久暫。歷常變。而一於仁。以視不搖於富貴貧賤者。益無遺於操存。真不懈於毫髮。不更可以是而成君子之名乎。此存養所宜密也。學者能明取舍。則義利不素。能密存養。則動靜有主。然必取舍之分明。始能密存養之功。亦惟存養之功密。自益明取舍之分。



矣。觀君子用力於仁而純其心，學爲君子者，亦宜存其心而用力於仁焉可也。○何允執馮田王世俊同來受業。李子萬爲介。允執字允恭，四十八歲。田字三顧，四十一歲。世俊字越千，二十歲。俱柘城人。○周文炳來受業，其父凝居先一日道意。文炳字炳文，三十二歲。柘城。○四日，商子弟讀書之法，因容莊應事庠生。日久，耽誤功程，令居慎獨齋閉戶靜坐，專理文字。餘子炤舊書院讀書。子擬日至書院課其功，大人欣然曰：「諸子倘得如此，刻勵家務，雖紛我力，強仍能理之。」莊田及應酬諸冗，振起照料。起曰：「是吾志也。」吾常以莊之材，善多誤爲慮，但得洗却塵坌。一○六意誦讀，凡百吾爲營畫，無勞慮及也。

日黃宗舜張穎簡春王正月之義。予曰王正月者紀其實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月故繫之王者以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其曰春者以夏之時冠周之月也。何爲以夏時冠周月。此夫子欲行夏之時爲百代立法程也。宗舜問止紀月何以不紀事。曰事在月下。夫子刪之也。月下之事舊史書公卽位。夫子何以刪之。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受命於先君。夫子爲百代維君父之大倫。○九曰答馬居謙故於此等刪之以示貶也。○斯道在人求之卽是人患不求爾。不患不能也。足下以弘整之願爲之。將來自是超羣之詣。所寄善正集內有醇懿之旨。悉爲摘出。其中字句仍有宜加脩琢者。異日再証可爾。○



十五日

楊樹來受業其父蘭生先道意。樹字雨時三十三歲鹿邑庠生。○楊煥來

受業余長人爲介。

○十六日書院會文。

邑侯

煥十七歲柘城人。

書院

○十七日

楊安貴楊安玉來受業余長人爲介。安貴字文石二十五

視事。

歲安玉字文佩十

○十九日

會文閱完固。○

七歲俱柘城人。

二十一日

邑侯連閱完書院會文照所取。○

名次書榜張示書院後以爲例。

二十二日

與學院湯公書。書院講學施之今日大是空谷足音。某同多士拜

聆塵教始知學聖有階深銘提誨。西郊握語。諄諄以書院作興爲已任。蒙諭撰次講義發

下多士翹望。不啻饑渴。想不日惠顧。以廣耳提面命之教也。昔象山至白鹿書院。爲學者講義利章切中人心。沉錮之病一時聞者驚汗。大啟羞惡之良。昨朱陽片時。得先生指授立品制行。讀書明道之規。擬之陸子義利之說。尤爲痛切。從此正學蔚興。道心堅定。窮經讀史。人材輩出。以之衍洛閩而廣薪傳。皆今日之教澤所貽。人心世道轉移俄頃。不能不心服過化之神也。僭擬紀事作並學者所錄。講語稿先請正。求賜指南。無俾背戾。以便刊入書院志。用垂不朽。是卽朝夕虔奉型範矣。大作或詩記等篇。向蒙許諾。惟希早頒爲幸。某自別後。仰體教命。精神增健。與學者訂初二十六講學會文之期。甚得激勸之法。嗣後



凡行誼敦篤、俟採訪可據文字長進、經拔取無疑、然後實造姓名、敢以上聞。目今遠近學者、稽古証今、奮勇爭先、以求得當於大人先生之藻鑑、行見文風浸上、士氣彌新、如旭日初升、漸有離明普照之象、允屬千載一時、非同浮慕竊倣。所冀大示訓言、迅頒條教、以神鼓舞、以牖後進、感荷鴻造、不獨朱陽一隅矣。並賁者、南陽府泌陽縣繫某昔年濫竽教鐸之地、雖任事止一載有餘、而荒烟茂草之區、立東仁、西義、南禮、北智、中信、五社、與學者定初二講學、十六會文之期、繩繩倣去、始終未歇。今朱陽書院初二十六之期、實踐泌陽之法而行之。當日有刊泌陽學條規、久與士子爲漸摩矣。呈奉二冊、乞諭令彼處人士仍復

舊規似爲興行之一助。當時破學校師弟之例更有執贄受業之舉。凡五十餘人如進士馬元勛其一也。又每月初五日有髫年童子背書之會。今相繼泮游甚多。此條規申飭仍繫師弟之檢束。非慕虛名之暴揚。可否統候鴻臚至泌之學宮荒殘不堪。兩廡名宦鄉賢祠基址漸滅。片瓦無存。某詳請學臺並竭綿力。僅構東西兩廡六間。至名宦鄉賢概未暇舉。而戊辰宦京師矣。此皆未竟之業。以俟大君子之肇造者。敢祈示邑令。學博或兩廡頽壞者加以整飭。或名宦鄉賢未建者設法肇脩。不惟某拜惠終身。卽先師有靈亦默爲佑助矣。種種實陳無。○二十四日韓佶來受業。任顯望待命之至。黃宗舜爲介。



信字公毅二十四歲、柘城庠生。○與耿子京
 書、嵩陽先生文集某料理付梓。但集中手
 錄自己巳年止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
 之事尚缺而未備。乞足下將舊日記事原本、
 查四年所載之稿、送至寒舍、某當編輯成書、
 最爲緊要。惟望疾速爲之。元敬近日作何功
 夫。學有進益否。並示下、以慰惓惓。○二十八日
 風寒。○二十

九日 是月多用
 功書院。

冬十月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自誠明謂之性章、
 此章子思承上章天

道人道之意而言之、以明天人合一之學也。
 上章夫子分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不是

別天人而二之。正是要合天人而一之。於誠者指爲聖人。卽是誠而明者。於誠之者指爲擇執。卽是明而誠者。今由誠而明者言之。於天所命我之理。實實完全。無少欠缺。自然義理昭融。無微不徹。此等不大費功夫。是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則謂之性。由明而誠者言之。不能於天之命我者。完全無缺。必明乎善而後。可以誠身。此等須要實地做功夫。是賢人之德。由教而入者也。則謂之教。性與教雖自然。勉然之不同。而誠與明。則人盡天全之一致。要而論之。誠則以真實無妄之本心。合真實無妄之全體。舉萬事萬物。無一不洞晰於胸中。何嘗有一毫疑惑遮蔽之處。謂之誠。卽無不明矣。若夫明。則以致知之功。爲力



行之地。其擇乎善者既精。斯其處乎善者不
搖而漸復真實無妄之本體。能明則亦可至
於誠矣。誠無不明。此是聖人分上事。天道也。
明可至誠。此是賢人分上事。人道也。聖人不
靳人以學。賢人可隨分而盡學。學者循乎明善
之始事。日積月累。勿助勿忘。以求至乎聖人
之域。而所謂誠明者。亦不外是焉。則何不猛
省奮勵。由明而誠。以復天命之性哉。然則入
德之門安在。亦曰從戒懼慎獨做起。勉以窮
理盡性之力。繼以推致擴克之實。則明至而
誠亦至矣。此天人合一之學。不可不重加體
認也。○李碩、張文彩、李藩同來受業。韓佶爲
介。碩字維臣。三十三歲。文彩字清臨。二
十三歲。藩字昇王。二十四歲。俱柘城人。○四

日容恂赴京。

與少司農汪涵齋先生書。壬午假歸。至今鹿鹿無成。惟書院

事望賜提携。或稍有着足處爾。客冬捧讀手教。並大著宣講全書。弘敷聖主以孝治天下之至意。講法秩列。歌詩詳明。再錄邵子孝弟詩。鶴嶼太先生註解。益從根本處着功夫。參以三法教。乃大備。有此扶翼世道之書。固宜早勒國史。垂法將來。至西山諸詠吟風弄月之懷。概可想見。與舊撫軍刊耿集一札。雖寢其事。然倡捐五十金。得此再爲運置。功可望其告竣。斯文未墜。非先生表率之而誰也。耿先生有靈。當亦拜感泉下矣。茲集刊成。不可無大序冠其端。敢祈早賜鴻文。公之海內。方今開局纂紫陽全書。豈直闢著述之宏博。



實重繫道統之傳衍。諸公任事者自有至當
不易之體例。俾異端曲學不得而雜之。但主
持名教、尊崇紫陽、沂伊洛而續洙泗、屏邪說
而扶正學、其中維挽實於先生有厚賴焉。編
纂何例及何。○十六日、書院會文。連邑侯至
人幸明示之。○書院視事。

○郭子銳、郭永固兄弟二人來受業。余長人
為介。子銳二十三歲、永固二十一歲、柘城人。

○十七日、楊朝來受業。黃宗舜為介。○二十
三歲、柘城人。

九日、克讓理園蔬累日。子因謂子弟曰、此家
計細事爾、尚需經營數日。不然則數日

內不皆為學之日乎。嘗謂人家富於財者、多
在財貨上生計較之心、便於學問一道妨功

廢業卒之勞勞碌碌終其身道德不足言而
品望日以消所得者肥肉濃湯美口充腹而
已可。○三十日 是月輯事
歎哉。○三十日 親庸言。

十一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子張學干祿章
此章夫子示顓孫

氏以務實之學也。古人爲學功候不同自十
五入大學而後以至四十強仕之年中間有
二十五年功夫凡晦明風雨寒暑晝夜及一
切藏脩遊息之所至無非欲道明德立以盡
乎我所得於天之分。故爲明德新民之學者
亦惟實致其功以立體於已而致用於世。迨
學至君求舉而措之家國天下無一不自平
日學問中流出。此古今仕學之大概也。初何



嘗爲祿而學哉。子張在聖門，才高意廣，想其爲學有馳志用世之思，故記者以干祿記之。一似爲學而有務外之心者。然此不過一念未融，豈必如後世之營營利祿者哉。夫子恐其志之日馳而日遠於道也，故以在我之所當盡者告之，曰：學求得之於已而已，豈爲祿計哉。卽如天下之事理無窮，吾人之聞見有限，此寡聞寡見處。於世事全未通曉，祇自形其固陋，豈是多識蓄德之象。故學先要多聞多見，多聞見矣，其中有信者，卽有疑者，有安者，卽有殆者。於疑者，認以爲真，於殆者，視以爲得，自謂我於天下事理無一不明，無一不當，又是虛驕氣象，所承受幾何。何能出而任天下事。故多聞多見，又要闕疑，闕殆，疑殆，闕

矣其餘有不疑不殆者或可言之而無所顧慮行之而無俟徘徊乎。是又不可。蓋言行之理在我雖自信得過倘不重加檢點偶侈其言偶佚其行究非君子欽抑自處之道。故於其餘之已信已安者雖言之而絕無一毫上人之心雖行之而絕無一毫自恣之意。又有如是謹密而不敢放者。夫爲學自多聞多見以來不知幾爲積累幾經審察惕厲豈可易信吾學之有得哉亦曰言行如是庶乎寡尤寡悔云爾。尤者言出而人非議之不以我爲是也。悔者行至而過隨之我之問心滋愧也。此等過失若是幾微間稍有不自自信處便易有是可見言行所關甚重尤悔求寡甚難誠使學至寡尤寡悔此等造詣雖非聖人極至



之品亦是爲己之學做到有成地位。世豈能舍寡尤寡悔之士而他有所屬望。故不求祿而祿在其中矣。何以干爲哉。大抵古之用人也由鄉舉里選達之邦國始得獻賢能之書於王以聽長民者之因能而授任。其初止是言以揚之行以舉之而已。所以士之爭自勵者必以言行爲兢兢。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異其地。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異其候。小成大成異其效。均之乎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強立而體乎明德新民之實事者。是卽下之所以爲學之道。亦卽上之所以取士之法也。故言能寡尤行能寡悔祿卽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謂所求者不在此而此卽寓焉者也。非以學爲干祿之階而可藉之以得

祿也。當日子張爲學，豈爲干祿而然。聖門竟以干祿視之，可見道外不容旁禠一念。心中不容畱戀一私。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然則後之學者，其於理欲義利之介，察之安可不早，辨之安可不嚴哉。○李調來受業韓侂爲介。調字子和，三十歲柘城庠生。○節孝錄序。陽夏諸生李子以建從予遊有年，其家世孝友，蓋得之青星公遺教，以故其家之長幼男女罔不循循帥禮。予嘗西遊嵩洛，往來憇其廬，親見子賢婦孝，心佩之。非一日。歲丁亥仲冬朔有二日，爲朱陽書院會講之期，李子日中至。講旣輟，出所携節孝錄，並記塑像始末甚悉，謂此乃建祖母與母一生實蹟，敢乞一言以垂不朽。予讀未竟。



輒掩卷太息。讀已復輒然喜曰。天下安有如是之節。更安有如是之孝乎哉。方王太夫人之殉難也。以一死抗數百萬之師。卽偉丈夫猶難之。顧得之中。幘中抑又難已。嗣君鴻普蚤遊泮。痛母歸葬無期。每欲購木肖像以祀。無何病且死。其配郭孺人體成之。凡魂夢所結。居處所依。飲食嗜好。所傾注。一一心夫子所未竟之志。惟是姑之形神。綵戀不能舍。以去。因命子以建求植四方。和香屑。剪髮繡容。虔事如生。及招魂以葬。建叔諸生。鴻道途次中。遇老人指示。得還鄉木。以襄大事。嘻。異哉。何至孝格天至是。予因嘆世之爲婦者。多大義。暗汶諸語言。謬戾行事乖。張生不能事愛敬者。往往而然。至於不能愛。不能敬。則曰爾

爲爾我爲我如秦俗立而諄語反唇相稽者何所不至。此種悖逆之行、衰世之弊、多由婦人不諳夫爲婦天、並不識事親如事天、所以率其悍性、蔑茲禮法、生不能事愛敬、安望死事哀戚、不能死事哀戚、安望事亡如事存、有不能一日忘焉者。觀於郭孺人之事姑、由生以及死、由葬以及祭、皆一日以之、終身奉之、無非篤於其志、以隆孝道。凡世之婦道有缺者、不可感而生愧、愧而思改也哉。雖然、郭孺人之孝事奚第姑、卽繼姑與王姑皆然。然是道也用之以禮敬母、杖猶是也。種種芳跡、不容泯沒、無傳子故於付梓日、特序其孝之苦志與王太夫人之○**七日**赴單縣應李仲○苦節以爲世勸云。○**七日**明題主之請。○



十日

至李仲明先塋、與其父母題主。

○十五日

至虞城、同年子張汪度留

止。

○十六日、先太孺人忌辰、於張汪度齋中

變素服望拜。

汪度設素饌、既飯、行至府、不敢會客。

○是日、書院

會文。

連邑侯至、書院視事。

○十七日、晤陳太守、具以書

院規模及來學近事告太守欣納。○十八日、

至家。

王正言、胡國棟同來受業、王論秀爲介。正言字綸如、四十二歲、陳州庠生、國棟

字君右、四十二歲、柘城人。○在單縣與耿逸庵先生謀刻文集、出約單云、竊惟名儒表著、

吾黨樂聞遺卷蒐羅斯文未墜茲有河南府
登封縣耿逸庵先生文集業付剞劂行光縹
緗幸文獻之有徵仰玉成於衆力施捐輸而
無阻勒樂善之鴻名庶九仞之功不虧於一
簣而前儒之美實彰於後賢謹啟○二十日
邑侯將十六日

書院課文仍送

子評

閱○二十二日

赴太

○二十五日

門人姜

止

○二十六日

率恒父及其子弟情殷不懈
爲諸子講立身之道及爲文

之法所携朱陽書院會文在率恒處
乘片刻之暇批閱之猶餘數卷未評○二十

八日回家容恂亦自京師歸秉燭閱會文○



仙藏

少司農汪涵齋先生以書來捐金五十兩爲

耿逸庵先生刻文集。三十日

是月馳於道輯事親庸言。

十二月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賢賢易色章此子夏舉誠於盡倫

者而示人以重學之意也。人惟不學不能知
道而學問大旨要在倫常上植立根基。若外
人倫以言學便非實學。倘離學以求全倫倫
豈易全。子夏遊於聖門步步從日用倫常上
做起深知盡倫非可望之不學之士故舉學
之要切者以示人。說道人之於世有能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孝事父母能竭盡心
力而無所顧惜其事君也能委致其身而不

私與朋友相交。所言必踐而有信。此等人或是資性超越。容易見道。故能有是。不然。必是好學勝人。始能曉徹道理。無愧儒林。斷非不學之人。所能襲取而得。雖有人說能此者。不是從學中得來。吾必謂是已曾爲學之人。方能做出此等事。天下豈有不學而能全綱。常倫紀者哉。大抵古之聖人。其教人也。自入小學。以至入大學。從此歷強仕之年。無時無處不講。究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理。故其時之學者。弦誦詩書。無間於冬夏。少儀內則。早習於黨塾。以之好賢。則專。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交友。則信。所以學術正而風俗淳。初無離經畔道者。出乎其間。後世教旣不明。學亦不講。任人之意見。以爲學。而罔由



聖賢之大道、高者淫於佛老、卑者溺於辭章。賢人在望、不知尊崇父子天性、有乖愛敬。堂陛之君臣、不能精白自獻、聲氣之結納、未卽道義盟心。反舉異端者流、詞章之習、目爲好學、而於敬賢愛親、奉君交友之大倫、棄之如遺、以爲上之所求者、不是在也。夫上之所求、卽不在是、已之所盡、安可不出於是。况乎上之所考課者、惟在經書、無一非繩人於仁義道德之脩、則已之所服習者、亦在經書、何人不當盡子臣弟友之事。吾願學者破習見而矢心、倫紀重綱、常而考証、簡編勵志於學、日積月累、向上做去、庶於古聖教人爲人之旨、不致拂戾、而於學者立身行。○九日題禹履已之道、亦有得矣、何弗勉哉。

圖、相此石之奇特、風雨其蘊結耶。豈一撮之多、非吼嶧之峻絕耶。具袍笏以拜、今其前哲耶。挹君之幽懷、今非太室之及巔、而少室之在列耶。流連兮其雅志之無忘、不令人感之而心折耶。○十六日、書院會文。連邑侯至書院視事。○楊重典

張問行來受業、謝夢鵬爲介。重典字俊公、三十三歲、問行字務實、二十八歲、俱柘城人。○秦維君、徐典同來受業、劉澤遠爲介。維君字朝侯、三十四歲、睢州庠生。典字惇五、三十歲、睢州人。太。○二十四日、今年五十五、今年康庠生。五十五、尙未盡、知非。老去人情淡、貧來世事違。浮雲醒睡眠。○二野服遂初衣。圍繞清溪近、時看把釣歸。



十九日、令來學者徐典歸。

典自書院來問業。令回家理歲事。典

曰、父命母回。予教以祀先事親之禮。與其父書令歸。○與徐映霞書、足下以義方教子於歲暮、遣赴書院讀書。此段高識。求之古人亦不多得。深爲敬服。於二十九日講課藝文。令公郎回家拜年。云嚴親已令有堂上之拜。命勿往。某聞而喜躍。天下安有勤於攻課、並除夕元旦都忘而耽志詩書者哉。具此胸襟。終其身可卜大受。不惟見庭訓有方。抑亦見奉教無違。宇宙間吉祥之氣。畢萃家庭父子間矣。但某思元旦令辰。非尋常節序可比。家家焚香供饌。禱天拜祖。不第拜父母於堂上而已。况書院之教。教孝也。異日居位臨民。亦

以孝道治民也。豈可重章句之學而輕元旦之祀。今令公郎暫且回家。俟新正三日內。將重且大者之事舉行。已完。其餘親友往來慶賀之儀。都可省却。卽赴書院肄業。庶於情理均得。卽課誦之功。亦不至稍疎。似爲妥適。今公郎往携此書相質。非來學者。隨而思歸也。尙冀鑒察。幸甚。○三十日。是月輯事。親庸言。

是歲前半年起山西省墓。後半年理書院事。

孫 績 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四終

校記

①稽阮：當作「嵇阮」，即晉代嵇康、阮籍。

②畢者：疑有誤。按，此詩上句言「高者」，本句或當作「卑者」。

③士：當作「土」。



備藏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五

朱陽實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四十七年戊子五十六歲。

春正月朔

五鼓拜謁天地祖先畢與大人拜賀新歲。勤率家衆子婦一班孫男婦一

班如儀行禮畢又子同孺人如儀行禮畢又弟弟婦輩如儀與子及孺人行禮畢又男婦如儀與子及孺人行禮畢又姪姪婦姪女輩如儀與子及孺人行禮畢天已明矣以下行

禮凡獻杯安坐。諸儀概從簡畧。○容聰入邑庠。二弟振起。○

二日

頌德禱言。仁義中正。公信廉明。剛毅敏惠。寬厚和平。西厓湯公。校士兩河。

風行八郡。人材培育。絕後空前。遍豫土學校。口碑騰歡矣。茲值公綏麟之辰。共效華封之祝。蕪辭百幅。贊頌徒勞。質言一紙。神情難繪。謹撰十六字。獻之座右。極知固陋。藉表葵傾。至朱陽書院諸子。共侍絳帳。弘霑化雨。各以四言抒懷成句。並附其下。以當擊壤之歌。惟我公宥諒。愚悃庶免過愆。朱陽寶克勤書。仁者稱壽。惟公履仁。中土篤祐。秉鐸周巡。義乃利和。惟公蹈義。文武均陶。真才拔萃。中孰能之。曰公繫中。無偏無黨。化行洛誥。



正直多格、孰撓公。正。毫無邪曲、人絕奔競。
公哉忠哉、僉頌公公。苞苴不行、心與天通。
信堅金石、公令崇信。誓稟天日、稟稟白刃。
廉非矯情、如公真廉。一錢不取、中懷安恬。
明如懸鏡、曷逃公明。洞燭假冒、百弊安生。
剛不屈撓、那似公剛。鐵面冰心、權勢消芒。
毅則不息、公力允毅。兩試一轍、浩然之氣。
敏如疾風、公勞愈敏。午夜衡文、積病強忍。
惠遍中州、士感公惠。道德文章、風光月霽。
寬涵萬有、公信克寬。試少劣等、優待衣冠。
厚德載物、公姬地厚。講院敷教、蔚起新楨。
和風吹萬、公藹春和。隨車雨露、澤潤江河。
平均手段、由公心平。衆口祝禱、萬代公卿。
朱陽書院沐恩生童薰沐百拜謹識。

○



四日

祠堂焚香致拜振起容邃從謂起邃日

將恭敬爾行一番便收束一番最要於此處

看得有意方不是拜禱虛文昔程門邢恕向

程子言一日三檢點程子○五日容莊偕客

以爲可哀此意試一思之○聰自府回

○秦維君徐典○九日書院講書謂秦徐二

來書院肄業○子曰女心能收乎對

曰未也子謂心與事相習則不能離心與理

相涵則不能隔此在讀書以涵養此心而已

到得應務之餘合之誦讀此心一無所馳誦

讀之際見之應酬此心依然在內是之謂熟

於斯道者其功非○十一日赴省祝大中丞

一朝夕之故也○王公容莊

從。

○十五日脩先儒祠始工。

○十六日

公徵壁具言學使湯公創建書院亭子公欣然捐資與其中。

○十七日

大

丞汪公詢守令實績咨民隱久之。○學院湯公具言倡建書院之意娓娓不倦指示捐建亭子三楹於水湄北望池蓮爲學者游息之所。○十八日

出省

○二

十日至家。

張有才來受業張穎先爲介。有才字廷選二十四歲鹿邑人。○秦鈺

來受業秦維君爲介。鈺字

○二十一日

張壯猷來

子玉三十一歲睢州人。

受業秦維君爲介。壯猷字

○二十二日

張錫百携

渭南二十八歲太康庠生。



其子冲、其徒王介同來受業、閻士美以書爲介。錫百字又申、三十九歲太康廩生。冲字天衢、二十一歲庠生。介字子石、三十二歲杞縣庠生。○二十三日 龍甯

大順牛子敬同來受業。王正言爲介。元龍字雲若、三十歲陳州人。大順字貞行、二十九歲陳州人。子敬字肅若、二十七歲鹿邑人。○郭貞來受業。張龍飛爲介。貞字正庵、二十四歲商丘人。○學院湯公捐俸倡建書院愛蓮亭三

楹。諭太守鹿柘二令均輸柘令彙分金送至。學院湯公右曾仁和人。太守陳公堯策、滿洲人。鹿邑令謝公乃果、福山人。柘城令連公肖

先奉天人。各捐十五金。

○二十四日、書院相建亭地基、

謀運土墊地之工。○二十六日

書院講書時、有僧平林來

訪與語

久之。

○二十九日

王正言曰、時學不敢居、願居於法古傳後者、惜

前此少人裁成爾。予謂志則可取、功無間然存乎已爾。豈由人哉。徐典、秦維君、黃宗舜、黃宗武、韓佑在側。因言尋孔顏樂處、先從博約入手。是固人人所能知、能行者、不可不力以爲已任也。暢發其蘊。至日過午方休。○張紹祖來受業。郭貞爲介。紹祖字龍飛。二十九歲。虞城人。



二月八日

王楷來受業、王正言引之來。○十楷字端書、四十五歲、陳州人。

一日

脩治愛蓮亭基址始工。○置東關房基一處、爲脩建運土之便。○郝昭、宋可師

同來受業、秦維君爲介。昭字炯庵、二十八歲、可師字模範、二十四歲、俱太康庠生。○

十六日、書院會文。

○裴敬居來受業、徐典爲介。敬居字宅安、二十歲、柘

城人。○十七日

皮士伯來受業、張壯猷爲介。士伯字子超、三十二歲、太康庠生。

○十八日

郭重來受業、王永立爲介。重字天衢、三十九歲、太康人。

○二

十日、與鄰季從啟換房各便、書院西基愈擴。

時建脩愛蓮亭相基藏書樓後春詠池南畔增土崇基曹義董其事偶與西鄰季從啟言及書院來學者衆彼欣然曰某居心常以不得行善事爲憾書院乃千秋盛事善孰有大於此者乎倘西基再擴多建房舍容衆更便此美事也但思有房可易易之未爲不可義躍然欲成其事予以東關房十七間易從啟鄰書院西基房十二間爲脩書院之用從啟好善之心與義成美

○二十二日

牛莒巖碧巖以書遣

之志均不可沒也

碧巖二子元善元燦來受業牛大年引之行

禮元善字體乾三十一歲廩生元燦字含章

二十五歲庠

○二十七日

馬圖來受業尹鯤爲介圖字雲路二

生俱澤州人

十四歲。鹿邑人。○先儒祠成。○三十日是月書院講

不輟。

三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所謂誠其意章、

脩之首也。大學之教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總括言之也。至考脩身功夫，却離不得格致誠正，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就格致誠正中指其最切於人處，無如誠意一着。故傳大學者，獨立誠意傳上，不連致知，下不連正心，以學到致知而後天，人理欲之介，晰之已至，不慮義理不明，止慮念頭多欺。若要為善去惡，只是實用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便是何須連致知說來。且誠意
一着將家國天下直貫通將去豈止關正心
一項故又不必連正心說去。今使誠意者就
吾所致之知實實用力於爲善務求必得實
實用力於去惡務令決去此纔是不欺瞞自
己不自欺則自慊矣。可見欺慊不是兩層功
夫。自欺自慊總歸獨知一路。其於欺慊分界
之處全要自己審的明明白白看是善便從
此擴克看是惡便從此遏止。此正善惡萌動
之幾。他人有所不知而已。先知之者所謂獨
也。誠意之君子安得不於此中致慎。不慎乎
此便是自欺之小人矣。小人獨處時不受檢
束只管爲不善。他何嘗不知善之當爲惡之
當去。只是他不肯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爾。



及見君子羞惡愧怍却欲揜蓋自己不善粧飾一箇善的模樣。究竟善惡分明安可揜著。只終身落得一自欺而已。此正所謂惡之誠於中而形於外者。君子更當以此爲戒而於獨中致慎也。且獨中森嚴難容自欺更不啻人之視已洞見肺肝然者。曾子嘗說十目十手指視之嚴其獨之可畏。一至於此。苟能慎乎此便是自慊之君子矣。觀之富能潤屋則德能潤身可知其潤身處。向之正心者心至此極其廣大寬平而坦如向之脩身者體至此極其俯仰安舒而自得心廣體胖又是善之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以此知欺不能自欺慊惟視自慊。君子安得不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總之大學功夫未致知不可不

致知、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不致知則不能明善、不誠意則不能誠身。明誠二者、學問緊關在此。透此關頭、後面節節都輕。故傳誠意章、多發危懼惕厲之辭、以悚人戒謹恐懼之志。至指示人下手處、一言慎獨、再言慎獨、叮嚀反覆、最爲吃緊。此尤學之至切至要也。夫學者何弗於獨中早審善惡之幾、以實用其力於爲善去惡之際哉。○**三日** 書院講書多所發。○**六日** 陳治興來受業、韓佑爲明載講習錄。○**介** 治興字熙皞、二十四歲、柘城庠生。○**才子** 亮來受業、楊重典爲介。子亮字遇知、三十二歲、柘城人。○**王晉** 來受業、張穎先爲介。晉字彤錫、二十歲、鹿邑人。○**書院** 講書、問知我其天之旨、諸子不能體會。

皮士伯言下有省。悟處甚可喜也。

○十六日書院會文。

邑侯連至

書院

視事

○二十一日使人赴江南致祭徐學人

陳曾起母夫人

○與陸商巖別駕書。項城公署違柘不遠冀得時通音

問請益不輟。公郎又以讀禮去及遣子弟代將辦香而駕已行矣。此中缺然至今猶覺悵快也。時暖風和道體優遊幸加餐自愛。某邇來功課荒疎難以自問。惟書院料理不能任手。丁亥八月學使湯公詣書院講學而後人心奮勇日趨於新與前差不同爾。此道上有作者下斯有好者風行草偃信不誣也。倘有日扳迎道駕流連其地爲士子揮談一闡大



信藏

道之與、使絕學晦而復明、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言之神馳千里外矣。○與張秋紹先生書、學業之進退、視朋友砥勵之勤怠。違教者三年矣、學但見其退、爾詎能進耶。先生功夫微密、當有自得處示下、某爲播告吾黨、使知閑志於何王、金許之嫡派、是吾道之幸也。昨歲赴山右、荒塋脩祀事、旣竣、因祭范處西先生於洪洞、哭於其舍。旣而繙架書、遊書院、恍遇其人。其嗣肖先、追慕先德、俟風波旣靜、肆力編纂、以完前人未竟之業、亦可敬也。丁亥八月、敝省學使湯公詣朱陽講學、人心奮發、興起來。學者衆、敢求先生垂示片言、以爲後學楷模。倘得鴻篇發來、公之書院、令諸子目注思疑、神會躬體、不啻道駕至、和弘敷教旨。



方之鹿洞、鵲湖，可追跡矣，豈非一時盛事哉。
○祭徐母潘淑人文。嗚呼，坤軸無疆，大莫
敢佑。遷教維新，克家由舊。猗歟夫人，朱戶啟
華。邢姨右族，韓姑百車。幼習婉婉，賦性柔嘉。
姆訓集紉，嫻熟罔加。于歸太公，輜輶輝飾。已
貴胥忘，提甕損抑。夫子鮑宣，克底成德。南宮
領袖，文凝五色。射策天人，惠騰四國。出試經
綸，澤流不息。聲徹中外，天顏有喜。曰：總百
僚，資汝燮理。公才如龍，表正由已。稜稜秋霜，
百廢俱起。文武爲憲，大綱小紀。天下大計，宗
社福祉。衮衣赤舄，元老堪恃。孰勩鴻猷，終如
其始。僉歸內助，大贊張馳。吁嗟夫人，令德昭
宣。百爾德行，舅姑事虔。飴蜜勤奉，滌灑躬煎。
雜佩觴醕，敦年杯捲。害澣害漱，不憚煩攔。高

堂色笑顧而忘年。宗黨姻婭無德弗屈。朋友
登堂酒漿是戒。分財布惠四序匪懈。賑惸卹
孤無告勞瘝人靡失所。口碑稱快。瞻言令子
天家儲才。忠孝大義是廸。是裁伯氏孝廉空
羣軼材。翼振天衢翔步徘徊。仲氏脫穎藻彩
炫日。文壇飛將清風旣穆。早宴曲江奮翮競
轂輦下傳頌江東名宿。捧檄至門赴召倏卜
大彰壺德霖雨泊覆環顧堦前蘭盈桂馥鳳
雛騰舉鵬鵬遐程。後先齊美誕敷家聲吁嗟
夫人內治允成。方慶期頤膺祐亶厚。懿範式
型爰登上壽。胡數乖違朱華西趣匿彩藏影
辰繫難久。嗚呼傷哉。犀奩何有。玉鏡潛虹豈
同物朽。睠言中庭象服匪遙。總帳雖垂珩璜
永昭大造之適。琬骨一朝飄渺物外太虛騰



超。子交嗣君、托契文圃。道義襟懷、仁以爲輔。當世交遊、未知孰愈。以云心知、嚶鳴可譜。因悉聞教、晝夜夙向。嗟溯夫人、旣明且亮。當代母儀、藉紳式樣。維予內子、迭邀隆貺。歲相贈遺、慇懃無量。慟聞影沉、彌增悲悵。悲此女宗、及今周喪。孰維風教、是訓是尚。鷄絮薄奠、用申悵愴。靈其歆格、以慰瞻望。嗚呼尚饗。○祭陳母董孺人文、自古昌後、坤元毓德、內標懿範、永垂世則。猗歟孺人、誕自右族。玉潤珠瑩、躬備慎淑。克凜姆訓、四誠聽篤。旣嫺組紉、邊豆靜肅。來嬪名門、和鳴鳳卜。鳳卜其昌、有秩斯福。盥櫛承顏、奉璋雍穆。儀型任姒、徽音嗣續。爰相夫子、德底日新。鷄鳴佐讀、躬荷傳薪。文婉斑馬、道並楊荀。丕振家聲、式表人倫。

弘裕其受、精白其純。夔龍偉望、廟堂襲珍。惜
遇屯遭、賁志弗伸。瞻言令子、石渠聲價。過庭
詩禮、循究日夜。文章名世、韓歐並駕。千百其
羣、罔弗退謝。予忝分校、庚辰之年。誓矢天日、
懼有遺賢。忽得君文、永晝流連。左國之骨、史
漢之篇。把玩不置、藜火欲燃。以此推轂、諸公
歡然。及撤棘闈、都下傳頌。謂陳子文超唐軼
宋、謂陳子才弘體大用。予得陳子、頗慰課誦。
匪予阿好、道遠任重。自是過我、相顧形忘。詢
得力處、和熊發祥。三遷著教、業策就將。詩書
之味、領畧深嘗。六義精研、百家考詳。識剖淵
奧、升階循牆。南宮奪錦、柳汁沾裳。萬言廷
對、依日月光。出宰粵西、卧治巖疆。不競不絀、
魯恭齊芳。賣刀買犢、治化丕翔。夫人顧此、如



絲繫堂。昔勤膏火，午夜徬徨。今奏宓琴，報績君王。丈夫有志，綏輯四方。百里之區，化日舒長。以暨海內，用罔弗臧。孺人有子，藝林競秀。姿秉絕尤，八龍馳驟。責寄民社，教維庶富。敬事後食，鴻猷允懋。三年以前，訪子課工。坐客驚嘆，經蘊弘通。亦晰賢傳，大別儒宗。繡虎之才，猶龍之胸。方期抒矛，躋世熙雍。夫何運違，哀助北風。訃書乍讀，驚魂喪魄。林鳥悲鳴，奮翼淵隔。麻衣纍纍，天胡降厄。子慟西日，影墜荒丘。我懷孔傷，涕泗滂流。惠帳徒存，芳軌何求。女士失型，壠旆凝眸。欲挽鸞駕，人世暫留。式薦牲醴，憾愴罔休。惟靈來格，無俾我尤。嗚呼尚饗。○與六安州守傅公定書、南來者、碑騰歎、揚揄莫罄、信謂行其所學、不負

生平者也。某自請假後，年來料理書院，頗有規模。近與書院諸子考課之暇，因校正耿逸庵先生文集，昨歲付梓。今梓工雲集，不日告成，甚得少司農汪涵齋先生捐助五十金之力。目今用度將盡，他處零碎無濟，且糾收不及。客冬恂姪自京回，道經湯陰，子京云足下有助梓五十金之說。念足下於耿先生以至親而與立雪高座，文集內與足下書頻及之。後之尙論者，一展卷間，知師弟相得不異程尹當年，亦千秋快事也。足下學邃養深，遠宗濂洛，近承嵩陽，推崇所自，必溯淵源。某素敬服，故敢走函相商。倘與子京所約外，再爲擴充，豈不更爲成美厚誼。敝邑李少司空歸里，備道足下於陞學事，慨出分金五十兩，加惠



桑梓。此段高躅、非大有學力者不能、可感、更可敬也。夫本邑陞學、不憚割俸爲之、所以惠後輩也。同邑後輩、且蒙大澤、况表揚名儒、尤屬素志、廣傳師範、向矢獨力。今必知迥出常格、玉事於成者。若藉鼎力、俾此編早竣、將洛閩之薪傳、大彰於世、而足下繼往開來之鴻功、亦與作者同垂不朽矣。

○二十三日

書院講書、聽者滿座、叙列秩然、顧而

樂之。○二十四日

遊學箕園。

○二十七日、腹痛。○二

十八日

養病、輟業。

閏三月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乾坤二卦、易書之有乾坤二卦、

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人道之有仁義也。當伏羲畫卦時，有畫無文，易之綱已寓。更經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繫象，而易道大備。然則易以卦爻彖象立其體，以九六迭運妙其用，神物之興，占決之示，聖人憂天下來世之心，其至矣。繫易者，首乾坤二卦，凡以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遞衍而出，故必首及之。伏羲當日仰以觀於天文，於是畫一奇以象陽，其有陽之純而健之至者，取其象之大，莫有過於天，故曰乾，天也。俯以察於地理，於是畫一耦以象陰，其有陰之純而順之至者，取其象之大，莫有過於地，故曰坤，地也。乾坤象天地矣。文王繫彖辭，列言元亨利貞四者，以天道言之，卽春夏秋冬並行而不悖。



通壇而不窮。天地之化育從可悟矣。以人道言之。卽仁義禮智藏於內。而脈絡分明發於外。而條理畢貫。人事之推行從可識矣。周公繫爻辭於乾。取龍象以潛見飛亢。別其義於坤。不取彖辭牝馬之象。乃或喻言霜冰。喻言黃裳。或直言不習。直言無成。多雜舉以立說。要之。乾象不離乎陽剛。坤象不離乎陰柔。其大旨也。於乾潛龍之象。戒占者以勿用。見龍飛龍之象。示占者以利見。日乾夕惕。躍淵之象。示占者以无咎。亢龍之象。戒占者以有悔。於坤括囊之象。示占者以无咎。无譽。黃裳之象。示占者以元吉。凡此類皆象自象占自占。體例畧同。獨於坤霜冰之象。直方大之无不利。含章之可貞。龍戰之元黃。皆不更繫占辭。

但卽象而占在其中。又是一體例。要之、立體雖雜而不一、其類大約乾象之占主於陽剛、坤象之占主於陰柔、此其大較而亦有陽剛濟之以陰柔、陰柔濟之以陽剛者、又其不可爲典要之極致也。若夫孔子取文王所繫之彖而傳之、以元亨利貞之在天者明其生物之功、以仁義禮智之在人者指其所性之實、天人之理合矣。取周公所繫之爻而傳之、示以天道之消長進退、人事之存亡得喪、以至帝王之神化感應、聖賢之用舍行藏、無一不闡其義蘊而明著之、盡人合天之功至矣。天人之理合、盡人合天之功至、皆備其說於乾、坤二卦。此乾坤二卦統括全易而作易首乾、坤更以見聖人憂天下來世之深心也。後人



不得窮經之要。往往既讀此書與未讀此書者無異。如讀乾卦。第以爲聖人取象於天。讀坤卦。第以爲聖人取象於地。如此見解。雖讀盡全易。何益於我。今讀乾卦。便當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吾心自有天道之陰陽。察之體之。默會吾心之天道。不敢以人欲之私害其天德之剛。則舉陽之純而健之至者。不在易卦之乾。而在吾心之乾矣。讀坤卦。便當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吾心自有地道之剛柔。察之體之。默會吾心之地道。不敢以薄植之念隘其地勢之順。則舉陰之純而順之至者。不在易卦之坤。而在吾心之坤矣。卽易卦之乾。可以認吾心之乾。又卽吾心之乾。可以悟在天之乾。卽易卦之坤。可以認吾心之坤。又卽

吾心之坤可以悟在地之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非其人與？讀易者當悉心探索，返身體驗，以自強不息法乾以厚德載物法坤，久之有不得乾坤之體而造化生心者乎？今尤於乾坤二卦中指其所宜取法者，莫若乾之九三、坤之六二，循而守之，於以至道易易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釋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示人以誠信存存之學也。天道也。坤之六二曰：直方大。孔子釋之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示人以敬義夾持之功也。地道也。以此取法乾坤，不惟乾坤二卦可爲我用，卽六十四卦無一



不可爲我用矣。信乎。易不在天下而在吾心也。讀易者。盡體之身心之間。以得我所自具之易焉。夫體之身心之間者。窮經之要也。豈惟讀易書爲然。凡讀書皆然。此又窮經者所宜識其要領。可以旁通焉。而有得焉者也。○六日 戊子暮春。偕書山講論移時。讀書討得我生閒。領畧春風到此間。旁人未識春風趣。却說登山是愛山。偶把講壇移碧岑。水流花放盡關心。相看都是行生意。要得尋時無處尋。○讀書學箕園賞牡丹。累日。日暖風和。客到。蓀笋芽茁地。牡丹肥。花前不住敲詩句。惹得花香欲上衣。坐卧園林三月好。名花詩興兩相依。○八日 尤憐日暮携囊去。帶得香風滿袖歸。○八

日書院諸子迭進問業。潑墨雲蒸剪字多，不將歲月嘆蹉跎。須知自得非容易，十載耕耘定若何。學到心融快意多，漫言後海且先河。能嘗書史真滋味，不信人間更有他。

○九日書院講課之暇，宋可師侍請易字，謂以二義廣之。其初也，我仰高山，其繼也，高山我仰。兼是二者，學斯成矣。因以山仰字之而爲之說。○山仰字說。宋子可師請易字，子曰可師有二義，人可師，我師之，我可師，人亦師之。吾何以字汝。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師義較近。其以山仰字之可。始焉我仰高山，山虛益能受也。終焉高山人仰，詣力峻絕，剛決果敢以進也。今思我仰，尚乎抑人。



仰乃造極乎。我仰高山維人事賢友仁勿逆勿怠。人仰高山維我漸進而不已得其所歸者必大。量可師乎百世始之終之是誠在汝不惟一簣之止是懼吾日登高望之矣。○

十一日 予讀書學箕園黃宗舜黃宗武劉辰相宋可師陳治興侍宗舜問養氣之說予謂養氣之功千言萬語總歸之於集義此爲反身自治之要着非是從何下手。各自體認便各有得力。○

十二日 使人於登封取處非徒口說也。

耿逸庵先生四年藏稿編輯以成全書。

與耿元敬

書、東西相望時地雖不能限然道阻且長窵以室遠爲憾如何如何。西來者詢道兄近

功大抵多言。另闢局面，有跨乃祖之意。吁！此言良可懼也。令祖先生當代真儒，其於淡薄寧靜四字，爲脩德講學得力處，豈至孫承遠改舊風耶？竊意道兄承理學家法，自必肩理學重任，凡所制行，念爾祖而脩厥德，道所應然。何另闢局面，跨乃祖之云乎？傳聞之誤，斯不足信矣。近功幸爲示之。書院邇來作何維持，想不得諉之他家。並悉言近事，以慰懷思。令祖先生文集，某於今春召梓工集寒舍校刊，業梓有一卷矣。餘卷不日告竣。但原集內缺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事蹟，今專价討取此四年稿本，可搜出付价帶來，以便續纂成書。令祖先生泉下之志，以慰而某表章前賢之心，亦得遂矣。某坐敬恕堂讀書時，習知



令祖記錄、俱於印書所裁。餘紙訂本頭書記其上、照此查之、即可得也。祈早付去手、俾令早歸可也。今將刊成文集第一卷收覽。第一卷之前、令祖自叙紀事畧、自首至丁卯八月、以原品休致歸里止。此後尙缺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六年叙述。並查出此六年記載之事之語寄來、某可續輯成篇、方爲無憾。令祖學紹洛閩、宜俎豆百世。向經詳請從祀朱陽書院、蒙撫軍批允如詳。今筮吉閏三月二十八日請主人祠、至期賁臨主爵、是亦一時曠舉也。○和劉蒼佩丙戌初春見惠之作書以寄之。三年如夢裏交、久恨形疎。檢讀新裁句、時懷舊築廬。斯文維正派、大道宅安居。瞻望青葱近、相期待整車。○尋樂集引。

在子晤張仲誠先生於嵩陽時高弟數輩相追隨有李君函子者因識於座上但見循循篤實鮮願外之態一似有邃養者然遲之數年其嗣君學朱以其父所著尋樂集等書問序於子讀竟竊見函子之爲學也如飲食飢渴之不可離功專志苦何希賢希聖之卓卓有定筭也集中所言涵養本原者十之八九要皆根極理要返身靜考確有所見者而後抒其胸中之所欲吐無往不有逢原之妙若函子者可謂於大處能有所窺探矣夫學不先立乎其大終屬無本以數言而剖身心性命之奧如指諸掌非有得於心者其孰能之。因嗣君用志誠切書數語以冠諸篇而揚之。○錄西銘小引 紹長李子篤志聖賢之



學。癸未冬、予過訪、傾接言論、丰采一似有得者。及悉叩其蘊、乃知滿腔子惻隱之心、得力於西銘之旨最厚。夫西銘之作、橫渠以狀仁體等事、天於事親、原欲使人知理一分殊之故、而不謬於仁也。惟其理一、所以爲仁。惟其分殊、所以爲義。蓋卽仁而義在其中、義之妙於用、實仁之不紊於所施也。義得其義、仁得其仁矣。仁與義合之、而有所以合之、豈分之而可任其分哉。紹長、究心於此者久、因錄西銘而刊之、以公諸世。吾願世之讀西銘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心、以進窺大公、無我之懷、其於仁也、殆庶幾乎。至條分縷晰、逐一細讀、又有許多功夫在。前半篇如棋盤布列整齊、任人體驗可得。後半篇如下棋子、功夫無得錯。

用方爲着着盡善。是在善學者真心做去。旣會其大綱。復理其細目。斯得之矣。紹長守先儒之績。以牖易斯人。具有苦心。尤願識其意。而共趨於仁焉。斯不負刊布西銘之盛心也。夫。忠烈李公崇祀序。崇辛巳季冬朔有六日。爲兵巡李公殉難之辰。子披禹紳士詠公赴義諸篇。竊嘆公死而禹人生。是公以死生禹人也。以死生生死云乎哉。公蒞任甫兩旬。危急存亡。諸難猝辦。旦夕間。櫻賊鋒勢難並立。公昌白。乃挺身擊賊。卒遇難。何其壯也。夫死於其職。以勤王事。明大義者。類能爲之。獨難其以一身之死。救億萬之生靈。其全活禹人者。在罹危禍時之一言。其幾危其智。豫公若曰。吾不能却賊。生我民庶幾以殺身。



救鼎沸於萬一。因以怒激賊。賊亦止。怒公加害於公。民遂免遭慘戮矣。謂公雖死猶生可也。禹人祠而祀之。不忘公也。抑以公之忠烈風天下也。他日當事輜軒之採朝命。褒寵之加首錄公。並凡與難者皆得及焉。豈非煌煌巨典。可以作天下之忠義。而使天理民彝。常存宇宙間哉。禹文學劉君蒼佩。揚公之忠烈。甚力。屬予爲文叙之。茲故以一言弁其端。

○十六日書院會文。

邑侯連至書院視事。

○十七日脩

愛蓮亭始工。

有般邑人韓作詰來訪。

○二十

一日

偶作。樂意油油。雲外看閒消世局。更何難。年來物不滋。心累。早晚乘時趁飽。

餐。

○二十五日午時端坐而逝。前一夕赴友

人之約夜分

始歸請祠堂一揖。時大父就寢望門一揖而退。既入室校閱敬恕堂文集紀年謂莊邃曰。我一生爲學得力於嵩陽居多。此書不無可刪處。惜未獲與耿先生面質。集內尙缺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事蹟。已遣役搜尋舊稿。務成全書。無負吾良友也。又取尋樂堂日錄一冊云。此書是我一生小像。閱此便知我矣。又云。自己獨爲善。不若與人共爲善。今朱陽一席從學者衆。總欲以第一等人相期許。故歷風雨寒暑。樂此不爲疲也。每會講時。質疑問難。大有教育英才之樂。將來造就。必有擔荷斯道之人。數年來。遂經營措置。願就條理。



成已於斯、成物於斯、予志適矣。又曰、父母之喪、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無致後悔焉耳矣。自初喪至除服、節次無多、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共計二十七個月。然辨踊哀毀之情、衰練苴經之飾、各有限制、無容紊亂。聖人爲天下後世慮、義至精深。此賢者之所不敢過、不肖者之所不敢不及也。又曰、聖人傳心之學、只在日用倫常上討尋。若徒執語言文字、終難至道。然又離却語言文字、不得。惟善學者、因其言而實致之躬行、覺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能窺見聖人之心、斯道之傳、其庶幾乎言畢、漏下五鼓。詰朝上堂請安、大人已拂案讀書矣。望見莊、遂曰、昨與爾言千秋大業、慎勿以家事

自累也。時莊校梓耿嵩陽先生遺集、習舉子業於先兄母歿祠內。遂肄業書院。值學使湯公倡建愛蓮亭於書院之坎向。邃董其事。至門內瑣務皆大人身親理之。是日辰刻猶剝解莊田等事。已刻侍大父饌。閱書院課藝天地之帥吾其性論。手甲乙之。未終卷忽中痰疾。急召莊遂還。時方卓午而大人竟端坐逝矣。嗚呼痛哉。孰知前夕之語竟爲永訣之詞耶。追憶平生恍若夢寐。佩茲明訓益凜冰兢。謹約畧記之如此。

冬十一月十二日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

大

見背後歸德郡屬聞者皆驚疑痛悼數月內哭奠靈座各糾鄉衆設供饌置布幃隨所見



聞書之以爲輓詞。葬之日、哀聲震野、雖婦人女子亦爲涕零。學使湯公右曾題其墓曰朱陽寶先生墓。先是邑人士痛先子之歿也、請於當事、建專祠於朱陽書院之東偏。歸窆之日、自墓所請主入祠、題其門曰朱陽寶夫子祠。祠前樹豐碑二、一書大君子三字、一書真理學三字。豎大旗二、一書千古正學四字、一書一代大儒四字。至從遊弟子朝夕哭奠、執喪盡禮、更建專祠於書院、亦於葬期自墓所奉主崇祀。復蒙撫憲督學批允、柘邑崇祀鄉賢、泌陽崇祀名宦。初、泌邑士民接畝問環、顧失聲、卽籲請邑宰謀建特祠。至沙河店之商人、百姓復奉主與文昌並祀、各輸其誠云。男容莊容遂敬識。

附錄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豕男克勤行畧

竇大任

嗚呼傷哉。吾兒竟溘然長逝耶。子桑榆邁此、中心慘割、安忍執筆紀吾兒平生事。雖然兒自始生以迄今日、五十六年間、或家居、或宦遊、或訪學四方、或課士朱陽、無時無事不心予之心。卽予亦自幸有子、謂可慰我暮年。一旦舍予而去、又安忍不執筆紀吾兒平生事耶。先世居晉之沁水縣寶莊、始祖諱璘、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孫繩繩門閥顯燦。自曾大父兌川公奉高祖妣賈太君由晉遷豫、遂家於柘。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賁志



以歿。先筠峯府君值明季異學爭鳴之時，倡明正道，弗遇於時。予少孤，所遭不造，方惴惴然以不克承先志是懼。幸吾兒善體予意，繼述有藉，而今不可得矣。嗚呼傷哉！兒名克勤，字敏脩，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遜齋。五歲授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授易，學爲文。十二歲應童子試，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外無他嗜。家貧膏火不繼，月下誦讀，更聞漏盡，寒風謖謖，猶時聞呶呶聲也。壬子膺鄉薦，肆力諸史及左國秦漢文，於易數律呂曆法無不精悉。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曰：學求爲己，非爲人也。格物致知，後吃緊處在誠意關頭。過此則聖昧，此則狂。於大學一書，熟復潛玩，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研究五經，

性理、凡所言動、詳記日錄中。奮志聖賢之學、不復攻舉子業矣。立學規十七則、始於立志、終於改過。輯家規一冊、自報本、享祀、以及少長之節、閨閫之範、宗族鄉黨之儀、分類編次、每旦晚爲家衆講明服習之。家人之遵循勿替者、閱三十年如一日也。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講學於家、子嘗命在見請益。適夏峯歿、睢陽被召、時登封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數致書商遊嵩之約。一見訂金石交、畱敬恕堂談學數月。歸告子曰、逸庵先生接濂閩正派、兒以所學印可。先生卽相契莫逆。予喜兒得與賢人君子遊、遠大可期。每歲必命之往。六年凡五至。至則忘歸、非予以不獲已事召之來、不遽來也。試禮闈、與湯潛庵先生孫



靜紫年友商學於燕邸。不第，將歸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同天下貢士廷試，取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泌陽荒殘地，官署久廢，兒於民房傍學。宮者藉棲之，雖陋極，不暇計。每月朔望次日，集諸生講學會文，誨以學問大義。倣朱子白鹿洞規，輯聖賢切要之言，使學者觸目警心，破習見而砥新德。分五社，按東、西、南、北、中而配之，以仁、義、禮、智、信。每社擇德望可式學行足法者爲社長，付以勸善規過簿，令糾察社衆，善過登籍而記，以行勸懲。外起一童子會，聚邑中俊秀十四五歲者，令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者，令讀孝經小學。於講學後三日，入先師殿，背書習儀，講說義理，以開導之。人心鼓舞，士風蒸變，一時破

學校師弟之例復執贄受業者五十餘人。值丁祭率諸生於明倫堂致齋三日使人知敬禮先師無復從前陋習。泌學兩廡久湮衆議脩官舍却之曰公事告竣使先賢妥靈吾心安矣。居處非所急也。遂請詳學憲糾聯紳衿各捐分金勸厥事。不數月兩廡落成荒煙茂草之鄉一旦宮牆丕煥文教蔚興深山窮谷不絕絃歌聲。向非兌實心任事上不負朝廷命官之意下不虛高堂期望之殷安能使泌邑士子謳思弗忘耶。官舍成迎養予夫婦於泌署。聞途中父老稱道不絕。只曰以師道而父母我者實維實公。予問故知兒嘗禁攬納公貨值平爭訟以故士安於學農安於野歡頌載道講課之餘擁書數卷以著述自娛。



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至懷孟河津、擇十五儒之學術純粹者、示傳道有正統、刻成帙、公之同好。丁卯冬、返柘、赴禮闈、路遇老人、求濟、似不能爲乞狀、遂傾篋遺之。諭泌歷歲餘、囊無宿財、其淡薄廉潔、素性然也。戊辰、捷南宮、榜發、知以理學策獲售、京師傳其事、以爲奇。旋邀聖天子降遇、授翰林院庶吉士。復被覃恩、予夫婦得膺綸封。兒讀書中秘、閉戶不妄交遊、與諸同志砥礪身心、訂五簋會約、率以爲常。雖在長安道上、軟紅喧雜中、澹如也。上賜緞、並俸米等物。兒於千里外、必遣人捧至里門、以榮君賜、以慰親心。是時、兒久違膝下、家郵中屢以迎養、京師爲言、逾歲始得聚首。兒退食、作堂上歡、恂恂色養。

不減孺慕。未幾先室孺人李氏疾作。兒延醫調治。百計思維。衣不解帶者數月。夜偕兒媳王氏爲文祈禱。籲天求代。會兒幼子殤。孺人痛悼不已。兒忻然曰。幼子去。母病愈矣。幸勿置念。孺人病劇卒不起。兒哀毀骨立數日。勺水不入口。家居讀禮。一遵古制。經營葬事。無毫髮遺憾。在逸庵先生興復嵩陽書院。謂兒曰。宋四大書院。吾豫居二。前人已往。後人未來。習此業。公此事。可因則因。不則何弗創。以爲因。予聞之稱善。因繼先子未竟之志。於邑東門外創建朱陽書院。來學者日衆。兒躬親課業。講學會文之期。踵泌陽之法而行之。書院條規一念天地生我之故。一重君親成我之恩。一體聖賢教我之實。與從遊諸子日相



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蓋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開荆榛、循轍塗、爲多士正其趨、鼓其力、非若他塾之專事記誦爲也。於先子祠右建茅屋數椽、顏曰學箕園、講習之暇、偕學者游息其中。壬申秦饑、人民逃散、上有襄陽流民給穀還陝之旨、當事者檄行河南通省、協濟柘邑、派夫三千、赴襄陽裝載、運米潼關、居民騷動、兒走書、向當事者痛陳轉運之苦、求免協濟之役。癸酉赴補、携諸子姪至京、師肄業、朝夕督課、杜門謝客、未嘗輕謁顯達。與給諫彭無山先生道義切劘、契若金蘭。冬染疾、幾不能醫、冢孫容端、籲天求代、與兒爲孺人祈禱、事如一轍。兒病漸愈、容端竟憂勞成疾。

甲戌三月散館授今職侍直南書房御
試渾天儀詩書字一幅上問姓名里居科
第名次甚悉閱四日御試翰林於豐澤園
上命題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文成呈
御覽稱上意賜宴及菓品茶酒聖眷
優渥予入都見居室不能容膝四壁風寒幾
同露處兒安之若素不以貧窶累其胸十月
客端卒予痛骨肉摧殘命之歸里尋請假送
親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中盛暑祁
寒無倦容丙子王師北征軍需孔急兒倡
先捐騾共成義舉更致書當事凡額外之征
求蠹役之橫肆直陳無隱方伯李公立除奸
胥嚴禁私派由是大河南北省民錢數百萬
邑人婦其夫死夫之兄弟園產逼嫁不遂結



棍徒數十人簇擁而去。氏父日暮求救，兒卽白邑侯捕克，徒慙治。氏得無恙。嗣後沉酣經史，考証身心，進及門弟子講道論德。嘗曰：道非行則明，歸田讀書，豈甘心沉淪爲隱逸者流。但自淑淑人，雖處亦出，明行無二理也。陸商巖別駕以祿養勸予，亦趣之行。兒乃單車就道。旣補值會期，引嫌迴避。凡投刺請謁，令司戶者概辭不一見。卽姻戚族黨亦罕有得識其面者。荷簡命與分校之役，語同事者曰：爾俊大典，勿得苟且塞責。負我皇上委任至意。如取人銀錢受人囑託，接人字踪，記人姓名，或欲庇親故，欲徇虛聲，摸索少年，掩抑宿學，種種弊端，有一於此，天誅地滅，殄我子孫，永絕先祀。作誓文焚告諸公益敬之。閱

文時矢公矢慎。凡有呈薦。力爲推援。卽不與選數。亦必反復審視。不肯輕擲。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餘未經薦拔者。悉愧感嘆美。如張君兆鵬、黃君元成、沈君鏞輩。執經盡弟子禮。此輦轂下嘖嘖稱四君子。不置而兒爲衆口所首推者也。初有暮夜之求。危其辭。迫以權勢。兒謂國法不宥。此心不敢欺。禍福付之無心。吾行吾直道爾。至是亦折服無異辭。入夏。召至暢春園。御試。皇太后萬壽無疆賦。賜饌果。又賜御書一幅。上加意詞臣。以學問優長。貧不能贍者。常祿外。特加俸金。院掌列名以告。兒邀殊恩。逾尋常萬萬矣。少司寇徐公開府中州。詢利弊。兒舉豫省最爲民害者一一指陳。如



禁雜派、減火耗、止漕糧之科歛、免柳稍之協濟、溝渠之挑濬、宜徇輿情、衙蠹之剝害、宜懲吞噬。他如復二程祭田、表彰名賢、興學教士等事、言之甚悉。楊賓實太史視學。課士之法、兒曰：士習不端、由教化不立。教化不立、由學使視課文畢、乃事無復興、廉勵耻之道。今於校文外、訪有孝弟忠信之士、異格相待、豈不爲激勵人心之本乎。值壽各寺宇作佛事、脩醮祈禱。兒以天子爲社稷神人之主、邀靈佛氏、大爲不可。乃設香案、望天叩祝日三。上諭詞臣各書字一幅、兒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舊疾復作、請假歸。癸未、鑾輿由秦晉巡視中土、兒馳驅彰衛、赴潼關、返洛。

陽迎送。聖駕紆道至登封，拜逸庵先生墓，遊覽書院，登石溪間有大雅淪亡之感。乙酉，黃垆壩脩工，虞城詳請鄰邑協濟，椿派柳稍凡八千束歸屬，疊罹水災，力難猝辦。兒爲書累千餘言致之，大中丞趙公將豪棍之包攬胥吏之侵漁，並一切牛車盤剝交兌收受，無名使費，拖累民間者，洞言情形，代萬姓呼籲。趙公卽率屬捐銀買柳，柘寧等六州縣所派柳束概行免協。邑中父老數百人聞其事，踵門謝辭，之曰：「此撫軍仁政，我何有焉？」作勸善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順文成句，使農夫野人能誦習，通大義，咸謂興行有藉，真源魏姓家不睦，求解忿，以孝道諭之，出家規勸善歌以示其人，感悟愧謝而去。予高祖考



妣一葬寶莊一葬柘邑。兩地異穴。憶先子時以賈太君柩奉還故土。合祔先塋。爲訓。予謀歸葬者再。潛庵先生謂歷年久終止。然沁水祖墓祭掃缺然。丁亥春。命兒往祭。諸墓俱埋荒榛。碑碣所鐫姓氏職銜亦漸就消磨。兒令莊孫率家僕細尋累日。自一世祖諱獻至高祖諸墓。俱按碣詳審無疑。遂薙蔓荆。除道塗。增墓土。筮吉虔祭。樹豐碑於宋贈大將軍本支始祖及高祖墓側。噫。水源木本之思。兩世宿懷。此一舉也。俱可無憾矣。祀事告竣。集寶莊士子起文會。諄諄以立身行已之道爲多。士勗會規一循朱陽書院例。先是學使湯公校士中州。兒訂講學朱陽書院。使旌將駐睢陽。予遣使之晉。令兒返旆踐前約。湯公雅意。

作人。一經提撕，士心競奮，負笈朱陽者踵相接。兒與學者講學會文，至歲暮雪盈尺不間。今歲初春，湯公倡先捐建書院池亭三楹，兒度地肇造，適校訂嵩陽先生文集，召梓刊刻，集中缺畧未全者，令使至其家求遺稿增入。數月來，兒精神發越，挑燈讀書，每夜分不假寐。晨起視事，強健迥異平時。予顧之，頗慰於懷。兒亦自言，似此疾病不作，進學當無止境。孰意又三月念五日，早閱書院課文，定其甲乙。侍子食，猶言家事，遽患痰疾，端坐而逝。嗚呼傷哉！兒體羸舊有足疾，時作時愈，然未嘗廢學。每藥餌浸尋，卧榻上猶繙閱經史，無暇晷。潛心理學，以孔孟程朱爲宗，闇然獨脩實見諸躬行。嘗訓子弟曰：君子忠孝廉節，小人



聲色貨利。人能於網常名教立定脚跟。久之可仰不愧。俯不忤也。樂與人爲善。教士循循有次第。會講時。必以敦本崇實全盡人道爲誨。蓋汲引後進。懃懃懇懇。不啻饑渴。性至孝。能先意承志。雖晨昏定省無疎節。子年逾古稀。肌體康泰。耳目聰明。實兒事事得子歡心。有以致之也。遇孺人忌辰。哀慕悲思。魚腊之奉。必誠恪不懈。交友終始如一。逸庵先生歿在京師。爲位以哭。與人言嵩陽事。輒泣下。無山先生謫河干。親故無往視者。兒賦詩贈書。灑淚別。毅然不顧。牖如張公卒於京。爲理殯事。克盡友誼。人以緩急告。心切。矧子盡其力所能爲。不少靳量。能容口不道人過惡。然於忠孝大節。義利分途。有關風俗人心者。則侃

侃而談。絕少顧忌。每議公事。楊推利病。籌畫無遺策。處桑梓間。和厚謙冲。鮮倨容厲。詞鄉里有爭忿者。息之。覆盆不能白者。代爲白之。廉介不苟取。亦未嘗矯矯自異。爲絕俗之行。而持躬嚴正。人有非道之干。終不稍徇。衣不侈綺。積食不厭蔬淡。絲竹之聲。不奏於筵。謙美好之。玩不列於几席。教家以勤儉爲本。男督之。向學女教之。治家。殘書數卷外。筭無餘積。絕意仕進。嘗曰。偕門下士誦法先王成已於斯。成物於斯。朱陽片席。可終身。卒之前四日。口占云。樂意油油雲外看。閒消世局更何難。年來物不滋。心累早晚乘時趁飽餐。子於日錄中得此作。固兒永訣詞。抑亦俗情釋理。念融生順死安。無一毫不自信者矣。但老年



喪子、人生大不幸、未免有情、何以堪。此子所爲、悼歎唏噓、淚泫泫不自已也。兒著書頗多、已刻有理學正宗、尋樂堂家規、尋樂堂學規、泌陽學條規、朱陽書院志、禮闈分校詩、勸善歌、悲饑詩、四書制藝、若干卷、行於世。嗣刻有孝經闡義、四書闡義、聖學集成、樂饑集、天德王道編、事親庸言、婚禮輯畧、喪禮輯畧、遊燕日錄、遊嵩雜記、爲學錄、尋樂堂文集、尋樂堂詩稿、尋樂堂日錄、尋樂堂劄記、同志譜、晉遊草、若干卷、藏於家。兒生於順治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卒於康熙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午時、年五十六歲。娶王氏、封孺人。子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娶梁氏。次容、莊、廩、膳生員。娶蔣氏。三容、遂、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

中書舍人、娶陳氏、繼娶余氏。女四、長適宜陽縣教諭張珏、次適庠生楊濬、三適庠生宋華金、四許字葉維棠。孫四、紉容端嗣子。緡、績容莊出。紉容邃出。孫女三、一適庠生任仁、容端出一。幼未字、容邃出。予鄙陋無文、畧言梗概、藉手當代鉅公、一時惇史、錫以琬琰、用光泉壤、感且不朽。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廿五日、檢討靜庵竇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共晨



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每辨析之、必求於至當、不強爲附和之詞也。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歷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公擁臯比爲指授、立品制行、讀書明道之規、使成人小子俱得虛在實歸、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盡焉傷懷、益未嘗不太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遜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兌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蠭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之父。恪守家訓、實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生。公

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沉潛反復、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爲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商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脩夫子廟、宮牆爲之改觀。課士、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厲。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



行足式者爲之長。糾察社衆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爲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畫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衆。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遊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益

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闢荆榛、循塗轍、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南書房。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己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籲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聖明委任。」平日啣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寧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趨趨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寧蒙謗牘、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矧我子孫、永絕先祀。作誓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公者、



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
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
辭。頻經御試、溫語褒嘉。上命詞臣書
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
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宸聰、加俸金、賜
御書、將駸駸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
來、杜門却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
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
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
處桑梓間、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蒿日時
艱、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歛。柳夫
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
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所著若經書闡義、
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爲經傳羽翼。

公之有功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
明。高者淪於虛寂。卑者溺於辭章。公崛起中
原。爲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
垂不朽。今春大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
毅然爲已任。予方謂君子三樂。良友可以無
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予俟兩河蕞事
後。亦得共勸盛舉。孰知竟以此永訣耶。公年
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
生員。前卒。次容莊。廩膳生員。次容邃。康熙乙
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孫三。紉
緡。紉。孫女三。爰爲之銘曰。峩峩儒宗。代有
其人。是紹是繼。泓穀之濱。震越鏗鉤。厥聲以
振。卓立游夏。有炳其文。蔚爲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日嘻。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



一經之說以昌子孫。公與道奧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伉伉流風餘澤可采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泯。

寶先生傳

冉觀祖

靜庵寶先生克勤字敏脩號艮齋又號遜齋而靜庵之號行於世。其先晉之沁水人。高祖兌川公遷柩家焉。祖筠峯公以理學鳴當時。父封公道康紹先啟後學行卓然。先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十歲爲文能出驚人語。弱冠入庠旋與鄉薦不自滿假益肆力於學。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曰學求爲己非爲人也。格物致知後吃緊處在誠意關頭過此則聖昧此則狂。大學中庸熟讀潛玩五閱月

不釋手。聞耿逸庵先生講學嵩陽書院，致書往還，因赴嵩陽就正。初至，執後進禮甚恭。逸庵先生接其丰度，聆其言論，心重之，曰：「吾良友也。」投契甚深，爲莫逆交。聞者嘖嘖稱美。曰：「二先生之謙德，相得益彰也。」留書院者數月，凡所讀書所作詩文，皆晨夕商確。久之，益復洞然於洛閩正傳。六年五至嵩陽，不厭也。旣而晤湯潛庵先生，接待一如逸庵。講學之次，語及可就微祿小試所學，因從之，得泌陽教諭。泌地荒殘，絃誦絕響，至卽集諸生，誨以正學，大指分五社，付以勸善規過簿，各糾其社，登籍行勸懲。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士風蒸蒸日上。公餘擁書自娛，屢空宴如。凡考試舊習，可以自潤者，皆



棄不取。爲迄今學博所未有。可以騰薦章致大用。會南宮報捷。讀書中秘。名動長安。願交者衆。先生益閉戶澄懷。砥礪身心性命之業。不少怠。以內艱歸。家居讀禮。執經者踵接於門。無所容。先生自念嘗與逸庵先生言。宋四大書院。中州居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今應天湮沒。無可問。當有以復之。於是相基柘東門外。創朱陽書院。以配嵩陽。補前代之缺遺。其規制。科條。一仿嵩陽。蓋兩地如一堂。兩學如一師也。服闋。補原職。散館。試高等。授檢討。其勉學。猶庶常時。封公以事。在任旋里。請假侍親歸。增脩朱陽書院。生徒雲集。日講學課。藝無再出之意。封公謂豈以我歸。遂不復供職耶。督之北上。單車就道。值會闡分校。公恒

自矢所得多知名士。屢經御試，蒙嘉賞。又上諭詞臣各書字一幅，隨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不與書。駢詞麗句者，較短長，無何疾作，復以假歸。決意不出矣。殫力書院，爲經久之模。四方慕書院者，競相饋遺，規恢益廣。雲構崇宏，舊士重集。新學日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書院，觸目皆適。自謂疾疢脫然，進學當無止境。迺奄忽而逝，人共惋惜。予謂先生學優而仕，固已身列侍從，籍註館閣矣。然其心始終一於書院，而無他。其遊歷風塵，屢進屢退，特應迹爾。其志或未竟，而考其造詣所至，謂之篤學深識，成已成物，無愧也。逸庵先生歿後，嵩陽無主，幾於樵牧狎遊。茂草充階，而竇氏子



姪科名方盛。繼述有人。書院常存。多士不去。先生可不歿矣。先生學兼體用。不克大有發揮。而仁言利溥。爲惠實多。其關通省利害者。則言之中丞方伯。關郡邑利害者。則言之守若令。而具請復二程祀田。尤有功先賢。昔杜密不肯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見美史冊。以今觀之。先生其爲杜密。不爲劉勝者歟。生平著述甚富。已授梓者。理學正宗家規。學規。泌陽學條規。朱陽書院志。禮闈分校詩。勸善歌。悲飢詩。未梓者。孝經闡義。四書闡義。聖學集成。天德王道編。樂飢集。事親庸言。婚禮。喪禮。輯畧。遊燕日錄。遊嵩雜記。爲學錄。尋樂堂文集。詩稿日錄。劄記。同志譜。晉遊草。藏於笥。論曰。靜庵先生所學。稟之性。生傳之。庭訓而

成於嵩陽者居多。其教於泌陽、經畫釐然，卽以所學者見之行事，何其果歟。及其建朱陽書院與嵩陽相羽翼，規制科條若合符節，可謂不忘久要者矣。官京師，廉慎自持，講誦不輟。分校禮闈，無敢干以私。舉朝推服，可以徵所守。里居日，目擊時事侃侃爲當事諸公言之。動中窾要，又可徵其學能坐而言起而行也。予忝久交，每見其志期有用，不自暇逸，故爲之撰次以著其仕學之實蹟，且以雪處士虛聲之言。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柘城竇先生行狀

徐永宣

本貫睢州柘城縣聚流鄉民籍。
曾祖三畏。



妣王氏繼李氏。
祖如珠廩生。

妣姚氏。

父大任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

母李氏封孺人。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又號遜齋姓寶氏其先晉之沁水人先生五世祖兌川公始奉高祖妣賈太君自晉南遷河南之柘城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蠡起慨然有倡明正道之志再傳至封徵仕公先生父也先生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朔六日巳時生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輒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出語輒驚其長者家貧嗜讀書膏火苦不繼先生喟然曰昔

人鑿壁映火以資夜諷。吾獨不可就。月上卒讀乎。於時萬籟俱寂。寒風謖謖。更闌漏盡。而伊唔聲至。卯不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歷攷先秦兩漢以來唐宋元明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而先生曾不自以爲足。舉河南康熙十一年鄉試。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蹶然而起。乃於大學一書沉潛反復至五閱月。不能釋手。而尤以誠意一關爲兢兢。故嘗以謂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自是研究五經注疏。及宋五子諸書。立日錄。以自記其所言動。日入則靜坐。以考意念之純雜。又立學規十七則。書之座右。省觀焉。以自詔。又輯家規一冊。自報本享祀。以及少



長出入之節、閨閫之範、宗族鄉黨往來之儀、
條分縷析、肅若訓典、每旦晚聚家人、子婦講
明而切、究之。聞夏峯、睢陽、嵩陽三先生講學
於家塾、奉封徵仕公命、乃裹糧往見。適夏峯
已前歿、而睢陽又被召之京師、惟登封耿
先生逸庵主講席於嵩陽書院、又數致書訂
先生以遊嵩、一見爲之傾蓋、因畱宿敬恕堂、
數閱月而後歸。計六年凡五至、非封徵仕公
召、不遽歸也。其後就試南宮、與潛庵湯先生
相見於燕臺之寓舍。湯先生遠宗二程夫子、
微國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窮究根柢、而
於微詞奧義多所發揮。自是先生之學絕出
而名聞四方矣。會不第、將告歸、湯先生語先
生日、師道廢久矣、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率皆務爲雷同勦襲一切苟簡之術以僥倖科舉是豈聖人立教之旨哉且自入粟之途開今日捐秀才明日納歲貢其任廣文者名爲清流實則銅臭子誠一振刷之所裨益非淺鮮於是偕天下諸貢士廷試先生名在第一。二十五年丙寅除授泌陽教諭泌陽爲中州荒殘窮絕之境先生至具詳上官大脩夫子廟齋舍圯廢并不逮宛丘屋小打頭也先生於居民家鄰學宮者僦屋數椽以棲著講習錄以課士一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厲既又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延聘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長以各糾其社衆以申獎懲復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之士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



經小學三日。一入先師殿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至懷孟河津諸儒之學術純粹者示宗正以黜邪也。二十六年冬先生年三十有五赴試禮部中途見老人求濟而似不能爲乞者狀偵其意悉以笥中資斧遺之。明年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宛平王文靖公偕崑山尚書公主禮闈得人稱極盛。先生對策論理學淵源最詳核。尚書公識其卷曰此必大儒。及拆號則先生也。京師傳以爲異。蒙恩授翰林院庶吉士所賜白金文綺必遣人捧至里門爲二人上壽所以張大君恩怡悅親志也。逾年迎養封徵仕公太孺人至京師退食承歡榮於子舍。未幾太孺人疾作先生衣不

解帶者。累月。夜則爲文。膽黃。偕王孺人禱天。以求代。不欲太孺人知。戒家人語母洩。會先生幼子殤。忻然曰。幼子殤。已代吾母。吾母勿藥矣。其後太孺人卒不起。先生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畫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往逸庵先生嘗謂先生曰。有宋四大書院。吾豫實居其二。前人已往。後人未來。盍不以創爲因乎。先生請於封微仕公。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之外。又於筠峯公祠右園茅數楹。顏曰學箕園。講習之暇。偕學者遊息其中。是時厥後來學者日益衆。先生躬自督課。會文考業。一踵泌陽之法。而加詳焉。三十二年癸酉。赴闕。明年甲戌三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侍直南書房。御試渾天儀詩。書字一幅。上問。



姓名里居科第名次甚悉。後四日、御試詞
臣以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先生文成呈
覽、稱上意、溫語褒嘉、賜餼與策、封徵
仕公思歸切、先生請假旋里、教授生徒於書
院、寒暑無倦容。有勸先生仕者、先生曰、自淑
淑人出處一轍、子何區而二之耶。三十八年
己卯、封徵仕公趣先生北上、曰、上方嚮用
儒臣、從容翰墨、子寧不爲祿養計、以娛老人
桑榆晚景乎。先生不得已、乃單車就道。明年
春、值庚辰大比、禮部列先生名將上請、凡投
刺脩謁者、悉令司戶辭不見、卽宗姪故人亦
罕得識面。旋荷簡命、列分校之首。入闈之
日、語同事者曰、籲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
辜聖明委任之至意。平日啣杯酒、接殷勤、

交情非不可念。然寧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毳毳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寧蒙謗牘，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而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殄我子孫，絕我先祀。爰作誓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凡所閱薦，皆虛公詳慎，不主一律。撤棘後，得士二十一人。汪翰林武曹謂所拔皆奇傑士。至於未經閱薦者，皆嘆羨，感愧執經以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先生者，妄爲暮夜之求，計不就，轉而危其辭，脅以權勢。先生拒之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聽之而已。至是亦深爲心折。迄今推服先生者，嘖嘖不置。蓋所見無異辭，所聞無異辭，所傳聞無異辭也。嗚呼，豈易致此哉！其年夏，召至西苑。



御試。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稱善。賜御書一幅。京師寺觀有作佛事結醮壇以慶萬壽者。先生以天子爲社稷百神之主。乞靈二氏大爲不敬。乃設香案望天叩祝。曰。必三。其明年。上命詞臣各書字一紙。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上深然之。上知先生名久。將駿駸大用。而先生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却掃。不談米鹽細務。與宮府短長。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能容人不喜道人過。至於忠孝之節。義利之辨。有關風俗人心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邑有孀婦夫之兄。

弟利其產逼之再醮不遂邀結兇黨數十人劫之去。氏父日暮號泣於門以求救。先生白邑令捕治之。孀婦得完其節。真源魏姓者家庭不睦以求解。忿先生諭以敦崇孝道。又出家規示之。其人愧謝感泣而去。與人交在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在朝挺立無所附足不一登鉅公勢家之門。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纔服官政而屏居岩壑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念有五日先生甲乙書院課藝竟侍封徵仕公食有頃日卓午端坐而逝。是年五十有六矣。先是四日前先生口占詩嘗有年來物不滋心累之句。自今誦之蟬蛻



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廣漢彌留之言、先後一轍、此可以見先生之自信矣。先生娶於王處士爾躬女、封孺人。子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次容莊、廩膳生員。三容邃、康熙四十四年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長適原任宜陽縣教諭張珏、次適庠生楊濬、三適庠生宋華金、四許字葉維棠。孫三、紉、容端嗣子。緒、容莊出。紆、容邃出。孫女三、容端出者一、容莊出者一、容邃出者一。先生平生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教思無疆。人有一善、播揚之、惟恐不亟。蓋以人材天地之元氣、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棄置之、聽之孱弱。先生所以激厲裁成之備、至以爲根本久遠計。倘天假之年、而又得以大行其道、則其所施設

當不僅止是。不幸天喪斯文，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痛哉。今年秋八月，先生諸孤子容、莊、容、遂，自柘城以書及訃走毗陵。永宣聞訃，慟哭失聲。痛定，乃爲位於草堂，衰經以設奠，并以俟師。若友之願見先生而弗獲者，相率致弔，以洩其無窮之悲。旣又發書涕零，卒讀諸孤子之告，永宣者曰：先君不幸，一旦及於大故，顧惟立身制行，出處本末，皎皎在人耳目。今卜葬有日矣，倘無以銘幽堂而詔來世，則不孝之罪滋大。且知先君者，莫子若也。永宣於是飲泣而狀之。永宣幸嘗辱收於先生之門，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默恨無以自樹立，重負先生所期許。而自去年以來，痛深削杖，風木餘生，追慕攀號，無所逮及。昏迷哽咽，懼



不能比事屬辭以相茲役而誼又不敢固辭
 因蒐羅缺逸評騭成章以附家傳之後詞若
 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執史筆者芟削云
 爾謹狀康熙四十七年八月
 日制門人武進徐永宣狀。

朱陽寶先生紀畧

張穎先

柘城良齋寶先生乃明儒筠峯先生之孫而
 道康先生之子也。生而穎異五歲從道康公
 受學塾中舉止儼若成人。八歲授易學爲文
 卽驚其長者家貧膏火不繼先笥遺藏盡銷
 兵燹時省舅氏長公李先生展視案上毛詩
 心悅之遂借讀竟其業弱冠入邑庠旋赴棘
 闈太守陳公以先生新進未諳音律先以表
 判試其藝先生舉草立就音韻鏗然老生宿

儒謝弗逮。士子舉於鄉，益肆力於文。自秦漢及唐宋諸大家，窮源竟委，往往寢食爲之俱廢。一日讀朱子大學章句序，躍然曰：道在是矣。坐思行吟，晨夕以之。更旁搜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等篇，以及先儒理學諸書，因作盤水歌以自警。立學規定家法，毅然以聖賢大業爲己任，不復攻舉子業。時登封耿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一時稱盛。先生致書商所學，相得歡甚，遂爲忘年交。六年五至其地，互闡仁孝之旨，力肩開承之寄，徘徊雙栢，疊石間，魚躍鳶飛，天光雲影，皆道機也。當是時，先生屏舉子業幾十年，一旦聞逸庵先生忠孝之言，遂翻然改曰：有志聖賢之學者，獨不可卽舉業爲理學耶。爰作論以發其意。後先生



捷南宮、竟以理學策獲售、京師傳其事。先是、壬戌下第、將歸、潛庵湯先生設館、留止數月、商確古今。潛庵先生知先生學有本原、道可覺世、力勸就教職。丙寅、諭泌陽、抵任、後焚文、以告先師。朔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訓生徒、一準考亭、白鹿洞規、而加詳焉。立五社、置勸善規過簿、付之社長、稽其善過、以示獎懲。更起童子會、聚邑中子弟十歲以上、令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令讀小學、孝經、講幼儀、以開導之。質諸古者小學教人之法、蓋後先一轍也。以故人心競奮、士風丕變。破學校之例、執贊受業者、趾相錯。去之日、子弟攀轅、父老遮道曰、以師道而父母我者、實惟寶公云。戊辰成進士、讀書中秘、願交者衆。先生抑然自下、

省克益密甘淡泊絕跡於權門快庵郭先生
贈以句曰官是條冰君自耐捧盃執玉問前
賢可以狀先生之概矣未幾丁內艱歸讀禮
餘暇闢朱陽書院以詔來學規畫與嵩陽相
埒而講學會文仍踵泌陽之法一時學者爭
赴焉及再補授檢討侍直南書房益治所
學以備顧問不稍苟且爲進取計也御試
翰林論理學真僞先生喜曰是可以正學入
告矣乃上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
下及漢唐宋元明諸儒源流真僞之辨者甚
悉具載甲戌五月日錄中兵部右侍郎李光
地奉命視學畿輔遭母喪有請假九月之
疏先生忿然作色曰人心至此尙何言哉會
給諫無山彭公疏劾之先生侃侃正論再三



陳書利害不少顧忌。其所以存天理而植民
彝者、衛道之力至堅定也。及彭公之謫河干、
勒限出京、舉朝無敢省視者。先生挺然獨往、
爲賦孤鴻海外來一章、祖於道、嫉彭公者自
是、嫌先生、先生遂決意去。歸田以來、杜門却
掃、著書自娛、接引後學、慇懃懇懇、而弟子日
進。蓋自嵩陽撤講座、中原文獻之傳盡歸朱
陽矣。已卯、道康公促裝北上、不得已、單車就
道、復入都。輦下諸公想望丰采、先生未嘗妄
交一人。庚辰、大比、禮官列名以上、先生謂顧
俊、大典勿得苟以塞責。凡投刺請謁、概辭不
見。卽親族亦不得識其面。有妄爲暮夜之求
者、迫以權勢。先生曰：「國法不我宥。此心不敢
欺。吾行吾直道、禍福何有焉。」及視事、矢公矢

慎作誓焚告諸公益嚴憚之。每閱一卷必想
其人之心術學問品行經濟異日足爲國
家用乃力呈薦。稍涉險僻僞體輒抑之。歛棘
所得皆一時耆宿衆論韙之。長安四君子之
稱先生則首推也。其未經薦拔搜閱遺卷見
先生憐才苦心溢於毫端咸感激泣下。介所
知受業於門。上命詞臣書字先生敬書綾
幅以獻其詞曰。治法堯舜是謂至治。學宗孔
孟是謂正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外
綱常倫紀而別有移風易俗之術。孔孟之傳
仁義而已矣。未嘗置詩書易禮而別有脩己
治人之方。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
治教之統百世不易者也。程子曰。有大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此。又指言窮理之要主敬存誠之功以明治教之必由乎此也。再試。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稱上意賜御書加俸金將駸駸大用宰執以下爭相引重而先生之德業聞望徹乎上下矣。值萬壽聖節京師寺觀結壇設醮以慶惟恐後時。先生以天子爲社稷神人主邀靈浮屠大爲不敬草疏千餘言欲上格於勢。汪涵齋大理亦以親老勸止請筮之得遯之晉。先生憮然久之曰神明示我矣。取疏稿焚之更其居曰遯齋作歌以自況。明日遽請假告歸宗姪僚友不及知也。大學士京江張

公聞之、詣其門曰、稍畱數月、卽列薦章、何亟去爲。欲令吏部撤回請假之疏。先生固辭、乃止。出都之日、行李蕭條、琴書外、無長物、飄然引去。一以傳道、吾徒爲汲汲。從容禮法、涵泳性天、卽事觀理。因人施教、遠近學者仰止。高山履滿戶外、講舍不能容。先生顧而樂焉、以爲成已於斯、成物於斯。明道卽所以行道也。朱陽片席、可終身。竟以是卒於家。年五十六歲。訃音所至、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四方有志之士、以未得親炙爲恨。其執贄靈座前者、則郭子含章輩五六君子也。至歸德郡屬、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流涕失聲。愚夫愚婦賣粟易布、以臨其喪。噫、非先生窮理盡性、隨人隨分行其所學、誠能動物、何以得此於人哉。



門弟子董喪具視含殮朝夕哭奠服心喪三年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聖道遞衍五百年必有名世先生崛起襄陵不由師授而自得夫斯道之正傳關學之荆榛循學之塗轍歷學之階級躋學之堂與淵源於濂洛關閩而上達乎洙泗其剛健明睿之才廣大寬平之量難進易退之操純粹中正之脩紫陽而後直與河津相頤頤自餘諸子固不能無醇駁偏全之憾也。穎先問學有年微言與義不敢妄窺姑以所見所聞者撫拾一二以補傳誌之缺而未備者俟後之君子或有採擇焉。柘城門人張穎先頓首敬紀。

拾遺

先生爲童子時不作嬉戲態耽志詩書日一晚

莊誦無倦容。平生少過舉，卽偶不及檢，一經道康公指示，便終身不蹈前轍。

先生賦質羸弱，讀書自平日旦達午夜不休。道康公懼其勞憊，命止之。自是呶呶聲二鼓卽罷。後細察之，竟以衣被蔽其戶牖，端坐默誦，不減舊時。

家貧膏火不繼，時乘月坐讀。案下置石橙，橫足其上。嚴冬盛暑，不知風寒之浸入也。後十八九時中，足疾時作，時愈，爲終身沉疴。嘗戒子弟曰：「偶爾疾恙，必須拔去病根，使精神完足，方好理業。慎勿以強壯自恃，養成病根在。」這裏一有所觸，便縛累百端。

道康公年近八旬，矍鑠健飯。先生雖病中，侍側恪謹端莊，必齋如也。私室燕處，聞咳嗽聲，

必肅然起敬。一日病坐席端，道康公忽至，不能起立，坐又不安，因仆卧席上，曰：「如此庶差安爾。」

右李圖南記

先生外舅王伯叙先生厚重寡言，爲人拔累至縣庭。邑令廉知其故，釋之。後令見先生，曰：「子壻貴顯，而外舅緣事，何弗早通一言？」先生曰：「老翁原來無事，賢父母自能白之，何須多言。」

性不嗜酒，然量無盈溢。嘗與親故夜飲，坐客跛倚欠伸，不克自主。先生終夜危坐，言笑自如。翼日省視，先生應事讀書，不改常度。

右張穎先記

初遊嵩陽，與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宋體仁



間以文字相質。後數年，先生再至，偶閱一生文，謂其筆法思致與體仁同派。體仁聞之曰：「相隔數百里，濶別近十年，於時藝末技，先生猶眷眷不忘諸心，其汲引後學至意，真令人永矢勿諼也。」

先生初登賢書，謁房師雪塘谷公於滎陽官署。谷公居以別館。一日微服出視衆賓競逐戲場，先生獨正襟危坐，手持一卷，不忍釋。谷公嘆曰：「敏脩年方弱冠，涵養純篤，乃如此。」後谷公歿，十餘年，先生授館，將過陵縣，其子命侯夜夢谷公，謂之曰：「爾弟遠來，骨肉聚首，早宜掃除相待。」既覺，命侯異甚，遂如夢中語，設榻以俟。日未及午，而先生至矣。先生少命侯數歲，故云弟也。翌日，先生設祭墓左，涕泣。

失聲視命侯如昆季留數日始去。

右楊濬記

先生年十四五時過馬頭集偶憇蒙館見幼童跛倚無禮先生曰幼年子弟須舉止安詳語言恭敬豈師不在位遽爾放縱耶諸童凜然至今先達長者嘗舉以爲訓

右張壯猷記

劉君嚴濟寬訪先生於京邸值庚辰大比聞客至君嚴避屏風後一貴顯倉皇而入執先生手曰今日奉某公之命來願闡中稍徇情面先生正色拒之曰某止知有朝廷焉知有某人其人怒目而視曰獨不自愛功名耶先生曰功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妨倘此事存一毫私意便天誅地滅其人拂衣去君



嚴曰先生無過於嚴厲乎。先生曰如此絕之、猶有貪污其行者。若猶豫持兩端、未有不致身罪戾中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早辨也。

索公之子託賢爲先生禮闈所得士。索公言於朝曰小兒叨與科第、外人曾有物議否。京江張相公曰以明公貴盛、易來物議。但出寶君之門、物議自無爾。後索公數延相會、先生辭不見。索公嘆曰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於寶先生益信。

先生季嗣容、遼婦陳氏來省京師、未數月被盜。京師傳曰寶先生被竊、大屬異事。侍御宋公朝楠來慰問、知所盜者盡陳氏粧奩物、乃相視而笑曰我固知先生無可竊之物也。



或問先生宜居何官先生曰天下無不可爲之官惟治河一事似非人力之所能勝也時河工方急每閱河臣奏章必熟思詳審書之於冊以驗成效。

壬午請假同官僚友多不及知大學士京江張公詣邸舍慰留久之欲撤回請假之疏先生辭曰某以病軀恐負聖明優渥至意今日請假不過暫爲養病計病痊卽當馳補爾院長慕廬韓公尙書阮亭王公給諫實齋陳公諸先生各致意殷切先生具婉言固辭乃得歸。

右程兆鵬記

耿逸庵先生屬續時戒其子曰平生知交惟寶先生一人一旦不諱當求作傳自能道我

心事。後訃音至，先生爲位以哭。傳旣成，曰：庶幾無憾於耿先生也。

先生再補京師，居室狹隘，從者不能甘相繼。辭去，諸子親爲應門，傳命之役。每風清月皎，繞坐膝下，游泳性天，灌溉詩書，油然樂也。

先生偶與讌會，李剛主私勘坐客，曰：惟靜庵先生位望俱重，而最謹飭可法也。因思人容貌有三種：有一種隱然天君在內，線索默默提掇者；有一種面目四肢飛揚，依附與內無干者；有一種內亦無主，外亦不枝，頽然塊然者。而三者之分，形則千萬矣。

右鍾德音記

先生真容有二：一爲長洲張公庸如所請，列張公遊嵩圖與耿逸庵先生並位其中。時年



四十有一。一爲門人許詒孫所請，寫京師課子圖。先生正位，莊、遠二子側侍。時年五十，諸公多所題咏，評跋藏於家。子弟有以影堂爲請，先生曰：「影堂甚無益，鬚眉神情一有不肖，便是他人。後世子孫欲識吾真面目，當於所著書冊中求之，能窺得書中精意出，雖越百世如見其生。」

先生家廟三楹，在廳堂東偏，祀高曾祖考四代，代各一龕，俱南向。時道康公主祀先生於母李太孺人，另置一龕，列東牖下，西向。每鷄鳴，盥嗽，整衣冠入祠，三揖。朔日獻新，望日焚香，率家衆男東，女西，序列，秩然各四拜。遇端陽、中秋、重陽等節，俱如朔日儀。惟元旦設祔位，祭從豐。墓祭用清明、七月望日、十月一日。

鄉俗正月三日墓祭。先生謂神主俱列祠堂。過十六日始撤祔位。此祭非宜。大祭春秋用二分。冬夏用二。至前夕遷主於廳堂中位。高祖考妣一桌。以次而東。稍前曾祖考再前祖考再前考三桌。以次而西。稍前曾祖妣再前祖妣再前妣三桌。共七桌。果蔬肉各五器。湯飯每位一器。孫祔於祖之旁。孫婦祔於祖姑之旁。燃燭行九拜禮。獻爵讀祝。主人以下各朝衣公服。祭畢闔門。少間撤饌。請主復入祠堂。值太孺人忌日。齋戒沐浴。奉主廳堂行九拜禮。獻爵讀祝。如分至儀。素服蔬食。黯然神傷。皇皇如有所失。不接賓客。不與外事。居宿於外。歸自燕會。請召必入祠一揖。將出行。五日。以內入祠三揖。十日以外焚香再拜。歸亦

如之。間有疾病不能朝夕展謁，愈必焚香再拜，致縉綬孺慕之誠。

右實世英記

舊例翰林與分校者擇資深望重二人先掣易詩二籤謂之領房。先生以爲言總裁難之。先生曰：此國家崇重儒臣之體則然。今渾而無別，若掣經房在諸衙門後，位次卽在諸衙門下矣。不懼陵夷過甚乎？且今日之言皆從國體起見，不敢使後人以今日爲口實也。總裁謂籤雖統掣，位次仍宜照衙門可爾。及掣籤，俞公長城第一位，卽掣易一房。先生第二位，卽掣詩一房。衆大驚以爲若有使之者。先生曰：不如此不足見天理之可信。周子聲蓀以闡卷質諸許時庵侍郎。許公閱



至念念代旁燭之明。時時作清夜之觀。二語。鼓掌大笑曰。技至此難入時目矣。設實先生得此。命中無疑。先生聞中果以此句相賞。力薦乃售。

侍直出。同官有謂先生曰。中使某爲買房計。有所索。願轉致。先生曰。禁庭何地。容人賄中使耶。上用儒臣。甚隆眷注。若徇此輩之欲。萬一發覺。連坐。悔何及矣。急宜謝絕。勿得扶同。自爲厲階也。

右唐會午記

同姓某遺厚貲。欲聯譜。先生曰。的繫同宗。何須厚貲。如非同宗。而強爲聯譜之說。是以貨取之矣。偵其意。果欲藉此以逞私忿。因戒子弟曰。遇此等須嚴以絕之。無得苟貪一時之



利致使貽累終身。至同宗嫡派其行輩稱謂自宜劃然分明。貧富貴賤非所論也。某兄弟爭庶母之禮來質先生曰。禮父妾之有子者以庶母稱。所生子服三年之喪。嫡子及庶子齊衰杖期。若無子則不得以母稱矣。何服之有。其人爭辨不已曰。禮制之嚴。名分之不可踰越。則知之。至家庭常變之間。非所知也。此事繫平日之正名與否。不在此時爭辨。宜各自全愛。勿傷手足之情。不亦善乎。昔明世宗以藩王繼大統。總欲以私情帝其父。興獻王稱皇考。入太廟。極其情。未有已也。當時張孚敬附會其意。以爲宜然。而楊廷和諸公力爭之。不得。至今公論定矣。則帝興獻者爲情之過。而去皇考之號。別立廟以祀興獻。

王者爲禮之正也。

右田元龍記

江南學使者與先生有舊。一生挾八百金求通於學使。先生曰：「以此濫入膠庠，奈屈抑寒素何？」力絕之。崑山尙書徐公聞之，曰：「真古君子也。」愛一言，擲八百金。尙有別事，可移其志操乎？

假歸後，貧窶益甚，然未嘗片晌輟讀。嘗視姻婭於別墅，主人旣退，燃燈默誦，不覺曙色侵牕。歸語諸子曰：「昨藉某親餘膏，快讀一夕，不似家居日，方意興勃然，而燈油不給，只得掩卷就寢，未免閒棄光陰，爲可惜也。」

右程 璞記

一餓夫行乞於市，聞先生歿，奔號如有所失。



曰、天道無知、善人何遽至是。及入弔、慟哭不自禁。既出曰、吾慟未已。復入而哭。或叩其所。以曰、非爲寶公慟、爲柘邑慟也。有爲周處之無行者、仇視官紳、人以先生之喪告、矍然曰、寶公焉得有此。再告曰、寶公若死、天道尙可信乎。既而果然、搥胸失聲曰、吾儕無天矣。倉皇入弔、涕泗滂沱、不能自己。出謂客曰、柘邑當厄、予復何言。倘此生可贖、願捐軀以代。遂拭袂掩襟而去。綸城郭子含章讀先生理學策、傾心向慕、欲往就學、屬紀成劉君達其意。適劉君有山右之行、未果。而先生捐館舍。含章悲悼不已。具素簡一通、介宗舜告於靈座、引之入焚香、再拜盡哀、示執贊受業之義也。

右黃宗舜記

祭文

宋 犖

嗚呼公之健筆凌霄驚才破浪開舉世之羣
衆而忽脩文於天上瑤宮固虛左以待公公
之才亦可以不讓然而天下事之待公匡濟
待公黻黼者多矣乃一旦掉頭而去弗顧也
其誰不愴然而悲延頸而望嗚呼哀哉吾心
尤悵公之先世碩德名門正學克家代有聞
人門閭待公而益大學術待公而益真彼蒼
蒼者蓋以公爲碩果而將以大啟乎斯文故
公之生而狗斂砥行敦倫讀書守道孝友睦
姻以聖賢爲必可至而力行不怠以終其身
率其規繩孜孜循循由湯耿諸公而上達乎
濂洛關閩誰則疑其岐路乎請觀其友于兄



弟而誠身明善以悅親。道積於身爲學者師。負笈如雲。樹德務滋。蓋自淑以淑。世宜乎其蘭桂之蕃枝。且將以梁棟乎天家。而霖雨乎嘉師。何彼蒼蒼。不憇遺斯人也。使後來者聿觀厥成。而黽勉以效之。况高堂之白髮。日掩袂而哭兒。在傍觀者。且難堪也。公在芙蓉。何以能宴然。而弗思也乎。嗚呼痛哉。予老倦遊。引年入告。聖主深恩。丘園許蹈。歸南畝而懸車。尋商山之同調。念朱陽之高踪。如溫公之年少。咸能不改乎初服。可以相視而一笑。誰知今日。而忽有玉樓之詔。在公之德。劭化齊固。可以無憾也。而太上忘情。夫豈尋常者。可道。嗚呼哀哉。是月之吉。公歸寢園。孿子及孫。遠在長安。予以衰憊。不能引棺。嘉牲與

旨酒一祖道於庭前。靈其格止。在雲在天。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

汪晉徵

嗚呼。良友之情。於三百篇中見之矣。白露伊人。感於時也。唐棣室遠。感於物也。而况哲人云。其時物之感。更倍於昔人。非第言其情而已。思其品行。思其道德。文章。思其敦風。善俗。卓卓可紀者。而不能一日去諸懷也。今訃音一至。不覺其言之長。而思之永矣。聞之古。有暮夜却金。閉門卧雪。長聞阿堵。恥受羊裘。如是之人者。而今不可得也。先生自通籍來。閉戶不妄交遊。耿耿自守。雖空乏。而其中澹然。客有以非分之事相干。卽拂衣而起。其品行之可述也。將無同。聞之古。有非先生之法。



不行、非聖賢之書不讀、道風彌劭、至德可師、如是之人者、而今不可得也。先生講學朱陽、司鐸泌縣、上溯濂洛、下接薛胡、所投契者、睢陽、所切磋者、嵩陽、而學是以大成。其道德文章之可傳也、將無同。聞之古有一門、輯睦三黨、雍和女子、盡知其號、細人亦畏其名。如是之人者、而今更不可多得也。先生五十餘年、入則孝、出則弟、坐而言、起而行、足以挽澆薄之人、人情足以化驕淫之好尚、而不止柘城一邑、竇姓一族爲之丕變也。其敦風善俗、卓卓可紀者、將無同。嗚呼、不謂今日而有如是之人也。不謂今日有如是之人、而竟逝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予之哭先生者、如斯也。他如讀書中秘、其名盛也。屢邀寵錫、其家榮也。

分班傳直其職勤也。校士禮闈其行端也。人所同也。猶未足以盡先生也。子以平日自托於相知之深。是以無諛詞。言愈長而思愈永也。哀哉。尚饗。

祭文

凌紹雯

嗚呼。公其溘焉云。亾耶。子輩與公爲同年同官。交最暱。中間離合聚散。不能一致。然氣誼道德之合。不以時地間隔。自公歸里後。時時聞講學。朱陽書院。以嘉惠後學。昨歲聞公客晉。竊意一至長安。欣然道契濶。未幾復歸里。距今甫一載。不謂奄忽間以訃音至也。嗚呼痛哉。公性至孝。自遊學四方。以至居官。大抵皆瞻戀庭幃之日多。今道康先生春秋高。方幸得依依子舍。紹明家學。乃一旦賁志以逝。



廼念高堂垂白、名山之業未終、此子輩所爲於公之歿而不禁潛然流涕以悲也。公自少賦異稟、濡染筠峯公家學、屬文不屑爲柔媚媵姁、務抉理境。王子膺鄉薦、六上公車、遂銳意著書、奮發必爲聖賢。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遊。旣又官教諭、昌絕學於泌陽。戊辰始提南宮、入庶常、一時館閣諸鉅公爭相引重、延譽不啻口出羣、以公輔器相期許。旣解館、益思以人品學問答主知、不肯稍與時俯仰。雖領史事、好講求性命之學、與吾輩素心相對、輒議論風發、剖晰毫芒。自宋明以來、理學諸儒支分派別、與學問所從入、莫不洞悉其源流、而素所持循、總歸於深造自得、絕去一切門戶蹊徑。其或發爲文辭、原原本本、若

泝漾激湍之水、憑高而注。間發爲詩歌、以道其胸中所自得、有春風舞雩氣象。予輩每謂、以公之才、使久官於朝、稍出其緒餘、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接踵、而公不願也。甫入仕、卽乞請歸。比復來、一受館事、分校禮闈、邀天子特達之知、未幾又以假歸。今年五十一、有六而遽斲然以死也。嗚呼痛哉。公官泌陽、日集諸生講學、立爲科條、倣朱子白鹿洞規、一時人心競起、士風蒸變。常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至懷孟河津、擇十五儒之學術純粹者、示傳道正統。旣絕意歸里、益與學者明正學、興復書院、聚生徒、負笈朱陽者踵相接。嗟乎、世學淪喪、大道榛蕪、有能抱殘守獨、振響於空谷之中、於以紹承絕學、嘉惠來者、不



可謂非斯世之幸。而公溘焉逝矣。豈非天哉。雖然。公所著書。凡數千卷。皆可必傳於後。而又有丈夫子二。皆能讀書。克續先業。季君已登鄉薦。異日必能竟公未竟之志。以報公於地下。而慰道康先生於堂上也。公其可以無悲矣乎。嗚呼。尙饗。

祭文

劉坤

嗚呼。風雅淪亡。典型失墜。此人世所同悲。亦我思之不閔。豈第山陽之笛。聞而摧心。流水之絃。撫而隕淚也哉。昔公之結髮也。雄才卓識。不可一世。溯流波於伊洛。廻狂瀾於洙泗。入室而操其戈。登堂而躋其戟。益予於斯時。亦嘗竊聽於下風。而慨慕夫大儒之一二矣。予與公相距數十里。而長公者數歲。其列鄉

校僭吏計、受知禮部、讀書中秘、皆幸而祖鞭之先試。既結契於金蘭、更情投於臭味、遂乃申之以婚姻、俾我子孫世世勿替焉。嗚呼、人生斯世、聚首何難、分襟何易。公歸在田、予則畱滯。公入在朝、予則整轡。十餘年往來、相仍、其在官而與公談者、曾不能數以歲計。既而公賦遂初、引疾去位、予亦養疴歸里、考槃獨寐。公則登臯比、設講肆、鼓洪爐、陶士類、尋墜緒於渺茫、發羣蒙之鄧蔽、超流俗而迥出、排士林而拔萃。予方喜鄭君之鄉、朝發夕至、庶幾問難往還、不我遐棄。砥礪文章、礱磨道義、頻握手而促膝、亦暮年之樂事。孰知人之云亡、天不憖遺。予方有志未逮也、而公竟縶縶而高逝。嗚呼哀哉。公之孝友、在庭闈之間。



公之惠澤。在桑梓之地。公之振鐸泌陽也。則循循善誘。公之遊宦長安也。則侃侃自遂。而予與公居同方。官同寅。婚姻之好。繩繩相繼。嗚呼。詰人萎矣。能勿涕泗沾袂哉。有酒在尊。釀花漬桂。有肴在俎。藉蘭蒸蕙。公靈未遠。胡不斯戾。來格來饗。既飽既醉。然而子雲已沒。爭負侯芭之士。萬石初亾。旋立石相之祠。公其知之乎。未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

潘成雲

嗟我夫子。惟天愛道。嵩嶽降靈。金姿玉質。山峙淵渟。少而篤志。長徧羣經。苦思力索。宵月晨星。慨歷世變。異學爭熒。或入權數。或遁空冥。文章欺世。虛辭炫聽。紛紜糾錯。大道將瞶。我師憫然。迺立仔肩。孑然寡徒。邈矣前賢。世

德堪求。心猶歉焉。緬彼歌叟。知覺獨先。嵩陽
倡道。濂洛正傳。賞奇質疑。挾與窮淵。上追孔
孟。自宋而還。懷孟河津。前後相禪。資學雖異。
惟中不偏。窮理居敬。知所並專。不矜捷悟。亦
化蹄筌。紫陽以後。乃得真詮。筠峯之學。久而
益宣。嗟我夫子。仁孝性成。怡然色養。嘻若孺
嬰。孔懷式好。念彼春令。夫子立身。執玉捧盈。
不欺暗室。無媿獨行。夫子與人。煦物若春。旣
非矯俗。亦勿同塵。推心置腹。恕以成仁。嘉惠
後學。誨之諄諄。規摹鹿洞。教首明倫。黜浮去
華。立品惟真。惟予小子。忝附桃李。憶昔燕都。
獲親杖履。示我正宗。淵源性理。許以近仁。大
道可跂。提命有云。居官蒞民。實心而已。敬佩
斯銘。九年於此。言猶在耳。邈邈河山。神飛千



里。詎期一日。倏隔生死。誰作楷模。疇爲仰止。
 撫摩手澤。音容恍似。盼望窮天。嗚呼已矣。嗟。
 我夫子。文章宗匠。吾道干城。近繩祖父。遠接。
 周程。朱陽立教。閱世無更。寧必大行。處困而。
 亨。老而彌篤。殫力竭精。形衰而敝。大命斯傾。
 蕭蕭講幄。寂寂琴聲。哀遍遐邇。靡不涕橫。山。
 高水長。不替合名。深衣有待。啟我後生。薄官。
 羈足。勿克擔簦。炙鷄絮酒。千里寸情。靈其有。
 知。鑒此微誠。嗚呼。尙饗。

祭文

徐永宣

昔在庚辰。獲登公門。慚非國士。付以斯文。如。
 陸得韓。如歐得蘇。掄才擇玉。不遺珉珉。二月。
 之尾。拜公邸舍。長其羽毛。借以聲價。東歸將。
 母。菽粟飲水。九閩江花。跳丸若駛。歲在癸未。

公亦假旋。侍封太翁。問衣燠寒。東門之外。歸
然書院。講學溫經。爰集羣彥。春山朝秀。秋堂
夜空。師弟辯難。寸筵巨鐘。退居洛下。司馬溫
公。教育英才。胡安定公。有勸公仕。公語從容。
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出處一轍。孰爲異同。公
在朝廷。難進易退。士夫景仰。鬱若泰岱。睢陽
嵩陽。爲折行輩。朱陽著述。紫陽罄效。正學昌
明。異學芟刈。湯耿不亾。賴有公在。宣幼陟。怙
創鉅痛深。淚不盈掬。被面泔泔。慈母晝荻。孤
兒囊螢。書聲紡影。一燈青熒。我公扶十。俟倖
成名。感恩知己。寸心忤忤。客秋七月。麻衣如
雲。棘人圉圉。摧心泣血。手書存唁。發函而啜。
哀誅遠將。清尊遙酌。感慨交加。彌增痛絕。歲
月一週。俄得公訃。痛緒因仍。噩夢錯迂。爲位



草堂涕零如雨。山頽梁壞，殄瘁是懼。三靈震驚，五嶽縞素。豈惟私情，以天下故。將飭柳車，懷悲薤露。齊衰加絰，哀感行路。秋氣惻惻，涼風脩脩。睠彼淮水，嗚咽不流。千里奔喪，淒涼束芻。三年築室，依蔭松楸。負公萬端，抱痛終古。公降在茲，鑒此誠苦。嗚呼哀哉，尚饗。

柘邑鄉衆祭文

嗚呼太史，吾郡之望也。出則黼黻皇猷，紹伊周散望之業。處則昌明正學，衍闢閩濂洛之傳。事關精微，非吾民所能知。亦非吾民所能言也。而獨有實受其福，不能忘者，敢陳其畧。曩者軍需之征，好事者藉此以邀利。我公直言無隱，曾犯當事之顏，而不顧而額外之誅求以釋。近者天災流行，自了者逡巡而不前。

我公毅然敢在、幾觸守令之忌而不恤、而災
侵之拯救實多。他如蠲河、柳、緩國、征、全、孀、婦、
罷練總、遏淫祀、懲蠹役、憂國憂民、維風勵俗、
不可勝數。孰非我公之仁心爲質、德普萬姓、
此誠吾民之所寢食寤寐耿耿於心而不能
忘者也。乃不意未獲一日之報、竟一旦舍吾
民而逝。追思往事、何以爲情。亦惟執爵拈香、
痛哭流涕於我公之靈而已矣。嗚呼哀哉、尙
饗。

輓詩 棉邑里民雜咏並序

公道氣溫然、天性和樂如冬之日、如夏之
雲。士蒙其教、民被其德。鄉邑城市、永歌不
衰。今茲逝矣、民愈不忘。長歌當哭、亦以誌
感。



柘邑差煩接比鄰。年年艱苦患長貧。九鄉聞
令從如火。一日沾恩宛似春。誰謂深山能避
役。須知直道可生人。飄然仙馭乘風去。桑梓
歌思淚滿巾。

立雪執經自年年。孔顏樂處得真詮。性命文
章無二道。淵源有自家。學傳救民常比稷。與
契致身東觀。廢堯天才雄紫殿。驚三島名馳
青藜遍。九挺滿袖清風。御煙重兩階花磚。步
幾還。玉堂喬木春。陰遠瀛海。恩波夜雨添。
天子屢經試鳳閣。同時誰不推公賢。中州才
名公獨擅。錫予宸翰。御墨鮮。歸來東山日
高卧。琴書劍佩何芳妍。一夜東風凋玉芝。襄
山碑作峴山看。父老吞聲哭未了。歌謠遍野
淚潸潸。

天生哲人。賦以異資。幼而聰慧。長而穎奇。道
既大成。斯文在茲。爲國家瑞。爲鄉里儀。掇取
青紫。視之如夷。翔步翰苑。摘藻名詞。聲聞維
遠。天顏嘉之。爰錫宴觴。酌以玉卮。歸奉親
闈。聿舒孝思。鄉國榮焉。稽古之施。給假南返。
潛思著書。濂洛關閩。天祿石渠。罔不搜羅。豈
但五車。先哲爲友。朝夕與居。斯教未興。實乃
在予。拮据孔瘁。愼惜居諸。四方來從。孰憚途
迂。延之東壁。董以程朱。邑有庶政。^②孰恤民瘼。
公心惻然。如已痛痛。上書中丞。下慰蒸黎。河
潰四決。派柳金堤。萬姓凄然。公爲安折。繼查
荒蕪。邨落馳驅。民之憂矣。復爲籲呼。公爲奮
然。爰去其荼。兆姓怡怡。倒懸庶蘇。賢哉先生。
懋昭其行。始於孝弟。移於闕廷。達乎朋友。及



乎蒼生。方爲霖楫，以抒忠貞。家世顯懿，蘭桂
疊榮。作賓王國，濟濟羣英。胡爲奄然，遽返蓬
瀛。鄉閭駭然，巷哭罷春。嗚呼哀哉！桐葉初飛，
窮簷告驚。露冕罔出，輿情悲鳴。持觥陳詞，以
摠其誠。如可贖兮，欲捐其生。
造物啟哲人，穎睿乃其性。夙負殊異質，懋學
崇其正。發憤忘其食，孰云委命令。力行蹈其
誠，脩己維以敬。勉茲聖賢功，篤志安以定。旣
已優，且渥，更向名山訂。風雨旣不輟，寒暑亦
弗竟。歸來道在，是可與古人証。公車赴燕臺，
道大自能用。天子虛前席，窮論誰能更。數
輟金蓮炬，曾擬二蘇盛。送親歸去來，歸來就
三徑。東郊渦水濱，絳帳說六經。尋樂希孔顏，
兼及曾思孟。四方學者徒，執贄爛歌詠。循循

下學問。詎曰子卽聖。桑梓苦艱虞。時爲一酬應。河工歲云急。不容恣虎橫。檢荒多暴斂。時以洪論譁。軍需遍千家。走書平其政。兆人允安堵。惠澤及億姓。公何舍我去。騎鯨上帝庭。籲天天益高。含冤不能聽。願公世德芳。億兆蒙其慶。公其如在今。輜車且送迎。

輓詩

魏琬

朔風冽冽送行旌。夾道素車堵砌迎。悵望暮雲鳴墜葉。空郊一盞奠先生。會葬豈期千萬人。輿情接踵弔高墳。從茲拋却黔黎望。野哭喧闐澍水濱。先生去後幾何時。時事難堪衆莫支。誰起伊人於地下。重來桑梓沛恩施。

輓詩

劉玉威



蒼天何意喪斯文。夢裏兩楹今又聞。堂前弟子知多少。絳帳遙憐冷暮雲。
前書未返後書來。素簡不堪和淚開。朱陽纔刻嵩陽稿。二老重訂在夜臺。
舊集嵩文意氣深。慇懃爲寄解囊金。音書遠道可能達。恐負先生屬託心。
十五年前舊識荆。柴門每過話青燈。從今寂寞嵩陽路。二室誰登最上層。
奇字曾從中秘看。千年絕學獨登壇。玉京歸去應含笑。家世傳薪有二難。
純孝長兄祠落成。曾題聯句揭前楹。於今更設先生座。可是趨庭舊日情。
堂上嚴親膝下孫。不知雙淚幾多痕。自憐亦有翻河淚。會向屏山哭廟門。

見說征輪下帝鄉。曾於岐路遇仙方。濟南道士今何在。那得返魂更有香。

吾道今何主。中州失大程。路憐嵩洛冷。人憶
唱酬聲。前請寄敦請中郎誌。艱難令弟情。詩
麟中晤先生於喪樸相逢同一哭。寄灑朱陽城。

輓歌三章

寶世英

我思泰山俯萬里兮造化精英鍾厥美兮不
讓土壤納臧否兮胡然而倒吁已矣兮
我思屋梁庇萬人兮天地栽培幹拂雲兮嬉
遊寧宇有同春兮胡然而壞涕沾巾兮
我思哲人惠萬世兮煥若日星破蒙翳兮吾
道干城信有衛兮胡然而萎欲同逝兮
戊子夏日接靜庵先生訃音不勝感愴



追叙生平爲五言二章以寫哀情憶在京時與先生同哭逸庵今又哭先生矣

冉覲祖

湯耿倡絕學。峻望齊山斗。惟公稱繼起。嵩陽切劘久。粹然宗洛閩。異說息紛糾。朱陽啟壇坵。遐方爭趨走。豈謂方康彊。頓歸無何有。造物妬英賢。此理竟誰叩。子衰抱殘經。討論失良友。四顧無可語。臨風徒搔首。家學溯筠峯。郊關祠宇綯。近祠被餘風。因之闢書院。構造不遺力。彬彬羅羣彥。朱陽與嵩陽。兩地相鼓煽。奄忽捐館舍。歌思溢鄉縣。其人不可作。其學危如線。有子奮科名。經史深陶鍊。但得書院傳。是公存生面。

輓詩

耿都

故山堪賞復堪憐。人去嵩門不復還。冷落亭前彭澤柳。蕭條川上茂叔蓮。一生宦跡畱京國。千古經綸在簡編。吾父脩文今已久。泉臺相見意悠然。

輓詩

張壯猷

侍坐春風三月多。於今追想恨如何。非關帝召玉樓賦。還是尼山曳杖歌。

悲思寶夫子二首

郭含章

紫陽風已渺。大道沒荆榛。緒接千年舊。業傳一日新。愛人恩意普。樂己性天真。講院空惆悵。誰爲惠遠津。

了却平生事。飄然絕世塵。斯文悲後死。有道屬先民。未遂執經志。常懷曳杖人。朱陽畱片席。恍侍坐中春。

輓詩

耿 葛

先生題句畱川上，流水潺湲野草黃。我欲招魂葬此地，嵩陽萬古拜冠裳。

題竇先生輓詩後

甯世溥

一從白鹿接心傳，書館重開五百年。未近門牆親負笈，祇看血淚滿題箋。文章真偽無今古，人物存亡有後先。公子遠來風雪裏，燕山遺範想高賢。



儲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五 附錄

目錄書後

孔孟之道至兩程朱子闡發無餘蘊。歷元明迄今有不淵源於洛閩者皆異學也。俗儒記誦詞章之習溺志青紫爭逐日暮之榮而力肩斯道之任者好闢老莊之無爲駁禪學之空寂往往析理未精遂流入於其中而不覺陽托執中之說陰蹈偏僻之行求其省身寡



過、動容中禮而不戾乎先王之道者、未易一
二數也。靜庵夫子崛起中州、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一步一趨、務
準以聖賢中正之規、動靜食息間、反已而內
省、日有記錄、以驗所學、此編固夫子寫照處
也。班自受學以來、習見課業、朱陽接引成人
小子、由小學之成法、馴致脩己治人之道、

循循有序、無怠以止學也。純正教也。精詳程朱之傳、舍夫子其誰與歸。二三子尙其勉旃、無負明訓爲也。茲濫與讐校、用誌數語於後。譙郡門人盧珥謹書。

日錄書後

右日錄二十五卷、吾師寶夫子自叙言行顛末也。平生爲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仁孝爲



本以乾乾不息爲徹上徹下功夫。壯猷仰止
有年。戊子初春始從遊朱陽書院。隨諸君子
後。質疑問難。砥礪身心。未嘗不以獲出大賢
之門爲幸。甫三月而山頽木壞。悲何如已。兩
嗣君淑子聞子克繼先志。凡夫子未竟之業
次第脩舉。而於日錄一書。越十餘年乃克授
梓。壬寅春工竣。予受而讀之。不禁作而嘆曰。

夫子此集、殆垂諸百世而不泯者乎。道宗孔
曾、授受之旨、學術濂洛淵源之傳、其心則戰
戰兢兢、如臨如履之心也。其事則正大光明、
成已成物之事也。文以闡經釋傳、行不越日
用、平常而扶植名教、維挽風俗、屋漏明庭、無
不可以自信者。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又
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庶幾夫子孜孜日



省之謂歟。竊嘗就中州論之。潛庵倡道於繪川。逸庵興學於嵩陽。上蔡中牟先後頡頏。而夫子躬際其會。自淑淑人。多發諸老先生之所未及其有功聖道。詎在懷孟河津下哉。壯猷敢畧述梗概。附諸簡末。俟知言君子之論定焉爾。陽夏門人張壯猷薰沐書後。

跋

模業削氏藝、走梁宋齊楚秦晉諸勝、展謁名公卿大人、學士詞客所在、未嘗以模爲不可近。今年已七十矣、溯所閱歷、貴胄公子、類淫逸驕侈、違禮法、縱醇謹善下、不過爲自了計。間有畱心編輯之儒、又往往竭平生力、後人不克負荷、終歸湮沒無傳。求存聖賢心、行聖賢事、著書立說、詔來世、而父子兄弟先後濟美如朱陽寶夫子家、古今不多覩也。憶康熙壬子、夫子膺鄉薦、一時競傳少年科第、私心異之。後以獲刊夫子之文爲幸。未幾接其丰度、知爲正人君子、非尋常掇巍科者比。久之、模糊口他方四十餘年、然於夫子之振鐸藍鄉、設科朱陽、官京師、凡所著述、風示海內、模



雖不及親効剴刻而傳流所暨皆得識夫子之一二焉。已亥秋夫子合嗣淑子聞子兩孝廉公遣一介之使招模等於大梁。刻期就道而沮之者數見告矣。模未識兩孝廉公以夫子之品望德行卜之知必善承其乎先也。遂決意往。既至兩孝廉公殷然致詞曰先子遺集數百千萬言煩壽梨棗尚慎終於始無怠乃事模承命惟謹遂設肆於夫子祠內率男文垣與同儕十數輩羅拜階下筮吉開雕首出事親庸言一書精義與旨不敢妄窺而條分縷析已盡爲人之道。繼刊朱陽講習之語見夫理無不明事無不舉四方學徒皆虛往實歸不啻洪鐘巨簣小叩之而小鳴大叩之而大鳴也。最後出日錄二十五卷乃夫子一

生實蹟、無顯微鉅細、備載是編。繕寫之下、仰見五十六年間、一動靜、一語默、一出處、一應事、一接物、一著作、一吟咏、無片息餘暇、具有天理流行之妙。模不勝敬之慕之、寃不能彷彿其學之所至也。受事以來、歷已難、警、按、精、載、而、工、竣、兩、孝、廉、公、善、繼、述、稱、二、難、警、按、精、切、字、句、點、畫、不、使、毫、髮、舛、誤、日、有、省、月、有、試、庖、肉、廩、粟、餽、遺、不、絕、其、或、資、斧、告、匱、無、難、貸、田、稱、貸、以、益、之、油、然、而、樂、所、性、存、焉、視、彼、習、父、兄、之、勢、耽、志、聲、色、犬、馬、貨、利、諸、蕩、局、置、先、人、手、澤、而、不、恤、者、奚、啻、霄、壤、也、哉、吾、儕、抱、微、末、技、藝、躬、際、理、學、之、盛、日、覩、孝、友、之、行、亦、惟、朝、夕、拈、香、稽、首、於、夫、子、之、前、終、如、其、始、無、負、兩、孝、廉、公、之、明、德、已、矣、昔、封、人、識、夫、子、之、木、

鐸而封人以傳。安民恥列黨人之碑而安民以著。模愚不肖竊取封人之義而以安民之所恥刻者思安民之所樂鑄也。願附名簡末用志仰企誠服之感云爾。白下梓人柏明模薰沐謹跋。

孫紓授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五終



偶藏

校記

①先生： 據文意，疑作「先王」。

②庇政： 疑誤。

納蘭性德年譜

張任政 編撰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據《國學季刊》第二卷重排

《納蘭性德年譜》，張任政編撰。原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納蘭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原名成德，因避諱改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大學上明珠長子。康熙十五年進士，授乾清門三等侍衛，累遷至一等。康熙二十四年病逝，年僅三十一歲。納蘭性德自幼好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尤以詞知名。年十七，師從名儒徐乾學，系統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嘗捐資助徐乾學輯刻《通志堂經解》，收錄宋元以來解經著作一百四十餘種、一千八百餘卷，從底本選擇到撰寫題跋，均與其事。此外，還輯有《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說補正》三十八卷（實為嘉興陸元輔撰），編選《今詞初集》、《名家絕句鈔》、《全唐詩選》、《明文選》等書。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中含《經解序》三卷、《淶水亭雜識》四卷）及《詞林正略》。

編者張任政（一八九八—一九六〇），字惠衣，號葦依，浙江海寧人。歷任光華大學、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博物館館長。著有《聲韻十二表》、《漢魏樂府研究》等。所撰本譜，初刊於《國學季刊》，後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三輯及《飲水詞》後（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天風閣叢書》）。此譜考述譜主從學、仕歷，詳於著述及詩詞繫年，於其助刻《經解》及撰寫序跋，均考辨臚述。末附諸家評論資料及遺著考略，可資參考。

納蘭性德研究素為學人所重，除刊出年代最早之張任政譜外，尚有五家：陸謙趾《納蘭容若年譜》

（《七家詞選》本）、李昉《飲水詞人年譜》（一九三七年版《飲水詞箋》附）、關文瑛《通志堂經解輯刻者納蘭容若生卒大事年表》（《通志堂經解提要》卷首）、張裕京《滿洲詞人納蘭成德年譜》（一九四一年刊《中日文化月刊》一、三、四號）、黃天驥《納蘭性德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納蘭性德和他的詞》附），另陳子彬撰《納蘭性德年譜補遺》（《承德師專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據新見史料作了若干訂補，並可參看。

自序

詩詞必具有真性情、所謂聲律詞采尤其次。然而有清之爲詞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能是者蓋尠。納蘭容若先生所著有通志堂集、凡賦、古文、詩、詞、雜識五種、而於詞尤瘁力焉。故在當時、都下已競相傳寫、教坊歌曲無不知有側帽詞者。人謂其出於花間及小山、稼軒、乃僅以詞學之淵源與功力言之。至其不朽處、固不在於此也。梁佩蘭祭先生文曰、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固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夫梁氏可謂知先生者矣。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爲詞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餘子也。同時之以詞名家者、如朱彝尊、陳維崧輩、非皆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故讀先生詞、勿徒視爲花間、晏辛之嗣響、致失其所以爲先生之詞、庶可矣。顧先生之傳於世、不僅以文字而已。先生篤友誼、生平摯友如嚴繩孫、顧貞觀、朱彝尊、姜宸英輩、初皆不過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虛己納交、竭至誠、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師、侘傺而失路者、必親訪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其辭去。間有經時之別、書札、詩、詞之寄甚頻。韓茨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惟時朝野滿漢種族之見甚深、而先生所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復同情之、而交誼益以篤。以故先生之喪、有平生未識面者、皆爲之出涕。是豈偶然而得哉。先生弱冠時、已賦悼亡、繾綣哀感之作居詞集之半。聲淚俱隨、令人不能卒讀。惜年月卒不可考、爲茲編之憾事。余十八九歲時、即好讀先生詞。今年春始來故都、過先生之里第、復得覩遺著通志堂集。每於考覽事跡、至待人接物、性情誠厚之發露、有不禁淚落焉。自恨生晚、不及爲先生執鞭。因欲纂述言行、聊以伸景慕之私。惜乎三



百年來人事遷改、所摺拾者當什不二。然考其原因、約有數端、一爲先生本集及他家集中所記載、類皆無年月可稽、不敢憑抒臆見、致乖事實、故多闕漏。一爲滿族文獻凋落、耆舊遺逸、皆叩之茫然、不能道其大略。一爲終有清之始末、滿漢種族之隔閼、未或解除、故搜載往事、致少及焉。一爲太傅公爲郭琇疏劾削官、及先生弟愷功涉擁立皇太子胤禔事、雍正初奪其諡、又其後和珅與政、藉故籍家產、有此三厄、當時文士均不無賈禍之懼、即有傳記文字、而復自刪抹者、殆不免焉。嘗考太傅公與愷功均身膺顯爵、除有國史館本傳而外、別無傳狀碑誌之見於他籍、此一證也。什刹海第宅、乾隆冊封成王、光緒改賜醇邸、近質於日人。余因原田氏之介、始得一履其地。宅之西偏有園、寬可六七畝。亭榭泉石雖歷有改置、無復舊觀。而先生讀書之所以及賓從吟讌之地、度即在茲、有餘慕矣。先生後裔自籍產後漸式微、有名錕鉦者、先生之後裔也。前數年卒、有子一年甫壯、飄淪無室家。初依其族伯、族伯亦貧甚、不堪久依。今日執挽父之役、賈勞力以自爲活、短衣鰲面、奔走於通衢間。蓋自改國以還、滿族之貧乏而不能爲生者、什之八九、固不獨先生之後爲然也。余撰譜時、訪求先生後裔、始得其詳。而家譜卒以無存、求累月不得、最後竟獲見道光三年抄本、曰葉赫那蘭氏八旗族譜、署有十四世玄孫額騰額修一行、適爲北平圖書館新入藏者。由是納蘭氏世系、上自元末始祖、下逮先生之子若孫、釐然具在、殆先生默相之乎。先生遺像一、禹之鼎繪、即當日所以贈凌元煥者。先生歿後、嚴繩孫得自閩中、有繩孫題詩、流轉數千里、幸未失去。遺容之傳於世而得見者、止此矣。可不寶哉。先生手跡、聞有津人某氏藏墨本數頁、數年前曾攜請梁啓超氏題跋。因不詳姓氏、無從借觀。僅以海鹽吳氏所摹刻書札一通、與

圖像俱存諸卷端。其事跡之闕漏者，當俟異日考知。凡譜餘材料及先後各家之記載文字，彙爲一卷，曰叢錄。遺著存佚種數與先後各家刊本，並附弟愷功遺著，略加考述，曰遺著考略。均列附年譜後。總其名曰後紀，俾景行之士得觀覽焉。十九年冬，海寧張任政序於燕市厲廬。



儲藏

納蘭性德年譜 自序

納蘭氏滿洲正黃旗人。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又其先爲蒙古人。姓土默特。金代三十一姓之一。屬扈倫國。一作呼倫後滅扈倫。所居張地之納喇部。因姓納喇。一作納蘭後遷葉赫河崖建國。遂號

葉赫。所屬有十五部落。地處威遠堡東北。逼近鐵嶺。開元明時謂之北關。始祖名星懇達爾漢。生子席

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齊爾克尼。齊爾克尼生楮孔格。楮孔格生太杵。太杵二子。一清汲弩。一

養汲弩。兄弟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貝勒。萬曆十二年甲申。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

賞賚爲名。誘清汲弩兄弟到開元。繫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皆殺之。養汲弩有二子。長名納林布祿。其

弟金台什。相繼爲貝勒。金台什居東城。葉赫新城納林布祿居西城。女弟爲清太祖后。生太宗。時滿洲強

盛。葉赫爲明外捍。清太祖天命四年。率兵圍之。東西城俱破。金台什自燔死。城盡降。并殺明兵之助守

者。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凡傳八代。嗣貝勒十一輩。在葉赫一百九十年。其子尼迓韓。一作尼雅哈由佐領定

鼎。燕京時著有勞績。授雲騎都尉。任郎中。卒。其子鄭庫襲職。加至二等輕車都尉。其弟端範。諱明珠。原

任保和殿大學士。數遷至武英殿大學士。屢充方略。一統志。明史諸總裁。累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

先生之父也。娶覺羅氏。子三人。先生居長。次揆敘。康熙三十五年。授侍讀。歷官翰林院掌院。都察院左

都御史。三揆芳和碩額駙。先生娶盧氏。漢軍兩廣總督與祖之女。前卒。贈淑人。繼室官氏。未詳男子子二。

長福格。次福爾敦。原任七品官。女子子一。徐乾學撰墓志銘作一人。適年羹堯。見雍正四年六月上諭。詳後紀。又按。韓

奕撰神道碑作二人。未知孰是。以上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二十二。魏源開國隆興記卷一。清史稿列傳卷七十四。查慎行

人海記卷下。徐乾學撰墓志銘。孫瞻岱。乾隆三年甘肅提督。見方氏碧琳瑯館精鈔本滿洲名臣列傳卷四十

七揆敘傳後。原文節錄乾隆二年揆敘兄性德之孫副都統瞻岱奏言、臣祖性德、叔祖揆敘附葬曾祖明珠墳塋內、前立神道碑一面、未勒書、因揆敘身蹈重愆、勒其罪狀、彼時着往員役即刻於神道碑之上、今叨蒙誥命、伏乞天恩、將原碑改刻明珠官銜、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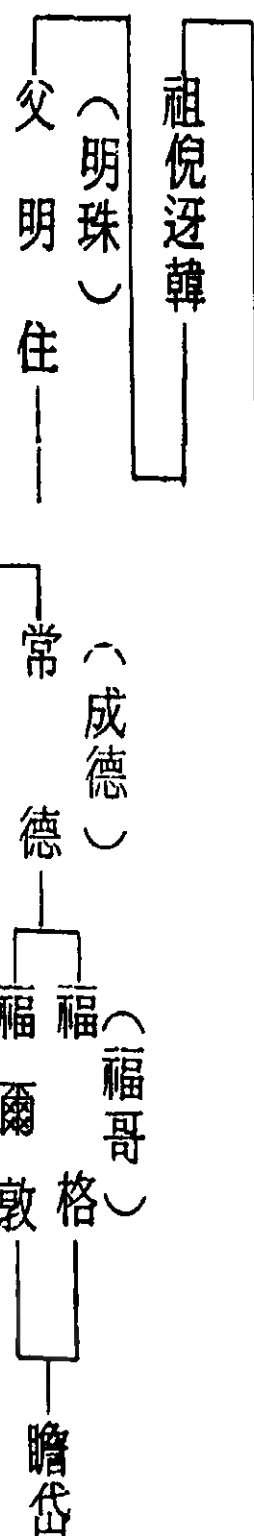
瞻岱傳

瞻岱正黃旗人、乾隆三年提督甘肅、廉幹而慈祥、絕饋獻、飭卒伍、兵民感悅、建儲倉、捐貲購麥粟貯之、每窘乏、減息出貸、以濟營伍窮黎、卒於官、軍民肖像祀於東郊。甘肅全省新通志職官第五十六大吏傳

世系

始祖星懇達爾漢——二世祖席爾克明噶圖——三世祖齊爾克尼

四世祖杵孔格——五世祖太杵——高祖養汲弩——曾祖金台什



上表據道光三年納蘭氏十四世玄孫額騰額修家譜



儒藏

納蘭性德年譜

世系

年譜

先生姓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自幼讀書敏異、常若夙習。擅騎射、工詩、尤長於詞、有叔原風格、間近稼軒。書法摹褚河南、好聚故籍、薄榮利、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爲人至性固結、於交友必竭誠摯。嘗築淥水亭以居、賓從吟讌、炎炎者不敢進。邸在什剎後海西北、後改成親王府、再改即今名醇王府。徐乾學撰墓志銘、朱彝尊祭先生文

曼殊震鈞天咫偶聞卷四、成王邸、舊爲大學士明珠第。按、成王邸在什剎後海、乾隆五十八年賜邸於此。清光緒時、成王後裔櫛貝子遷於西直門內、將舊邸改爲醇親王府。讀先生茅齋詩有云、我家鳳城北、林塘似田野。其景物今猶彷彿、蓋什剎海在禁城之北也。

嘯亭雜錄十三卷載、成親王府在淨業湖北、爲明珠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即引其說、均以什剎海爲淨業湖。不知爲今昔名稱之不同、抑爲淨業湖與什剎海界中之堤岸改變之故、待考。又按、天咫偶聞卷四十、什剎海後海則較前海爲幽僻、兩岸多古寺名園、詒晉齋居其北。按、詒晉爲成王齋名、據此、則明相第確在什剎後海無疑。

淥水亭、據宸垣識略十四卷云、在玉泉山麓、且相傳亦有是說。然按諸通志、堂集中有關於淥水亭諸篇、均未嘗稍涉玉泉山者、而尤以淥水亭讌集詩序一編最足資研究之材料。嚴繩孫淥水亭觀荷詩有云、漬花當徑合、添漲過城分。按、什剎海水來自城外玉泉山、玩其語氣、當在城內。又邊袖石什剎海詩云、雞頭池涸誰能記、淥水亭荒不可尋。考雞頭池爲什剎後海之別稱、據此、則淥水亭

確在什剎海、不在玉泉山無疑。

清順治十一年甲午

公曆一六五四

十二月十二日戊辰先生生。

先生生於京邸時父端範公年十九歲。徐乾學撰神道碑。

按徐乾學撰墓志銘韓茨撰神道碑云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高士奇蔬香詞摸魚兒題注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有句云恰十九東坡十二君初度。據此先生爲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又按顧貞觀彈指詞書贈詞後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見即恨識余之晚。韓茨撰神道碑曰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廷對勁直。按丙辰爲康熙十五年據顧說爲先生二十二歲。由此推之則十八歲爲康熙十一年壬子舉鄉試十九歲爲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進士。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爲三十一歲。按諸先生事實均合。惟自順治十一年作一歲至康熙十一年舉鄉試則先生十九歲至二十四年乃享年爲三十二歲轉與前後事實均不符合。漢俗有以立春後生起算爲一歲按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是年並無閏月則十二月十二日謂已立春更不成問題。或滿俗有以殘臘即以下年爲一歲之例亦未可知。茲編爲確定至康熙二十四年先生三十一歲並根據歷年事實定順治十二年爲一歲。

順治十二年乙未

公曆一六五五

先生一歲。

是年無錫秦留仙松齡十九歲成進士授檢討。



儒藏

納蘭性德年譜

順治十三年丙申先生二歲。

順治十四年丁酉先生三歲。

是年吳江吳漢槎兆騫二十七歲舉鄉試。

順治十五年戊戌先生四歲。

三月吳漢槎以丁酉科場事自禮部逮捕至刑部。

順治十六年己亥先生五歲。

是年夏吳漢槎謫戍寧古塔七月十一日抵戍所見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順治十七年庚子先生六歲。

是年冬吳漢槎妻葛氏自吳江起行省夫戍所。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順治十八年辛丑先生七歲。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八歲。

康熙二年癸卯先生九歲。

康熙三年甲辰先生十歲。

端範公擢內務總管。國史館本傳

是年吳漢槎生子振臣小字蘇還。寧古塔紀略

康熙四年乙巳先生十一歲。

吳漢槎授徒自給。寧古塔紀略

康熙五年丙午先生十二歲。

端範公授弘文院學士。

是年無錫顧梁汾貞觀三十歲由順天南元掌國史館典籍。無錫縣志卷十六

康熙六年丁未先生十三歲。

先生自幼天資英絕讀書一再過即不忘是年已通六藝。徐乾學祭先生文

端範公充修世祖實錄副總裁。國史館本傳

是年九月顧梁汾扈駕東巡。彈指詞卷下

康熙七年戊申先生十四歲。

端範公與工部尚書瑪爾賽閱淮揚河工定議修復興化縣之白駒場舊閘增鑿黃河北岸引河水以

備蓄是年授刑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康熙八年己酉先生十五歲。

端範公改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國史館本傳

康熙九年庚戌先生十六歲。

康熙十年辛亥先生十七歲。

二月端範公充經筵講官八月奏停巡鹽御史徧歷州縣之例十一月遷兵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補諸生貢、讀書國子監。時崑山徐元文爲祭酒，深器重之。徐乾學撰墓志銘

是年顧梁汾告歸。彈指詞下卷

康熙十一年壬子，先生十八歲。

中順天鄉試舉人。徐乾學撰先生墓志銘曰：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徐乾學撰墓誌銘

主試官德清蔡崑陽啓崑山徐原一乾學。

試題衛公孫朝一章，修道之謂一句，后稷教民至人育。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二

康熙十二年癸丑，先生十九歲。

是年平南王尚可喜請撤藩歸遼東。吳三桂耿精忠亦以是請，上命議政王大臣九卿等會議。時有謂三桂當久鎮雲南，不可撤者。端範公與戶部尚書莫洛堅持宜撤，上詔從之。國史館本傳

是年舉進士，以病未與廷對。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徐乾學撰墓志銘

會試主試官順天杜純一、立德、合肥龔孝升、鼎孳、桐城姚若侯、文然，孝感熊素九賜履。

試題所謂平天一節、樊遲問知一章，盡其心者一節。清秘述聞卷二

假鈔徐健庵家藏舊板，若鈔本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得一百四十四種，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捐貲經始。延顧伊人湄爲之校定，雕板行世，曰通志堂經解。

徐乾學通志堂經解序云：經始於康熙癸丑，自通志堂經解出，宋元以來各家說經之作，釐然具存。



否則早已散佚不傳。何義門雖力詆之，不可沒也。或議其非已捉刀，然卷帙繁重，倩人助以校訂之事，固未爲異。觀所撰經解序云：「請捐貲經始，與同志雕板行世。」徐健庵經解序云：「門人納蘭容若尤愆惠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羣相助成。」是健庵固未嘗以此歸諸先生，而先生亦未以己一人居其功者。顧陳埏撰唐孫華傳云：「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既盡出所藏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讎而梓之，輔注疏而行十年矣。又按通志堂集卷十三上座主徐健庵先生書云：「上略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卒業焉。」據此，是先生弱冠時已篤意經術。韓元少撰神道碑曰：「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楊惺吾叢書舉要曰：「經解康熙間徐乾學校納蘭成德刊竹葉亭雜記謂通志堂經解係徐健庵家刊本，鐫成攜板贈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乃好爲訾詆，並乖事實。茲將經解序兩篇節錄於次，明源委焉。」

上略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邵及竹垞家藏舊板書若抄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板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愆惠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羣相助成，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彰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余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康熙十九年庚申，徐乾學序。上略間以啓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鈔得一百四十種。白子夏易傳外，唐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明人所著間存一二，請捐貲

經始與同志雕板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敘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復述其雕刻之意。如此。康熙十二年夏五月，納蘭成德謹序。見通志堂經解卷首。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書。前半論尊師道人，後謂爲臣貴勿有欺。引宋寇準晏殊少時二事以自砥礪。末云：承示宋元諸家經解，某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卒業焉。通志堂集卷十三

通志堂經解總序

作淶水亭雜識序云：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踰三四年，遂成卷。曰淶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是年翁叔元下第，先生時過從慰藉，並爲之治行，歸省墳墓。翁叔元撰先生哀辭云：癸丑余落第，君時過從，執手相慰藉，欲延余共晨夕。時余應蔡氏之聘，不果就。是歲冬，謂余曰：子久客，不一歸省墳墓。知子以貧故艱於行，吾爲子治行。於是余作客十五年，至是始得歸拜先人邱壟，僦數椽以居。妻子通志堂集附錄

五月起，逢三、六、九日，過徐健庵邸講論經史，每抵暮方去。憺園集通志堂集序

定交無錫嚴蓀友繩孫。五十二歲。通志堂集附錄蓀友祭先生文

識姜西溟宸英。四十七歲。湛園未定稿祭先生文

朱竹垞訪先生於邸。曝書亭集祭先生文

是年徐健庵以主壬子鄉試疏誤，獲罪南歸。先生有七律四章送之。粵雅堂本飲水詩集吳漢槎授經寧古塔巴

將軍之子秋筵集卷八致願舍人書

康熙十三年甲寅先生二十歲。

輓富川知縣劉欽鄰有詩。通志堂集

劉欽鄰儀徵人康熙十三年死三桂之難諡忠節。廣西通志卷二百五十三宦績

弟揆敘生。

揆敘字愷功號惟實居士著有益戒堂集十六卷雞肋集一卷隙光亭雜識六卷後識六卷輯歷朝閨雅十二卷均罕傳本惟熙朝雅頌五六兩卷載其古近體詩六十九首徐倬修吉堂文稿愷功詩序云夏重又爲余言愷功雖居烏衣朱桁而意致灑閑常若在灞橋風雪中詩得力於浣花昌黎眉山之學雪橋詩話卷三愷功詩功力實過於乃兄孫愷似序益戒堂集謂其辭必達意語必肖題非虛語也康熙三十五年官翰林院侍讀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十六年卒諡文端。滿洲名

臣列傳卷四十七清史稿列傳卷七十四

按徐倬修吉堂文稿卷一愷功詩序愷功爲宰輔明公之子余同年常侍容若之弟學詩於查夏重按敬業堂集卷八人海集序云故人吳漢槎歿後有以不肖姓名達於明相國遂延致門館令子若孫受業焉自注起丙寅十一月盡戊辰正月又第十七卷聞愷功有塞外之行邀余重宿郊園賦此志別詩云憶子從我遊翩翩富辭章十三露頭角已在成人行據此則丙寅之歲愷功十三歲時在先生卒後一年計之當於是年生。



備藏

納蘭性德年譜

康熙十四年乙卯先生二十一歲。

端範公調吏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康熙十五年丙辰先生二十二歲。

殿試二甲七名賜進士出身。徐健庵曰：條對剴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又曰：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歷科題名碑錄、徐乾學撰墓志銘、天咫偶聞卷四

主試官江夏吳正治、當世高陽李景雲、蔚長洲宋右之、德宜陽城田兼山六善。

試題君子義以一節，誠者天之一節，人有恒言至在身。清秘必述聞

授三等侍衛。天咫偶聞卷四

通志堂經解刊成。

徐健庵通志堂經解序云：經始癸丑，踰二年訖工。按先生所撰經解各序，均在丙辰丁巳二年間。至健庵之序，則在庚申，計已逾癸丑六年。所云逾二年訖工，殆指經解其序跋或於竣工後所刊者。

擬設東宮官屬謝表。通志堂集卷十四

是年識顧梁汾爲題側帽投壺圖金縷曲一首。徐鉉詞苑叢談曰：詞旨嶽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無不知有側帽者。

容若見贈次原韻 顧貞觀和作



且住爲佳耳。任相猜、馳箋紫閣、曳裾朱第。不是世人皆欲殺，爭顯憐才真意。容易得、一人知己。慚愧王孫圖報薄，只千金、當灑平生淚。曾不值、一杯水。歌殘擊筑心逾醉。憶當年、侯生垂老，始逢無忌。親在許身猶未得，俠烈今生已已。但結託、來生休悔。俄頃重投膠在漆，似舊曾相識。屠沽裡、名預籍。石函記。附注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見，即恨識余之晚。閱數日，填此闕爲余題照。極感其意，而私訝他生再結殊不祥。何意爲乙丑五月之讖也。傷哉。見彈指詞。

毛際可和先生金縷曲韻題顧梁汾側帽投壺圖。安序堂集

十二月十二日生辰賦瑞鶴仙一闕自壽起用彈指詞句並寄張見陽純修。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四

十二月杪顧梁汾寄吳漢槎書並金縷曲二詞見彈指詞下卷題注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

先生見梁汾寄吳漢槎金縷曲爲泣下數行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梁汾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懇之太傅亦見許而漢槎果以辛酉入關。彈指詞下卷附載

撰子夏易傳序趙氏復齋易說序漢上易傳並易圖叢說序童氏周易程朱氏說序三易備遺序水村易鏡序朱文公易說序丙子學易編節本序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書集傳或問序傅氏禹貢集解序黃氏尚書說序朱孟章詩經疑問序蔡元度毛詩名物解序文潛書說跋聶氏三禮圖序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春秋皇綱論序呂氏春秋集解序春

秋經傳類對賦題辭、程績齋春秋序、東谷鄭先生易翼傳序、周易玩辭序、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建安蔡氏孟氏集說序。見通志堂經解。

吳漢槎以巴將軍移鎮兀喇，遂失館，然執經者仍不乏人，所以僅供薪水。寧古塔紀略嚴蓀友南歸。高士奇城北集卷七

康熙十六年丁巳，先生二十三歲。

端範公授武英殿大學士。國史館本傳

擬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通志堂集卷十四

撰易數鉤隱圖序、王湜易學序、崇仁吳氏易璇璣序、周易義海撮要序、王巽卿大易輯說序、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序、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易傳合序、董氏周易會通序、雷思齊二種易序、周易參疑序、周易裨傳序、書疑序、王氏尚書纂傳序、今文尚書纂言序、尚書通考序、程泰之禹貢圖論序、書傳遺說序、王魯齋詩疑序、儀禮序說序、周禮訂義序、衛氏禮記集說序、清江張氏春秋集註序、春秋經筌序、春秋五論序、清全齋讀春秋編序、趙氏春秋集傳序、葉石林春秋傳序。通志堂經解

九月有沁園春一闕。序云：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也。覺後感賦長調。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一作記繡床倚偏，並吹紅雨。幾年恩愛，有夢何妨。一作

雕闌曲處，同送斜陽。最苦啼鵲，頻催別鵲。一作好夢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闌。一作深。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飈一

轉未許端詳。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一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傷。

一作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漂泊。一作搖落。兩處鴛鴦各自涼。一作減盡荷衣昨日香。真無那、把聲聲簷雨、一作鄰笛。

譜入愁鄉。一作出回腸。錄榆園叢刊納蘭詞卷四

先生是年已賦悼亡、惟無從考得確實年月。按集中有悼亡兩闋、代悼亡一闋、皆苦無年月可稽。又考之嚴顧諸集中及其他筆記雜著之類、冀有或有關於此點之佐證、但亦徧覓無得。觀上沁園春一闋、僅得知二十三歲時已賦悼亡、正未必即是年耳。幾年恩愛一句、可知其與前妻盧氏夫婦時、間必在二三年以上。

康熙十七年戊午、先生二十四歲。

題陳其年填詞圖菩薩蠻一首。榆園叢刊本卷一

按繆執風抄本陳其年填詞圖卷字句互異、錄此備考。詞曰：烏絲詞付紅兒譜、洞簫按出霓裳舞。舞罷髻鬟偏、風姿最可憐。傾城與名上、千古風流事。低語屬卿卿、卿卿無那情。

送友人馬雲翎歸江南賦詩贈之。

馬雲翎名翀、無錫人。康熙壬子舉人、工詩。吳梅村王阮亭俱見稱賞。是年落第歸、至秋卒、年僅三十。先生有柳枝詞云：馬卿苦憶紅泥閣、我亦傷心碧樹邨。病骨纏綿詞客死、更誰攀折與招魂。下注：綠楊天半紅泥閣、紫槿風前翠袖人。亡友馬孝廉雲翎柳枝詞句、即此已見馬詩之工。王阮亭嘗稱其得柳枝詞三昧。蒼峴山人集卷三馬雲翎傳、通志堂集卷五



按雲翎初次應會試在癸丑歲與先生定交。先生送歸江南詩云：之子吾友人，南歸事簞笠。交情如谷風，澹澹復習習。贈詩云：物本相感生，相感乃相親。吁嗟人生不可擬，君南我北三千里。一朝傾蓋便相知，兩人心事如江水。

通志堂集卷四

閏三月顧梁汾吳園次共訂定飲水詞序而行之。

顧貞觀飲水詞序

按先生詞初刊印行者曰側帽詞。榆園叢刊納蘭詞附趙函序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刻本。是年顧刊名飲水詞，蓋引先生自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見張純修飲水詞序

姜西溟來京。

見祭先生文

嚴蓀友朱錫鬯舉博學鴻詞至京。

高士奇苑西集卷一

康熙十八年己未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開博學鴻詞科，嚴蓀友、秦留仙、朱錫鬯、陳其年授檢討。

清秘述聞

夏日集朱錫鬯、陳其年、嚴蓀友、秦留仙、姜西溟、張見陽、淶水亭觀荷。錫鬯其年各賦臺城路詞。蓀友、西溟各賦五言律詩四首。

江湖載酒詞、湖海樓詞、臺城路題注

送張見陽令江華有菊花新詞。

榆園叢刊納蘭詞卷二

張純修字子敏，號見陽，溧陽人，隸漢軍正白旗貢生，累官廬州府知府。康熙十八年令江華縣，先生卒後六年為刊詩詞集於揚州。

八旗文經附傳、湖南省志職官十五

康熙十九年庚申先生二十六歲。

除夜有浣溪紗詞。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一

徐健庵撰通志堂經解序。通志堂經解首卷

姜西溟奔母喪歸慈溪。先生賦金縷曲贈別，并遣使厚爲賻恤。西溟途次有致先生書。

按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四西溟言別賦此贈之。金縷曲一首語麇韻。按湖海樓詞卷十九有送西溟南歸和成容若韻金縷曲題注時西溟丁內艱。

按西溟致先生書與嚴蓀友送西溟奔母喪詞皆不紀年月，乃從曝書亭集姜孝潔先生墓志銘考得。孝潔西溟父諡也。西溟書錄次。

與容若 姜宸英

經年游子失侍晨昏，馴至大故。聞訃奔殯，百身莫贖，此宜爲大君子所不齒。而過承垂唁，有踰常等。昨進辭太傅公，接見之次，情辭憫惻，甚以貧賤而失養之可悲者。至於使者辱臨，賻備至。竊念公以上相之尊，燮理廟堂，而曲體下情，至不遺于一芥之賤士。仁兄少都華胄，希風望澤者，駢肩接足，乃獨軫念貧交，施及存歿，使藐然之孤，雖不得盡奉養於生前，猶得慰所生於地下，而免於不孝之誅者，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特其身受感激，而不知所以圖報之方，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舟已於前日南發，耑此布謝，無任悽咽。

康熙二十年辛酉先生二十七歲。

人日有青玉案一闋。



是年三月六日上以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山陵之役並巡視塞外駐蹕鮎魚池扈從諸臣皆敕賜觀溫泉兼令賦詩應制刻石其上先生賦湯泉應制七律四首

通志堂集卷四高士奇松亭行紀

三月二十六日扈駕馬蘭峪賦賜觀溫泉十韻

五月扈從回京

是年冬吳漢槎放歸田里館先生家先生有喜吳漢槎歸自關外次徐健庵座主韻

通志堂集卷四

按漢槎入關先生之力爲多徐鉉撰吳漢槎墓志銘曰

上略

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髫髻交時

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蘭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寧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蘭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醵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吳兆宜撰先生哀詞云宜兄兆騫少與梁汾友善公耽志友朋娛情竹素以梁汾言憐騫才而拯之王孫甲第窮鳥入懷公子華池涸魚出水又曰生平素昧激發初由一言意氣相孚風期已堪千古父生而母鞠惟公得成之焉

馬角而烏頭非公孰急之焉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通志堂集附錄

先生寄梁汾金縷曲云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又祭漢槎文曰自我昔年邂逅梁溪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觀此可知先生之殫心拯救矣先生與漢槎本未識面特篤於梁汾之誼兼以愛才竟使生入玉門并及漢槎弟兆宜均延館之

逾二年漢槎病歿京寓爲之紀喪卹存孤稚皆先生一人之力。徐健庵撰祭文

韓元少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故海內風雅之士樂得君爲歸藉君以起者甚衆陸肯堂輓先生詩云有譽皆邀賞無才不受憐梁藥亭祭先生文曰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固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先生一生之行誼類如此也。

七月朱錫鬯典江南鄉試。

是年秦留仙充日講起居注官秋典江西鄉試十二月還。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先生二十八歲。

端範公奏誅耿精忠曾養性等是年耿曾俱伏誅。

端範公奉詔修太祖太宗實錄及編纂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會典一統志總裁官兩遇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國史館本傳

三月扈從東巡是年上以雲南蕩平祭告永陵福陵昭陵祀長白山先生賦興京陪祭福陵又盛京松花江龍泉寺龍泉寺書扇柳條邊諸詩浣溪紗姜女祠詞均於是行作。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通志堂集

徐健庵賦九絕句送先生行。

第一首云珠虎崢嶸閱閥高西京相業冠蕭曹笑他子弟無才思輸與君家紫鳳毛其二云木葉山邊陪輦日松花江岸網魚時平沙落照迴金勒頃刻吟成絕妙辭。憺園集卷八



四月扈駕回京師。

六月嚴蓀友賦西苑侍直二十絕句先生步原韻和之。通志堂集卷五

曝書亭集三十七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云詩作於二十一年六月按先生八月奉使梭龍和詩度

於奉使前作故第十五章有云幾日烏龍江上去回看北斗是天南句。梭龍在黑龍江一作索倫。

八月與副都統郎談等奉使覘梭龍打虎兒徐健庵送先生行有詩。聖祖實錄徐乾學撰墓志銘

丁零踰鹿塞敕勒過龍沙絕漠三秋暮窮陰萬里賒。

行邊依羽騎乘鄯咽霜笳地軸圖經外車書總一家。憺園集卷八

抵梭龍與經巖叔夜話有詩。通志堂集卷三

十二月使梭龍還。詳聖祖實錄東華錄

按聖祖實錄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談等率兵往打虎兒索倫聲言捕鹿以覘其情形將行諭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近聞蔓延更甚爾等還時須詳察陸路遠近沿黑龍江圍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黑龍江至額蘇里寧占塔察其水行路程萬一羅刹出戰姑勿交鋒但率衆引還朕別有區畫。下略

韓元少撰先生神道碑曰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梭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要領還報後梭龍諸羌輸欵而君已歿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朱錫鬯輓先生詩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續日絕域受降時悽惻傳天語艱難定月氏。

歛魂有未散消息九京知。蓋亦指此。

寄朱錫鬯詩江南。

通志堂集卷三

吳漢槎歸吳江省親。

徐鉉撰吳漢槎墓志銘

陳其年卒。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先生二十九歲。

譯御製松賦、賦乾清門應制詩，上皆稱善，知其有文武才。於是外庭僉言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通志堂集附錄

按聖祖松賦列在初集，初集止於癸亥。徐健庵撰先生墓志銘，是歲萬壽節，上親書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意其七日不汗死也。韓元少撰神道碑曰：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君益自感奮，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玩其語氣，似距卒年甚近。聖祖癸亥以後詩文既不屬初集，爰置是年。松賦見聖祖初集三十卷，文長三百五十字。

二月十二日扈從巡五臺，十五日至龍泉關，二十日度長城嶺，二十三日至菩薩頂，三月二日過趙北口，有登五臺五律詩。東華錄、通志堂詩

三月七日扈駕回京。

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嚴蓀友、秦留仙充平定三逆方略纂修官。



儲藏

納蘭性德年譜

是年冬吳漢槎自吳江回京館先生邸。

查慎行癸亥遄歸集有過吳漢槎禾城寓樓詩下注時漢槎將攜家入燕。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先生三十歲。

五月扈從避暑古北口吳漢槎有和愷功送令兄侍中扈從之作。

玉輿避暑出黃華千里霓旌映塞沙。爲問帷宮誰珥筆馬卿詞賦爛如霞。廣庭花月自幽閒一曲驪歌悵度關。應識鵲鴿原上意長依龍武輦前山。

秋筵集卷八

按是年愷功十一歲受業於漢槎讀愷功讀秋筵集有感詩有我昔從遊騎竹年之句。熙朝雅頌卷五與梁藥亭書趣其北行共選南北宋諸家詞。

上略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真蘇子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賀方回秦少游南宋之姜堯章辛幼安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君特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則取其詞之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足下樂與我共事否。處此雀喧鳩鬧之場而肯爲此冷淡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是年顧梁汾來京師。

先生與梁汾書

九月扈從南巡十月抵濟南高郵金山蘇州無錫十一月至江寧曲阜兗州抵無錫寄顧梁汾一書歷敘所經山川之勝而於姑蘇無錫以平生師友盡在是邦尤所愛慕致書中有來生夙願之語。

上略

金閶錫嶺蘭橈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此僕來生之夙願昔夢所常依者也。又云品名泉於蕭寺歌鳥語于花溪昔人所云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

見之、今以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末云、倘異日者、脫履宦途、拂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茲歲月。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冕。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故爲子言之。

登惠山貫華閣、留以三十繪像、並爲書貫華閣額。

按杜詔雲川閣詩集卷二、同梁汾先生登貫華閣、觀成侍中三十小像、感賦兩絕句、并示鄒可遠詩云、此照還同此閣存、幾人能唱憶王孫。風流休數鴛鴦社、只是傷心皂莢屯。宛然側帽影徘徊、彈指韶華老淚垂。誰取沉香薰小像、十年流落一香眉。注鄒可遠有香眉詞。又按趙函道光壬辰撰納蘭詞序云、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間、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

按趙函序謂容若扈從南來時、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此事不確。緣是年蓀友、梁汾俱在京師、特辨正之。

十一月還京師。是行有金山賦、靈巖山賦、祀東岳、平原過樊侯墓、虎阜、金陵、江南雜詩、平山堂、秣陵懷古、聖駕臨江恭賦等詩。詞有憶江南十一闋。題曹子清先人所構棟亭。亭在江寧署中。滿江紅一闋。

十二月、先生三十初度、姜西溟賦六絕句見贈。葦間集詩

七月、嚴繩孫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敕授承德郎。冬、典順天鄉闈試、事竣假歸。



九月秦松齡以辛酉主江西鄉試被勘南歸。

十月吳漢槎卒。

五十四歲

時先生扈從南巡至十一月聞耗金陵故祭文有云青溪落月臺城衰柳

哀訃驚聞未知是否原文除通志堂集外不散見爰錄於次

嗚呼我與子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旬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衰柳哀訃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笑語聲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輒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右枚未題雁塔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泊遼海蕭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窮過此二十四歲凌雲欲奏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溪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皇恩蕩蕩磅礴無垠阜帽歸來嗚咽沾巾我喜得子如驂之靳花間草堂月夕霜晨未幾思母翩然南棹憑臚發詠臨流垂釣舟還巨壑鶴歸華表朋舊全非容顏乍老中得子訊臥疴累月數寄尺書趣子遄返授館甫爾遂苦下泄兩月之間便成永訣自古人才易夭而貧黃金突兀白玉岣嶙以彼一日易我千春知子不願卓哉斯文子志未竟子勞已息有子與女塊然坵席言念交期慰爾營魄靈兮鑒之無嗟遠客尚饗

通志堂集卷十四

冬得惠山聽松庵故物明王孟端李西崖所爲竹爐詩畫卷是年秋梁汾以庵之竹爐年久損壞爲仿舊式製之恒歎舊圖之不可復得及來都下忽見之先生所先生遂以贈焉並題七律一首

見京師坊巷

先生題竹爐新詠卷詩附序云、惠山聽松庵竹茶爐年久損壞、甲子秋、梁汾仿舊製、復爲置積書巖中、諸名士作詩以紀其事。是冬、余適得一卷、題曰竹爐新詠、則明時王舍人孟端、李相國西崖所爲竹爐詩畫並在、實聽松故物也。喜以歸梁汾、即名其巖曰新詠堂。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公曆一六八五

先生三十一歲。

任一等侍衛。

先生二十二歲授三等侍衛、其後晉二等、一等、始於何年、殆不可考。查實錄、東華錄均未之載。惟先生以一等侍衛終、謹志是年。

四月嚴蓀友南歸、入辭、先生賦詩送別。嚴祭文云、時坐無餘人、相與敘平生之聚散、究人事之終結、語有所及、悵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其意若有所不甚釋者。

五月下旬、先生示疾。前一日、同梁藥亭、顧梁汾、吳天章、姜西溟詠夜合花。

詩云、庭前雙夜合、枝葉敷華榮。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影隨筠箔亂、香雜水沉生。對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張純修刻飲水集、題注五月下弦四字。

顧梁汾撰祭文云、示疾之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姜西溟撰祭文、夜合之花、分詠同裁。詩墨未乾、花猶爛開。七日之間、玉折蘭摧。朱錫鬯撰祭文、夜合惺忪、花散籤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是先生作此詩時、距逝世僅七日耳、蓋絕筆矣。



先生得寒疾、上遣中官侍衛及御醫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命以病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已七日不汗、未及進而先生歿。時五月三十日己丑也。上爲震悼、使賜祭奠、典卹有加。初臨終時、邀徐健庵訣、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錄。辱先生不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徐健庵通

志堂集序

六月梭龍諸羌輸款、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几筵哭而告之、以先生有勞於是役也。韓元少撰神道碑

顧梁汾祭先生文

嗚呼吾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而愛我也不啻如弟。而今舍我去耶。吾哥此去。長往何日。重逢何處。不招我一別。訂我一晤耶。且擗且號。且疑且愕。日晡晡而遽沈。天蒼蒼而忽暮。腸慘慘而欲斷。目昏昏而如瞽。其去耶。其未去耶。去不去尚在夢中。而吾兩人俱未寤耶。吾哥去而堂上之兩親。何以爲懷。膝前之弱子。何以爲怙。輦下之親知僚友。何以相資益。海內之文人才子。或幸而遇。或不幸而失路無門者。又何以得相援而相煦也。欲狀吾哥之生平。既聲淚俱發。而不忍爲追維。欲述吾兩人之交情。更聲淚俱竭。而莫能爲覩縷。蓋屈指丙辰。以迄今茲。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體。無一念不相注。第舉其大者言之。吾母太孺人之喪。三千里奔赴。而吾哥助之以麥舟。吾友吳兆騫之厄。二十年求救。而吾哥返之成所。每戇言之數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



忌於轉喉而吾哥必曲爲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亦其知我之獨深、亦爲我之最苦。豈兄弟之不如友生、至今日而竟非虛語。又若爾汝形忘、晨夕心數、語惟文史、不及世務。或子衿而我覆、或我觴而子舉。君賞余彈指之詞、我服君飲水之句。歌與哭總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故。又若風期激發、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積愔。我哥既引我爲一人、我亦望吾哥於千古。他日執令嗣之手、而謂余曰：此長兄之猶子、復執余之手、謂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嗚呼！此意敢以冥冥而相負耶？總之吾哥胸中浩浩落落、其以世味也甚淡、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以道義也甚真、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人見其掇科名、擅文譽、少長華閥、出入禁御、無俟從容政事之堂、翱翔著作之署、固已氣振夫寒儒、抑且身膺夫異數矣。而要之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實造物之靳乎斯人、而并無由達之君父者也。猶憶吾哥見贈之詞有曰：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又曰：惟願把來生祝取慧業、同生一處。嗚呼！又豈偶然之言、而他人所得預者耶？吾哥示疾之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余詩最後出、讀之鏗然。喜見眉宇、若惟恐不肖觀之落人後者已矣。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何身可贖、何天可籲。音容優然、涕泣如澍。再世天親、誓言心許、魂兮歸來、鑒此悰悰。

通志堂集附刊碑志、哀祭詩文爲二卷。篇什既富、所作皆當時名流、然往往稱述其家世勳貴、無足當先生生平者。其中惟嚴繩孫、姜宸英、梁佩蘭諸篇、皆敘述交誼、而懇切真摯、尤以顧貞觀一篇爲

最顧氏著作、今惟詞有傳本、古文則向所罕見、爰專錄顧文於此。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先生葬皂莢屯。徐健庵撰神道碑文、表諸阡。

按杜詔雲川閣詩卷三、同梁汾先生登貫華閣、觀成侍中三十繪象、有詩云、只是傷心皂莢屯。下注皂莢屯、其葬處也。徐健庵撰神道碑曰、侍衛納蘭君容若之既葬、太傅泣而告余曰、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矣、余猶懼吾子之名傳之勿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又云、會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爲君喜、忽於去年五月晦得寒疾而卒、觀此可知健庵撰文當在丙寅。又按健庵撰墓志銘、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其葬蓋未有日也。讀健庵前後兩文、計之當於是年營葬。

後記

容若雖履盛處豐、生長華綺、乃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韓荃撰神道碑曰、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想。當二十二歲廷對後、即被擢侍衛、處身宮禁。然本性放達不拘、對此爲生平最不慊意事。其抑鬱多感、半由於此。讀其擬古第一首云、曰余餐霞人、簪紱忽如寄。第七首云、丈夫故豁達、身世何汲汲。外物信非意、潦倒翻成泣。第四十首云、我本落拓人、無爲自拘束。倜儻寄天地、樊籠非所欲。野鶴吟云、鶴生本自野、終歲不見人。朝飲碧溪水、暮宿滄江濱。忽然被贈繳、翹首盼青雲。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欲隱道無由、幡然逐華纓。動止類循牆、戢身避高名。憐君是知己、習俗苦不更。安得從君去、心同流水清。凡此皆自述也。可以見其志趣。高士奇贈金縷曲有句云、誰識胸中才八斗、任浮沈、執戟驚旌下。蓋亦深致惋惜。顧梁汾撰祭文云、其於世味也甚淡、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義也甚真、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又曰、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非相知如梁汾、孰能道此。

側帽風前花滿路、晏小山清平樂句也。容若平生服膺晏詞、其弱冠時所作曰側帽詞、有承平烏衣少年、樽前馬上之概。自後所刊、更名飲水、蓋在悼亡以後、所爲詩詞、輒寄哀音。先生自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可知其十年之間、有此兩種身世。觀集中自悼亡盧氏後、傷感懷念之作、纏綿惻愴、至終身如是、幾無一字一句不使人悽然以感也。即平素於友朋酬贈送別之作、或相憶之寄、亦無不披瀝肝膽、激發至情。凡此皆得之集中、可一一覆按。夫惟情真、斯文字之所由工也。



容若古之傷心人。其失意之事。可得之於文字者。如憶桃源慢之寄聲珍重。加餐千萬。而今始會當時意。菩薩蠻之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念奴嬌之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猶掃窻閒月。無分暗香深處住。悔把蘭襟親結。浣溪紗之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減字木蘭花之自惜尋春來較晚。知道今生那見卿。鵲橋仙之人去似春休。別自有人。桃葉渡。觀上所述。似締盟之後。事復不諧。故有別自有人。桃葉渡。與自惜尋春來較晚之句。又似一別之後。不復再見。故有知道今生那見卿之句。其尤顯明而可以探索其事實者。則更有昭君怨一闋。詞云。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絃聲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夢承恩。其末了兩句。最足注意。所謂鎖朱門。何地也。夢承恩。何事也。除宮闈以外。更何有承恩之事。又觀其贈梁汾金縷曲云。御溝深。不似天河淺。至是言皆有歸。非泛爲之辭矣。後宮深禁。故有不復再見之感。如曰昭君怨爲詠宮怨之詞。則清初如彭羨門。王士禎輩。固嘗好爲此體。惟容若一生。獨不肯作此無謂作品。凡所謂宮怨閨怨。於詩詞兩集中。不能找得一首。況昭君怨有又是梨花欲謝一句。已置身題內。且有所指。爲非詠宮怨明矣。入宮之事。本諸相傳。無確實證據。近讀其詞。特拈而書之。以見作者身世之感受。惜其時其人未得所詳。

飲水詞句中。用迴廊梨花特多。意必於時於地有所實指。如青衫濕。到而今。獨伴梨花影。采桑子。落盡梨花月又西。沁園春。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唐多令。爲梨花深掩重門。虞美人。春情只到梨花薄。蘇幕遮。剗地梨花。徹夜東風瘦。清平樂。黃昏只對梨花。昭君怨。又是梨花欲謝。金縷曲。任梨花落盡。無人管。紅窗月。猶記迴廊影裡。誓三生。金縷曲。依迴廊。新月在。木蘭花。迴廊一寸相思地。浪淘沙。夢裏瞥過迴

廊青衫濕、教尋夢也迴廊。

明珠相業與徐崑山均在毀譽參半之間、惟撤藩之舉、與米思翰堅力主之、及平定三藩時、贊理軍務、以致成功、固不可沒也。其後連結黨羽、援引靳輔、余國柱輩、權傾朝廷、致有二十七年郭琇疏劾、削大學士職、降爲內大臣、時在容若卒後三年。先是容若贈梁汾金縷曲、有一日心期、千劫在之句、似察微憂危、已萌先見。又觀嚴蓀友撰祭文曰、初容若年甚少、於世無所措意、既而論文之暇、間語天下事、無所隱諱。比歲以來、究物情之變態、輒卓然有所見於其中。或經時之別、一再接其緒論、未嘗不使人爽然而自失也。蓋其警敏如此、使更假以年、吾安知其所極哉。夫容若爲吾師相國子、師方朝夕綸扉、以身繫天下之重、容若起科目、尋擢侍殿陛、益密邇天子、左右人以其爲貴、近臣無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貴近若此、此其夙夜畏寅、視凡人臣之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又云、余以將歸、入辭容若、時坐無餘人、相與敘平生之聚散、究人事之終結、語有所及、悵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其意若有所不甚釋者。蓀友此文作於明珠在朝之時、其言自多委婉。然言外之意、可得而知。讀此可見其用心、確有難言之悲楚矣。



叢錄

飲水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浣溪紗一闋、有舊游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之句。按龔芝麓有香嚴齋所著詞曰香嚴詞、龔嘗有驀山溪、重來門巷、盡日飛紅雨二句、爲當時所傳誦。觀容若此詞、似不勝重來之感。云憶香嚴詞、未知何指。通志堂集原本復將此題刪去、王儼齋謂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采桑子云、謝家庭院殘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銀牆、不辨花叢那辨香。此情已自成追憶、零落鴛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後之讀此詞者、無不疑及與悼亡有關、并引以推證其悼亡年月。余近讀梁汾彈指詞有和前韻一首、詞云、分明抹麗開時候、琴靜東廂、天樣紅牆、只隔花枝不隔香。檀痕約枕雙心字、睡損鴛鴦、孤負新涼、淡月疏櫺夢一場。觀上二首、詠事則一句意又多相似。如謂容若詞爲悼亡妻作、則閨閣中事、豈梁汾所得言之。

飲水詞詠紅姑娘眼兒媚、按紅姑娘一名洛神珠、一名燈籠草、即酸漿草也。元稹欄殿前有草名紅姑娘、見清吟堂集詠紅姑娘詩題注。

陳其年湖海樓詞卷一有點絳唇和成容若韻、卷十九金縷曲贈成容若詞云、丹鳳城南路、看紛紛、崔盧門第、鄒枚詩賦、獨炙鵝笙潛趁拍、花下酒邊閒譜。已吟到、最銷魂處、不值一錢張三影、儘旁人、拍手揶揄汝。何至作、溫韋語。總然不信填詞誤、憶平生、幾枝紅豆、江東春暮、昨夜知音纔握手、笛裡飄零曾訴。長太息、鍾期難遇。斜插侍中貂更好、箭髯鳴、從獵回中去。堂堂甚、爲君舞。

梁藥亭六瑩堂集贈成容若侍中五古。崇蘭鬱深澗，青松挺高岡。志士無外營，氣味同孤芳。掩戶二十年，坐臥惟一床。耒耜事東皋，垂釣歌滄浪。高秋八九月，朔雁紛南翔。詎期故人書，託雁相銜將。上言報親友，下言抒哀腸。勸我入帝京，結束衣與裳。自從屈仲冬，大江動帆檣。日月翻飛波，天地歸微茫。走馬渡黃河，冰寒人馬僵。砂磧乘飛塵，肌膚切嚴霜。不辭途路艱，來登君子堂。堂上何巍峨，榮戟樹兩傍。雲楣耀黃扉，虹霓貫干將。及爾見君子，和顏悅而康。顧念我草澤，自忘躬貂璫。令德美在中，粹然著圭璋。共陳風雅言，正音諷洋洋。國風爲不淫，小雅少怨傷。三百久矣衰，願君今復倡。鼓瑟聞鯨魚，彈琴志螳螂。麟遊表符瑞，鳳舉鳴歸昌。古來重知音，牙曠垂譽望。清渭無濁流，皦日凝祥光。道義苟可求，金石鑄久長。

朱竹垞曝書亭集江湖載酒詞卷有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臨江仙一闕。按飲水詞中前後臨江仙十二闕皆非其題，原作殆已散佚。又浣溪紗聯句一闕，亦見曝書亭集通志堂集未載錄下。

出郭尋春春已闌

陳維松

東風吹面不成寒

秦松齡

青村幾曲到西山

嚴純孫

並馬未須愁路遠

姜宸英

看花且莫放杯閒

朱彝尊

人生別易會常難

成德

高士奇疏香詞有苑西梳妝樓和成容若齊天樂和種桃花發沁園春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摸魚兒送成容若扈從賀新涼四闕。

吳天章蓮洋集卷十一題楞伽出塞圖五古云：出關塞草白，立馬心獨傷。秋風吹雁影，天際正茫茫。豈念衣裳薄，還驚鬢髮蒼。金閨千里月，中夜拂流黃。按成容若號楞伽山人，又觀其送顧梁汾詩云：故人零



儒藏

落悵何之。猶把楞伽幼婦詞。是必指容若矣。飲水詞有自題小照太常引二闕。第一首上半截云。西風乍起。峭寒生。驚雁避移營。千里暮雲平。休回首。長亭短亭。似出塞之音也。

賭棋山莊詞話。鎮洋汪仲安元治納蘭詞。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闕。比之袁本多百餘闕。可謂搜羅無遺。仲安刻是書。竟曾填齊天樂一闕。詞云。驂鸞返駕。人天杳。傷心尚留蘭畹。艷思攢花。哀音咽笛。當日更番腸斷。烏絲漫展。認蠹粉芝煙。舊痕悽惋。擁被微吟。怎禁清淚暗承眼。終慚替人過許。只爲零落甚重。爲排卷。白氎晨書。青燈夜校。忍記三生幽怨。蓉城夢遠。可相逢。此情深淺。傳遍詞壇。有愁應共澣。仲安填詞。有納蘭再世之目。替人句謂此也。

淥水亭與唐實君話舊。鏡裡清光落檻前。水風涼。逼鷺鷥肩。菰蒲放鴨。空灘雨。楊柳騎牛。隔浦煙。雙眼乍開。疑人畫一樽。相屬話歸田。江湖詞客。今星散。冷落池亭。近十年。查慎行敬業堂集卷一六

吳天章送顧梁汾南歸云。谷簾泉好曾參謁。夜合花開罷賦詩。金馬才名狂客散。斜川風景酒人知。蓋傷乙丑五月事也。蓮洋集卷十一

顧梁汾登黃鶴樓賦大江東去。末云。等閒孤負。第三層上風月。附注云。嗚呼。容若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乎。是日狂醉。憶桑榆墅有三層小樓。容若與余乘月去梯。中夜對談處也。因寓此調。落句及之。彈指

詞下卷

姜西溟跋同集書後。往年容若招余與蓀友。梁汾集花間草堂。劇論文史。摩挲書畫云云。而梁汾晚年於端文公祠後構室三楹。南窗對惠山。顏曰花間草堂。其惓惓於昔遊如此。毛際可安序堂文鈔卷十四花間草

姜西溟跋同集書後、往年容若招予往龍華僧舍、日與蓀友梁汾諸子集花間草堂、劇論文史、摩挲書畫、于時禹子尚基亦間來同此風味也。自後改葺通志堂、數人者復晨夕相對、几案陳設、尤極精麗、而主人不可復作矣。蓀友已前出國門、梁汾羈棲荒寓、行一年所、今亦將妻子歸矣。落魄而留者、惟余與尚基耳。閱蓀友容若此書、不勝聚散存歿之感。而予於容若之死、尤多慨心者、不獨以區區朋游之好已也。此殆有難爲不知者言者。若余書偶然涉筆、不知尚基何緣收此。然亦足以見姓名於其間、志一時之勝概云爾。四庫本湛園未定稿卷八

余舊有菊莊詞、爲吳孝廉漢槎在寧古塔寄至朝鮮、有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題余詞云中朝買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故王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繳織弓衣之句。益都相國馮公有記載三長衿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句。皆一時實錄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惜全首不傳。徐鉉

詞苑叢談卷五

阮葵生茶餘客話所載、有吳漢槎戍寧古塔、行笥攜菊莊側帽、彈指三詞之語。按漢槎出塞、容若年僅五歲、安有攜其側帽詞之理。徐鉉詞苑叢談則云、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貞觀彈指詞寄朝鮮、則非漢槎攜去明矣。茶餘客話又云、有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畸以一餅金購去。詞苑叢談則云、寄至朝鮮。此篇係徐氏記載本人事實、當無不確、特錄之以正阮氏之誤。



成德氏納喇亦作納蘭太傅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選侍衛愛才好客所與遊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精鑒藏善書能詩尤工於詞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有通志堂集

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納蘭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少聰敏過目成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擁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所作飲水詩詞集通志堂文集周易集義粹言禮記集說補正所居名珊瑚閣

天

咫偶聞卷四

按通志堂集爲賦詩詞古文雜識合訂而成得十八卷所云通志堂文集誤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弔弓牙箭列罽帳以意製器多巧倖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冠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茶餘客話

成容若爲納蘭太傅之長子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震當時而侍衛素嗜丹鉛與名上交接初不干預政事惟吳漢槎謫戍黑龍江以顧貞觀舍人向侍衛乞憐故侍衛閱其寄吳小詞辭甚淒苦惻然曰都尉河橋之作子荊楚雨之吟并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任其事毋煩更多言也貞觀曰人壽幾何顧以十載期之侍衛乃白太傅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名通志堂經解一時傳誦焉

嘯亭雜錄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首開元辛巳年已三十蓋晚成者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已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於少陵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花剎那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修短哉。此容若書昌谷集後語也。容若較昌谷多四歲耳。其側帽飲水之篇在當時已有井水吃處無不爭唱。今又百六十七年倚聲家直聳爲李煜後一人。雖陽春小山不能到其書昌谷殆若自道豈非讖哉。咸豐己未臘月讀此集一過漫□其後邵亭晤叟。見北平圖書

館藏莫友芝舊藏通志堂集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惟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王國維人間詞話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

陳聶恒栩園詞弁錄顧梁汾書云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香嚴僊圃領袖一時惟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游讌之席各傳唱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頗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人於風雅可



儒藏

爲太息。

丁藥園澎曰容若填詞有飲水側帽二本大約於尊前馬上得之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宋初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柳屯田增至二百餘闋然亦有味於音節如蘇長公猶不免鐵綽板之譏今容若以侍衛能文少年科第間爲詩餘其工於律呂如此惜乎不能永年悲夫。

顧梁汾曰容若詞一種淒惋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

陳其年曰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

聶晉人曰容若爲相國才子少工填詞香艷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真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惜乎早赴修文所謂天雨粟鬼夜哭果有之耶。

容若構一曲房屬藕漁書額曰鴛鴦社顧梁汾有桃源憶故人詞云千金一刻三春夜轉眼水流花謝已覺都成夢話只是傷心也分明有恨如何寫判得今生暫捨還擬他生重借領袖鴛鴦社玩此詞語氣當作於容若去世之後。彈指詞下卷

忍草庵舊藏納蘭容若遺像并所書貫華閣額重九後二日偕鍾士奇訪之額與象俱已燬棄慨然題壁中酒纔過裂葉風尋秋亂踏四山空貫華閣子夢邊鹿飲水詞人天外鴻變滅浮嵐攢紫翠蕭森老樹碎青紅銷魂絕代佳公子側帽風流想象中。趙函樂潛堂集卷一

邊袖石十汊海詩五絕句錄三平泉花木翠迴環相國樓臺占此間二百年來人事改夕陽青映隔城

山。飲水新詞製最工。烏絲格調宛相同。笛牀琴薦清歌夕。猶有平原結客風。雞頭池涸誰能記。淥

水亭荒不可尋。小立平橋一惆悵。西風涼透白鷗心。

健修堂集卷十一

納蘭容若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志於經史。且欲窺性命之旨。

八旂文經

其書法摹褚河南

臨本。楔帖閒出入黃庭內景經。

懽園集

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刻爲通志經解。精

鑒藏善書。能詩。尤工於詞。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曼殊震鈞國朝書人輯略卷二

納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其飲水詩論填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託。往往歡娛工。不如憂

愁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蠶紅巾無限淚。芒屨心事杜陵知。祇今

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

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尋斯道。一洗雕

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

采。進於沈著渾至。何難矣。慨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

所得者薄。力求新艷。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箏琶競其繁響。蘭荃爲之

不芳。豈容若所及料哉。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肥。

同上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納蘭容若詩詞名本此。

同上

梁汾營救漢槎事。詞家記載綦詳。惟梁溪詩鈔小傳注。兆鵠既入關。過納蘭成德侍衛所。見齋壁大書



儒藏

顧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云云。此說他書未載。昔人交誼之重如此。同上

成德字容若。避東宮嫌名。改名性德。納喇氏。金三十一姓之一。先世星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所謂北關也。隸滿洲正黃旗。葉赫東城貝勒金臺什曾孫。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丙辰廷對。與十名中授侍衛。嘗奉使覘梭龍羌。乙丑五月卒。年三十有一。善爲詩。尤工於詞。嘗輯全唐詩選。詞韻正略。刻宋元以來經解。書學褚河南。有通志堂集十八卷。八旗文經卷五十七小傳

容若悼亡自度曲青衫濕徧。周之琦懷夢詞有和此調。題曰道光乙丑。余有騎省之戚。偶效納蘭容若爲此。雖非宋賢遺譜。其音節有可述者。懷夢詞

梁任公淶水亭雜識跋容若小詞。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經解。爲經學家津逮。其紀地勝。摭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見地超絕。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卷末論釋老。可謂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可謂僧儒闢異端者當頭一棒。翩翩一濁世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州。豈不異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讀竟記。飲冰

室文集卷七十七

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年。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爲師。而先生按指唐孫華方客

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責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刻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草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顧陳埏撰唐孫華傳

天香滿院圖。禹之鼎繪。朱邸崢嶸。紅闌綠曲。老桂數株。柯葉作深黛色。花綻如黃雪。一人青袍緹絡。佇立若有所思。貌清癯。特甚容若三十一歲象也。江陰繆執風藏。蕙風詞話卷五

按此圖今藏繆氏後人。無款識。無題跋。昔執風於滬上徵名流題詩文甚多。據其語人云。係相傳爲容若象。然考之通志堂集及同時他家集中。均未之及。不足徵信。今有正書局中國名畫集第十集有影印片。錄此備考。

雙鳳硯。爲容若故物。朱竹垞鐫跋。爲某旗人藏。今以數百金質於日本某氏。有拓片。

抄手形硯。

即火硯

左側鐫納蘭成德藏五字。右側有梁節庵刻銘。天有日。人有心。戴山硯。淚泫泫十二字。

今江寧鄧氏藏。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長卷。董香光跋。後入內府。庚午十月。獲見於故宮鍾粹宮。蓋有成德容若方章二成德方章二楞伽真賞方章一。容若書畫方章一。楞伽山人圓章四。楞伽圓章四。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上諭。且年羹堯又係明珠之孫壻。按羹堯康熙三十九年進士。生年莫考是年揆敘僅二十七歲。必非妻揆敘女。容若長揆敘十九歲。是年四十六歲。則所謂明珠孫壻。當爲容若之壻也。



儒藏

遺著考略

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方聞一大易粹言七十卷合輯之。二書皆薈萃宋儒之易說。集義原書只有上下經，故所引未能賅備。粹言兼其經傳，惟集義所採摭視粹言多十一家，容若因將二書合併，去其重複繁蕪，又採十一家著作中論繫辭諸傳爲集義所未採者補之。間以己見考其源委，定其體例，合訂刪補，成八十卷。

此書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刊入九經解中，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卷六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書目按：大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種，誤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陳澠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澠所遺者謂之補，澠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引經文，次列澠說，援引考證，以著其失，頗採宋元明人之論，與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古訓名物者十之三四，辨析義理者十之六七。以澠主義理，故隨文駁詰亦多也。凡澠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賅。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淥水亭雜識、通志堂集分四卷，自第十五卷至十八卷。康熙三十年梓版，刻本甚精，後刊入昭代叢書。張氏適園叢書均不分卷數，有癸卯孟夏震澤楊復吉跋。

通志堂集，康熙三十年辛未，徐健庵輯其遺著序而梓之，別爲賦一卷、詩四卷、詞四卷、經解序三卷、文二卷、淥水亭雜識四卷、附錄碑志哀祭二卷，成二十卷。徐乾學嚴繩孫序，每葉九行，行十九字。余所見爲

邵亭舊藏本。今北平圖書館藏徐健庵通志堂集序曰：余里居杜門，檢其詩詞古文遺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對巖、顧貞觀所藏，並經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碑志哀祭附于卷後。

全唐詩選不詳卷數，見天咫偶聞卷五。八旗人著述書目未見傳本。

詞韻正略不詳卷數，見天咫偶聞卷五。八旗人著述書目未見傳本。

今詞初集與顧梁汾合選，卷首自吳偉業以下一百八十八家，有魯超序於康熙三十年。近人東莞倫明哲如有藏本。

名家絕句鈔，通志堂集卷十三。名家絕句鈔序云：與蔣宣虎、顧梁汾、吳漢槎共相編定。未見傳本。

側帽詞，按趙函序汪珊漁刻納蘭詞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刊本。又吳綺林蕙堂文集續集卷四，其所撰飲水詞序題作飲水詞二刊序，是知飲水之前側帽詞已有刊本。徐鉉詞苑叢談云：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貞觀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今未見傳本。

彈指詞、側帽詞合刊本，趙函序汪珊漁納蘭詞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并與顧梁汾合刊者。按趙氏道光時人，彼時尚有傳本也。

飲水詞，顧貞觀、吳綺校定，康熙十七年戊午刊於吳中。有吳綺顧貞觀序，卷數未詳。

張純修刊飲水詩詞集，康熙三十年刻於揚州，雕工甚精，頁九行，行二十字。純修撰序，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閱定一行，詞之篇數次序及字句異同大致與通志堂集原本相同，增有過張見陽山居菩薩蠻一闋，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棟亭，亭在金陵署中，滿江紅一闋，惟古近體詩比原本少一百八首。純修原



儒藏

納蘭性德年譜

遺著考略

刻本流傳絕罕。今所見有華亭張祥河序。爲道光乙巳重梓本。版心縮小。合訂一冊。

萬松山房本飲水詩詞集。仿張純修本刻。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閱定一行。合訂一冊。不分卷數。有康熙三十年魯超序。

按魯超字文遠。會稽人。著謙庵詞一卷。

粵雅堂叢書飲水詩詞集。篇數次序悉照張純修本。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閱定一行。合訂一冊。不分卷數。

袁蘭邨飲水詞鈔。趙函序。汪珊漁刊。納蘭詞云。吾友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闕。亦非其全。按蘭邨錢唐人名通。首頁有錢唐袁通蘭村選錄一行。無序跋。詞二百一十一闕。刊入隨園三十種。嘉慶二年鋟板。

汪珊漁納蘭詞。汪元浩序云。乃因顧梁汾原輯本。楊蓉裳抄本。袁蘭村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亦園詞選。彙抄得二百七十餘闕。其前後之次。擇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並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又趙函序云。聞吳門彭桐橋家有通志堂集。集中所刊詞四卷。三百四闕。因寓書珊漁校原本。全刊之。光緒六年。仁和許增榆園叢刊。納蘭詞。張預撰序云。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並無復有增損與校勘之語。按榆園本爲三百四十二闕。並附汪本周儔。趙函。汪元浩三序及詞評。詞話於卷端。蓋存汪氏舊觀也。惟汪元浩序云。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闕。或當時於序後復有所增補者。汪氏既曾取校通志堂原本。則原本三百四闕。必不致脫去二十餘闕之理。又按賭棋山莊詞話。鎮洋汪仲安納蘭詞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闕。此說殆可信。

許增榆園叢刊納蘭詞分五卷補遺二十一闕以汪珊漁輯本重梓之見張預撰序其前後之次字句異同悉仍汪本其不曰飲水詞曰納蘭詞亦仍汪舊也惟補遺二十一闕爲他本所無

納蘭一家言舊抄本選錄古今體詩七十一首次序篇數略與熙朝雅頌所選同

制藝文見舊抄本梓里文萃此文通志堂集所未載且自來言容若遺著者均未之及今東莞倫氏藏

附弟揆敘遺著考略

隙光亭雜識是書談經者居半尤邃於書經其書六卷後二卷皆書注也近人楊鍾義子勤輯入留垞叢刊尚未付梓昔滿人續廉藏有原本後續氏歿其書散佚今東莞倫氏有藏本

益戒堂集十六卷自訂前集起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訖四十二年癸未後集起四十三年甲申迄五十四年乙未子仁山散騎永壽編有自序孫愷似序刻本甚精因雍正間犯禁遂罕流傳今北平某氏藏有鈔本一部甚居奇不輕示人又聞有原刻本一部爲某旗人所藏但係轉述未覩其書又有稿本全部聞藏涵芬樓

雞肋集一卷係早年所刻僅詩百篇無序跋東莞倫氏藏



本書徵引書目

一 八旗通志 內府本

二 滿洲八旗氏族通譜

三 滿洲名臣列傳

四 耆獻類徵

五 清史稿列傳

六 雍正上諭

七 葉赫那蘭氏家譜抄本

八 東華全錄

九 甘肅全省新通志

十 無錫金壇縣志

十一 康熙湖南通志

十二 重修揚州府志

十三 廣西通志

十四 歷科題名碑錄

十五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

十六 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十七 魏源開國隆興記

十八 高士奇松亭行紀

十九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二十 法式善清秘述聞

二十一 清聖祖實錄

二十二 朱一新京師坊巷志

二十三 錢儀吉碑傳集

二十四 盛昱八旗文經

二十五 震鈞天咫偶聞

二十六 昭槤嘯亭雜錄

二十七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

二十八 查慎行人海記

二十九 戴璐藤陰雜記

三十 聽松庵竹爐紀事本末

三十一 熙朝雅頌



儒藏

納蘭性德年譜 徵引書目

三十二 王昶國朝詞綜

三十三 徐乾學憺園集

三十四 姜宸英湛園未定稿 四庫本

三十五 吳兆騫秋笳集

三十六 嚴繩孫秋水集

三十七 吳雲蓮洋集

三十八 朱彝尊曝書亭集

三十九 秦松齡蒼峴山人集

四十 高上奇苑西集

四十一 徐倬修古堂文稿

四十二 查慎行敬業堂集

四十三 清聖祖集

四十四 杜詔雲川閣集

四十五 梁佩蘭六瑩堂詩鈔

四十六 徐鉉南州草堂集

四十七 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四十八 趙函樂潛堂詩

四十九 徐倬通貴堂詩集

五十 陳維崧湖海樓集

五十一 邊浴禮健修堂集

五十二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

五十三 顧貞觀彈指詞

五十四 高士奇蔬香詞

五十五 周之琦懷夢詞

五十六 陳其年填詞圖卷

繆藝風抄本

五十七 徐鉉南州草堂詞話

五十八 陳聶恒栩園詞弁

五十九 徐鉉詞苑叢談 四庫本

六十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

六十一 古今詞選

六十二 賭棋山莊詞話

六十三 況周頤蕙風詞話



備藏

納蘭性德年譜 徵引書目

六十四 王國維人間詞話

六十五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書目

六十六 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六十七 震鈞國朝書人輯略

六十八 通志堂經解

六十九 通志堂集

七十 榆園叢刊本納蘭詞

七十一 張祥河本飲水集

七十二 隨園三十種本飲水詞鈔

七十三 張純修本飲水詞

七十四 姜宸英葦詩集

茲譜經始於十九年春、至二十年春始獲完稿。凡遺事瑣屑、目有所及、悉以採入、蓋恐久而愈湮、不復能詳、故寧蕪體例、不忍遺珠。任政記。

李恕谷先生年譜

清·馮辰編撰

清·惲鶴生修訂

清·劉調贊續編

清·李鐸重訂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李文澤二審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李恕谷先生年譜》五卷，清馮辰編撰，惲鶴生修訂，劉調贊續編，李鐸重訂。清道光十六年李誥刻本。

李塏（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清直隸蠡縣（今河北高陽）人。父明性，以學行為顏元（習齋）所服膺。恕谷以父命從習齋遊，盡傳其學。常來往京師，與一時名士如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生、方苞輩，都有往還。方苞與恕谷交厚，嘗遣其子從學。王崑繩、程綿莊、惲皋聞，皆因恕谷而拜入習齋門下，成為習齋學派得力人物。故顏李學派雖由習齋創始，實得恕谷然後形成。其學以躬行為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始寄意於書。所著有《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詩經傳注》八卷，《春秋傳注》四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一卷，《擬太平策》一卷，《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各一卷，《閱史郅視》五卷，《平書訂》十四卷，《恕谷文集》十三卷。

恕谷門人馮辰、劉調贊等共纂《李恕谷先生年譜》，前四卷記庚寅之前，由馮辰編撰，惲鶴生修訂；第五卷記辛卯以後，由劉調贊續纂。後由李塏孫鐸重訂全譜，繁者刪之，漏者補之，合為五卷。是譜自庚申七月之後皆採之恕谷日譜，以前則本之馮辰素聞於先生者。其中大德大節必書，至於悔過遷善之跡，亦詳載不避重復，而於辨學論道者必錄。至於講論經史，俱載他種著作，是譜則只記其大旨。恕谷親師取友、互相責善，為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故亦書之。至於恕谷交遊，下世者亦各附以小傳（見《凡例》）。是譜敘述李塏生平事蹟、為學大旨、改過遷善、講學著書等極為詳盡，是研究恕谷及顏李學派學術思想之重要參考資料。

李恕谷先生傳

恕谷先生、蠡縣人、姓李氏、名璩、字剛主、恕谷其號也。以儒學名世、其學之傳、自顏習齋先生、天下言聖賢實用之學、必尊顏李。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宋明號爲儒者、雖講性天、詳辯理氣、內則默坐觀心、探無極之元妙、外則精勤著撰、飾語錄之發皇、而於周禮體國經野、治官造士之政、孔門禮樂兵農、用之則行之具、概乎無有、儒術蒙虛、而世治滔滔、遂不復振。習齋有憂之、著四存編、以立教、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究六府三事之實用、以正外道空無之妄。前儒主靜之非、恕谷承之、實大而聲宏、信近而徵遠、充之以淵博、發之以光輝、而聖賢有體有用之學、益昌明於天下。按恕谷年譜、先生父諱明性、以孝行著、學者尊之、稱孝慈先生。碩學高隱、行實具毛河右墓表、王崑繩傳



中。嫡母馬氏，蠡人。生母馬氏，易州世襲錦衣衛馬公女。順治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先生生。弱冠爲庠生，試高等，當食餼。先生內承庭訓，又遊習齋之門，做習齋立日譜，逐日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與習齋王法乾爲其學會，會則質日譜。譜中記過多，則習齋喜曰：自治嚴。記過少，則曰：非無過也。自治疎也。日記必詳錄，不爲隱諱飾。觀會質則勤善規過，不互相迴護。先生嘗曰：每會習齋諍譏，致愧報無以自存。不如此，則愚昧安有成乎。於是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雪翁，學兵法於王五公。于田賦、禘祫、郊社、宗廟諸大典故考證尤詳。摭摭史誌所載經世大畧，與賢君相之治績可法可行者，登于廖忘^①編以備用。而修己治人之學大進。孝愍與嫡母返鄉居，留先生奉生母居城，率四弟課讀。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安，夙興拜



父母各四、乃返城拜生母。嘗曰、孝愨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不能也。乃纂求孝集、採古人事親之禮與事以自勉。蠶膏醴稻竭力以供、而自食粗糲、不使父母知。友人趙思光者、感先生孝、而知先生貧、每間數日、使人送稻肉於孝愨、僞曰先生自城中遺來者。嗚呼、先生固大孝、此友亦奇人哉。年二十六、孝愨卒、擗踊痛絕、三日不食、寢苦枕塊、歛葬虞祭皆如禮。服闋、應試、遂以庚午舉於鄉。先生至都、督憲石門吳公素慕先生、聘先生授其子弟以六藝之學。時先生著大學辨業成、吳公同少宰秉義徐公其梓以行世。先生謂金素公曰、塋向不先見時貴、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徇名、則不爲也。故一時顯達如王頴菴相國、王士禎尙書、許西山侍郎、許時菴司空、寶克勤、冉永光、二太史、于名世、郭子固、二御史、或造寓延訪問道、或盛饌招延論

學而孫子未太常、李質君撫軍尤講兄弟手足之好。徐壇長者、撫院李安溪門下客也。欲持大學辨業呈安溪、先生不與。壇長曰：撫院虛左以待。先生辭曰：不敢往也。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會都門、聞先生名、無不過從者。先生亦欲廣結名流、以自證所學、而當時相與考證今古、則惟萬季野。他日握先生手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問百詩、洪去蕪未知何如也。尤深服大學辨業一書、爲作序於其上。季野夙有講會、每會講、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環坐聽季野講。一日會講于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拈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余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乃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指陳曰：此實聖學的傳、諸君有志、無自外。因讓先生登坐、并講郊社。先生辭謝去。於是馮敬南、溫德裕、劉綽然



時邀會諸名士於各會館中。請先生講學。先生亦隨問有荅。因暢發三物之旨曰。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爲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爲禮樂兵農。周公以三物教天下。三物之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六行有任嫺睦恤。五倫所推及也。六藝有射御書數。兵農禮樂之分判也。非六德無以善六行。非六行無以成六德。而非六藝則無以盡六德。六行之實事。三者乃本末兼該之道。外此則曲學異端。烏可訓哉。衆皆曰。然。此誠三代實學。六藝不復。天下終無強立之日也。郭子固與先生尤厚。盡棄其詩賦之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其兄子堅亦篤信焉。子堅作令桐鄉。一歲使者三至。請先生往其任議政。先生至。愛禮之甚厚。憂先生年四十無子。爲重聘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之。生子彌月。設筵張樂。裝載送歸。而子固已先爲先生家中置一副。

朋友之情如是。郭公兄弟眞賢者乎。非先生盛德服人。何以得朋友之愛敬如此也。先生嘗言。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雖入廁搔癢。不忘敬。夜臥不莊。悚然歛股。夢或雜亂。遽驚覺曰。茲不敬矣。遂寤。時先生得賢主人。而存心兢業若此。先生學六藝。以樂無傳。聞毛河右先生知呂律。遂自桐鄉之浙。從之學樂。河右。蕭山人。名奇齡。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告歸。益邃經學。於禮、樂、詩、書、易、春秋皆有論著。一洗前人痼說。先生從之學樂。並受其經學。時與往復。論易。辨太極圖、河圖、洛書之僞。論尙書。辨宋明以來攻古文爲僞之誤。論詩經。言小序不可廢。河右欣然稱先生爲蓋世一人。先生學樂既成。著樂錄質河右。河右寄書曰。不謂通人之學推廣未備。發摠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閤爲之以開。



警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恕谷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實先王先聖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己丑楊慎修令富平、敦請先生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慎修待先生以師禮、言無不聽。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教之禁鬪爭、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閭閻風俗一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鍊民兵、勸農桑、興水利諸政。四鄉頌德。政者爲楊令建坊獻衣。楊令來謝曰、先生功也。先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楊令每赴省、必偕先生同往。關西學者陳尙孚、黎長舉、魯聖居、蔡瑞生、張潛士等皆來、稱後學求教。時集諸名士於寓、彈琴賦詩、論學歡宴而罷。張赤城曰、是會也、奇材異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咏、談笑風流、亦足以傾倒豪雋、霞心折矣。先生亦喜。

之曰、尙乎學易、長舉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平書、吾道其或興乎。先生以歲底省親將歸、吏民紳士具字楊令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先生行、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楊令出衙遠送至康橋、跪地欷歔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明春早回、無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備三騎送先生至家。明春、楊令以血書來、詞甚悽惻。不得已復至、又周旋一年。楊令天性好善、而父子意見不合、遂辭歸、決不往。甲午、浦鳳巢選蠡令、余往賀之曰、得官意中事、何賀。賀邑中有大賢、君能禮致之。鳳巢遂偕余往謁先生於齊家庄之廬。余獨留信宿、觀其諸生習禮及琴簫於戚歌舞諸樂器、縱談學術治道三晝夜、因得盡讀先生之書以歸。先生深喜得余、每有著、必以稿示余。偶有訂正、時蒙採擇。其或未合、必反覆誨諭、俾以其明。曰、此非吾兩人之言、天下萬世之學所以定也。嘗



示余省身之要曰、人身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惟聖人爲明之明。賢智之過有明之妄。學者瞬息有違有明之昏。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莊肅、祛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余每傷知學之晚、先生曰、無傷也。王崑繩之從學習齋也、年五十六矣、才氣故豪、睥睨一世、吾與微言聖學、爽然自失、取大學辨業存學編讀之、遂翻然決計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才、古文必傳。今幸際清平、韜鈴安事、文章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遂從入博野、執贄習齋、傳其學、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患晚乎。丙午、部謁、選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到任三月、引疾歸、乃退隱於齊家庄、謝世務、理農圃。然省身寡過、老而彌篤、誨迪來學、倡明聖道、孜孜不倦。又嘗自省、書曰、余六十九歲之墓矣、行道無望矣。著書明道、目力竭矣。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反猶有

匱缺。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要。乃條列數端，以自檢校，皆於無過中求過，誠不欲留幾微之憾者乎。又曰：顏先生以身任天下萬世之重，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已而著之書，以俟後世。所著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範、小學稽業、學禮、學樂、學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論語傳註、學庸傳註、孟子傳註、傳註問、易經傳註、詩經傳註、春秋傳註、閔史、郝視、廖忘編、平書訂、太平策。顏先生年譜、恕谷後集，凡二十餘種。先生自幼爲學，思以用世，而嚴於進退。王相國顥菴將以學行薦先生，致書懇辭。李安溪以知呂律達，

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往見。十四王在西陲用兵，使人兩次以車馬來聘，以母老身病懇辭。聊佐人政，小試其道，終不得大行焉。當思得其人以傳，故南遊江浙，西歷秦晉，以及嵩河濟洛之間，汲



汲然以接引人才爲務。所至英才哲彥輸誠北面。及家居、裏糧贏笈千里就傳者絡繹不絕。有力不能赴、郵書請正、遙拜爲師者如馮辰、劉調贊、黃曰瑚、黎長黎、孫應榴、李正芳、程默、古葵、劉天植、王秉公、劉貫一、王遠、張籲門、張業書、蔡麟、陳尙孚、魯登闕、張瞻仰、趙瑞鴻、黃輔、王克柔、杜謙益、劉廷忠、陳兆興、張曉夫、張珂、周文忠、李基、劉著、鍾淑、惲鍾清、惲鍾和。先生胞弟培亦從學于先生。長經濟、著灰畫集。雍正十一年癸丑元旦午時卒。三子長習仁、卽留春樓所生也。府學生、學先生立日譜省身心、二十四歲卒。方靈臯稱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當於禮、而行之甚安。次習中、府學生。次習禮、縣學生。皆能守其家學者。

惲鶴生曰、曾子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先生修習齋年譜、馮辰亦及先生之身修恕谷年譜、誠念道之傳也、萬一當世不得其人、

後有興者、由恕谷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明道在茲、行道在茲、用以康濟民物、莫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豈得已哉。先生自五十後始覺衰憊、恒恐顏先生之道一旦墜地、將使神州陸沈、滔滔胡底、言之未嘗不泣下也。任之重而憂之深如此。周孔之道晦蝕者二千餘年、天生習齋以啟之、又生恕谷以昌大之、殆非偶然也。今者木壞山頽、先生逝矣、他日振而興之、措而行之、尙有其人哉、尙有其時哉。

雍正十二年八月甲辰朔、武進敎下小弟惲鶴生誠翁拜譔。

讀恕谷先生年譜題辭

鶴讀恕谷先生年譜喟然嘆曰、此不朽之人、不朽之書也。不朽之人、非不朽其一身而已、將使天下無用之人盡爲有用、是人盡得先生而不朽也。不朽之書、非一人之書不朽而已、將使孔孟所傳之書、二千年人不知其用、而今可以用矣。是孔孟之書固爲不朽、而二千年不得其用、不啻其朽。今得先生而誠不朽也、豈不偉哉。天生習齋、卽生恕谷、以大其傳、天之爲萬世人類計實厚矣。爲孔孟計實深矣。然天爲世道而生、而先生乃必生於宋明之後、何也。曰、此天之所以深爲孔孟厚、爲人類計也。有明有晦者、時數之不得不然也。道以有用而明、無用而晦。孔孟恐其無用也、而明之、乃明而漸晦。晦於佛、晦於老、猶未爲晦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斯誠晦矣。而猶未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而舉世竟確信爲真儒、則晦



之極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乃不朽也。孔孟之道，至宋明而晦極矣。人之無用，書之無用，至宋明而亦極矣。昏弱無用之禍，亦至宋明而極矣。乃人受其晦者，如夢如迷，茫然其中也。於是窮則必變，變則必通。習齋起，大聲疾呼，振聾瞶而木鐸之，恕谷又從而鐘鼓之，由是夢者醒，迷者解。有宋明之晦，宋明之無用，卽有宋明無用之禍，昭然殷鑒。苟非下愚，有不徵而信，信而從者乎？旣徵而信，且從，孔孟之道不通而久乎？自茲以往，萬世人類庶皆有用乎？其無復迷夢者乎？故曰：今得兩先生，天之爲孔孟計者深，爲人類計者厚也。不朽矣，不朽矣。康熙甲午歲十二月十二日，教下小弟昆陵惲鶴生識。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托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⑥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粹少壯時功力置之几案，寓於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况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



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崛然起矣。揚子之波、設淇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爲序。

皆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凡例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一、顏先生每嘆先儒黨同伐異虛學欺世故先生昔爲之修譜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鏤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敢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正所以勉強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次辨學論道者必錄。若夫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祇記其大旨。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責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儲藏

恕谷先生年譜總跋

先生年譜庚寅以前門人馮辰纂辛卯以後門人劉調贊纂錯在唐山學署重訂一週繁者刪之漏者補之訂修既畢披讀數四不禁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天之不喪斯文也斯道也孔子之道而非孔子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周末明王不作孔子修其道以待用故曰文不在茲乎孔子志爲東周思以道易天下乃周流無所遇退而以其道教及門某也兵某也農某也禮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依然帝王治天下之規模也道統開自帝王以儒者而接帝王之統苟不務修齊治平之全業則不可以爲儒自秦遭焚坑後道幾亡矣而漢唐儒者如鄭康成以傳經爲事而猶講明治道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之門所聞治道多矣文中于上太平十二策韓昌黎衛道閑邪然亦講兵機



考禮制。諸儒雖未嘗以傳道自任、而抱殘守闕、無異說也。至宋而道士陳搏^⑦以其道家所傳太極圖授周子、周子爲之作說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卽老莊有生於無之說也。當時張橫渠卽不然之曰、今儒釋老莊混爲一途、謂有生於無、多見其詖淫矣。程朱尊其說、以爲儒宗。朱子刪去自爲二字、曰無極而太極。其立教也、以主靜爲學功、以講性爲學要、於古人經世之務、畧焉不講。曾點之春風沂水、則謂其有堯舜氣象、三子之禮樂兵農、則卑其欲得國而治之。以致學者處無經濟、出無事功。當時沈仲固曰、自道學之名興、學者出仕、以理政事爲俗吏、以建書院、修語錄爲賢者、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沿流以至前明、懷宗問平賊方畧、儒者劉戡山對以舞干羽兩階。然則講學不實、禍流家國、其弊可勝言哉。先生幼承先孝慈公家學、長遊習齋之門、內而身心、外而經濟、一致加功、

以寡過爲作聖之基、以居敬爲持身之要、而於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皆考古準今、可措施行。其教及門曰、學術不可有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枝克雜霸、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其爲學之中正無偏如是、蓋誠欲以全體大用之學歸之儒者、上可以考三王、下可以俟百世、所謂爲千聖續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非先生其誰也。年譜俱在、後之觀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孫錯頓首拜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此孔聖遺書、五帝三王所由昌、天下後世所攸賴也。自秦火後、聖道失傳。迨漢唐釋道橫行、而聖道愈晦。昌黎韓文公起而闢之、宋周程張朱復踵而接之、尊聖道、黜佛老、似不惑於邪說矣。然而但期明理、不求辨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期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後數百年、直隸顏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所著有四存編等書行世、廓清紹復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蓋吾李恕谷先生嗣其後、一如孟子之尊孔子、所著又有周易傳註、大學辨業十餘種書行世。其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金陵程石開曰：得二千載已喪之真傳、固其所也。以視夫專主靜、務讀書、杜門繙經、閉目視內之教、不亦異乎。蓋道則日用常行之道、學則三代周孔之學、而教亦卽天下後世

所不可不尊之教也。乃適有時厄，舉所藏板悉遭回祿之變，竟至
春間

藩憲光大人搆求此書，難一日而遽得。豈道不當行耶？夫何爲至
於此。幸同邑李誥海翁捐金開雕，將所著書與恕谷二世孫遠近
搜羅一一重刻之。則二先生雖歿而不歿，聖道失傳而得傳，俾
後之學者得本以格致誠正，因以修齊治平，固大有功於天下後
世也。則海翁者，眞人傑也哉。余聞其人，義其舉，爰慷慨而爲之序。
道光十五年乙未梅月，同邑後學高懋昭書於文杏書房。

李恕谷先生年譜叙

蓋聞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古人之學歷年彌謹。後學多爲先儒刊年譜。豈惟是引重高年。表揚盛美云爾哉。固將使兢業日深。乾健不息之意著於卷帙。以爲學者存心養性法。顧或門人采輯言行。或後人附彙本傳。事未必當其年。年未必有其事。嘉言善行。或非實蹟。豐功偉烈。或雜他人。信史爲難。年譜亦多踵弊。則譜之刊與不刊。何足重輕也哉。余於癸巳冬。得與蠡吾李公海岳游。聞傳述邑先生李恕谷年譜一本。先生親手日記。不敢一字妄爲增損。先生終身無大過失。其有間與聖賢出入者。先生輒自記過。譜亦莫敢刪潤。古今年譜可爲徵信者。莫若是書。余雖未及親聞。然而海岳爲人氣度沈毅。必無妄言。則譜之足信爲恕谷實行。無可疑矣。余於經也。非名儒所校。不敢尊。余所史也。非紫陽所書。不敢信。周



秦諸子必力考其醇疵、唐宋諸集嘗源研其疎密。雖於聖賢之道未能望見津涯、然由文詞以鑒其得失、則庶乎不甚謬矣。果得先生年譜詳加玩味、必知其果造聖賢之域、作爲叙談、必能有當於先生之心。雖然、湮沒不傳、評鑒遂無所據。恕谷先生年譜舊無刊刻、鈔帙漸殘、海內名流雖欲品題、無從而識之。今海岳毅然以鐫資自任、不日工竣、則余之仰望風規、必不久悶懣、有心聖賢道法者、皆得以參酌同異。而年譜之足信、先生之可傳、必有千載不磨之定論焉。海岳之功、豈不甚偉也哉、豈不甚偉也哉。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十一月上浣、高陽後學韓霖謹叙。

題李恕谷先生年譜

天地剖判洪濛開人處其中爲三才。輔相裁成賴吾黨。空虛寂滅何爲哉。五帝三王堪指數。經綸事業炳今古。先師孔子起布衣。洋洋大道滙鄒魯。于嗟秦後二千年。坦然聖道生塵烟。前有老佛相煽惑。後來朱陸復喧闐。探无極。推先天。儒釋老莊雜一筵。儒學自此歸無用。三教因之分戶傳。恕谷先生才天縱。辨業學規講實用。弱冠師事顏博陵。格物眞傳超漢宋。我居頗近先生第。我後先生未百歲。欲往從之恨末由。踟躕搔首看天際。奈何俗士太昏迷。轉訾先生開異蹊。聖道長夜二千載。夢中人語論滑稽。江漢清秋陽明願。進羣儒證六經。千古大夢同時醒。

河間後學范鳴鳳羽菴題。



儲藏

余幼失學、去習騎射、亦不克竟學、何與知人論世、褒揚往哲焉。然得鄉先生李恕谷年譜、畧觀卽傾心向慕之、俗務叢雜、久未終帙。迨癸巳正臘、忽大喘嗽、三月不能成寐、遂以屏絕人事、往往閱先生年譜、頓忘病之在身。因不釋手、藉以養病、病亦尋愈。嗟乎、先生之德光於日月、先生之名懸於天壤、其議論若決江河、其著作若揭山嶽、衆譽之不能增其高、衆毀之不能損其實。余皆問諸故老、未克心識所以然。以余之不識、覽其遺譜、猶足愈痼疾、則文人學士舉其遺譜而抽引奧秘、其必能啟後世之晦塞、救俗學之膏肓也、何所窮極也哉。余獨惜其藏稿未梓、恐就汨沒、輒聘先生裔孫手爲鈔輯、付諸剞劂、以質諸海內君子。先生全集、經註悉有刊布、後不幸回祿降災、遂皆散佚。茲設方搜購、果成全帙、續鐫行世、是則余所大快、但未識何日酬此志耳。

同邑後學武人李皓謹誌。



儒藏

李恕谷先生年譜 題跋

淑自幼失學、悔已晚。先祖恕谷李先生學宗孔孟、道法陳荀、所著書二十餘種、乃遭回祿之變、藏板俱失。一日與宗弟海嶽語及此、吾年已七十、旦晚就木、愧恨無地。海嶽奮然曰、汝死我事耳。因子竭資、先以年譜付梓。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海嶽勇于爲義、余家世世無忘也。

道光乙未年月日記於金陵書屋。

校記

①廖忘：當作「瘳忘」，見《年譜》二十五歲條所引。

②鈴：當作「鈴」。

③墓：當作「暮」，見《年譜》六十九歲條所引。

④當：當作「嘗」。

⑤昆陵：當作「毘陵」。

⑥「始」上當脫「言」字。

⑦陳搏：應爲「陳搏」之訛。

⑧黠：當作「黠」。

⑨所：當作「於」。

⑩自自：當衍一「自」字。

⑪汨沒：應爲「汨沒」之訛。



儒藏

李恕谷先生年譜 題跋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鍇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塏、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叢。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①挺立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菴、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綵、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愨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孝愨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愨有文云、予

年強四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卽歲入學、更名曰堪、恭欲其謙、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慈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彎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慈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愍先生率先生入曹家菴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躊躇。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隱搆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愍。卽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慤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內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爲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嫻。女經畧上口。十六歲歸予。長于一歲。儀容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孌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



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子學道者也、豈以苟奉倩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爲之傳。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愍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愍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愍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率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子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

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慈先生謂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寧、賓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慈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已未二十一歲。

孝愨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銳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壘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垓從先生學。五弟壘方二歲。在母懷。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却八比。專正學。交劉見田。學數。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愨行孝之事。以自勉也。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昧爽起四拜、卽返城拜生母。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情、情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旣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卽同如蠡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卽不願言。言有纖悉

迴護、卽不顧行。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驚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况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慈書、日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大風重陰、侍孝慈、飲酒歡歌。習算法、有所得則



質於見田。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聞賣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下人養

氣養量。一日因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限昧爽卽起、更定乃寢、日二餐。侍孝慤酒食、孝慤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譙客則無算。思于中丞參汙吏、挈銜囊、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頒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醴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務農行醫、教弟念念、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譙客。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竦然刻心。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即神、欽鬼、欽肆也、神慢



鬼凌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懷。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日辰、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指。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非事迫也。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先生泣下。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所駁宜酌也。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一、並失其二。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入圈上、過忿則入圈下、有貪利心則入圈右、有求名心則入圈左、有怠心則入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入。閱儀禮、自勘色溫如、心藹如。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習齋評先生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

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剉藥、教培垓以學。朔望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壘拜父母各四、使弟培垓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垓拜各四、答揖。每日盥洗、率培垓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揖、拱受培垓揖。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交。賓客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卽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偃僂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卽時下拜。先生外舅馬



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之北街寒甚、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強於手容也。乃端拱。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闕廟門也。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爾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約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常思寧靜及百折不迴。夜大風起、衣冠坐。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致不敬服。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

不能、故天照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卜也。從張函白學琴。思春秋之時、義在爲東周、孔子志之、而

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俾也。力戒多言。一日黎明、視旒柳右長、起視則否、嘆曰、目見尙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而憚風乎。行。孝愨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政。人勸飲、加一竿、旋悔曰、負顏先生

教矣。纂治平事。孝慈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必避、胷中無妄念。惟近遭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解也。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遇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逐年更定。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祀、從父

分春夏秋冬、昧旦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功、一日習禮、三

日習樂、五日習律、明太祖易御以律。七日習數、射、隳弓矢、書習無時。每

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

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齋。餘儀功見前。益夫婦行禮、夫南面、婦

北面、婦四夫再。日譜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黑、黑白

多少、定欺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爲業，以多閱書、作詩文損精神爲戒。元旦，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訖，卽如鄉拜侍。讀步天歌。從顏習齋入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潛手搔癢。習齋責曰：侍尊長而覺癢，心卽不敬矣。不待搔癢，乃爲不敬也。評習齋日記，至憂剛主有其才而無其學，悚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有要功，而閒談乎？二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張澍、王自新從學。學功增九日習射。修學規示從遊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



出告反面一揖、朔望令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餐飲食、縱淫慾、蹈危險、自貽災戚。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卽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子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子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齊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遇相別、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一、習六藝。今以八比應試、諸生固有專

學。但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類譜。史者。修己治人之榜樣也。除
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
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遠見之。則隨
便填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
必音清。字字真。郎^①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潛心玩味。不解不
妨反覆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
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輪
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
先聖。訖。拜師。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違者。責。一、曠學
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
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于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



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謀一事有喜意、旋悔曰、此驕也、驕則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埽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驕而我畏也。因辭之。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勳自任、而後儒乃祇袖手旁觀、卽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爲學孔孟、不亦左乎。以從孝愨祭戶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爲矣。時正習開方法、及閱此書、乃俱止。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夜寐、學射撒放法、常以肘擊牆而寤。時與張文升共習韜鈴、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孝愨教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會習齋質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白園多曰、此非謙也、怠也。怠

則不自見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嘗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卽月至、日至亦何容易。馬賓伯以親疾割股療之、先生糾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真迫可以厲世耳。趙錫之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人送麥一斗、肉一觔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入鄉、囑二弟孺曰、供物者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思以講性天爲學、與好隱逸、耽清虛者雖日閑佛老、而易惑也、以去之不遠也。閔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桀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卽是五行、真亂道也。習齋評先生日譜曰、學



習多於讀作、快甚。一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不知飢也。張亟白^⑤贈琴曰石澗泉。思廉訥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張亟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愧哉。習齋教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修書與喬百一論學、百一、臨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士髦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其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忠、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十月、齋戒、往楊村會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趙錫之問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畧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鵲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

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與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況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首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卽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賚與、使黨自誘其黨、衆自惑其衆、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企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孝慈、請入城設筵、招劉煥章諸友行禮、鼓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鼓訖、習齋作穀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蕪醴、屈附近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預擬所嫻、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獻酬、惟謹、吾子攝之、堪幸奉老親之歡心、以治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投之、敢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尙淺、願吾子重致之也。子如教、先一日寄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如上谷矣。子憊然獨之、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子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充公酉子僕



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子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通筵。爲尊賓。張翁函白副之。先爲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准是。主獻肇南公。酬衆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齒序者。相子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肇南以酬。饋饌強半。拳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舉。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僖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樂耆定也。三終。乃藏鈎。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



陪飲三白。子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髯鬚皤皤、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聽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翦絨披鶴氅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嶽嶽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肅其睚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娓娓、側面輕謳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上處、力擬虎、拳擬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天天者、劉啟三也。絨巾布服、老成頽如者、主人之壻效乾也。前席恭謹、垂闕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蒼髯、峩冠古服、莊莊其容、雝雝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盞、右壺蓋、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剛主也。匆匆去來、

或攜樽、或奉杵、或倚扉而笑、爲成童、爲黻、爲尺餘孩者、主人之
三郎培、四郎竣、五郎墮也。貫入分往、執鑪司酌、應呼供事者、賓
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綵繡其綠、煥然龍蛇、踞岩蔽松、鶴
舞鹿齠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
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
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願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
舞雙刀、飛蛟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
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
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
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鞞腰挾弧、培童攜榼、埃
童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義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
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堦、二人爲偶以射矢。揚塵侯響、司計



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子一呈馬曰、其中幾、某中幾、某某闕錄。培、埃注爵俟、勝者惶赧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無得鳴謙。仍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三巡後、函翁脫鬟橫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曰、愉愉如霽、月光風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雙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發倚歌。已而衆賓出、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榮巔、衆賓喧也、奇哉。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誤矣。函翁蹶然呼曰、盍聯句。卽唱起句二文、

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子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子勸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嫡母病、禱家祀五祀、請醫跪勸服藥、旋愈。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已懈惰、天降之災、立課卽甚匆冗、勿缺常儀、功有缺卽書之、致力和敬。閱紀效新書。五月、病瘟、劇孝慤守視、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輩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習齋言、有一分名卽一分禍。又規先生繫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閒處諍其失。已語同爲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卽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是也。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儒人。五公先生至、論經濟。人有譽先生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遇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同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靡寧。晤王契九、張貞子。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是動心。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或告以毀曰、是吾之嚴師諍友也。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率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帽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硯食。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朗言、一勿作輕佻語、姍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閱廿一史、錄經濟可行者於冊。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孝慈教以宏毅。思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爲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公諸書。閱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



後進文勝、況去三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却步、不可不知也。○ 蓋徐節婦王氏殉夫、糾衆共旌表之。○ 孝愨入城、見城中所食糲糗、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紙炮驅祟、先生曰、以修德驅祟、不更大乎。○ 閏律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卽是多言。口訟驕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謂曰、兵器須操、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壁曰、堪、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考會田治埏、安州馮繪生、新安管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 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望荆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

歌暢飲而歸。二月、命三弟培送米麵於鄉、忽風大起、中心如
擣、翌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侍孝慤寢、問古今學術。
孝慤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與習齋
曰、人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
小者、惟先生省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衆、不謹將致變、操宜小
之、慤勉大之。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齊則湛
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齊聖中
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使思神亦難
強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義思所嗜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
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使培往鄉送糴米錢、造酒爲養。國
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
初來者、不可強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同國公玉習禮。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齊林玉來拜。閱經世實用編。聽習齋言虞學。火學。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共文升考九邊圖。爲孝愨進養脾藥物。張新六茹素佞佛。規之。遂歸正。設筵獎之。聽張函白講農政。習齋講區田法。閱五公在新興閭公度齋。遣車迎至。傳錦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階梯。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自鄉請孝愨至。與五公晤語。或問待某似過。曰。包舉萬物。趑趄治。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寶之待偷兒。不可法乎。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美。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

惡國之乘韋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而不計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則禹治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斯言爲旨，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沉。此言之禍，可勝道哉。之楊村習齋外出，因思五公至陳國，鎮齋爲之位置。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列習齋諸物，歆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用者焚之。習齋返而佳之。六月下旬，聞孝愨先生疾，大驚，急如鄉視，延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閏六月上旬，疾瘳，回城。中旬，聞孝愨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視無形，聽無聲。



今力致之、殊無萬一、誠罪人也。數日漸瘳。習齋規先生策多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絕糧作嗟哉行、有句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視高堂淚如珠。然外爲足食、狀、不令孝慈知也。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馬賞伯爲劉村趙太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慈、許之。教曰、到館凡事大方、無爲瑣屑。置一冊曰、廖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子行年二十餘、頗踔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攜撫經世大畧、書之赫蹏以瘳之。獻影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棲於鄉、依神主、乃請曾祖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暉、趙昕、趙隣、趙士秀、郭藩從學。

請嫡母居館。館東請先生內子，辭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乃來送席。祭門神。孝愨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愨受之。王佳璠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九月三日，聞孝愨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禱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謹慎語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居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教。孝愨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戌時卒。先生擗踊痛絕，強起理喪事。後柘城竇翰林克勤爲孝愨作傳曰：蠡縣李孝愨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強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詔下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



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何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襦帶、三閤月、聞呻吟聲、卽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踰溺矢必親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素先公旣歿、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閭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畧、悲世難、與鄉衆均守望、儲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鑼如飢鴟。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顏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歎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

卒成立、遇邪慝、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焚寺。晚年謹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爲世之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經滄桑變、田被圍、又兄弟多故、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視不義之富貴、若將免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心湛然、一無動也。顧子塋行屬續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孝愨先生。其配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塋、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學。次塋培、塋壘、俱業儒。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徵君、張石卿、刁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挹其家風、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溯厥淵源、安能沒所自哉。李氏之子必有遞興者矣。張文升、劉穎生俱出傳單表孝愨隱德、邀紳士



公奠賻。習齋主薄葬。辭奠賻。不然。自此交濫事繁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況不能厚也。違恤其他十月。葬孝慤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慤。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慤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苦枕塊。殮後食粥。哭無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相穴。棺槨安厝。反主三虞。以未至三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十一月。習齋爲趙太若請返館。先生辭。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沒祭俱匱。當奉主入劉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遺囑。從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嫡母至館養之。先生慟瘁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鬚。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咽。乃食菜。不食果。哭憂外。惟理學政。不問外事。以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乃遵之。

卒哭不祔、朝夕哭。還孝慤所囑遺債。王五公來弔、大慟曰、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尙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益慟。後爲傳畧曰、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⑨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於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畧、爲書十卷、曰知所向、曰奇道、曰



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四月、習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餽贐儀、贈以征吉湯、曰深、曰和、曰大、曰機。七月、辭劉村館、歸城。九月、行小祥禮、祝曰、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寧。十月、復曰省功、以圖爲辨、失言黑圈左、失行黑圈右、妄念黑圈中、俱失純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予本不當有言行、以貧窘有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十二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祲絕糧、念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荒歉特甚、人皆迫急、不

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函白應保安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得已也。但塋既出、家人難以城居、將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望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函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歸。至京、申佐領聘館其家、令子奇章從學。朔望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鏌從學。晤郭子堅、子固。子固問先生言、遂盡棄所業詩文、爲正學。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遺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鏌等俱移來學。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譖、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妥當否、言行謹慎否。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



白獎勵之。于南溟納交問學、告以教婦初來、以其新婚也。思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閱徐圃臣天元歷法、從其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習齋寄言、規以益加愼密、大爲修整。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揣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糲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餼、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餼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墻、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子固言南溟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

身許人也。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子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歲暮將歸，作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擴。子堅餽十金爲培昏禮用，受之。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期望望拜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西夾几筵爲家祠。自此祭祖從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正合。」

校記

①制：疑作「掣」。

②苟：疑作「苟」。

③不勉：疑作「不免」。

④真郎：疑作「真朗」。

⑤張函白：《年譜》本卷其餘條均作「張函白」，當正。

⑥綠：當作「緣」。

⑦四候如樹：據《毛詩·行葦》，「候」當作「醵」。

⑧蜜：疑作「密」。

⑨宦：當爲「宦」之訛。



儒藏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鏊 重修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爲弟培完昏入京。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不質。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與子固遨遊西山慨然帝居之壯學琴于馮穎明。于南溟求爲講律許之。語南溟曰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莫過于色血氣未定宜戒之。先生問過子固曰願贈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曰謹受教。宗人府華顯來拜問學。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三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筵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更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餽探其意力辭知其意將邀同之任受其餽則進退不能綽綽也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磊磊落落當斷卽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四
月朝考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諾尙書傳問先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尙書曰何以爲渠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問孔孟罪乎尙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尙書令回候問時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省過在玩日愒時聞李啟若欲

辭館。謂于堅曰：于侍御館意蓋在我，故敢若辭。吾必不後同鄉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懇曰：館猶敢翁也，但求爲子魯講書計之。南溟倩于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五月旋里省親。六月返。

自悔言輕，夜卧不寧。

閱許西山聖學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

亮陸贄諸人爲枉。

①

以其能幹

②

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

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爲狷，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

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

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

絕。其論亦偉。

謂于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爲見性、

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

趙泰巖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聞公在班聯正色援予、



本當造謝。昔祁奚救叔向，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祁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譖災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專靜之學，逆天道矣。」齊懿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畧曰：「子叩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邁，兩目炯炯，戟鬚談聲如洪鍾，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與李蔚等結城社，忼慨謂立致勲名。乃滄桑變，及拓落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鵲夷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躡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學，視庸士譟談一笑而擲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年謀遷

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壥，未就而卒。思輕以肝膽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冊，日閱史部親。楊湛子太僕來拜，言許西山學品，乃拜之求教。西山言道原于天，終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中之禪和子而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矣。聞媒孽事，怒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省病淺，病急，病熱，病粗，自責三板。何魯葬，梁翬羽至，共習琴。伊介公、陳朗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思西山先生學，見



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堯嘗問道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于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

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中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卽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亦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聲韻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限、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于讀、隨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旣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



吾言而言也。且道指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旣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堦亦得依門牆以有成矣。郭郁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辭。何魯葵爲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晤張廉泉、陳健夫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魯葵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曰。陰馬何間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揖客難言重。樓護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軹里萱堂況復健，此身且剪老萊衣^⑤。西山言張孚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爲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陳朗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其齋，有聘儀受之。旋里獻孝慈主，不覺哭。奉儀于伯父，兩伯^⑥文升各餽以物。每晨興爲嫡母烘火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同函白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南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親，函白主館京爲養。過北涖，王法乾曰：前見妹文諸弟時而採蔬撿水，恐非孝慈。陟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耳。先生凄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在耳，而家衆嗷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



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瑛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嗟而餒、亦復何難、獨奈幼弟何。啼飢號寒而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于餒寒、降爲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郭郁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求教于劉煥章、曰、飲才歛氣、喜怒不形。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問家事于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嫡母和、生母恭、壻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聞李毅武卒、驚哭之、吊其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道義相切磨者、落落知晨星、心每

以爲歉。李君忽一日遠來，握衣升堂，視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貌端，謀所以其爲聖賢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共學琴，已而復至其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之躬行，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蠡庠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涉負囊行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遇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時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其學讀書，兩夜不寐，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畧。聞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蠡，日相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孟既歿，聖賢真道熄，後



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寢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諱憫、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肅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陞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于後世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劖諸墓土。卒弟培赴都入館、伊繼落伊繼城、邢縣臣從學、董漢儒、漢傑、郭謀、郭培仍來就學。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慙。聞王次峯有治河書、主犁河淤入海。徐澄源邀拜張豐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卽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陳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豐村來拜、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

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聞人言二弟填病瘡、驚
怛、流涕不自禁、覓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健夫問五
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
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
道于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
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
而世事壞矣。接家報、知二弟瘡愈。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
識字者、羨之。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
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仁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
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于此矣。健夫邀嘉興周賓
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于青士。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
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



未成者無惜齒頰游揚。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瘡愈而瘡、驚喜下淚。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齊燧侯聘設帳、以其五弟壘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龐家、最節白公命、攜其孫振鐸教之。設孝慈行位、朔望拜獻、迎嫡母侍養。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同燧侯及其四弟中岳習射。閔白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焉、近而正之、遠而稱之、樂而思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遠友之短者非道也。閔劉子政新序至、鮑焦廉峻、立槁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竦然書之、期與習齋共勉也。閔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檢、德莫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閔劉邵人物志、至與人

愛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不與、多于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無窮也。中岳問處事、曰、在閑歷。滿腹學問、而無閑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採弊、偏任、則弊隨之。九月、王楫從學。孝慈忌、曰、吳莫蔬食、後爲常。王楫問、質鬼神、建天地而無疑、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謂齊勲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真行恥問、愚所以益愚。千古聖愚分途在此。十月、王青甸及王宏度、二子從



遊。習齋先生至、閩廖志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與習齋言、今爲人役者呼本

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豈容泯沒、一生一養、不爲二本。歐陽修、曾鞏二議是也。十二月、自館歸。大學士明

公侄開公聘、設帳其家、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卻聘書、此身豈爲樂樵漁。經期郢市郢新調、無那山靈杜舊居。白髮風流萱草老、青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茶衣一笑餘。

聞周青士卒、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塵、吟詩買米老閒身。嚴陵一噓雲天老、海宇于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思寬以居之、阿房下容五千人、寬故也。學者始見一理、卽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思教人獎而勿貶、易于有

成。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章諱崇文，號肇南，煥章其字也。蠡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州縣，以冠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及解組，絳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性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臣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頌直，貌莊而和，見人諱抑，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如獻縣吳奠王五公，選五公文集。寓書費燕峯論學。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時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朱泗不同。



著淳熙開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諱論。王伯安更遠紹于靜、故嘉靖、萬厯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卽入于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卽物窮理、承謫旣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還。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窟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識、必剖謬滿世、寧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二月、將母及培、垓二弟、從侄振鐸、從孫曾達、同入麗巖館。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奈風塵也。烈

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曹家棗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恕、乃自號恕谷、志勉也。燧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安當、匹夫匹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每寢、思一日所事、苟虛度、必自責。思天下治振奮、亂解弛、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經實、豪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四月、自省數日功疏、生意漸弛、學言漸多。六月、王曙光病、請先生至獻縣、以五公五藝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許西山書至、言言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自書曰、徒飲食者無論、其志爲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輕自藐、悠忽不振者、天其罪之。著開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



之策于廖志編。思宏之反曰淺、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疎，殺之反曰怠、曰遷、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拘。蓋西山先生勉以宏毅，因思以自考也。定秋高氣爽，間日習射。糾衆賻趙錫之妻喪，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僮僕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賻，諒無所吝。如府晤魏蓮陸、王子瞻、蓮陸、孫徵君門人。徵君詩曰：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子瞻張石卿門人。之博野晤魏帝臣、帝臣、博野縣庠生、善客儀周旋，喜賓客，談論欸欸然，終日無倦。施日疾藥，遠來者輒延欸下榻。嘗僕馬居數月，

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自壬戌穀日先生請筵，嘗走人來候，至是會之。思盡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十一月入京，郭子固言欲檢架上無用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輕與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言之，自有與者。先生曰是。糾衆公舉顏先生尋親苦孝。日誦增夜夢不靜止則黑其圈。自勘一年學問器量俱微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愧之。解龐家叢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撫院兩道間習齋賢孝，令縣開工實錄，至爲學持躬十五則。外祖母過氏卒，葬之。二月，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廖志經恕谷集爲贄。先生生母以母喪不食酒肉美饌。數日繕十三經注疏十一套，覺精神勞動，深悔



閱書急躁之過。世父病、侍養、延習齋醫。思近以寬大侍人、或涉同流合污、因三復素書、極極梗梗、所以立功。三月、趙錫之聘、設帳于趙家庄、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以世父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卧柩側、蔬食飲水、不食果及魚肉、以脾弱、微食菜。殯後、寢外室朝夕哭。自越有染雜霸者、急滌之。四月、節白公葬、遇朔望會哭。書扇曰、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問顏先生曰、近日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祇此一團生理、是存養否。曰、觀足下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動則剛辨、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爲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生竦然誨教。迎嫡母入館侍養、命弟垓與壘皆入學。作存性編序。

畧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曰言性而性亡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爲先分義理之性爲善氣質之性爲有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卽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真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爲異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畧云古之學一今之學禁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



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邛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于漢唐、帖括于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簡^⑫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輩、又假托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于誦讀、卽涸索于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卽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于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畧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堪搢臆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

大士馬之衆、有一寇賊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洗物淘城。李自城^⑬、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日讀書籍、專揣摩、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思多言則愚、寡言則智。閔張烈王學質疑、請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璽庶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言性、但立賢卽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循循于孝弟詩



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舛矣。蓋其說卽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誥護程朱、夫教人以性爲先、程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思急于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纂訟過則例一、微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訂之。閱宋史、至章望之著救性七篇、宋孟子性善、

斥荀、楊、韓愈、李翱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勘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于自治。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即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率弟子習禮。習齋曰：孝慈子口容止，聲容靜。汪魁楚曰：孝慈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雞子庸衆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慈有之。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即爲禽獸。某與某構難，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飼養之，不可與之狎處。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曰：學一絲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即以邦家無怨爲証，如何假冒。聞許四山陟副都御史，給書曰：宜建白，不則引退。張文升謂曰：子昔病疫垂危，孝慈



雖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思矜細行、因自省心過多于口、過口過多于身、過身過多于行、過深自愧勉。先生從兄萃生守喪、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十一月、郭子堅來過。思每會顏先生、評議致愧、報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煥章、法章、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不肯隱諱節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曾子所謂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魏蓮陸書來論學。華顯過先生、里問學。華後仕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臨清張子舒來過。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

有此則必論其餽豚卽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爲簞食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趙錫之冠以應試、乃爲舉業。先生謂習齋曰、伎



善斯爲不善、施等卽己無勞。習齋曰：然。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于跽足成歡、子當勉于莊足成禮。立族約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尊卑相戲。六月、喬百一書來論學。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考王公諱拔、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鄆城人。房官孫公諱昶、聞喜人。過涿、哭陳國鎮。國鎮名紘、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師每令于平日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胸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思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庸腐、錫之亦議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

文之害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修祖兆。糾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牲奏樂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簪筵講族約。旅酌盡歡而畢。思伯夷非沉隱可托。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咸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心以道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爲四弟竣完昏。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崖岸。元旦以期喪。不賀節。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拜西山先生。而西山卽以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具奠往哭之。西山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至^⑮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



務旁午。先生撫民捕寇、皆有方畧。且延士講學、行禮治經、厨傳
續紛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
御史。己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刻^{①⑥}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
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部督捕
右侍郎。辛未卒。思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拜主
考魏子相、聞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拜王顓庵、聞
者詞色亢去之。返里、聞嫡母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弱矢^{①⑦}皆
親拂拭、嘉之。三月、顏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強立、減誦讀。
先生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請武彤函醫母疾。省過在
不能約。晤杜孟南于龐襄、論學。徵君越子也。爲五弟壻、締
婚于馮繪生。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恒升、龍尾、三車法及側天^{①⑧}
法于楊靜甫。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以心疾也。閱

孝慈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者、先孝慈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慈之闡德可想矣。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糠餅、曰、昨家人有厭食糟糠者、聞汝食不厭矣。從舅馬大無子、倩謀爲之續絃。越年七十、生一子。六月、思向皆隨遇而行、今母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并禱蜡神、蝗飛去。與人約曲阜會。往視顏先生家。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徨、至閏七月、食減、乃命婦文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于室外。十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奠置魂帛、凡喪禮皆取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胃疾發、至神迷不能哭。十八日、殮。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倚廬、朝夕莫哭無時。爲太孺人作行述、畧曰、太孺人生比里東曹家、慕歸先孝慈、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慮鮮肥、務養



孝慈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卽穀日燕記所謂效乾者也。後生母出、塋兄弟五人、恩如己出。性醇厚寡言、親串以女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命人易櫛木、嘆曰、傷哉貧也、凡事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慈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四十三歲**。

居憂六月、無譜。今復錄日譜、便省過也。朝夕哭、朔望哭、獻几筵。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學業不可廢、乃于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塋以家事、培以實、垓以謹、塲以和。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闇然君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尙有爲名之意、須斬去此念、澹然自立、乃可見父母于地下。閏公度聘先生設帳、許之、權以館養也。迎入新輿、其子鍵、鉅、銓、侄鉅族、

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思養人志氣、恐其
僞挫人虛驕、恐其靡。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清明、族人公
祭、先生糾衆講族約、而不與晏。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
學。湖廣譚彩曜來拜問學。已而又書至、畧言聖學原自修齊
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
何物、皓首窮經、歸于無用、又有捱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寡廉
鮮恥、靡所不爲。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悻悻乎。課喪事不敢
不勉。劉副使、彭捕廳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七
月、武彤函選鹽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經濟十
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難也。十八日、行小祥祭、猶朔
望入鄉會哭。自勘居喪敬爲上、向過以不敬。倩鄭天波畫
孝愍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先生大慟。十月、曲阜會、人約



起行、以凶服不可祭、聖不往。管廷耀執黃問學。胃病、時吐、畏寒。夢中時哭、孝慤與馬太孺人。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懈以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喪則致其哀。教三弟泣下、命之亦入新興館上學。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頽、放頽則書之。三月、王輔臣從學。習齋評曰、譜曰、氣象振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恕無倦。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卽以助爲不忘。六月、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尚有隔也。亦諱人惡、而口尚有雌黃也。曰不端也、言不謹也。不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七月、行大祥祭。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田信侯問求道之方，語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人校則妄。謂鑒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思孔子終日乾乾，遷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郭子固以先生未立子，將以其側贈先生，先生辭以不可。十一月朔，禋祭，遷馬太孺人主于孝慈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耐太孺人側，亡婦耐姑，情也，義也。服闋。縣令高公蔭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肅之後，繼以陽春。一族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祭五祀，告以文云：堪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



獻時物、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塔問禮于顏習齋、古民田宅屬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民浮祀、惟許臘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禱五祀。今穀饌無牲、薦而不祭、僅同祈禱。塔家先世所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所同、神靈所習、不可變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謁、節令獻歲暮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儀功如常。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斌、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紙位、祭訖焚之、每年爲常。赴春闈、顏先生囑以求友。與郭子固互相規過。子固出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

祭始祖以下于墓、每歲如之。課莊敬日強。問佩五往岷州尋親、獎其行、序而饒之。寄李中孚書、畧言聖賢正學、在明德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非專以此爲學也。看呂坤泰交韻。公度傳字明陰陽法。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並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役議。端午入楊村會學、質日譜、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經濟。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以不爲。從彭雪翁學書。雪翁蚤之劉村人、往來孫徵君門下、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高令旌先生問。延張函白來館、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函白疾、餽以米麵、送歸。語諸生日、三代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思大學一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



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思先孝慈隱德、正直剛方、卒易忠厚、深沉、日三復之。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思忠思恭、因歎孝慈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夜心動、因思聖賢之心用而不動、庸衆之心動而無用。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習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靜坐也。思明成祖尚武功而明強、李京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家也、書于閭史、刻視。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

乃行。費燕峯書至論學。齊楚侯被人誤告入京解之。于南漢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辭新興館。乙亥三十七歲。

儀均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郭子固具儀馬送往相鄉。習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以阿世。薦文升館。郭子固家。每止宿。必訪學人。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朔望如之。途中時時有帝天之載。渡黃河。察運道形勢。淮安李總憲持相還。初爲見弟。謝之。過其地。觀儀甚厚。辭不獲受之。還揚州。拜蔡靜伯。與言習齋存學大旨。請眼擊節稱是。拜其額。費某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湛衛來謁。瓜州渡江。持杖危坐。導言。波洶湧。躍入衣襟。心夷然不動。黎明至鎮江。西門橋。大船導渡。危甚。梢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



齊出僭力、乃過。過太湖、上方山、湯巡撫焚毀五通邪祠處也、歎正不勝邪、非正也。抵桐鄉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坤寧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穀人默默、非閉口不言也。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先生書。規子堅以公聽並觀。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于家。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托桐事者、辭以署政不與、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至六一泉、拜陸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板飛來峯、憑冷泉亭、至栖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堅庵、轉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墳。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風靜水平、微波不動。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

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于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語于堅以經濟。返顧近者氣象和平、心思縝密。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小心以接之。同子堅如嘉興府、朱二府、瀕陳生員、莢見子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于堅、供盛饌止食二品、効范文正之自勘、王介甫之食近也。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媚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仲開一來拜論學、開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作跋。見人褊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子堅省蚕稼、請同往。錢生爲閱史部視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僞。閱報平陽地震甚慘、語子堅端午罷龍舟戲。學歌習琴。子堅刊射法爲之作序。思苟且脂膏不可托寬和。



襁褓嫉妬不可托正直。爲子堅言恤獄。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竦然起敬。松江馮穎明至，久別喜晤，共琴共射。穎明餽葛扇，受之。學歌于穎明。與草堂書，言格物卽學文，物卽周禮之三物。思察見淵魚者不祥。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闕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予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于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染于禪，其考辨甚博。子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

塘潮。辭歸草堂諸友皆有贈儀。子堅遠送，囑以輕收漕糧，嚴戢家丁，勿昵佞人，處事和緩。過蘇州，遊虎邱。抵淮安，運河水濁甚，問之曰：「黃河倒灌，壅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解排波令就地，但看束手欲浮天。」往觀天飛閣，昔人捍黃入淮者也，今廢矣。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却寄規以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過德州，視鹿密觀，在其子子濂守備署也。九月，抵里，饒詣親友以物。知田災于滂，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過遺失，心夷然不動。文升遠還來言，同寓有三人囊銀，托以典守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証，不招鳴之官，議定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卽如君言，其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証，則皆不可受。」



也。僕之失財數也，于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君之疎，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嗟，不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思人一臨時財，卽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自課去浮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二月歸。杜紫峯弟子爲修祠于固城，助以貲。紫峯諱越，定與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騾車過越門，掖之登，卽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以居宅荒錯，家福不尊，乃竭力經營，鬻子堅所贈衣十餘襲，于東北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于正面，並懸祖考妣。

影于上，察以安之。思奇技艷貨，導淫俗，詩文字畫，盡冥學。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蕭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至。子固邀遊西山，傳先生騎射。語子固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慎自愛。子固問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平旦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浙米糲粃去盡，精也。純粒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則其功也。子固曰：知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約禮，則能卓立矣。吳星渾至，月下技擊。自省隘急，忽傲急，改之。子名世求爲論史。名世知先生乏糧，餽米二石，受之。十二月，旋里，爲五弟殯完昏。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正月，復入子固館。肥鄉郝公函至，論學肄禮。文升言，先生誦書敏于料事。子固言，料事敏于解書。湖州宋豫菴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菴名瑾，守程朱，闢佛甚力。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贈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度，竟急于子衣。先生嘉之。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閏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吳匪菴通政見閔史郅視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祖述，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瑣物。宇宙河決魚爛，率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閔史郅視五卷，寔獲我心。苟欲澄叙官方，振興勛業，以此爲正鵠可也。八月，以將入浙，旋里。子固屢謀退居，倩先生于鄉買田，爲同老計。曰：退休則並

耦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買東莊田六十畝。爲連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紹武劉村人、能孝友。九月、子固輿馬至、復如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抵柯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鐫戒怒、一鐫有容、獎之。子堅送濮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粧奩、又送綬紗首飾等物、供先生老母及內子妯娌、辭不獲、受之。子固與子堅書、言先生尚未立子、宜爲置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子堅不可。註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寄書候王草堂。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修上顏先生書、畧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



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于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于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騷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憂惑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

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于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良知爲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



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爲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子堅餽金，專一封上太孺人，供隨意用也。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孺縱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問東林寺鐘聲，蹙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倭佛好事之徒爲之也。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昌黎然。

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開邪爲已任。原道一篇指陳聖道最正。而且作箴省躬、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獎提後進、引人爲善、固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干謁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問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韓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勸、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于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于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者、此也。鎮



江虞龍章問學三、三、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毛河右書至論學、饒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卽謀如杭問樂。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豐樂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饒之絀一端、墨一楮、草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誤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曰掄、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閩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厯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

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堪願學實事。如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輩爲聖道而辯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剽古人舊論以爲已出。不可刻譬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卽投河右。午筵刺已。而河右亦回拜。行。先生卽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拜。河右答拜。展定聲義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邀新安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尙虛談。于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聞劉戡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寇方略。對以舞干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



末于孔子料齊魯之衆寡則辭而闢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必于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姪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顏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日暮辭退。三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紬雖紕、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裏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強留之。回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回則草堂紀綱送鰲脯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畢、即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午。乃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柴文學陸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于寓、倩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設筵曰、顏習齋好言經濟、恐于存養

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圈、心懍則圈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搢亦與其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恁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



流其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卽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曰、然。姬潢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陸升、河右走伴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學達學歌。簽套文移來商者答之。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校記

①枉：當作「狂」，與下文「狷」相對。

②幹：當爲「幹」之訛。

③儒中：當作「儒巾」，見本卷下文《與許西山書》。

④傳：當爲「傳」之訛。

⑤老萊：當爲「老萊」之訛。

⑥伯：當作「白」，見上下文。

⑦知：當爲「如」之訛。

⑧仁：當作「人」。

⑨廖忘：當作「廖忘」，見《年譜》卷首校記①。本卷下文條同。

⑩郢：疑有誤。

⑪侍：當作「待」。

⑫簡：當作「間」。

⑬城：當作「成」。

⑭宋：當作「宗」，見《宋史》卷四四三《章望之傳》。

⑮順至：當作「順治」。



備藏

①⑥刻：當作「劾」。

①⑦弱矢：當作「溺矢」。

①⑧側天：當作「測天」。

①⑨謀：當作「媒」。

②⑩卒易：當作「平易」。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緒 重修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拜家祠、拜母、拜習齋先生。學筵。鼓琴而歌、以寄鄉思。如杭、以所學樂請教河右、並求作孝憲墓表而返。閱河右古今通韻、謂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四聲始六朝、非古也。閱仲氏易、思易有太極節、仲論撰著、非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著大學辨業。上河右書曰、自聞樂歸、恍然若頗測其涯涘、尋能歌者問歌法、能樂器者問色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真在當前矣。作樂錄跋。



曰、堪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于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于是太息、以爲古樂真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于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于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歷噉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籥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輕重、使舉世茫然、自居于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疲也、豈不異哉。堪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風風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

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殫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況兩日而業已卒、豈漢唐後豎儒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天之所鍾、諒非人事所能矣。二月、媒來言呂氏女、子堅具聘金百餘、遣人隨先生入杭、攜提婆往相之。回言真處女、乃立婚契。授受業刺于河右、以學樂塵就也。因問樂、問易、問韻、片時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聞置如君、粧奩厨傳、忿忿如撲火、乃屢賜精義、鏤及豪髮、心如旋床、目如球轉、非天慧密藏、無此靜定也。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



上何容有許多物件、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據從先生解易、中生一解、今錄請教。太極者、太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崔憬舊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闡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河上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舊刻指顛、千秋不茂、將來諸註、全藉維持。前人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正謂此也。所訊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侄文輝檢及末訊、易繫一節、謂此已經改換過、何又訊及。豈前所付

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某，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當自任馬季常，遠不及鄭康成。漢後儒術非康成不能傳，此事必藉恕谷爲我大昌明之，非敢僭妄，以爲此爲學，非爲己也。某註易成，齋宿告先仲兄，將付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換稿，而終不愜意。既而小兒從南昌舟中寄家信來，以爲此一節必是申言撰著之意，因幡然大明，急爲改刻。今年兄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寓目卽駛，而洞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矣。以呂氏回桐子堅，以先生居署不便，于署傍別賃一樓，院通于署，遂移居于留春樓，爲呂氏加笄，教之向北行望拜禮。與子堅較射。自勘生意，藹然雖一草一



臣不忍踐之。上河右書曰、今人辯尙書有僞之說、先生既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即可行世。閣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畧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尙書不已、因駁繫詞、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塏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學弦靴。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菴自湖州來視、曰、聞顏先生言先儒

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恃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爲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爲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菴默然。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要。思虛僞非氣節、氣節不虛僞。苟卑非含容、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

也。六月子堅攝嘉善篆、倩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九月返桐、周好生來餽陸道威思辨錄、閱之、因記其一節。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于隨事精察、豈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用力于慎獨二字、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一句矣。問先儒教人于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于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問或一時強制得定、豁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于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



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至于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卽是已發、曰、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咸此論、甚有體認、自覺從前功力尙多疎畧、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于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錯按此條在先生南食草中、從前修譜者未之人、而道咸之言甚可正先儒主靜之誤、先生所謂自幼爲學、惟戊寅年功頗密者、卽

兆于此故備錄之。思道威言、頭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閱歷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于南溟自廉平寄書至、餽二十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玳瑁簪十、受之。請入廣辭之。思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獎掖之。不能容人者其言半非、卽其半而駁折之。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等書皆疎畧也。著田賦考辨。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欲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則粗者豈輕耶。又問曰、游于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得



其趣未有全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寄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十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修書報母。自勘任道今歲始堅。學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日譜每月下書。小心翼翼以自課。思祖德十餘世誠篤。閱河古詩解。知小序不可廢。思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思宋儒解不違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于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生

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辭行。如杭別河右、質樂律、田賦諸學、思定聲錄、尙有礙義、以個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也、正與林鐘不生大呂生簇合。質河右、以爲是。別草堂、質存養。回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留書復周好生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與宋豫葬書曰、塋將旋里矣、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闕佛一節、已與昌黎并功矣。年高德邵、成已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作留春樓記、畧曰、留春樓者、予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連至、其弟子固亦促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各床置副、戊寅于虎林得呂氏女、不憚重貲、遂以二月八日入焉。又謂



居署中不便，于署西僦馮孝廉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于署。樓上安床帳，樓下置蘭菊、黃楊諸雜卉之植盆孟者。北後有室，遣僕男婦居宿供役。頻樓一望，池塘竹樹皆在襟下。李寧一贈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日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遂旋男其中。今挈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回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三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于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于丹徒舟中。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沉吟，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柏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個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尙未盡，取竹吹而思之。

乃悟正生清、清生正、高抵^③相生之法也。畫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合圖、畫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籥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宮相生全圖。自勘內功不密、惕然乃以陸道威每日敬怠分分數自考。思係懷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強解脫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己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己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雷雨弗迷者、以其憂憂齊敬也。敬則精神聚、憂則精神散。思人常言心多紛擾、予自勘無之、但不能刻刻振奮耳。故湯誠日新。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以靜坐爲功者、二氏也。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



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接家報、知三弟培入府庠。至淮安訪問百詩論學。或問德、曰、今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勇。曾論并列言者二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爲德者少矣、以勇爲德者更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當。智固在察理、而謀畧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畧爲術詭、利濟英武爲粗豪、致使吾性之德流于腐小拘攣、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言謀畧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徵與。曰、此非吾言也、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管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日讀而如未見、何也、弗思耳。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藥正音、惟取改讀耶、必無此人情矣。閏七月抵里、拜母、

侍母。往哭奠王法乾。法乾名養粹、蠡之東北泗村人。庠生。幼狂、有大志、禁鄉人佞佛。顏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勗以聖人爲必可爲。十日一會、立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至面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率家人日夙興、朔望行禮。學中率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顏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自法乾、其致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顏先生大慟曰、此後無以爲聖勉我者矣。往拜習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三復之。于南溟陞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塋墓以老母年邁不能



遠從。客歲兩接手書，登承佳貺。今陞任近途，又屢蒙招延，擬卽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闈眷戀，故尙須少遲時日也。堪近于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八月，入京，吊郭子固祖母喪，返里。書壁聯云：博學詳說于文，朝乾夕惕以禮。閱孝慈論語講義，重六藝經濟，知孝慈早已見聖學矣。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卽古昭穆合

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于蠡城，往理其喪。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勘敬久則弛，敬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爲聖。先生從叔本初翁謂先生曰：尊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殆無此人也。入京會試。河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潜邱，因論及古文尙書。潜邱曰：毛先生有新著云云。潜邱大驚，索閱示之。潜邱且閱且頷，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潜邱曰：求先生終定之。潜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潜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已。已而再面，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尙書事，想已屈服矣。途間思五聲圖訣，似有所得，謹寫出求教。場前晤



充有姬潢二世兄、姬潢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于愚昆季、以昌明聖道、將賴之也。及出闈、互相衡文、似可入彀。比揭曉而寂然、然先生勿爲堦介介也。此際堦籌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堦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齟齬、方救過卸禍之不便、何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先廢矣。千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吾雖有言、只爲虛設。則進而不進、若隱若見、未必非天之留意吾道、而責于愚劣者不輕也。尙書冤詞、辨博而確、真可拄惑者之口矣。近之詆三禮者、又紛如矣。先生尙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或者大呼之下、濟以婉音、亦可乎。吳公匪菴請館其府、傳子侄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晤王源崑繩、論學甚契。返里、著冠婚諸禮、皆近人易行、不爲繁難。湯陰朱敬主一來拜學。

習六藝居二旬乃去。四月入京金德純素公來拜論學。吳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關杰用楫侄師栻以數學樂學。晤宿遷徐用錫壇長昔年訪先生于蠡不值者也。徐宮詹秉義修一統志問數淺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山小下有平原峭崿與數淺義合若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非數淺矣。又問三江曰卽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徐公稱是。金素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季野胡渭生。五月以南溟屢敦促乃出居庸關如應州。南溟商政。治南溟莅政有才獎之力辭返里南溟餽儀受之。六月抵里。以子侄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儀書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接河右書曰兒子歸持所貽札開讀悵然初焉望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



札云、仕顯未必能明道、不如若沉若浮、正天之留意吾道處。恕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摭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誇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始信杜夔荀勗尙非雋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毫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秘亦浸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鶻笑。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秘爲之一開、實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瞽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崦嵫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所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

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房、五音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割、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卽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言也。第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近姚立方作僞周禮論秘、不示我、但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劉歆作。予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槩矣。著六律正五音圖說。九月、吳公來請、乃入京。習齋謂曰、勿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堦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尙不出、堦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堦于地方利弊可陳于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堦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



耳。習齋首肯。思學夷齊易學孔子難、勿以難而躡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其學。徐壇長欲持大學
辨業、學樂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望、
辭以不敢往。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拜孔主事、尙任論
樂。拜寶檢討克勤、論學。看胡臚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
河圖、洛書之非。浙江邵允斯寄贈先生序至、復以書曰、瑛前
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遠賜、謂
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于瑛盛有稱引、何以克當。然
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
求教焉。瑛少承先孝慈家學、卽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顏
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岐、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
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祇通讀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

之實學一槩蔑畧。教誨力求古聖舊章。置日譜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學韜鈴、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經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証。非務佔俾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于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于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慎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于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間。無一時可間。一疎一密。卽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躊躇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



非綿力所能撐撐。今足下卓然有志于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臻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吳次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過而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興懣然頽然、不知有愧、何由得不愧。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雋槩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謂素公曰、予向入京、不先見貴顯、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己徇名、則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季野謂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子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纂輯禮書、叩之、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卽楷書、非八分也。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寧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述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于老、陸子誤于釋。聽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辨黃鐘爲徵之誤。思古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尤不好問。予每交一人、必求盡其長、勉于問也。博將軍問亭延先生問格物、告之。十月、僕來言從侄振銳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總一不食、二不食、殯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靜菴言、學須結果。先生曰、湯豈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卽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卽易退墮矣。著宗廟考辨。著士相見禮。同東塘考文武舞儀。與靜菴論朔望禮、祭禮、以其家行禮也。崑緝談治術、勃然、先生語以沉深。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拜王公顯庵、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責闕者也。過季野講會、以其屢邀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



如選舉、賦稅各項、并漕運及二洪、泇河水道。東塘言、劉綽然
屢訪先生、未得見、乃同往親之。河南常部郎鉉福來拜。都
門李天柱、丹崖來拜。約會崑繩于曹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
學、直接周孔。十一月二十日、叔母及振銳侄葬期也、報來遲、
不能會葬、乃促裝歸。徐果亭、胡肫明、寶靜、萬季野、王崑繩
皆來送別、其坐先生視靜、聲容更爲修謹、此有德者之驗也。
晤王尚書士禎、問格物、問詩經、答之。崑繩與先生同榻、中夜
呼先生寤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慊、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
自謂必傳于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
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吳公送行詩曰、昨宵燈
火動歸思、今見歸裝信有期。每望白雲依子舍、漫開絳帳滯經
師。寒風獵獵狂途急、短褐粼粼海宇知。聞說閨門多內行、和鳴

應遶鳳凰枝。入門家室好團圓。可憶離羣起浩歎。舌本從教三日強。牙籤轉惜一燈寒。禮經聚訟牴牾久。易入叅同辨論難。遲爾春風開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旋里哭奠叔母及侄振銳墓。告叔母服闋。聞子固卒。驚怛。以暹除。不得入京。望北痛哭。後爲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盡忠。後于旗郭翁顯名。因郭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二子。長金湯。次卽御史。顯名撫之成立。延師課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朝廷親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及奏疏。皆居一等。陞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欷歔。全活人甚衆。有謝者。令闔者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于家者。龍江關權稅清謹。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吏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



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最後人推御史、立削草、士貞連呼曰、老吏老吏。疏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謂薦賢自人臣分、顧平素何不言、而專待彌留時、且相沿遺本無不薦人者、安知非奸胥子弟冒爲之。又疏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與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廩祿。奏上、行之。時方嗜進、謂裁一官則少一仕進階、由是怨聲詈指溢道路。然御史方以是爲嚆矢、謂牧馬者衆、馬益羶、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壓于上、皆宜宜減罷、吏治乃可清。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才衰、人才敗由八比取士。宜復古鄉舉里選法、以德行禮樂興人才、天下庶可治。乃躊躇谷嗟、未遑建白、而年不逮矣。事養祖母孝、祖母老、素事佛、婉諫卒改焉。兄性頗急、每怒必笑容霽之、委曲得其歡心。而兄

亦友、嘗官于南、每念御史、未嘗不垂泣也。御史少好讀書、能詩。及與蠡縣李堪遊、堪曰、聖學在禮樂兵農、詩文非學也。出顏習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願私淑習齋。從此謝筆墨、講求天文、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塔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進數車、盡散與從人觀者而回。偕堪遊西山、傅馬射法、置瓊帽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卽帽殿起等身、其巧如此。性高冷、不輕可人、然沉默謙忍、侍戚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賓客見、不知其爲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堪曰、君輩惡惡嚴、不和。堪曰、喜怒中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非和也。每公事退、蒔花灌水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堪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欲求放心、其戒慎恐懼乎。御史然之。仕絕苞苴、家人親友勸以通、或至呵責之、遜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敢潔也。終不變一。



日遇尙書甲于塗曰、君掃迹不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無事、奚謁。尙書婉諭曰、時如此、無執。曰、時如此、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被以歛。都憲李栢倡闔院曰、郭御史貧無以窆、不可不助。其醵金百餘兩賻焉。御史名金城、字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隘、勿躁急、勿伐善、施勞、御內、撫幼、勿不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如京哭奠郭子固、大慟。十六日病、司寇公親調藥餌、徐少宰來視。晤許侍郎汝霖、言曾拜先生不值、因與論學。赴東塘筵、同陳心簡、萬季野、吳敬菴、曹正子、陳健夫、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詩寓意諷東塘罷官宜歸。二月、定日習恭一次。又病、三日不食、司寇日來床前問視、命從具養疾。

物甚備。次張兄弟輪次來視。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章句晚又依違釋老。著人論養生論開佛論病臥口授人錄出。吳公見之曰先生沉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王太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著。三原員從雲震生來拜問學。劉翰林巖來拜。思聞過甚有益聞過則氣沉則心細。河右書至言琴言舞言禘祫郊社蠅頭細書數萬言詳博之甚喜其健。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六藝必宜復不則天下必無強立之日。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卿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揭俸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範論學。季野叔行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嘆之。季野見先生所作河右全集叙不悅故與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



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漸與先生識久、爲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于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憬然于心。既而黃先生大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大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于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于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

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于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于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于明親者。究苦于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蓋吾知谷李子示于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



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于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勘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實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于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湖州溫厝臨來拜、

贈以論學。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西山、魏子柏之賢，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選時文而可言道學者。問疇崑來拜問學。閱明史、魯鄭卿傳，謂陽明學術之差，皆始于周子主靜一語，嘆其卓見。江南朱直崗、餘姚韓文萃來拜問學。四月，會葬子固。爲司寇言知止善後之季野講會，衆拈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大學辨業所詢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眞聖學宗旨，諸君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五月，返里。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獻庵以先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話。聞于南溟逝，爲之淚下。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渠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曰：以

七調頂高、則復返初律也。吳司寇字來請入都。九月十一日、太孺人初度、河間白進士祝詩有曰、有子已成天下士、無人
不羨女中師。先生每遇事有坎坷、則曰必不德所致、倍加敬
謹。與習齋習禮三度。十月、入都、視于太翁疾、吊南溟喪。
寓公度宅。董載臣來拜論學、先生曰、君拾遺學之迂腐、而冀
輕俠之妄動、蔑不敗矣。遠之。晤劉石渠論天文。崑來憂貧、
先生告以洗名士清客之習、惡食惡衣皆能安之、乃爲毫傑。
季野與先生論經史、季野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
南向敷席。先生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東西廂是也。公食
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
後、何以至東序授醢醬薦豆乎。季野又言、晉立古文尙書、不可
廢。先生曰、古文尙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秘尙存、惟無



傳東晉梅頤^⑫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尙書也。謂古文尙書已亡、而晉僞爲者、誤也。卽謂晉復出者、亦誤也。季野曰、何見。曰、兄隨書論及聲韻、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檢之。次日復晤、笑而攜手曰、俱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聞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表誌未竣、因言于王尙書鴻緒來拜、且請筵謀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辭。吊哭于名世。溫鄰翼送紙刷大學辨業、自此纂辨業論學者沓至。語崑繩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與佛老迥殊。崑繩大悅。晤陳掌垣、誥問井田及律呂、答之。崑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體^⑭、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



行之禮、朝廟、宮府、軍禡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黃叔琳崑園
請筵抄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代州馮璽敬南來拜問學。
晤睢州吳學顥子純論學。拜楊仁澍、仁澍扶病出問學、答
之。仁澍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可取。
江西梁盼質人來拜、言陝西三邊形勢。崑來言索克果亭
翌日來拜、先生托之力辭、且避之綽然齋。翌日昧旦、果亭出城、
投刺公度宅、又尋至綽然齋、入門卽拜、先生惶遽答之、有所問、
先生辭謝不知。調停南溟家事。回拜果亭、又求言、辭以無
知。固求曰、君國戚而貧、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馮敬南請先
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
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
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辨是非爲知、其品節文爲則爲

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知，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盡于子臣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嫺、睦、與、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于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而統名之曰三物。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逕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南及季野、崑繩、隣翼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葬南濱。與崑繩書曰：搥滯都門，



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尙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竇靜菴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爲矣。如塋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厯，非通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開道。又挽世警衆，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証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歎此學以爲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則體之于身，倡明之于人，所望于有道者非淺鮮也。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儀功如常。卻浮文、遠虛名。元旦，覺心竦敬。習射、習筮。自勘近夢不清，必心不敬也。卧用敬功，夢遂清，乃知靜而無事。

無念之時、實非精力不能持。

安平可默王傑期來拜問學、因

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先生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春正二月無冰、曷異乎。春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寅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閱經、可怪也。往見習齋、習齋曰、吾素可子沉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驕之氣、宜細勘改之。先生竦然。肅寧王紹先聘館其家、其兄陶陽子業豐、業彪從遊。

奉母及五弟、壻子隆官往館、命家人凡勞勿令母親。一日見母不懌、問之、言思壻之二子、且言米鹽欲自主、乃將米麵鹽菜盡移母室、稟俟壻婦歸、寧返、使攜息來居、呼二下妻皆在母室、作女紅以供色笑、教隆官歌舞母前。令三弟培、四弟垓皆來館讀書。書壁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趨以采蘋、行以肆夏、行時習也。寢不尸、寢時習也。皆習禮也。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必已之孝友不純。思孔門直以弦歌爲學道、則禮樂爲學、爲道明矣。思與子固友有四、道德、事功、心腹、通財。一不可忘、況四歟。陶陽秋試、請先生同入京、聞萬季野卒、往哭之、柩已行矣。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尙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尙書鴻緒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向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季野以博淹疆記爲之冠、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官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朝儀、兵刑諸項、不緝書、每講一事、口如瓶注、溫睿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豪釐

不失也。後聞先生學、篤服焉、深相結。會蘭佳進行上。黃陂秦心菴、蒙古李景仁、杭州邵時昌皆來拜問學。三原溫德裕來拜、與之論學。晤學院楊名時、賓賓論學。蘇州黃曰珮宗夏來拜問學。馮璿衡南延會諸友論學。與寶靜庵書曰、夏初先生來札、論以歸田、謂尙有待也。七月入都、則已飄然遠引矣。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先生前贈璿以四字曰、主敬循禮。璿以爲千聖百王之心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瞬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



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不知與先生見教之意、仰合焉否也。歸里。思舍已從人、確乎不拔、二者兼之、其善乎。周崑來向擬執贄先生、先生辭曰、願與子同學于習齋。至是來鄉、价先生入楊村、拜習齋從學。覬崑來斧資、大學辨業、學規纂送之南行、囑以慎交、勿爲書生所誤。爲位哭奠季野。自勘短于教人、不長養之、乃摧折之、躁之過也。思存理之功、多于遏欲、臨波之策、易潰、先時之防、可堅也。思言人過、不獎借人、高仇躁已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誘、量不宏、己之兩短、病宜去、短宜勉之。王天佑至自河南、言朱主一以去歲逝、哭之。主一名敬、明之枝屬、孝友、從事聖學甚力。思敬當濟以和、禮樂之道也。教諸弟以孝慈醇德、嗚咽^{①⑦}不能語。十一月、側室呂氏生次子習中。

癸未、四十五歲。

儀功如常。巡撫李公光地以

朝廷問學問人、因薦先生、或以告、先生謝之曰、安有此事。聞顏

先生病、往視之、餽養老儀。命四弟竣、姪大蓮入學。正月盡

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薦事、先生曰、迂拙非其人也、閣下善

爲我辭焉。有人密邀列名士、單于棘園來尋先生、不見。吳

少宰將點總裁、索先生新藝觀之、先生辭以禮、當避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馮欽南會王崑

繩、吳子淳、梁質人、李蔭長、溫隣翼、黃宗夏、劉綽然、毛充有、毛姬

潢、李中牟、朱字綠、許不棄、倪唐際、張百始、宋若愚、陳正心、列肆

筵、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答。徐壇長、李中丞、慕客也、囑以

善辭中丞。崑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靈臯論學。靈臯、尊程朱



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宜平，先生謝之。宗夏言，朱子綠見大學辨業，抵掌稱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言爲異端者，今乃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溫益修請先生會同人于秦中會館論學，或論及多讀，先生曰，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衆散，宗夏欽南依依不忍別，又隨先生至寓論學乃去。宗夏問吳楚，宋無風，孔子刪歟。曰，非也。吳楚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周樂，卽無三國，可見也。孫子未本姓李，請與先生通昆弟好，許之。宗夏看恕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矣。立日譜，先生獎之。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學告之。宗夏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先生曰，君銳然爲學，稱者固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可先有稜稜違

衆之意自取不合耳。

都門劉石林、三原李輯五俱來拜問學。

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乃真經濟也。敬南曰：

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岐，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

宗夏求師，先生价崑繩下拜。先生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是吾之師也。吾何師焉？亦下拜。富平陳四如子章來拜。黃崑圃

問禮禮答之。

問歷數于馮敬南，與其考封建及分野法，知星

官分野不可信也。

崑繩仿先生日譜，立省身錄，先生與之書

曰：接華翰，言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策，不負所生，不負聖賢爲之

竦然起立。吾兄真振古豪傑也。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

固斷斷無慮也。以爲日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真君子矣。

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偶然自以爲無過也，以爲誠篤



難行于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註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⑮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絕非後世迂濶腐儒所得假冒也。題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令予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束濕難久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何嚴也。仰不愧、俯不怍、又何樂也。宗夏曰、後學早求自得、恐墮于放、且以嚴厲從事、何如。先生起指曰、君果有志者矣。四弟坡補府庠生。劉綽然請先生會諸友論學。睢州孔興泰林宗來拜、知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饒大測精義。查靈佑宮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辨、草堂之論、信而有徵、乃宋儒甘受異端之誤、以誤天下後世、何也。少司農王公紳

請筵問祭禮、答之。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卽字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鵠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廣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訓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誼詞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徵。里語竊鈞者誅、竊國者侯、筵詞不利與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爲角。古韻如此、不可枚舉。暨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如東鐘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昂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聲。當時其說初行、卽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至隨時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顒四聲、李登聲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



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宋朝、²⁷
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頒行于淳佑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²⁸
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其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
域書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卽晉魏以後
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
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
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並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
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轍。
朱子註經、竟取吳棫音韻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
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
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²⁹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
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缶、佳人爲皆人、圖畫爲圖怪、怪之

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宮，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陽庚青蒸少侵齟𦣻，又爲變宮。眞文元寒刪先皆爲商，以收字必以舌抵上𦣻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𦣻也。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徵，以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闔唇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曾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情悅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閨子



適及城、相拜送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窵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用、如叅同契、如傳遐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三月、歸里。二弟璵、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弟婦張氏、蠶之蔦家庄人。事舅姑、孝順于夫。二弟或以事詬督、未嘗聞其一反唇也。娣姒或有言、笑而不辯。子嘗館于外、家政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諉。子館歸、解裝盡付二弟、貯其室、金幣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娶時、衣遭禮歲、子命同子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諸少弟娶、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一芥華意。見于辭色。後子在浙、賣綢緞、卻寄奉母、餘令妻與二

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置所與于笥、終不製。至今歲癸未、倉促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呼、慟矣。其母、族姑也、嘗來余家、見予亡妻王氏婉孌有婦行、歸、愀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媛班也。其善誨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陳獻菴爲日記、求先生評、喜之、獎其孝友。軒小學數學。命獻菴、益溪習士相見禮。益溪、培字也。習數、方田大矣、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勾股、遠矣、數者、易之象也。謂益溪曰、子向于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于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真與不真、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數、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蠶紙渝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



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于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僣躋、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于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

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于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于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已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于驚外徇名、則天性之誠必浮、必漓、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可。曾論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素著也。不然、湯與昭烈烏自而知之、而二人亦烏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名者、母亦胞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實邀譽者、



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按河右來書曰、舊年接札、並收所寄拙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真古人良友。僕生平卞急、不能鎔化、且當辯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拙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尙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寬詞相抵。其後拙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厯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子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誤說、而又誤者、因于衆中大擲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亦冥冥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聖百王之經未易毀也。僕欲

設一講會、畧闡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輒止、古學之難復如此。五月、王崑繩來其學、先生題其省身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讀其省身錄、窮窮然返己內檢、一無雄侈之意、何其謹也。試念王子平昔翕張羣衆、凌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物從此乃有攸賴矣。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于習齋先生。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



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塌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畏外物震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小也。若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則人間之貧富貴賤、死生卒然投之、若星火之墜于滄溟也、何自而震擾焉。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凌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于世、著書垂典型。豈徒在帖畢、遂以稱儒風。我本驚下貧、

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嘗咄朱陸。
訂。魚遊或在淵。九臯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贏瓶。自與李
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蠶吾。懿訓
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
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修齊。
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鉅。俯仰千古間。儒術何夢
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垆。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茁。蕭然茅
屋下。歡笑溢形容。爲我傾林酒。爲我調醯羹。懷抱兩男兒。左右
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床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
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
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競。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頽牆。鶴
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龐公偃匡床。乃知李子學。



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幾
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惻惻。于今得李子。枯籐依長松。枯籐無
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
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
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
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受。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
衷。擬勺歌。乃上琴弦彈之。以驗合否。製羽籥。干戚成。演舞勺。
習齋先生至。觀之甚快。省過細行不矜。一也不嚴。屋漏二也。
胸中時有浮薄之念。三也不速。改則爲敗。德多矣。竦然夜不成
寐。鍾錢金若至。求評其日記。因屈指此時爲日記功者。王崑
繩、黃宗夏、陳睿菴、顏敬角、顏畏甫、李果齋、鍾金若、三弟培、吾學
漸興矣。九月入京。榻子未宅。與之論學及經濟。吳子淳言

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修書上河右質小學學樂誦詩舞勺諸譜並問笙入之儀。大理卿李斯義質君來拜結昆弟好力延下榻修其祖翠飛岩集應之。李輯五補黃州知府來別餽端硯受之。晤李來章禮山論學。長山吳長榮木欣來拜問學。張魚御仲邀筵集同人論學。劉楠百斯請筵晤王煥曾元亮。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子未遭生父喪求先生爲之司禮。洪天桂秋崖何圖龍章來拜問學。百斯求纂輯業二十部。許不棄請筵集同人論學。返里甲申四十六歲。

儀功如常。漢軍崔璠與若來拜問學。自勘見理頗明處事有方但規模小氣象萎恐無用也當急勉之。自愧尙有所倚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二月入京。馮



敬南卒、吊哭之、爲作傳畧載、馮君諱壘、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府同知、調南寧同知、攝府印、弭盜熄災、有政績、長天文、算數、製器諸學、問先生道術、其學甚力、未終而卒。廷尉延榻其府。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訖、思予于易甚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藏鈎說竊也。蓋顏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者至矣。溫益修選郾城知縣、卑禮厚聘、延往論學議政、應之。課春風遍覆、見惡人不怒、見宵小勿輕卑之。知閭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浙江徐相閣臣來拜。王元亮索觀易註、因與論學。元亮曰、聞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益修聘李寧一司刑名錢穀、中變乃聘陳子章、僅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爲之權司錢穀。五月、歸里。益修騎從來接、拜母行、過顏先生求教。

曰、持身莊悚、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入必慎、交遊勿濫。先生拜受之。過漳德、拜許西山先生祠堂、撫其孤孫。過

湯陰、哭朱主一、吊其子和禮。語益修以戒賦弭盜、益修問仁、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語益

修以祥刑。六月十五日、入鄆城署。列當行事宜、質益修。

爲益修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天下。又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窮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孽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者也。西平令趙璜澄溪求見、會

之。如汴、拜邢偉人、劉漢生、聚五、郭圻、十同論學。聚五問禮

苦難行、先生舉冠昏禮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聞李鑿雲、皇

與其子行冠禮、異之、往拜。十同母孝婦也、遭闖寇、滄汴、乳姑



獲全、求作傳、作之。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徐中丞公潮請見、見之。中丞言、漢儒平實、宋儒染禪。先生曰、卓識也。乃爲詳言聖學明晦之故。思子房能立禍福之外、可法也。河右書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辨精核、先生把玩甚喜。東鄉樂塊然來拜、求漆天集序、因進以道。思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小人。考漢碑程邈隸書、卽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說文以篆繩楷、大誤。乃辨正字、千文之非、入小學學書內。伴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驚、拜跪號咷呼天、不食。益修諸友來吊、辭歸、益修固留、訂期于習齋葬前歸里。書葬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伴先返。許州王生員瑄書來問學、實

靜菴門人也。益修言、習齋躬行視李中孚更勝、擬私淑之、先

于立行坐卧用力。先生曰、甚佳。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則私、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心爲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因與張子廩、魏梁園、魏廣功書、語以聖學。徐

中丞閱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己陞戶部尙書、不果。十一月、北歸、益修以騎從送、令守候、翌春延往復南。過汴、晤賓靜菴論學。

曹謙、趙九鼎來拜、問學。晤朱越千、語以學。枉道之湯陰、

奠朱主一。抵家、爲母製錦衣。視張函白、餽養老資。思習

齋遭人倫之變、天重重机之、而幹旋愈力、真不爲天所勝、仁以



爲己任、死而後己者也。如北楊村哭習齋先生、爲文祭之曰、
堞五月拜別南行、先生教以守道汲才、無幾微睽離可憐色。何
意當時卽作永別、而不再見也。慟哉。迴念先生在時、承命評日
記、嘗作規勸、故每會輒妄思益岱濬海、以宏斯道梯航。今思先
生倡明聖道、爲秦火後第一人、先生躬行、當代無倫比。先生終
身遭天之机、而不爲天所勝、骨力蘄然。先生爲萬世開太平、王
者必來取法。先生將俎豆萬年、非一時人。痛不可復見、乃悵然
生前每見堞、責懲多、獎進少、必有千萬言未盡者、而竟未握訣
去也。慟哉。此與後儒一堂互相標榜者、其情何如、其心志何如。
嗚呼痛哉。堞受學後、知操存、知省察、知禮、知樂、知射、御、書、數、知
一時經濟、百世經濟、不敢負先生。然神骨弱、氣量狹、恐無能擔
荷。先生陟降之靈、何以左右之、使堞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

學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卽不得志、亦擬周流汲引、鼓次²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堦所知也。其使家世無累、所遇有人、堦之幸也。其或出入多累、所遇落落、俗縛痼纏、引之不前、則斯道斯世、恐非愚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堦不敢謝。但痛遂失先生提攜、而使堦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懼矣。與門人相向哭。

吊其子孫、議葬禮。十二月四日、吊哭、加經。翌日致奠、告以任道。六日、致公祭、共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墓、爲題主、返、助行虞祭。七日、脫經、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學舍扁懸于習齋門額、題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齋中。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主祭、素服三獻成儀。約遵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聚會學所、每年一、八月上辛同聚致祭、祭訖會學。定服心喪三年、爲孝孫重

光草一字上縣令、免其差役、與同門哭盡哀、乃行。修習齋年譜。著小學韻語。查賈誼新書立容、坐容、行容、旋容、趨容、乘容、學之。



校記

①子堅：當作「子堅」，見上下文。

②「簇」：上當脫「太」字。

③抵：當作「低」。

④粵：當作「奧」。

⑤韜鈴：當爲「韜鈴」之訛。

⑥較：當作「校」。

⑦親：疑誤。

⑧宜宜：當衍一「宜」字。

⑨傳：當作「傳」。

⑩漸：當作「慚」。

⑪毫傑：當作「豪傑」。

⑫梅頤：當作「梅蹟」。

⑬隨書：當作「隋書」。

⑭身體：當作「身禮」。

⑮疆記：當作「疆記」。

①⑥此句疑脫一字。

①⑦嗚咽：當作「嗚咽」。

①⑧慮：當爲「虛」之訛。

①⑨隋：疑爲「惰」之訛。

②⑩周禺：當作「周顒」。

②⑪隨時陸詞：當作「隋時陸法言」。

②⑫宋：當作「宗」。

②⑬淳佑：應作「淳祐」。

②⑭音：當衍。

②⑮「以」下缺字疑爲「叶」。

②⑯賣：據文意，當作「買」。

②⑰幹旋：當作「幹旋」。

②⑱幹旋：當作「幹旋」。

②⑲次：當作「吹」。



情藏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錯 重修

乙酉年四十七歲。

儀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嫺、任、卹隨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力卽習之。倡明聖道、接引來學。二月、郾城役來請先生南行、偕三弟培往。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思幼者以動爲樂、老者以靜爲安、靜坐者、衰世之學也。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辨業爲是來拜問學。十六日至郾署、覺署事變。思不能待小人、吾之過也。又思神叢借人、何廕之休、宜去。辭行、主人苦



留。選訂習齋記餘。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過其治。過西平、與趙澄溪論政。思敬和謙大。益修鳩工、刊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益修餽金製夏衣、辭之。鄆陵魏膚功來拜、問學、答之、贈以贐。抱疾。語三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膚知、孟子贊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筵問學。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餽贐、命役騎送歸。過羅寨、拜魏膚功。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德來拜論學、王次峯弟子也。過祥符東柳林、王秉公來拜、問學。一路疾、不食、行自如。抵里、知從兄萃生以前月卒、哭之慟。犒來役、令回、疾漸愈。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官、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艷稱數世不分、至于宗

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于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于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況庸情人衆，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攘公爲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滿叛可想矣。是尙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公，^①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辰館菴窩先生遙贈訟過則例，辰遂上書問學。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日記。修習齋年譜。七月，思先人泣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



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衆多、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燕客禮儀、餽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爲之。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評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評。又以辰進規學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仆矣。思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博。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予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奈辰遲鈍、于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顏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爲常。思人不附、非褊則刻。思莊敬竦起、又思人偏則愚、故大學戒有所。習恭。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行中規矩。辰質學、先生曰、先

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漚。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因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率辰習士相見禮。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頽躬而坐。躬躬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九月。告先祠。命諸弟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侄餽。後爲常。家務蝟集。心不雜。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聽婦言者當之。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強弱也。皆過也。擬事母下氣。怡聲。失則書。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遍覆。乃可言學。思晝有得。夜有思。近頗不愧。而入廁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辰問。



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日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佳、因自勘促暴躁急、瑣碎、詈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率弟益溪、閏季伯及辰習祭禮三度。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室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訛。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劉心鏡、劉發璋從遊、館于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每卧、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思

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思人不爲聖、祇是苟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無涯。無端嗜慾離弦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思遭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舊歌低聲誦之。卧容肅。思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聞母病、目旋視、心如割、延醫。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勰僞作。老子言亦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決



也。終日乾乾、晝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
疾而決、長河一濬、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教辰以精神包
羅闔座及言語威儀之道。辰朔望遙拜先生、先生聞之、遙答
揖。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盡道。思怨天尤人
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
羅列、泊如也。歸食糠粃、卽甘之。十二月、旋自館、思境寒心和、
事迫心裕。溫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年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答之。朔
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母四。諸弟子侄拜、答揖。妻拜、連
叩四、答再。側拜、答揖。馮樞天每日遙揖子、朔望遙拜、子辭不獲、
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

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齊、時齊、刻齊、謂偶有所交神、則尅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親友墓、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譜記言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晝有爲、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書。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寘。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臚受其半。餽張函白養老儀。如都、楊公度齋。哭劉綽然。綽然諱有餘、京師人習天文、厯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厨傳延致、無斧資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衣芒屨、飄然如



仙。六十九歲卒。哭郭子堅爲立傳曰：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子于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舅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四十，妻無子，重聘爲子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予生子彌月，奏樂設筵，乃載旋里。莅官明于讞決，抑豪強，擊猾吏，嘗與予並轡聯輿，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遣役齎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嫺雅，歲時以丘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妬。予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複絮箬，以及袒服，倒頓袒腹之屬，其六十餘襲皆于夫

人手自縫紵。及子有副，子堅戒，闕曰：李先生所用布帛、果養、鍼纓、米鹽諸物，有呼卽應，勿關我。當未往桐時，子固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語諸子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思子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益迫矣，尙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我亦驕。庸碌適相學，而以語英豪。問西洋三角算法于吳子淳，子淳曰：卽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曰銳角，而勾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鉤三股四，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銳角，而二銳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數。故鉤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盡御三角之變也。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壯，衛道甚力，喜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証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



之不死。李生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吳次張問律呂、作律呂問示之。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主闡、若進必中君、以資館選。先生力辭之。同崑繩訪方靈皋、及戴名世。晤毛姬漢、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睽隔、艱于相通、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而已。足下于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論語一貫、忠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所搖惑、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驗、則八取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外事也。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歲猶然蠅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范、知長爲斯道津梁也。許瑛以禮樂

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強恕、勿爲主靜等說所搖、敢不佩服。瑛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說、不敢習誤、已有剖諍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範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菴外、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卽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瑛知律呂達 當宁、欲羅致門下。而瑛拙愚、竄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瑛言爲聖賢學、省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黃崑圃葬父、往會之、途語方靈臯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卽仁義禮知也。六行、卽子臣弟友也。六藝、卽禮樂兵農也。請問大學之物、



尙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于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雜于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是皇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育是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爲獎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盡全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靈臯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弭盜先生畧言之。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已卒。入門先拜母侯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于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緌緣旣葬除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傳爲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

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總、總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于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卽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沒三年。胡安國註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漫無考而謬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喪服小記、妾附于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總喪。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先生乃定服總、命二子成三年服、葬于祖兆、祔于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于王家營、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珙從學。作副室王氏行狀、畧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出養于呂也。郭子堅爲予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刺、箴、紈、樓東退思軒、時時張燕、熨弄、未嘗啟牕一覩。不花飾、嘗不傳粉、蟬鬢、髻雲堆、微髮、懶粧、燕尾垂髻而已。香囊不掛衣、摘蘭、茉莉、梔子亦從不插髮、或時置帷而已。夜卧必哀和服、曉瓏璫卽起。當戊寅歲、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樂考禮、内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憤慾、功頗密、教之、見予必起、命乃坐。期望隨予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子習仁、次歲旋里。初居桐、熏爐類桂花露、曳紈被錦、厨必設珍果、資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亦比曰、衣食儉賢主人供、烏却。然糟糠汲輒、乃吾家物務也。至是盡斥錦繡、大布椎結、礪

米研麵、浙米炊、與介婦分班搥作、力脆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聞一歎憶暇豫也。初歸舟載稻米十石、子堅曰、下媵不能北食、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娟曰、鄙何得別食。同衆飯、蜀秫連糠梁窩、語我曰、不解何味。予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糲糲稻盡入公用、糴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予館肅寧、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間滯血、兼從前勞勩成疾、荏苒二三載以卒、傷哉。子元配王氏甚順、素娟甚貞、而皆不永年。子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題其主曰貞懿呂氏。命侄寅虎曰習智、子隆官曰習仁、侄易貴曰習聖、立志曰習義、子存官曰習中。以始祖諱盡忠、故名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小學事。四月、張翬采舒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事、不能議樂、但樂學海內乏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盡其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葬王副室。五月入京、以閏公度分房被譴、視之都憲吳公匪菴請假歸、送之匪菴餽葛綱爲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纂板、旋過涿、板寄陳極如齋。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祔祭禮、總服闋。習樂。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莊儉、敬屋漏、謹細微。語辰曰、宋人以卽物窮理解格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卽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卽物用力耳。卽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英雄之畧、宵小之詭、一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言講書而已、其實書理卽世事、世事旣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六月、肩輿迎太夫人于三弟館侍養。思身之不莊、卽學之不振也、愧甚。爲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爲常。教心術騎射、馳馬示之。思身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憂也。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右、

元則記過。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七月十五薦家祠訖、尙未明、乃假寐。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有餽儀、受之。穫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緩、思衆皆與、何獨拒、卽與之。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質所擬建官立學諸法。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誣、辨陳搏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入京收存學編、晤江南謝野逸、金陵張天球、曉夫來拜、語以安貧守志。回里、知縣強鄭若洲、張瞻抑來拜、問學。次女歸鄭村劉氏。思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年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習恭一



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卽學。同彭生琨如棗強問學，問地利，答之抵棗強鄭宅，若洲並其兄見，百良仲長民及張瞻抑皆出問學。先生爲言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草木同朽。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不覺泣下。李止庵請先生館于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勤慎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淮黃、禮樂、辨宋明之失，以復三代。倩先生訂。慎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生規慎修以修辭練事，慎修復具輿馬送先生及崑繩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闋，思如一日。同人畢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洗滌之乾乾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安妥當當，養活

之歡歡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卧、促其床曰、君曰謂予盡言、而君受言、不知予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凌玩暴虐、人且怨怒而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智深勇沉、豪傑也使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崑繩悅服。以目疾禁看書、定日轉睛七百、挽弓數十。自勘心正靜。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于周之鄉舉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耐食王孺人側、祭畢還殯宮。棗強車來迎、往爲若洲言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三月、將母携三子及習智侄如新橋館。註易說卦、序卦、



雜卦。聞李質君卒、傷之。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清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卿、巡撫福建。辰具門生刺、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遭家庭之變而尋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並無怨怒者、超也、異端也。自勘嗜欲淡如也、然道心時有不竦立者、勉之、不然、末路祇成庸人矣。二弟、五弟來視、飲之酒、殽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佇望泣下。歸語家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平董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怨勿恤也。念四十年行道之懷、忽焉明道、可歎也。聞河決田涂、心夷然、思吾之命于天也、薄、宜貧困、而學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豫順則學力緩、貧困則學力奮也。某子病、將以巫爲義母、問先生曰、聞之先孝慈曰、認父母是使

子二本也。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
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城能禦寇也。今學亡道岐，士不
如周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
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思時習章，記者置之論語首，是爲孔
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上達，知我其天也。夜卧持敬。鄭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
年譜。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翬，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
被罪流長安，豪爽尙義聞天下。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
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王元衡符躬來拜，觀易註，
稱快。

皇子三王謀延先生，使陳惺齋聞先生行踪于太倉王公。先生謂王
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若洲有感于佛氏心性



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晤張景蔚少文。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半許否、其門下士忌之。先生悚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以宋儒而不變、且其徒有舍之而來從者、幾以賤抗貴矣、能無懼乎。回過保定、訪金廷襄、應枚、應枚固留一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定興劉旃甫問學、重躬行、先生是之。彭亭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先生與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弢晦。先生曰、然否、隱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難。如守習齋之道、而專弢晦、覆蔽漸滅矣、何以明行此道于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思北人多忮忮、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強。劉發璋、李果入泮、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

俱有過人者。爲習中定婚于齊燧侯七女。一日以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自勘自微歎而不覺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恥也。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奢、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江南毛惕用九有與黃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辭新橋館、虞朋泣下、謀出亡、惻然復許之。每夜澄心。王崑繩來、先生規以養心謹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言。

戊子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如楊村餽習齋李夫人養儀。獎吾弟壘以和平。王崑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



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爲害。如新橋館。思今言人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惰、二章可見。因勘已四十始立繼往開來之志、今五十矣、頗似不惑。又勘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未進、可愧也、宜痛自奮勉。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衰、定日日習之。如府會崑繩、言讀先生易註、曠若發蒙、快絕千古。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生微辨之不盡。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爲智畧、以燒煉爲財用、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體用之正、相泣拜別。聞習齋孫重光、凶信悼之。因思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

言乃與以書。畧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于伏體卽對易，倒體卽反易。文王序卦于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于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催也。^④ 贈宋佑咸、齊燧侯女要倩教女也。鄭見百以車來迎，携習仁往途中遇事卽教之。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多尋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思古人祭禮大節有五晨禋^⑤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邊豆醕一，今苟簡矣。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



五百里以山川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八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夏人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全佃也。俱入田賦考。教二子距躍諸法。食牢九，思母在城，不得待泣下。思客人難受人情，懼報也。節士難受人情，恐浼也。貧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鄭長民間律呂，答之與之樂錄。呂異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拜求言，先生不答。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氣斂，內運外堅，前固後撤，收弓舒間。自歎衰疲，昔年盛暑能終日衣冠，而今不勝也。與方靈臯書，畧曰：三代承唐虞之法，于民擇聰穎者爲

士使之學于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物也、約禮卽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至于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末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爲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經書者。旣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旣遠、尋源爲難。于所謂存心



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槩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于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誘之于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禪、悅怡然于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于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垂涕泣而道也。以三弟請母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讀風雨賦、備占也。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興、倖生之民也。爲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不純、力却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

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之長有正、有叅、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土。量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籀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于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固泣下、以曾擬共緝御法、未果而



逝也。曰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于左、用右則左目注于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思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禡、且僕從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卽行、而身反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爲學。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也。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著學樂卷三、一辨遂色七音、當以四爲宮、爲中聲、不當以合爲宮。一辨宮之商、宮之角爲宮、商之宮、角之宮爲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等調觀之、可証。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爲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爲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卽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

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下生、卽以朱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零、而黃鐘在上、爲八十一。是亦可見蕤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不移、而以五音旋宮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爲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爲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摠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李果侍教之曰、儉于自用、豐于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卽有儉于自用者、必其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于待人者、必其先豐于自用、而待人其餘也。若洲曰、講聖諭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



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諭、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然、使民由也。講諭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著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簫諸法。聞米誦貴、怵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爲習智出束修、留士宜館。自勘猖隘、狂亢已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廢才終身矣。

己丑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鄭若洲來邀先生同如京。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

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即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洲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謁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此不可苟也。謂若洲曰：樞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濇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溷之、隱怪牽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夫之高尙，王子嘉之技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楊淡園致書問學，邵榮業、李興業來拜問學。李煒來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聘，卻之。黃弼臣來拜，問學。過楊仁澍學五步劍法。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與平任、辭不往。楊慎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于家產、或用之于排解、少不迂濶而已流離霸矣。故君子爲學必慎其流。與辰訂半月一會學。河南韓同甫書來問學、答之。慎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慎修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慎修又來懇、先生言倩一佐尚可、乃薦文升同往。辰拜別先生曰、先生西遊、爲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貌莊聲朗、嚴謹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五月一日行。待柳生以和。慎修請理錢穀者也。朔望行望拜禮。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文升恕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已之有餘、思人

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已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過聞喜、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之。渡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峯爭長峙、劃然中斷放河流。金僊高掌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梁地、嬴氏焉能出要津。自是子印亡六國、不關新衍帝三秦。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迎入署、拜求教。語慎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慎修求先生同人省。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先生一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商南知縣于鯨來拜、稱門生。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體、答以儒釋之分。張曉夫來晤。蘭副將佳進來拜、問學。視采舒孤子、周之。張中潛士稱後學來拜、問聲律、答之。陸師旦西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孫喬子丕、遇柯鳳岐山。陳光



陸尙孚稱後學來拜曰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于彭亭立即知李二曲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潛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平書獎之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磨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規慎修勿欲速勿作聰明慎修以錢穀交盤不清

求理辭以越俎。慎修力求，不得已，應之。田信侯差役來請，不得往。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之，非爲利則無用。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常不勝，勝又何爭。思親。思主人凡事托倚而爲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九江黎宋淳長舉自鎮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獵多也，且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爲主，餘學一可也。長舉言其靜坐致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于我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文升欲獨批狀詞推之。事繁人喧而心不動。作禁婦女人廟焚香，當



街看戲示。慎修禁鬪爭、嚴輕生、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除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獻衣。慎修來拜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慎修待先生以師禮。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慎修堅留。思子堅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慎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語慎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與蘭行上書，勸以拊循士卒。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爲樂。語慎修選鄉保、鍊民兵、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瑞生走役來接，入省。遇周崑來，胡元馭。曾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先生曰：此隨唐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之興平署，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瑞生問賞罰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

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戰則小過恕而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敵。

中軍何百祿萬鍾來拜。傳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

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思尙孚學易長舉學禮。聖

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尙孚不見官

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因共飯。適愼修求見。尙孚急走避去。

教瑞生以豁達。聖居以治生。潛士以銳進。因求三子規已過。聖

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先生拜受。三原知縣顧之珽來拜知

毛河右先生尙健。看報知吳公匪菴薈哭之。吳公諱涵。浙江

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

爲正。揚于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

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愼修謂先生曰。四方

賢雋相會。當周者卽周之。勤財卽先生財也。乃于崑來。子丕西



朋、聖居諸友皆有鯁遺、而慎修有過與者、先生復力節之。集
陳尙孚、陸西朋、張潛士、蔡瑞生、周崑來、胡元馭、魯聖居、張赤城、
王子丕子^⑨、寓彈琴吹簫、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也、
奇才異技、六省之士萃于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
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雋、霞心折矣。語慎修曰、
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于見短、好諛必受人愚。瑞生贈
先生袖鞭、並傳用法。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
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
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語慎修曰、用財爲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
則壅不能行。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于
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

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語慎修以飛票催糧法。作富平贈言曰。自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愛敬日深。爲不廢芻蕘。非僅禮貌之末也。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行。惓然頓如遠別。因書舊語以代面談。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無功。施仁政勿高興。如農桑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于民。卽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財、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真才、反以壞之、或用情難繼、後反致怨。一、戒驕奢。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奢之易也。車馬服御、賁予支費、須損之又損、寧樸勿華、寧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卽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于何出辦。一、戒矜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卽不矜張、人尙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一、戒近小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

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
夤緣、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卽同輩中無所覬覦于
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至誠之道、
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于兵旅、今日殺敵、
明日奏愾、至于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誦不可
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
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
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玄、說夢幻、不惟
無益、且啟人疑、甚不必也。至于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
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貴閒暇。庸人
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于事、不
使事餘于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曹公意思安



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一、貴有恒。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沉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朱學使可亭來拜、以閭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不惟墜不能抑、且不願。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深相結、謂慎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可爲闢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慎修言先生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慎修之政、卽自爲政也。但先生宜總大務、今憐慎修無人、旣刑名、又錢穀、旣謀外事、又商家政、非所以却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顧令

以幣文如三原報之。顧令郊迎成禮而去。王帶存過富平投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龍門看咫尺、懷刺轉傍徨。不入先生室、誰裁小子狂。遠山青冥冥、野日白荒荒。緩步憑羸馬、踟躕下夕陽。語慎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後必決。又語以嚴轉箚、謹書役息詞訟。林縣丞餽別儀却之。紳士書吏投字慎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十二月朔、先生行、慎修厚贐、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民、盒酒拜餞、逶迤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慎修欲同宿、力辭令回。慎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欷歔跪地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接家報知二壻皆入庠、而劉壻折矣、泣下。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素來過、登



堂拜母、供養老儀。餽弟侄族姻皆有物。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于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于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_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_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

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命辰教其子侄羣從、有不能備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年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知慎修有悍僕、譖于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辰爲先生修年譜。日侍母、甚歡。閻公度卒、哭之。公度諱中寬、蠡人。性寬厚、讀書疆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二月、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卽以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



來迎。至寶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慎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入省晤叅領馬呈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曰、讀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語慎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孤立也。漢中秦子壽來拜問學、遇梁質人言甘肅道茹鳳儀謀晤。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慎修密訪得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尙孚諸子及張二允周領旗、蘇克憲設公筵請先生論學。滿城旗人十餘來拜問學。瑞生問兵、曰、用衆以寡、用寡以衆。萬鍾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少文爲慎修延錢穀幕賓、王暕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吊之、檢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慎修之政者也。先生嘆曰、天不欲慎修有終、而使我不久于富也、可違天乎。慎修延達紫旭至、

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五月，文升去，慎修延黎長舉司刑名。謂長舉曰：君子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淳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于視聽用功乎。覽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朱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予不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于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遠道圖。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畧，克舉細瑣，不厭教我。



矣。慎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拘枷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錯薪羣已矣、翹楚亦徒然。樗櫟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岡與溟渤、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騫。又云、人生少知己、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稟各有偏。顏淵違一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遠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著學御騎法、飼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萬鍾爲先生裝刀送至。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慎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慎修泣曰、歸祝勤、何敢留、但明春奉迎、求無拒、恐爲所牽、姑應之。之興平、率田二生、斌入省學射。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青山留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侄素存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餽贐、辭之。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返長安、餽采舒孤子以金。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丕將葬母、賻之以金。田興平送祝太夫人壽幣及騾一、受之。瑞生送祝壽王扣及騾一、義徵鼎三、各有祝壽儀、皆受之。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登高阜望先生行。却寄諸子、各有規勉。陳子章送祝壽錦言及廣藥、受之。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許之。瑞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洒泪而別。長舉送壽言、拜祝餽贐、辭之、謂曰、子一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



聖道一詣世故人情可矣、勿他營也。達子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紫旭、拜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達副將傳、畧曰、副將諱友貴、郿縣人。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號泣、散家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賊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屢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左皆以歲寒賊強、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進、遂以奇謀得勝、賊潰。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于經畧、持尙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清兵入、乃棄衆隱、洪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虜去、間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令將軍問計于宸、時間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

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聽其計。宸乃捉土人詢路、遣兵遠出夷門鎮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父讐、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郿縣山野隱焉。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于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畧及之。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病、盡不能入道也。慎修遙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餽贐、受之。八月十六日起行、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秦迭先生



至里。前任劉令、三原顧令俱來送，兩衙餞送。蘭王諸紳衿餞送，書吏、鄉耆餞送，三班叩送。慎修與顧令有公審事，辭令回。慎修泣拜，囑以復來。先生亦悽然，囑曰：「君凡事小心，勿信宵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難事沉閣。」紫旭長舉送至康橋，辭回。慎修遣馬蒯、王永長一路備中伙，送先生渡黃河。凡慎修送役回者，皆犒以儀。渡河，令王永長回，又字達慎修曰：「勿致虧空，勿敗素望。」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路遇馬良持三弟及辰字，言楊太翁聽讞，有言先生正謀不復，而難以爲辭也，乃遣黃天順返，決辭不往。九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錦緞諸衣，與四弟褐及裘，親友當餽物者餽之。十一日，祝母壽，列諸友壽言于堂上，率諸弟子侄稱觴拜祝環侍。遣宋顯秦回。顯秦知先生必不往也，叩出，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

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鄭若洲問曰：自反而縮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若荆卿等皆堪自信，然非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卽集義也。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有私財則于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內子將二子所得賜賚盡入之公，爲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十七十無事，客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虛空境界，非儒道矣。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蜎集，孱軀難任，惟期持



之以敬耳。孫子未與學貴州、托一劉生寄書候、且有餽金。劉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慚而費。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我、適遇我有、能不借子乎、何以歎爲。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衰則不能、未亡已亡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傳無窮也。先生在秦、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子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償耶。卒與之。黃輔弼臣延至其鑾儀衛署內下榻、問學、答之。馮欽南過問學。辰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

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輿，未嘗不該家庭于內也。劉百斯
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嘉之。十二月，先生爲
習仁加冠，辰爲賓，字之曰長人。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夷
然不動，以爲學問所就。今回勘日譜，當時大本未立，蓋冒認也。
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
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
賢之存養也。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屯駐，嚴盜賊，嚴
吏役。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于中，名理自種種環生。又
曰：辦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睿。吾嘗自愧愚柔，然猝見一人，卽
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卽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
如剝剝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
庸也。

校記

①兮：當爲「分」之誤。

②與：當作「興」。

③傳：當爲「傳」之訛。

④催：疑誤。

⑤裸：當爲「裸」之訛。

⑥離：當爲「雜」之訛。

⑦隨唐：當作「隋唐」。

⑧人：當作「人」。

⑨子：疑爲「于」之訛。

⑩疆：當爲「彊」之訛。

⑪朋：當作「明」。



儒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三十六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页数=917

SS号=12365603

DX号=000007507335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